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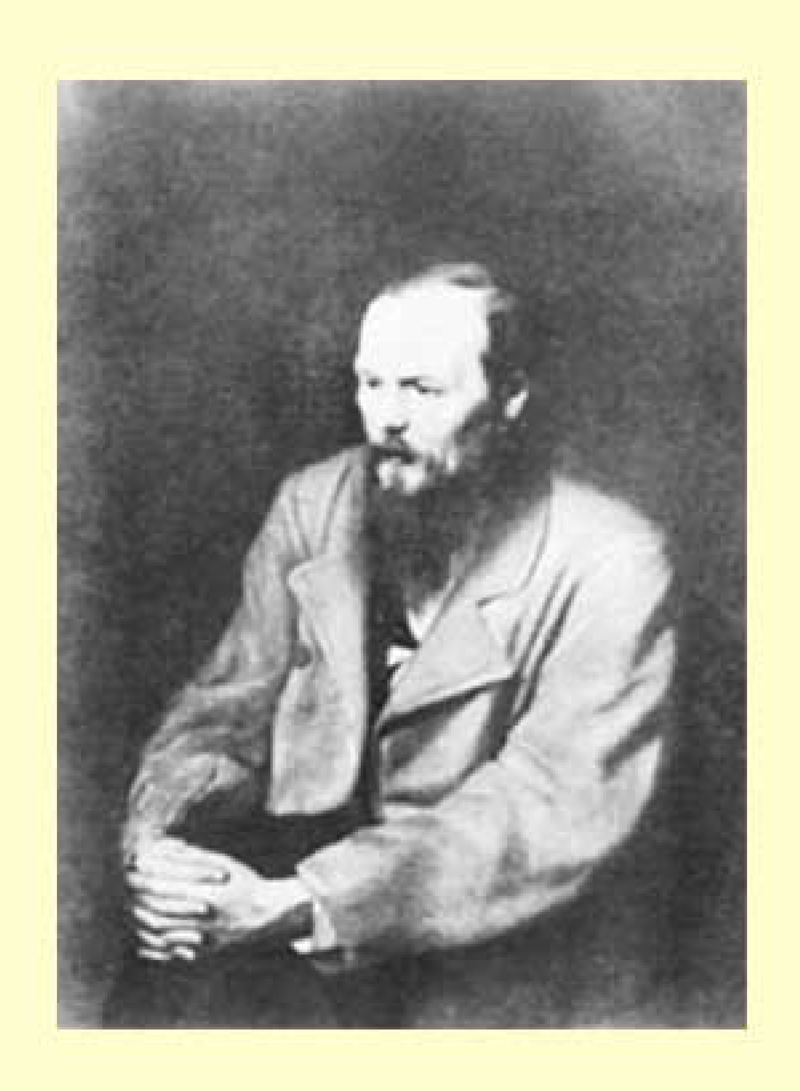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УНИЖЕННЫЕ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

北京时代超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制作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康　超　译

前　言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在莫斯科玛利亚贫民医院的一个大夫家里，我们这位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他的主送到了这个世界上。幼年时期，贫寒的家境以及从他父亲供职的那家医院所观察到的困苦的人民生活，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少年时期，他有机会在父亲的小农庄里广泛地接触到下层的农民，这使他对俄国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为他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充分的情感基调。

一八四六年，他因处女作《穷人》而得以成名，跻身于俄国的文学界。三年后，又因参加当时的革命团体彼特拉瑟夫斯基组织、积极鼓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而遭沙俄政府逮捕，并被判处四年苦役和五年的流放。经过这将近十年的苦难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信念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而且创作技巧也成熟了许多。

一八六一年创作的这部三十多万字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是他流放回来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他创作前期关于"穷人"作品顶峰时期的代表作品。

这部小说是以两条线索进行叙述的，最后再将这两条线索贯穿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所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都是由贵族农奴主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一手造成的。第一条线索是以娜塔莎为代表的伊赫缅涅夫一家被公爵百般欺压的故事；第二条线索则是内莉母女被公爵骗取钱财之后又被抛弃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综合在一起，突出地揭示了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人面兽心、巧取豪夺的流氓无赖形象。

小说以人为本，突出地反映了作者对俄国下层遭受压迫和

欺骗的人民的深刻同情。“我可以称他为兄弟，就算他是一个最为忍辱含垢、最为下等的人。”（本书第一部第六章）这句话，正是作者要喊出的呼声。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在思想上抛弃了十年前的激进，而更多地融入了含蓄，他的同情只是以一种温文尔雅的方式提出来的，缺少严格的批判力量。本书中，作者也有意无意地宣扬“忍”的精神，宣扬上帝的魅力，或许，这也是他的另一种战斗方式吧。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在翻译过程中，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广大的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那是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的黄昏，我碰上了一件非常怪异的事情。为了找到一个舒适的住处，我一天到晚都奔走于城里的大街小巷。那时的我已经咳得非常厉害了，而我的旧房子却很潮湿。搬家的念头始于秋天，而直到春天却还没有搬，一直拖着。整整一天了，我却连一个合适的住所都没有找到。首先，我不想与任何人合住，只想找一个我一个人住的房子。其次，房子必须宽敞，即使只有一个房间。当然，房租越低越好。我越来越感觉到，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住久了，连思路也变得越来越狭窄。在动笔写小说之前的构思过程中，我总喜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顺便提一句：我常常觉得构思过程比动笔过程更令人愉悦，构思一部新的作品以及想像作品完成后会是什么样子，这种快意是真正动笔去写时的枯燥所无法比拟的。这种感觉的产生其实并不是因为懒惰，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清早一起床，我就感到浑身不舒服，到太阳落山的时候，那种难受就更加要命了——我可能是得了寒热病。而且这一整天我都在东奔西走，已经精疲力尽了。这时已是薄暮时分，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我还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奔走着。彼得堡三月的太阳是我所钟爱的，尤其是夕阳，当然，对寒冷的晴天里傍晚时分的夕阳更是如此。夕阳给整个街道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光，一下子显得明亮而灿烂。金光也洒在所有的房屋上，那些灰色、黄色和暗绿色的房屋仿佛骤然间明亮起来，它们本来那种阴森呆板的气氛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你的心胸仿佛也被金光照亮了，再无芥蒂，你的身躯仿佛突然间颤抖了一下，又或是被人用胳膊肘轻轻地捅了一下，你的视野和众多观念都一下子因此而为之改变……人的心情居然会因为一缕阳光而产生如此大的变化，

岂不是怪事!

但是这时,阳光渐渐地黯淡乃至全部消失了,地上已经生出了逼人的寒气,这使人感到鼻子有些刺痛而不舒服;天色更暗了,路边的小店中已经燃起了煤油灯。我已经走到了米勒点心糖果店前面,这时我突然有一种预感,觉得马上会发生一件不同凡响的事情,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向马路的对面望过去。这一瞥之下,我看见了马路对面的那个老头和他那条狗。当时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感觉充斥着我的心,我不禁紧张起来,这种感觉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但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不是神秘论的信徒,对于预感和卜卦我差不多是毫不相信的。但是我也许跟你们一样,一辈子也会碰到几件几乎是难以说清的事情。比方说面前的这个老头。为什么那天我一见到他就会产生那种晚上会发生非同寻常之事的感觉呢?但是当时的我是在病中,而病人的感觉差不多都是不可靠的。

那老头佝偻着腰身,手中的拐杖在人行道的石板上轻微地敲击着,挪动着木棍似的两条腿,好像那腿不会打弯似的,脚步蹒跚无力地挪向那个糖果店。如此奇特的人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除了这次之外,以前也曾遇到过他好多次,每次都是在米勒的店里,而且每次都让我万分惊诧。他个子很高,却是个驼背,他的面孔像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没有一点生气,穿着一件旧大衣,衣缝都开了线,而那顶破旧的帽子似乎已戴了二十年。他的脑袋光秃秃的,只有一小撮头发还残留在后脑勺上,但这撮头发已经不是纯粹的灰白,而是黄中带白了。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好像是被安装在体内的发条推动着,已经毫无意义可言——所有的这一切是如此的奇特,以至于无论是谁第一次见到他都会感到惊讶。当这样一个早就步入年逾古稀之年的老人进入你的视野时,确实有些奇特,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况且他那通身的打扮像是一个疯子刚刚从监视人那儿逃出来。使我更感到奇怪的是他

那可怕的瘦弱：瘦骨嶙峋，说他皮包骨一点都不过分。他的眼眶似乎是两个蓝色的圆圈，其中嵌着的眼珠大大的，可是却目光呆滞，毫无神采，这两只眼睛始终不会斜视，就那么呆呆地盯着前面，并且我确信他永远都是熟视无睹的。哪怕你就在他面前，他也会直眉愣眼地向你走去，仿佛他前面什么也没有似的。这种情景我见到过好多次了。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第一次来米勒的糖果店是不久以前的事，不过每次总有他的狗陪伴他。在糖果店里，顾客从不去搭理他，他对顾客也视而不见，从不去理会。

“米勒的店里到底有什么吸引他呢，他偏偏要来这里？来做什么呢？”我站在那儿悄悄寻思着，禁不住盯着街对面的他。心头涌上一股不可名状的怅惘——大概是病痛和劳累所致吧。“他会有什么想法？”我还在暗自纳闷，“难道他的脑袋里不思考些东西？也许现在的他正在琢磨什么吧？他的面孔像僵死了似的，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又是从什么地方搞来这么一条让人生厌的狗的？这条狗似乎已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一刻也难以离开，紧紧追随着他，像他的影子一样和他非常相似。”

这条讨厌的狗看起来也有八十多岁了，真的，一定没错。第一，它的样子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似乎比平常的狗都老许多；第二，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它的第一眼心中就有一种奇怪的念头：其它的狗与它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作为一条狗，它是非同凡响的，似乎有一种奇怪的、神秘的东西附着在它身上。也许是一个魔鬼变化成了这条狗，而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经历把它的命运和它主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它大概已经二十年不知道饭为何物了，只要见到它，你就会同意我的看法。它如同它的主人一样，瘦得只剩下一个骨架，实际上它们之间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它身上已经没有几根毛了，就连尾巴也不例外，那条光秃秃的尾巴总是那样低垂着，像一根棍子似的拖在身后。它的脑袋无精打采地耷拉着，上面却长着两只长长的耳朵。这么一条让人见了就厌恶的狗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当他们俩一起出现在街道

上的时候，主人走在前头，后头跟着他的狗，主人衣服的下摆刚好擦着狗的鼻子，二者好像是粘在一起的。这时，他们的样子和步子都迟缓而无力，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似乎在说着：

“我们老啦，不中用啦，上帝啊，我们是如此的老态龙钟啊！”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我突然间觉得这个老头和这条狗似乎是从一部作品的某一页插图中走出来的，应该是霍夫曼[①]的作品，而且由加瓦尼[②]配制的插图，他们这样大模大样地走出来可能在给作品的某个版本做实体广告吧。——我走到街对面，跟在老人身后也进了那家糖果店。

在店里，老人的举手投足都散发着怪异的气息。老板米勒站在柜台里面，最近只要这个不讨人喜欢的顾客走进店里，他就会做个鬼脸，以示不满。这主要是由于这个怪老头既不要食物，又不要饮料。每次来这家店，他都笔直走向有火炉的角落，在那儿找一把椅子坐下。如果火炉旁已没有他的位子，他就在那个位子旁站住，盯着座位上的那位先生，似乎心中若有所失，过一会儿他会慢慢地离开那儿，脸上带着一种大失所望的表情向另一个有窗户的角落走去。他把那儿的椅子扫视一遍，在他选定的那张椅子上缓缓坐下，伸出一只手，慢慢地拿掉头上的帽子，在旁边的地板上轻轻一放，然后照样又在帽子边上把拐杖放好，再慢慢地把背靠在椅子背上，这个姿势他能呆呆地保持三四个小时而纹丝不动。对于报纸，他似乎视而不见，从来不看，也不发表任何见解，完完全全、自始至终都在保持沉默。静坐似乎是他惟一的存在方式，他的眼睛永远都直视着前方，两眼瞪得大大的，但他的目光依然那么暗淡无光，木然得了无神采，如果你跟别人打赌，说对周遭发生的事情他一定毫无知觉，那么你赢定了。跟在他身后的那条狗此时在原地打了两三个转，然后就无精打采地

---

①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曲家兼作家。
② 加瓦尼（1804—1866）：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讽刺画家。

趴在主人脚旁，把脑袋放在主人的两只靴子中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便纹丝不动地趴在地板上静等整个晚上的时间一点点地流逝，和它的主人一样硬邦邦的。大白天里他们呆在一个地方，像僵尸一样，而太阳下山时便又骤然苏醒过来，慢慢地走到米勒的糖果店去，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要完成某种叫人无法捉摸的任务。这个老头与它的狗就这样静静地在店里耗了三四个小时后又有了活气：老头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拾起地上的帽子，离开了米勒的小店，踏上回家的路，只是从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在哪里。那条狗也慢慢悠悠地从地板上爬起来，呆板地在他身后一步一趋，和来的时候一样步子迟缓而无力，依旧耷拉着脑袋，拖着低垂的尾巴。时间长了，那个老头似乎招来了糖果店顾客的极度厌恶，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坐同一排的座位，甚至开始想方设法地不跟他照面。然而对于人们的这种态度，他却一点都不知情。

来光顾这家糖果店的一多半以上是德国人。他们都是各种行当的老板：五金店的老板、面包房的掌柜、染坊老板、衣帽商、卖马具的商人——所有的人都有些顽固保守（就这个词的德文意思来说）的味道。米勒店里的陈设等也都给人一种顽固保守的感觉。如果有熟识的客人来店里，店主往往会走到他们身旁，坐在他们身边的位子上，边聊边灌下几瓶潘趣酒，店主有几个儿女，年龄都很小，有时他们会领着店主养的狗蹭到顾客身边玩耍，顾客也会亲切地拍拍它们的头，摸摸它们的脑袋。互相之间都是熟人，对彼此也礼貌有加。来店里的顾客都喜欢读德国报纸，正当大家把全副精力都放在报纸上时，有时会传来一首优美的钢琴曲，那肯定是店主的大女儿在店主所住的那道门的后面弹奏乐曲奥古斯汀。店主的大女儿，这位德国小姐有一头淡黄色的鬈发，活像一只白色的耗子。听她弹这首华尔兹舞曲，的确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对这一切我之所以如此熟悉，是因为每个月的头几天我都要到米勒的店里来，他的店中订了几份俄国杂志，那是很吸引我的。

这一次跟进糖果店，那老人已经在窗前坐下，他的狗也如从前一样趴在他的脚边，像僵死了一般。我在一个角落里找了个位子一声不吭地坐下来，心中不禁问自己："我难道着魔了吗？莫名其妙地走到这儿，我的身体很不舒服，其实应该赶快回家，喝一点热茶，躺在床上好好歇息，况且现在坐在这里，我压根没事儿，那么我跟到这儿来干什么呢？难道仅仅只是为了看看这个老头？"我十分懊恼。"他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吗？"我这个念头刚一动，马上又想起了在街上看见他时突然产生的感觉，那是一种古怪的感觉，但又使人痛苦。"所有这些德国人都古板守旧，让人生厌，我犯得上管他们的闲事吗？为什么会产生那种奇怪的感觉呢？它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最近，我发现对那些丝毫不足以挂齿的小事，自己常常会产生一些无谓的忧虑，可这种毫无必要的忧虑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刚刚发表一篇小说，一位很有见地的批评家在经过细致周密的分析后，毫不客气地向我指出：这种无谓的忧虑"既成了我生活的一大障碍，又给我洞察人生的眼睛蒙上了一层纱"。我深深地陷入了沉思，同时懊恼也在不断地滋生，但我仍然没有离开的想法，这时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舒服，病情似乎又加重了，到了最后，这个温暖的房间竟让我无比依恋，不想离开了。我随手拿起一份报纸，是法兰克福的，没想到刚看了两行就睡眼朦胧起来。那些德国人似乎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他们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有时候对法兰克福的一桩新闻，或是德国才华横溢的作家沙菲尔[①] 的警言妙语互相低声地、时断时续地交换一下看法，然后聚精会神地继续看报，心中的民族自豪感自不待言，他们的讨论非常有规律，大概每半个小时就进行一次。

我昏昏沉沉地只睡了半个小时，因为逼人的寒气已容不得我再睡下去了。我确实不得不回自己家了。但是我并没有如愿

① 沙菲尔（1795—1858）：德国幽默作家。

地离开，因为这个时候一幕哑剧在店里已经上演了，我不由自主地想看个究竟。上文我已经说过，只要那个老头找到他歇脚的椅子，两眼就永远不会左顾右盼，呆呆地只望着一个地方，并且一个晚上都保持着这种姿势，决不会再移开那了无生气的目光。也有那么几次，这种呆板、熟视无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可那种感觉令人浑身不自在，简直叫人无法忍受，每次我都是赶快换一个地方。这一次被那老头视线盯住的是一个名叫亚当·伊凡内奇·舒尔茨的德国人，他的身材矮小而肥胖，是最近才从里加来此地做生意的，今天他打扮得非常光鲜，浆过的衣领直直地挺立着，脸上也满面红光。事后我才知道，他和米勒是多年故旧，只是对店里的顾客，包括那老头却还不熟悉。他手里拿着一份《农村理发师》[1]，一边品着手边的潘趣酒，一边饶有兴趣地读着手上的报纸。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抬起头来，意识到自己在两道目光的凝视之下，正是那老人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感到很尴尬。亚当·伊凡内奇和所有自命不凡的德国人相同，心胸狭窄，脾气暴躁。居然有人敢这样牢牢地盯着他，而且如此的肆无忌惮，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而且怒气也越来越重。他把心中的怒气强行按下去，再也不看那毫无修养的怪老头，自顾自地埋怨了几句，就一声不吭地把报纸举起来挡住脸，但是他还是无法控制自己，过了片刻就好奇地从报纸后面探出头来看了一眼：那两道不知退避的目光仍然射向他，那种毫无必要的监视依旧没有停止。这一次，亚当·伊凡内奇什么也没有说，继续读报。可是当他第三次从报纸后面探出脑袋，而情形还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时，立刻火冒三丈，可能他认为自己代表着整个里加市，而这个老头无礼的行为简直就是在侮辱他本人的尊严，乃至有损整个里加市的声誉，而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并且不破坏高尚的观众心目中美丽的里加市的印象，他责无旁贷。他忍无可忍了，“啪”地一下把报纸

① 原文为德文。

摔在桌上，随手拿起拐杖在报纸上猛敲一下，以至于报纸和拐杖粘在一起了。因为喝了几杯潘趣酒，再加上那种受辱的感觉，他的脸涨得通红，但他仍然用一种凛然不容冒犯的神色死死地瞪着那欺人太甚的老头，一双小眼睛因为愤怒红得几乎能喷出火来了。看起来这个德国佬决定和那老头耗上了，双方都直勾勾地盯着对方，都在等着对方尴尬地把视线移开。店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拐杖的叩击声和亚当·伊凡内奇怪异的表情所吸引。大伙儿都默不作声地看着店中的这一对儿敌人，都很好奇，但又不动声色，手中的活早已不知不觉地停下来了。整个场面显得荒谬而可笑。亚当·伊凡内奇的面孔依旧通红，但他那双小眼睛里已没有了那种挑衅而自信的光芒。可是那个老头仍然不动声色，还是那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气得发抖的舒尔茨先生，压根就没有意识到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好像他住在月亮上，与尘世中的一切都毫无干息。亚当·伊凡内奇终于忍无可忍，暴跳如雷。

“您为什么偏要死皮赖脸地盯着我呢？”他用德语歇斯底里地叫道，那姿态似乎要把人吃下去似的。

但那个老头还是一动也不动，好像没有听懂对手在说些什么，甚至好像压根儿对这个问题置若惘闻。亚当·伊凡内奇见他没什么反应，决定用俄语发难。

“我在闷（问）您，为什么您终（总）是这样目不转钉（睛）地等（瞪）着我呢？”[①] 他气急败坏地喊道，“我在朝廷中是人尽皆知的人物，可你算个什么东西！”他从椅子上跳起来，顺便又补充了一句。

可是那个老头依然一动也不动。旁观的那些德国人也打抱不平，气愤地叫嚷起来。这时米勒走进了这个房间，大概是店里的喧闹声把他吸引来了。当他搞清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断定那老人一定耳背得厉害，便把嘴凑到他的耳朵边。

---

① 这一句原文中有很多错误，表示舒尔茨的俄语很糟糕。

“舒尔茨先生希望您别再这样直愣愣地盯着他看。”他扯着嗓门大声地说，一面也在审视着这个神秘的老人。

那个老头用眼光瞟了一下米勒，脸上出现一种惊慌的表情，那神色似乎包含着一丝不安和惊恐，这可是那张一直没有任何表情的脸第一次起了变化。他气喘如牛、手足无措地去捡地上的帽子，连同那支拐杖都拾起来，急急忙忙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脸上带着那种令人心酸的微笑——那种如同一个穷人因为坐了别人的位子而被驱赶时所表露的小心翼翼、低三下四的微笑——向门口走去，打算离开这儿。立刻，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亚当·伊凡内奇在内，都一下子改变了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因为那恭顺、谦卑得不知所措的神态是如此地让人心痛，让人同情，尤其是这样一个可怜的、风烛残年的老人。情况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老头每时每刻都清楚地知道，人们会像赶叫花子一样，把他赶出门外，更不用说他会去冒犯任何人了。

米勒是个好心肠的人，富有同情心。

“不用，不用，”他把手按在老人的肩膀上对他说，“您不必急着离开。可是[1]，舒尔茨先生[2]在官场上是众人皆知的。他只是希望您别一直看着他。”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可怜的老人没有明白这句话；他似乎比刚才更加不知所措，拿帽子的手颤抖着，一不小心从中掉出一块蓝色的旧手帕。他大声地叫着他的狗，并弯下腰捡起自己的手帕，但那条狗还是直挺挺地趴在地板上，把两只前爪放在鼻子上，纹丝不动，很明显，它睡得很死。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用苍老悲凉的声音招呼着他的狗，“阿佐尔卡！”声音有些含混不清，还夹杂着一丝颤抖。

阿佐尔卡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

① 原文为德文。
② 原文为德文。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老头一边用拐杖捅那条狗，一边忧愁地再三叫着，但那条狗仍旧纹丝不动地躺着。

“咣当”一声，拐杖掉在了地板上，他弯腰跪下，把阿佐尔卡的头捧在怀里。不幸的阿佐尔卡！它已经停止了呼吸——或许是因为年老，也或许是因为饥饿——它躺在主人的脚边，无声无息地死了。老头呆呆地望着它，似乎惊呆了，又仿佛对阿佐尔卡的死大惑不解。接着他慢慢地弯下身子，轻轻地把自己惨白的脸贴在死狗的脑袋上，这可是他曾经的伙伴和朋友啊。时间在此时似乎静止了，店里静悄悄的。这一幕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受到感动……最后，这个可怜的老头站直了身子。他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全身颤抖不已，仿佛患了寒热病。

“用它做一个舒舍尔吧，”富有同情心的米勒建议道，他想用这种办法来抚慰一下老人的心（舒舍尔是动物标本的意思），“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精致的舒舍尔，在这方面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真是个不可多得的能工巧匠。”米勒把拐杖从地板上捡起来，一边递给老人，一边重申他的意思。

“没错，我很会制作舒舍尔。”克里格尔先生走到老人跟前，接着米勒继续说道。

他是个好心肠的德国人，身材又高又瘦，满头的红发一绺一绺地分散着，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

“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的手艺无与伦比，制成的舒舍尔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米勒又重复了一遍，他为自己竟然能想出如此绝妙的主意而感到得意。

“没错，我有天下一等一的手艺，我手底下制成的各种各样的舒舍尔就像活的一样。”克里格尔先生又补充了一句，“把您的狗做成舒舍尔吧，我不收您的钱，好吗？”他把他的热情又重申了一遍，声音中透出一种崇高的、富于牺牲的精神。

“不，制作舒舍尔的钱还是由我来付吧！”亚当·伊凡内奇·舒尔茨慷慨激昂地叫喊起来，面孔涨得比刚才更红了，那种崇高

的激情也激荡着他的胸怀，并且毫无道理地认为自己是这一切不幸的制造者。

老头听着这些话，和刚才一样浑身哆嗦，大概什么也没听懂。

眼见这个高深莫测的客人迫不及待地想离开，米勒大声喊道："等一等！我们先喝一杯上好的白兰地再说！"

伙计送来了白兰地。老头呆板地把酒杯抓在手里，可是他的手抖得厉害，还没有送到嘴边，杯子里的酒已泼洒得只剩下一半了，很快他又把杯子放回托盘，整个过程连一滴酒都没有沾。然后他微微一笑——这笑容看起来非常古怪，而且也很不合时宜——迈开大步、浑身颤抖着离开了糖果店，再也不理死在店里的阿佐尔卡。大家都站在原地，带着一种愕然的表情，甚至有人还发出叹息声。

"糟透了！到底怎么回事！"[①] 那些德国人惊诧万分，互相望了望，无可奈何地说道。

只有我跑了出来，继续跟着他。出了糖果店，已不见了老人的踪影，四周全是高楼大厦，从糖果店门向右走几米，就有一个窄窄的小巷道，里面黑黑的。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直觉，觉得那老头一定拐进了这条巷道。小巷道的右侧是一幢还没建好的建筑物，被脚手架围得严严实实。房屋四周围着栅栏，可栅栏都伸到了巷道的中心，这使巷道更加狭窄了；有几块木板紧挨着栅栏铺在地上，大概是方便过路人的。当我找到那个老人时，他就呆坐在一个栅栏和房屋围成的角落里。他的屁股落在木板人行道的边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两只手托着头。我挨着他坐下来。

"我想跟你聊聊，"我真的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于是就这样开了头，"阿佐尔卡已经死了，伤心也没有用，别在这儿发呆了。我送你回去吧。还是想开些吧。我马上去叫一辆马车。只是你家

---

① 原文为德文。

在哪里？”

老人却一声不吭。我确实有些不知所措了——除了我和他之外，那里没有第三个人。我的手猛地被老人抓住了。

“我心里堵得厉害！”他的声音沙哑而又微弱，“堵得厉害！”

“我们上您家去吧！”我对他说，并且稍微直起身子，想把他从地上扶起来，“这时您最好喝点热茶，然后躺在床上什么也别想……我马上去叫一辆马车来。我应该去找一个好点的大夫……刚好我还认识一个……”

后来我还对他说了哪些话，我已经忘了。他也有站起来的意思，然而终究没有站起来，只是欠了欠身子，继续发出那种沙哑的、难以辨别的声音。我只好弯下腰，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

“我住在瓦西利耶夫岛上，”仍然是那种沙哑、哽塞的声音，“第六大街……第——六——大——街。”

他再也没有出声。

“瓦西利耶夫岛？可你走的方向不对呀；您走到了糖果店的右边，可是您的家却在左边呀。我这就送您回去……”

老头依然没有动静。我去拽他的一只手臂可没有拽住，他的胳膊机械地垂了下去，仿佛死人的一样。我看了看他的脸，摸了摸他的鼻息——他已经断气了。这一切是如此的不可思议，我都怀疑是在做梦。

这件事搅乱了我往日平静的生活，可是我的寒热病却在这段时间里奇迹般地好了。我终于找到了老人的家。只是不是在瓦西利耶夫岛上找到的，他的家就在那条小巷道里，从那天我和他坐着的那地方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那是克卢根的房子里的一套单独住所，在这幢房子的最高一层，也就是第五层，共有两个房间——一个狭小的外厅和一个低矮倒也宽敞的卧室，墙壁上有三个狭窄的缝隙，权且当做房子的窗户。家里穷得叮当响，房间里只摆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外加一个奇破无比的沙发，坐上去硬得跟石头似的，而且到处都是破洞，露出塞在里面的小

椴树内皮——即使这几件家当也是从房东那儿借来的。房间里连一点小蜡头都没有，炉子也肯定很久都没有生过火了。如今我可以断定，这个老头每天都光顾米勒的小店，只是因为那里有烛光，而且生着火炉。一片又干又硬的面包皮搁在桌子上，旁边还有一个陶制的水杯，只不过里面什么也没有。整个房子里找不到半分钱，甚至想找另一套换洗的衬衣给他穿上下葬都办不到，有人只好找出自己的衬衫来给他穿上，当做寿衣。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就这样与世隔绝，他是不可能活这么久的，中间一定有人探访过他，即使就那么一次。我拉开抽屉，在里面找到了他的身份证。原来他的名字叫杰里米·史密斯，七十八岁，虽然是个外国人，却加入了俄国籍，曾是个机械工程师。一本《简明地理》和一本俄文翻译的《新约》放在那张桌子上，我顺手一翻，新约的页边空白处写满了批注，还留下不少指甲掐过的痕迹。我向房东讨来了这两本书，顺便向房东和邻居们问了问这个老头的情况——遗憾的是，没有人知道任何东西。有很多人租住在这幢房子里，多半都是一些工人和做小手艺的，还有些德国婆娘，她们把房子转租给别人，另外还为房客们准备膳食，照料屋子。这幢房子的主人是个贵族，我问他关于那老人的情况，他知道得也不多，只说那老人住在那套房间里，每月交六卢布的租金，四个月来他一直住在那儿，可是只交了两个月的房租，所以就把他赶出去了。有人问道："难道没有人来探望过他吗？"可是所有的人都无法做出一个肯定的答案。这幢房子这么大，每天进进出出的人又是这么多，谁能把每一个上诺亚方舟[1]的人都一一记下来呢？这里曾经有一个看门人，干了将近有五年时间，他或许还知道些什么，然而两个礼拜之前，他已经回家乡度假去了，他的工作暂时由他的侄子代替。他侄子是个相当年轻的男孩，刚来几天，连

---

① 诺亚方舟：诺亚是圣约中的人物，发洪水时他造了一只大方舟才渡过危难。此处喻为喧闹、嘈杂、杂乱无章。

一半房客都没认全呢！我当时为了弄清老人的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但我无法判断，这些努力是不是白费了，惟一不必挂心的是，老人终于下葬了。在那段日子里，我除了东奔西跑地瞎忙活之外，还去过一趟瓦西利耶夫岛，当我到达那儿，找到第六大街时，除了一排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房子外，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不禁自嘲起来。但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老头在临终之前为什么偏偏对瓦西利耶夫岛上的第六大街念念不忘呢？难道那时他已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吗？

史密斯曾租过的那套房子现在暂时空着，我仔细看了看，至少它很符合我的要求，尤其它还那么宽敞，于是就租了下来。美中不足的是它的天花板太低，刚开始我总觉得它会碰着我的脑袋。还好，没过多久我就习以为常了。一个月才六个卢布，上什么地方去租比这更好的房子呢？我很喜欢这套独立的住所。只不过没有仆人的话，生活准会糟糕得一塌糊涂，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办法找一个仆人。起先，我和看门人讲好，他每天来照料一次，如果真有忙得不可开交时，他也会来帮我。我想：谁敢断定呢，也许过几天就会有人来拜访老头呢？可是自从他死后已经整整五天了，连一个人影都没来过。

第　二　章

一年之前的这个时候，我依旧写一些稿子投给几家刊物，而且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因写出一部巨著而名扬天下。那时，我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没想到现在我却躺在医院里，并且看这样子我也活不长久了，所以那时的梦想也就像肥皂泡一样幻灭了。如果我真的将不久于人世，还有撰写什么回忆录的必要吗？

现在，我一直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回忆过去，而大多时候，我这一生中最后一年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都历历在目。我打算把

这一切都付诸文字。我认为，如果我不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干，我肯定会郁郁寡欢，并因此而死去。有时回想起往日的种种情景又使我感到万分的苦痛。如果能把这一切都用我的笔娓娓道来，它们就能稍微赏心悦目些，就会使人的心里稍微痛快一点，而不会像一个梦魇那样令人恐怖了。我心里的确是这样想的。单单就写字而言，这种动作本身就具有莫大的好处：它可以使我的心平静下来，不再对某件事耿耿于怀，还可以让我重拾往日游戏文字的激情，把自己全心全意地投入写作之中，暂时忘却沉痛的往事和心酸的梦想……是的，这真是个不错的想法。而且我这样不停地写字也可以使护士得益不少，起码到了冬天，他要安双层窗户时，就不用买糊窗户的纸了，我的手稿刚好能派上用场。

半路杀出一件这样的事情，大家一定觉得莫名其妙吧，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不是已经决定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写出来吗？所以没有来龙去脉是很突兀的。那就让我再回到开始从头写起吧，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自传不是很长。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生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我双亲的为人应该说是很不错的，只是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便相继离开了人世，尼古拉·希尔戈伊奇·阿赫米涅夫把我抚养成人。阿赫米涅夫是一个小庄园的主人，他动了恻隐之心收留了我。他只有一个宝贝女儿，比我小三岁的娜塔莎。我和她一起长大，情同兄妹。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是多么幸福啊！一个二十五岁的人还念念不忘自己的童年时光，到他弥留之际想到童年时依然又高兴又激动，细细想来，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那个时候挂在天上的太阳与彼得堡的太阳不可同日而语，它那么灿烂，那么辉煌，太阳底下的我们生活得是那样快乐。现在这周围都是一堆堆毫无生气的石头，而那时候却是美丽的田野和茂密的森林。瓦西利耶夫斯科耶村被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管理得井井有条，那儿的花园和公园美丽得让人流连忘返。那个花园曾是我和娜塔莎儿时的乐园，我们经常在里面散步、玩耍。花园的后面有一大片

森林，非常茂密，有一次，我俩竟在里面迷失了方向……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童年时代！人的一生就从这儿开始了，迷人而又神秘莫测，拥有这个起点会让人心情开朗、精神振奋。那时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童话的世界里，总觉得还会有一个陌生人和我们在一起，他会出人意料地从任何一丛灌木或任何一株树后探出头来。每当夜幕渐渐地降临，地上的雾气越来越浓时，我和娜塔莎总是手牵着手站在山谷边上，想亲自证实我们的保姆讲的那些童话的确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山谷的石脊上长着一丛丛浓密的灌木，而浓重的雾气则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弯弯曲曲地缠在灌木上，这时我们就紧张而兴奋地朝谷底窥探，希望不久就有人来向我们说"你们好！"，或者当我们向浓雾缭绕的谷底大声呼喊时，能传来一两声回答。多年以后，当我和娜塔莎聊天时，我无意中提到童年的往事：我们非常喜爱的那个花园，花园的池塘畔那株枝繁叶茂的老枫树，还有我们尤其钟爱的树底下那张绿色的长椅。有一次，我们得到了一本《儿童读物》，就马上跑到那儿，坐在长椅上开始读那篇《阿尔封斯和达琳达》。现在这篇童话一出现在我脑海中，我还是禁不住心潮澎湃。去年，我给娜塔莎背诵这篇童话，"我的故事的主人公出生在葡萄牙，名叫阿尔封斯，他的父亲就是堂·拉米罗……"还没背两行，我就哽咽得背不下去了。我的激情似乎非要化成眼泪不可，当时的情形一定非常可笑，怪不得娜塔莎冲我笑得那么古怪，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好像是马上就明白了什么，于是和我一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大概是为了宽慰我吧。我们没说多久，她也似乎被感染了。多么快乐的一个傍晚，我们都那么激动兴奋地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回忆起那一年我要去省城上寄宿中学时的情形，——上帝啊，那天她哭得一塌糊涂！——也回忆起我要永远离开瓦西利耶夫斯科耶的情形，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那时的我已经结束了在寄宿中学的学业，而要到彼得堡去继续读大学。那一年她才十四岁，我也才十七岁。娜塔莎说，

无论谁看见我那时的模样,都会忍不住哈哈大笑,我那么高,那么瘦,却又呆头呆脑的。马上就要分手了,我把她叫到一边去,打算把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告诉她,但是莫名其妙地我不会说话了,舌头似乎打了结。她说,我当时的神情十分激动。可想而知,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清楚。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意思,而她也无从明白我要说些什么,我只是流着泪,伤心欲绝,到我要走的时候还是那样的情形,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过了很久很久,我们才在彼得堡重逢,那是前年的事了。阿赫米涅夫为了打一场官司带她来到了彼得堡,而当时的我在文坛上才刚刚有了一点名气。

第　三　章

尼古拉·希尔戈伊奇·阿赫米涅夫的家族曾是个世家大族,只是到了他那时早已没落了。但是他的父母离开人世,留给了他一份丰厚的家业和一百五十个农奴。在他二十岁那年,他成了骠骑兵中的一员。一切都使他称心如意,可是在他服兵役的第六年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倒霉事,一个晚上他就把所有的家业输了个精光。那个晚上他失眠了。第二天晚上,他又来到了牌桌上准备试试他最后的运气,于是又把他的马——他仅剩的一点财产全部押了上去。他先赢了一把,然后又赢了第二把、第三把。半个小时后,他把一个叫做阿赫米涅夫的小庄园赢了回来。田庄最近的一次人口调查表明:那个小庄园里有五十个农奴。他发誓再也不赌博,并且第二天就请求退伍,但是一百个农奴就这样没有了。两个月之后,他的中尉职务被免除了,他离开了军队,回到了他的小庄园。从此以后,他绝口不提那晚上赌输的事,如果有人不慎提及此事,他一定会跟那人大吵一场,虽然平日里大家都认为他的脾气好得出奇。他勤勤恳恳地经营着这份失而复得的产业,他三十五岁那年,他和一位名叫安娜·安

德列芙娜·苏米诺洛娃的贵族小姐结了婚。这位小姐没什么钱，她出嫁的时候，连嫁妆也没置办一件，不过安娜·安德列芙娜一生最自鸣得意的是：她曾就读于外省的一所贵族寄宿中学，是法国女侨蒙·蕾苇什的弟子，遗憾的是这种教育到底有些什么课程，从来也没有人弄明白过。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把他的产业管理得井井有条，连附近的庄园主都来向他讨教如何管理田庄财产。几年以后的一天，突然从彼得堡来了一个名叫彼得·阿历克桑德诺维奇·沃尔科夫斯基公爵的庄园主，从天而降似地来到与彼得堡相邻的、有九百个农奴的瓦西利耶夫斯科耶庄园。他的到来轰动了整个这一带地区。尽管公爵的年龄略微有些大了，但他依然还很年轻，他还有个不低的官衔，和一些达官显贵都有交情，另外他长得也还英俊潇洒，他所拥有的家产更是令人惊羡，而最重要的是他的妻子死后一直没有续弦，这使当时的太太小姐都对他非常感兴趣。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位公爵的经历，说他跟省长是亲戚，省长还为他在省城举行了盛大的晚宴，而他英俊的外表、翩翩的风度更是迷倒了省里所有的太太，像这样的议论多如牛毛，举不胜举。总之，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中，他也是个顶尖儿的人物，在外省很难看到这样的人物，他一旦出现在外省，就立刻会轰动那个地方。但是，这位公爵却并不怎么平易近人，特别是对那些地位比他低的，对他没什么帮助的人更是不屑一顾。他根本就不想去跟那些他庄园周围的邻居套近乎，于是不久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但是，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他竟要去拜会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先生。当然，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住宅离他最近。公爵的到来无疑给阿赫米涅夫家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夫妻俩马上就被公爵迷住了，而安娜·安德列芙娜更是对他殷情周到。没过多久，他们已经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公爵每天都会去他们家，他们也应邀去探访过公爵很多次。公爵在他们家里多半聊一些趣闻轶事，而且谈吐非常幽默，有时也会坐在那台破旧的钢琴前边弹边唱。对于这样一个心肠极好而又如此

和蔼可亲的人物,邻居街坊竟然同声同气,没完没了地指责他骄傲、自高自大,还说摊上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邻居,真是毫无益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阿赫米涅夫夫妻俩对此感到大惑不解。应该这样说,像尼古拉·希尔戈伊奇这样一个纯朴、真诚、善良而又高贵的人实在很得公爵的欢心。可是没过多久,这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了。公爵此行是有目的的,他要把他在瓦西利耶夫斯科耶的管家解雇。那管家是个德国人,因为学过两年农学而自命不凡,大把的钱财在他手里挥霍不了几天就没了,他的头发都已经全白了,让人不由地对他心生敬意,一副大眼镜架在他的鹰钩鼻子上。尽管他有这样一些优点,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肆无忌惮、不顾廉耻地偷东西。更让人生气的是,几个农奴在他手里禁不住折磨而毙命。最终,伊凡·卡尔洛维奇被抓住了,并且暴露了他所有的丑行,他非常沮丧,却又一再声称德国人素来诚实可靠。虽然这样,公爵还是毫不留情地让他滚蛋,甚至还羞辱了他一番。公爵的当务之急就是物色一个新管家,于是尼古拉·希尔戈伊奇被公爵看中。作为一个当家人,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是非常称职的,而且此人诚实可靠,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只是公爵非常希望尼古拉·希尔戈伊奇能毛遂自荐地为他管理庄园。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公爵决定亲自去请他,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公爵带着那种极其诚恳的态度,又装出万不得已的样子,请他接受他的聘用。一开始阿赫米涅夫坚决不答应,可是当公爵开出一笔非常可观的俸禄时,安娜·安德列芙娜的心被打动了,再加上请求者那种更加诚恳的态度,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打消了所有的顾虑,接受了公爵的聘用。这使公爵如愿以偿。不能否认,公爵赏识人才的眼光是很不错的。他的计划也是无懈可击的,结识了阿赫米涅夫夫妇以后,他开始积极地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他知道他将要起用的是什么样的人,而用这样的人,就必须先得到他的心,使他对自己尊敬、喜欢而死心塌地,而且他也知道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只有用和蔼可亲的

态度才能赢得阿赫米涅夫的友谊。如果没有他事先所作的铺垫，仅仅依靠金钱的话，那么那天早晨他一定会碰一鼻子灰。看来他已经算计好了：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好管家，以后再也不到瓦西利耶夫斯科耶来了，而现在他找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即使他闭上眼睛也不会对他有所欺瞒的管家。在短暂的时间里，阿赫米涅夫为他的魅力所折服，所以他坦率地接受了公爵的好意。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心肠非常好，对世事几乎天真得一无所知，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这种人，至少在我们俄国，大家都非常喜欢与这种人交往。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只要他们喜欢上一个人，就会毫无保留地把整个心都献给他，这份近乎痴狂的爱心有时几乎令人哑然失笑。

许多年之后，公爵的庄园渐渐地繁荣昌盛起来。瓦西利耶夫斯科耶的管家和他的主人十分相得，并且那种和谐的关系仅仅只局限于纯粹公事的信函往来。公爵对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经营管理十分放心，从来不加以任何干预，但有时也会给他指点两招，通常这种指点都是十分符合实际并且可行的，公爵的精明能干也使得阿赫米涅夫惊诧万分。很明显，公爵对如何赚钱非常精通，而且还极其讨厌无谓的浪费。在他把瓦西利耶夫斯科耶庄园托付给尼古拉·希尔戈伊奇之后的第五年，他打算买下该省的另一个非常富庶的庄园，那里有四百个农奴，于是就委派阿赫米涅夫去把这件事办妥。尼古拉·希尔戈伊奇非常高兴，他对公爵的成功非常关心，对有关公爵春风得意、青云直上的消息他也非常留心，像在关心一个亲兄弟一样注意着公爵的一举一动。突然有一天，公爵对他表示了莫大的信任后，他才高兴得无以复加。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但是写到这儿，我发现谈一谈这位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一生中的几件轶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人在我所要讲的这个故事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也可以说是主人公之一吧。

第　四　章

我在上文已经说过，他的妻子已经去世。这个妻子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为了贪图钱财才娶进门的。他的父母在莫斯科过着奢侈的生活，把家产都挥霍光了，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东西。他欠了一屁股债，瓦西利耶夫斯科耶也多次被当做抵押品。二十二岁的他，只好去莫斯科的一个机关里做事，一个公爵，不名一文，一踏进人世，就像一个“叫花子的后代”。走投无路之际，他和一个包税商的女儿结了婚。那是一个青春已逝的女人，可这次婚姻又让他有了出路。诚然，关于女儿的嫁妆，那包税商骗了他，但妻子的私房钱也足够赎回抵押出去的庄园，还可以使他重整旗鼓，再创辉煌。公爵娶来的这位妻子简直目不识丁，把两个词放到一起都几乎没法办到；她的容貌奇丑无比，但是她的心肠非常好，而且对丈夫言听计从。公爵非常清楚这一点，也在利用这一点：在他娶了她一年后，她生了一个儿子，但他把妻儿托付给他那做包税商的岳父，独自一人离开莫斯科，跑到外省去谋求发展。因为得到了一个在彼得堡的亲戚（非常有权势）的帮助，他得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官职。他觉得无论在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只要跟他的妻子在一起，他永远都会这样默默无闻，而他一心想要的就是青云直上、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所以他远走外省，去谋求入仕的门路，等待不久以后的飞黄腾达。听说在结婚后生活在一起的那一年里，他的妻子就饱受虐待，差一点儿就因此而命丧黄泉。这样的传言只要钻进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耳朵，他准会暴跳如雷，极力地替公爵分辩，说如此无耻下流的事情公爵是绝对做不出来的。然而七年过去了。公爵终于成了鳏夫，于是他马上动身去了彼得堡，在彼得堡还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他的年纪还不算老，而且英俊潇洒，腰缠万贯，有很多优秀品质：众所周知

的聪明，幽默风趣的谈吐和凌云的豪情壮志，所以他来彼得堡似乎并不是来寻找后台和谋求发展的，而倒像是个颇有来头的大人物。大家都认为他身上透出一种使人迷恋的魅力，一种令人心仪的魅力，一种强劲的魅力。他深得女人们的欢心，但不久他却同一个风尘女子鬼混在一起，使自己一下子名誉扫地。虽然他在生活上俭省朴素，简直可以说是一毛不拔，但在另一方面，他可以一掷千金：在牌桌上，他可以把钱输给他要巴结的人，即使数目相当可观他也面不改色。可是他到彼得堡来是有目的的，并不是来满足声色之欲的，他要为自己以后的仕途打通门路，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在上流社会中如鱼得水，这使他那个很有权势的亲戚——纳英斯基伯爵——对他刮目相看，觉得他是个可塑之材，认为刻意栽培和提拔他也是值得的，甚至对他礼遇有加，让他把七岁的儿子送到自己家里亲自加以照料。如果当初公爵一开始就去走伯爵的门路，那他一定不会得到伯爵的赏识和关照。公爵去瓦西利耶夫斯科耶，并和阿赫米涅夫妇套上交情，就是这一段时期的事情。在伯爵的大力举荐和提携下，他终于挤进了一个重要的大使馆，而且官职还很重要，于是出国赴职去了。这以后他的消息很少了，而且可能还不可靠，听说在异国他乡一件极其不愉快的事情降临到了他头上。只是没有人能说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他曾购置了一个拥有四百个农奴的庄园，这件事我在上文已提到过。又过了许多年，他回国了，此时的他已经是个极有权势的大官了，而且马上就受到了彼得堡所有人的瞩目。在阿赫米涅夫卡，大家都说他将要和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结婚了。“他又要高升了！”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搓着手兴高采烈地说。当时的我就读于彼得堡的一所大学，我依然记得，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阿赫米涅夫写来的信，他叫我去打听一下公爵跟一个显赫门第联姻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他还写了封信给公爵，请求他关照一下我，然而此信一直没有回音。我所知道的只是有关公爵的儿子的事

情，他以前呆在伯爵家里，后来去上高等政法学校，十九岁时毕业了。我就写了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了阿赫米涅夫夫妇，还告诉他们公爵对他的儿子非常宠爱，正在着手替他谋划将来的道路。所有这些，都是我的大学同学告诉我的，他和年轻的公爵有点交情。也就是在那时，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公爵写的一封信被转交到了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手上，这使阿赫米涅夫感到十分惊诧……

上文我已经说过，到目前为止，公爵同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关系一直没有超出纯公事信函往来的范围，可是在这一封信中公爵不厌其详地谈到了自己的家庭情况，态度非常友好而真诚：他对自己的儿子有些不满，说儿子行为不轨，让他非常伤心。诚然，他还不能过分深究一个孩子的任性妄为（很明显，他在极力地替他儿子辩白），但是他还是决定要对他稍加惩治，以示威严，所以就想送他到乡下过一段日子，拜托阿赫米涅夫对他多加照顾。公爵这样写道，他对"心肠极好、品行极佳的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为人十分放心，"而且对安娜·安德列芙娜尤其信任"。他恳切地希望他们两位能收留他那个狂放的儿子，在自己家里严格地约束指导他，使他明白事理，而且尽量地爱护他，如果能改掉他那狂放浮躁的性格，"能让他明白人情世故，以及与人交往时必须注意的那些礼节仪态"，那他将感激不尽。勿庸置疑，接受这个使命让阿赫米涅夫感到十分荣幸。年轻的公爵很快就到了阿赫米涅夫卡，他在这里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接待，似乎他是他们的儿子。没过多久，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就像关爱自己的娜塔莎一样真心真意地喜欢他了。后来阿赫米涅夫和公爵反目成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对阿辽沙的感情——他喜欢称呼阿列克谢·彼特罗维奇公爵为阿辽沙，有时还依旧深情地想念他的阿辽沙。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招人喜爱的孩子，漂亮娇嫩得如同女孩子一样，而且对事物很有洞察力，同时又对生活无忧无虑，有一颗宽容的心，愿意接受各种最崇高的

感情，还有一副博大的胸襟，诚实正直、充满感情，——在阿赫米涅夫的家中他简直就是个无与伦比的孩子。尽管他已经十九岁了，可还是像个孩子一样。不是说他父亲非常疼爱他吗？现在居然让他在乡下过日子，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一切都不可思议。听说，在彼得堡他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放荡不羁，不愿意到社会上找事做，所以使他的父亲非常伤心。其实很明显，彼得·阿历克桑德诺维奇公爵在信中根本没有提及，也不愿提及把儿子赶到乡下的真正原因，因此尼古拉·希尔戈伊奇也没有询问阿辽沙。不过传来一些流言蜚语，说阿辽沙此人很是轻佻，让人难以忍受：他跟一个女人关系暧昧，还扬言要找人一决高下；他喜欢赌博，输掉了一大笔让人咋舌的巨款。更令人生气的是，有人说他胡乱挥霍他人的钱财。也有些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公爵完全是因为有别的一些自私的考虑才把自己的儿子赶到乡下，而说儿子的品行出现差错完全只是个借口。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对这种说法非常反感，严厉地加以反驳，因为阿辽沙虽然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但他还是非常喜欢他。每次谈到他的父亲，他总是满怀深情、笑容可掬。看来他对父亲还是相当尊敬而喜欢的。有时候阿辽沙也说起他曾经和父亲同时对一位伯爵夫人展开追求攻势，但结果父亲屡处下风，所以一直对此事念念不忘，对他心怀芥蒂。每次说起这件事，他总带着一种纯真的神色，像个孩子一样，而且笑声总是那么欢悦而响亮，看起来他相当高兴，但是马上他就会受到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坚决制止。不过公爵想再婚的说法却是通过阿辽沙的口而证实了。

阿辽沙在乡下差不多过了一年，在此期间每过一阵子他都要很恭敬地写一封通晓事理的信，寄给他无比敬畏的父亲，最后，对瓦西利耶夫斯科耶的生活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后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公爵亲自来了一趟瓦西利耶夫斯科耶（阿赫米涅夫夫妇事先已经得到通知），而被驱逐的阿辽沙居然请求父亲让他

在瓦西利耶夫斯科耶多住些日子，说什么这里的田园生活让他非常自在。阿辽沙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缘于他那过分的神经质，缘于一颗容易冲动的心，缘于近乎荒诞的草率，缘于容易受外界影响和支配的思想，缘于他毫不坚持己见的性格。可是当他把这一请求告诉公爵时，公爵却有了深深的忧虑……总而言之，令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惊诧的是，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公爵竟然前后判若两人，他再也找不到以前那个“朋友”的影子了。突然之间，他对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极其挑剔，在他查看庄园的账簿时，流露出唯钱是命的贪心和不可理喻的神经过敏，那种神情简直让人恶心之极，为此善良高尚的阿赫米涅夫深感痛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都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和十四年前公爵第一次来瓦西利耶夫斯科耶时相比，这一次完全相反：他对所有的邻居都去一一拜访，诚然，是那些地位显要的邻居；而对于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则像是对待他的一个下人一样，一次都没有去拜访过阿赫米涅夫卡。不知怎的，突然发生了一件让人大惑不解的事情：公爵和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大吵了一场，但到底是因为什么而争吵却没有人知道。听说，双方的语言都尖酸刻薄，足以伤人。最后，阿赫米涅夫气急败坏地离开了瓦西利耶夫斯科耶，然而到此事情还没有算完。突然之间那一带到处流传着一个令人极为尴尬的谣言。说年轻公爵的性格已被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摸得一清二楚，而且打算利用他的缺点来捞取好处；他的女儿娜塔莎（当时正值十七岁的妙龄）想尽办法勾引上了这个二十岁的年轻公爵；她的父母对这份爱情非常赞同，但表面上又做出一无所知的模样；那个年轻的公爵终于被狡猾奸诈而又不知廉耻的娜塔莎迷得神魂颠倒，虽然在邻近的一些众望所归的庄园主家里品貌双全的姑娘比比皆是，但是年轻的公爵在一年中几乎没有看见一个看得顺眼的姑娘，这一切都缘于娜塔莎精心的安排。末了，还有人说，在离瓦西利耶夫斯科耶十五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叫格里戈利耶沃的村庄，这对恋人已经说好要在那里的

教堂举行婚礼，表面上娜塔莎的父母对此事一无所知，实际上他们对这件事了如指掌，而且给女儿出谋划策，帮她把年轻的公爵骗上手。总之，有关此事的闲言碎语在当地那些喜欢说三道四的人们嘴里即使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即使写上整整一本书，也不能全部记载下来。但是公爵竟对此信以为真，这实在是让人始料不及，而且正是因为他收到了一封从外省寄到彼得堡的有关此事的匿名信，这才动身来到瓦西利耶夫斯科耶的。不用说，对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造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只要对他的人品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就会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和往常一样，人们都在奔走相告、信口开河、扼腕叹息，而且……一致抨击他。而阿赫米涅夫则骄傲异常，他不屑在那帮说三道四的家伙面前替自己的女儿辩白，而且严厉地制止安娜·安德列芙娜在街坊邻居那儿进行什么辩解。而此事的当事人——遭到恶语中伤的娜塔莎对此一无所知，甚至在过了一年以后她还不知道人们曾如此恶毒地诽谤过她：在她面前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所以她依然幸福而开心，好像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就在这个时候，双方的争吵也是步步升级，越来越多的人也夹杂在其中搅和不断。有去告密的，也有作证的，最后公爵终于相信，这些年让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管理经营瓦西利耶夫斯科耶实在是个失误，他绝对不是诚实而正直的人物。更过分的是：三年前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卖掉了一小片树林，此事并没有征得公爵的同意，而是恣意妄为，事后又以非卖不可为借口胡乱搪塞，上报给公爵的款项却比实际所得的少得多，在这一过程中他把一万二千卢布私吞了，这些都可以说是铁证如山。当然，各种各样的罪名都不过是从无事生非的人的口中传出的谣言，这一点事后也得到了证明，然而公爵对这些谣言竟然深信不疑，而且在证人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把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斥之为贼胚。阿赫米涅夫终于暴跳如雷，也以牙还牙，骂了许多伤人的话，局面终于无可收拾。他们只好对簿公堂。尼古拉·希尔戈伊奇

因为缺少一些证据收条，又没有打官司的经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没人给他撑腰，这场诉讼最后以他的失败而告终。法庭查封了他的庄园。一怒之下，老人愤然抛弃了一切，为了想亲自筹划第二次上诉，决定搬到彼得堡，而把他在外省的事务留给一个有经验的人照料。没过多久，公爵就醒悟过来，自己实在不应该那样侮辱阿赫米涅夫。然而双方都已撕破脸皮地破口对骂，所以想要说些和好如初的话也就难以启齿了，于是怒气未消的公爵便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再一次胜诉东奔西跑，也就是要把他过去管家的最后一块面包夺走。

第　五　章

由此阿赫米涅夫夫妇就搬到彼得堡了。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分别，我和娜塔莎终于再次见面了，我不想在此赘述当时的情景了。这四年来，我没有一时一刻不思念她。诚然，在思念她时我到底对她怀着怎样的一种感情，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然而当我再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感觉到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我会再拥有她。刚开始，也就是他们刚来彼得堡的前几天，我总有一种感觉：似乎她还是和我一同长大的那个小女孩，这么多年来她好像没有任何变化，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长大似的。但是此后的每一天，我都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新鲜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我以前所不熟悉的，而她好像有意不想让我知道，好像故意要避开我——发现这一点顿时令我笑逐颜开！那老人刚来彼得堡时脾气暴躁、怒火冲天。他的事情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他总是怒容满面、气势汹汹，为办理各种证明文件而疲于奔命，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搭理我们。安娜·安德列芙娜则像丢了魂一样，刚开始根本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她在彼得堡没有安全感。她长吁短叹，惶惶而不可终日，整天流着泪怀念着过去的日子，怀念着在

伊赫涅夫卡的生活，她担忧着已经长大的娜塔莎，然而没有一个人关心她。因为除了我以外，她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可以倾诉的忠实听众，所以对我非常坦诚，毫不见外，什么事都告诉我。

与此同时，也就是他们还没来之前，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刚刚写成，从此我开始了辛勤的笔耕生涯。因为我是刚出道的，一开始根本就不清楚应该把小说送到什么地方。对于这件事，我根本就没同阿赫米涅夫夫妇说过。而他们则说我一天到晚不务正业，既不去处理公事，也不去找事做，为此我们几乎争吵起来。老人痛心地、甚至有些恨铁不成钢地埋怨我。诚然，这是因为关心我，像我的父辈一样，我只是不好意思跟他们说我正在做些什么工作。说句实话，我怎么好意思跟他们说，我只想写小说，而不想找工作上班呢？因此那时的我只好先跟他们撒个谎，说我正在想方设法地找工作，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证实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我们的谈话被娜塔莎听见了，她偷偷地把我叫到一边，仔细地向我查问我一天到晚究竟在干什么工作，并且热泪盈眶地请求我多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一下。然而对她我也小心翼翼地隐瞒了一切，这时她就要求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说我坚决不愿意像一个懒惰的人或游手好闲之徒那样置自己的前程于不顾。尽管我并没有告诉她我在干什么，但我依然记得，我宁愿把后来评论家和鉴赏家对我的溢美之辞都拿来换她对我作品的一句赞赏，哪怕只是一句。我的小说终于问世了。早在它出版之前，文艺界就有了一阵不小的轰动。我的初稿被B看过之后，他像个孩子似的欢天喜地。[①] 不！在我取得成功最开头的那一段令人陶醉的时光里，我并没有感到幸福，相反我的手稿连我自己都还没有好好读过，更没给别人看过的时候，我神魂颠倒。在那些漫长的夜晚里，我怀着激动万分的

① 这里说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穷人》的出版，以及别林斯基对这部作品的赞许。

希望，无比虔诚地幻想我的作品。那时，我和我的幻想、和我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仿佛他们是我的亲人，仿佛他们千真万确地存在着。我钟爱他们，和他们一同悲伤，一起欢笑，有时甚至为我那单纯率直的主人公流下同情的泪水。两位老人看到我的成功非常高兴，那情景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述，虽然一听到这个消息时确实让他们惊诧万分：对他们而言这几乎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情！尤其是安娜·安德列芙娜，她简直无法想像，这位众口交赞的文坛新秀，竟然就是她眼前如此这般的文尼亚，她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老人家一直都不愿低头，当这个消息最初传入他的耳朵时，确实让他大吃一惊。他说我的前途就这样葬送了，而且说靠笔杆子吃饭的人多半都行为狂放，有失检点。但是各种报刊上的广告、消息纷至沓来，再加上令他心悦诚服的人都对我赞赏有加，这才使他改变了最初的印象。而后来当我拿到了一大笔稿费，他也知道靠写作也能挣很多钱的时候，他就打消了最后一点顾虑。如果说他以前还对我有所担忧的话，那么现在则对我信任有加，为我的好运气感到无比开心，如同一个孩子那样，而且突然间对我的前途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沉浸在一片天花乱坠的希望之中。他每天都要对我的未来和前途重新设计和策划，这些设计简直无所不包。而且他还对我表现出一种非同一般的、从未有过的尊敬之情。但是我也无法忘记，正当他欢天喜地地沉湎于令人眼花瞭乱的幻想中时，就有各种疑云、顾虑向他包围过来，于是他又犯起糊涂来。

“作家，诗人！可真叫人纳闷……到底要到什么时候这些诗人才平步青云、名声大振呢？他们终究只是一些耍耍笔杆子，不大靠得住的人而已！”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当他这样怀疑，并提出这些玄妙的问题时，通常都是在傍晚的时候（那整个美丽的时光和所有的细节我都历历在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要夜幕降临，这个老人就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烦躁、敏锐和多心。对这一点我和娜塔莎都

发现了，因此在他还没犯糊涂之前就偷偷地笑起来。在我的记忆中，为了让他高兴点，我就给他讲了许多关于作家的故事，比如苏马罗科夫[①]怎样成了一名将军，杰尔查文[②]怎样收到一只鼻烟壶，里面全是金币，罗门诺索夫[③] 怎样在家里恭迎女王等等，还跟他讲过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故事。

"我明白，小伙子，我很清楚，"老人这样说道，哪怕所有这些故事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哎！文尼亚，我跟你说，让我略微感到欣慰的是，你没有用诗来写你那个十分蹩脚的故事。小伙子，诗都是些骗人的东西。你不要和我争执，对一个老头的肺腑之言你要相信才好，我这样只是为你好，完全是骗人的东西，只会耗费时光！写诗是小孩子的玩艺，你们这些年轻人都被诗搞得神志不清……即便普希金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可那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诗不过是些有韵律、有节奏的句子，就是这样，它只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实际上我并没有读过很多诗……散文就另当别论了！作家可以在散文里发表见解，让读者受到教育——比如可以教导人们热爱祖国，也可以热情地赞美各种各样美好的品质……没错！小伙子，我不知道怎样表述自己的意见，但我相信你是明白的。我说这些完全是为你好。好了，好了，你还是读吧！"他又发表了一通宏论，脸上分明带着一种激励我的神情，这时大家都已经喝完了茶，走过来坐在圆桌边，我就把那本书掏出来。"你在里面到底写了什么，读给我们听一听吧。他们纷纷扬扬地把你夸得天花乱坠！我们也来见识见识，见识见识！"

那天晚上，我的长篇小说刚刚面世，我就拿了一本来到阿赫

---

① 苏马罗科夫(1717—1777)：俄国作家，曾担任四等文官，相当于武职少将。

②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曾写《费丽察颂》受到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赏识，得到钦赐的镶有钻石的金鼻烟壶一只和五百枚金币。

③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叶卡捷琳娜二世曾亲自拜访他，参观他的实验室。

米涅夫家中，打算告诉他们这件事。听了老人的话，我就把书打开，准备读给他们听。

让我无比懊悔和惋惜的是，我把手稿先交给了出版商，直到现在才拿出来读给他们听。而且娜塔莎尤其感到委屈，她流着泪对我吵闹，指责我竟然没让她先看这部作品，而让那些毫不相干的人捷足先登……但是我们最后都安静下来了。老人的表情极为庄重，显然要发表一番见解。他要对这部小说加以严密的分析和准确的评价，说要"亲自检验"。而老太婆也摆出一副非常严肃的表情，她那顶新的包发帽说不定就是为了这次倾听才戴上的。她很早就注意到，我看着娜塔莎——她的掌上明珠时，脸上总是一片温柔的爱慕之情，而我只要一跟娜塔莎说话，总会不由自主地紧张，甚至连喘气都有些急促，而且六神无主，至于娜塔莎，她看我的眼光也莫名其妙地热烈起来，似乎在放着光一样。没错！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刻，就是我扬名立业、鹏程万里、春风得意的时候，我终于等到了，我所想要的一切都摆在了我面前！另外，这个老太婆还觉察到，连她的丈夫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我赞不绝口，用一种饱含深意的眼光莫名其妙地看看我、再看看他女儿……她突然惊醒过来：我终究不是有权有势的亲王，也不是身居显位的公爵，甚至连伯爵也不是，就是退一万步来说，还比不上一个英俊潇洒、挂满勋章的六等法官！对自己的愿望，安娜·安德列芙娜从来不喜欢半途而废。

"对这个人众口交赞，"她这样寻思，"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作家，诗人……但这个作家究竟算老几呢？"

第 六 章

在他们面前，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小说。自喝完茶就开始读，一直读到凌晨两点。刚开始时，老人眉头紧锁。起先他认为

听到的肯定是些高不可攀的东西，也许是他的理解水平达不到的，一定是不可企及的，可没想到进入他耳朵的净是些普普通通、毫无新奇的事情，就好像和发生在身边的日常小事没什么两样。他们还以为我在书中写的是个大人物或者挺有趣的人物，至少也是一个历史人物，像罗斯拉夫列夫或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①] 一样，不料故事的主人公却是一个地位卑贱的、逆来顺受的、连制服上的纽扣都掉得一个不剩，甚至有点呆头呆脑的下等官吏；而且这个故事都是用一种平淡无奇的语气讲出来的，就和我们平常说话一模一样……简直是咄咄怪事！老太婆用疑惑的眼光时不时地瞅瞅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甚至像被别人欺骗了似的不屑一顾地说："说真的，把这种骗人的鬼话印出来，还读给别人听，值得吗？还要别人给付钱。"她脸上的神情分明就是这个意思。娜塔莎聚精会神地听着，她的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盯着我的嘴唇，随着我说出每一个词，她那漂亮的嘴唇也跟着轻微地翕动着。你无论如何也猜不到，我还连一半都没有读完，我的听众们已是唏嘘一片了。安娜·安德列芙娜真情流露，真心诚意地为我不幸的主人公洒下同情的泪水，从她的长吁短叹中我知道，当不幸降临到我的主人公头上时，她十分天真地想帮帮他。那老人已经不再对那些高不可攀的东西抱有任何幻想了："从你的处女作就可以看出来，你永远都成不了一个大作家，这部作品也就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吧，但是它能打动人们的心。"他说，"可是它能使你慢慢地明白身边发生的事情，并对它难以忘怀。它能让你认识到，一个最最渺小卑贱、最最忍气吞声的人也是人，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手足！"娜塔莎一边听一边流着泪，还在桌子底下悄悄地把我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终于读完了，她站起身来，双眼噙满了泪水，两颊布满了红云；突然间她抓起我的一只手，把它举到

① 罗斯拉夫列夫和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是俄国作家扎戈斯金（1789—1852）两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

嘴边亲了一下，然后转身跑走了。她的双亲互相看了一眼，诧异极了。

“呀！她真是太激动了，”老人说，女儿的行为使他惊呆了，“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这是一种崇高的感情！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他斜着眼看着他的老太婆，自顾自地嘟囔着，似乎想替娜塔莎分辩两句，同时也想为我说点什么。

在我朗读的时候，尽管安娜·安德列芙娜也被深深地打动了，也有些冲动，但她现在的样子却分明在说：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无疑是个豪杰，可干嘛非要把椅子弄坏不可呢？”① 等等。

不一会儿娜塔莎就回来了，她兴高采烈，喜笑颜开，而且在我身边走过的时候还偷偷地掐了我一下。老人大概又想来“准确地”评判我的作品，但他一高兴就什么都忘了，他已经沉迷其中了：

“嗨，文尼亚小伙子，真不错，真不错！太让我开心了，我都没想到你会叫我如此开心。不言而喻，你的作品既不伟大，也不崇高……看，我这儿有一本在莫斯科写的书，叫什么《莫斯科的解放》，——看了第一眼，你就能明白，小伙子，那作者简直就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但是你或许不知道，文尼亚，不知为什么你写得通俗一点，因此也就易懂一点。但正是因为它易懂，我才欣赏它呢！不知为什么它使人有一种亲切感，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见过和听过的。但那种崇高的东西又有什么好呢？说不定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搞明白。如果我是你，我会改变一下文体，虽说我也欣赏它，但无论你说什么，它毕竟称不上崇高……但是现在书已经出版了，说什么都晚了。也许下一次重印时还可以弥补

① 这句话出自果戈理的著名剧作《钦差大臣》的第一幕，其中市长说了这句话，讲的是一个历史教员在讲课时过于热情冲动，竟把椅子都弄坏了。

吧？小伙子，也许它还会重印吧？那就又有一笔钱了……唉！”

“伊凡·彼得诺维奇，难道你真的拿到了一大笔钱吗？”安娜·安德列芙娜说，“看着你这样子，不知为什么我总不敢相信。上帝啊，这个世道干什么都得掏钱啦！”

“你也许不知道吧？文尼亚，”老人的热情不但没有消褪，反而在逐渐上涨，“尽管这不是身居显位，但至少也是一条出路。即便是那些达官显贵也会读书的。你还告诉我，说果戈理每年都能拿到一笔津贴，而且还出了国。是不是你也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嗯？说这个恐怕嫌早了点？还要写些东西？那你就抓紧吧，小伙子，不要再浪费时光了！千万不要因为一次成功就失去前进的动力。不要再左顾右盼了！”

他是带着毫不怀疑的神情说完这番话的，并且是出于对我的关爱，我确实狠不下心叫他不要再痴心妄想、想入非非了。

“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得到一只，比如，鼻烟壶……没错吧？仁慈随时会降临到你头上，他们总要表彰你吧。谁也无法断定，有一天你会不会站在朝堂上谈论国家大事呢？”他压低声音又说了一句，而且眯缝着左眼，做出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会不会呢？参政议政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哼，都开始参政议政了！”安娜·安德列芙娜说，仿佛受了气似的。

“再不用过多久，你们就提拔我当大将军了。”我打心眼里笑着回答。

老人也被我逗笑了，脸上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情。

“大人，您肚子不饿吗？”顽皮的娜塔莎喊道，她已经给我们准备好晚餐了。

她笑得前仰后合，跑到父亲跟前，用两条热乎乎的胳膊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

“您是我最最亲爱的爸爸！”

老人耸然动容。

“啊，啊，真不错，真不错！我不过是随口胡诌而已。管他什么将军不将军，我们先去吃晚饭吧。你实在是个重感情的女孩子！”他补充了一句，轻轻地在娜塔莎布满红云的脸蛋上拍了拍，每当这时他总要不失时机地拍拍她的脸蛋。“确实，文尼亚，我只是出于爱护你的一片心意。哦，即便做不成将军（离将军还有十万八千里呢！），至少也是个知名人士、作者嘛！”

“爸爸，如今叫作家呢！”

“叫作家？我怎么不知道？好吧，就叫作家吧。但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人家是不会让你当一品侍卫的——这是连梦里都不会出现的事。但至少可以博得个名声，当个外交官什么的。你会被派遣到外国去，去意大利，在那儿休养一阵或是再深造一次，说不定还会给你一笔钱。诚然，你也应该兢兢业业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应该做事，踏踏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名利双收，而不是一天到晚托人情，走后门……”

“伊凡·彼特罗维奇，到时候你可不要目中无人啊。”安娜·安德列芙娜微笑着又补充了一句。

“那你还不赶快把一枚星形勋章给他？爸爸，说句实话，一个外交官又算老几呢？”

她在我胳膊上又拧了一下。

“死丫头总是取笑我！”老人望着娜塔莎兴高采烈地说，而娜塔莎的脸颊上则布满了红云，两只眼睛一眨一眨的，像两颗星星，放射出快乐的光。“宝贝们，我似乎真的扯远了，简直就是在胡思乱想了；老毛病又犯了……但你或许不知道，文尼亚，看着你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你太普通了……”

“啊，我的上帝！您还能要求他怎么样呢？爸爸？！”

“不，我不是指这个。我想说的是这么回事，文尼亚，你长得……压根儿就不像是个诗人……你也清楚，听说那些诗人们，都是长发披肩，脸色惨白，眼神也跟平常人不一样……比如说像是

歌德或其他诗人那样……我好像在哪儿读过，是《阿巴顿纳》[①]……不对？哪儿不对？你这个淘气丫头，再笑我就不客气了！伙计们哪，我可没有多少学问，但我有感觉。长相之类的，都无关紧要。我觉得你长得还可以，没什么不好……看我又扯哪儿去了……不过做人要正派，文尼亚，要正派，这才是最重要的，要活得理直气壮，不要胡思乱想！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你要踏踏实实地做事，这才是正经事儿，才是我想说的！”

时光多么美妙！每天晚上，每当我闲下来的时候，我都和他们在一起。我把文艺圈和大作家们的一些事讲给老人听，非常莫名其妙，他突然对作家的消息异常留心起来，而且有时候他竟然在读B写的文学评论。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说过B的事情，尽管他对B可以说是知之甚少，但却赞不绝口，而把B的论敌——在《北方雄蜂报》上信口雌黄的那帮人骂得体无完肤。我和娜塔莎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老太婆的监视之下，但她已力不从心！我们之间的那层纸已经被捅破了，娜塔莎看着脚尖，嘴唇微微地动了两下，但我分明听见她在说：我爱你。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两位老人猜测着、权衡着，安娜·安德列芙娜扼腕而叹。这使她感到既荒唐，又不甘心。她看不上我。

“你如果大获成功，伊凡·彼得诺维奇，那当然再好不过，”她说，“就怕有一天你功亏一篑，或者出了差错什么的，那又如何是好？还是先找一个地方谋个差事再说吧！”

“我也要跟你提个醒，文尼亚，”老人思考了很久，终于发话道，“我的眼睛还没有瞎，我的神智也还清楚，并且我不否认，我简直心花怒放地看着你和娜塔莎……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你听我说，文尼亚：你们俩的年纪都还小，我的安娜·安德列芙娜的顾虑也是不无道理的。过段时间再说吧。即便是你很有才气，几乎称得上出类拔萃的才气……但你离天才还差得很远，当初

---

① 俄国作家尼·阿·波列沃依(1796—1846)创作的一部浪漫主义长篇小说。

人们提及你时的那些溢美之辞实在有点言过其实了，你只是略微有点才华罢了（今天的《雄蜂报》上还发表了一篇攻击你的评论，我觉得他们对你太过分了；这可算是哪门子的报纸！）没错！你看：才华和存在银行里的钱还不能划等号。你俩又都没什么钱。我们还是过一阵再说吧，过上个一年半载，至少也应该过上一年。如果你混出了一点名堂，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娜塔莎就非你莫属。如果你没有办到——那以后的事就很难说了！……我知道你为人正派，你好自为之吧！……"

到此我们的事就告一段落了。一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没错，差不多整整一年！那是在九月，天气十分晴朗，在一个黄昏时分我拖着病体来到了老人的家里，心里十分忐忑不安，几乎在椅子上昏死过去，见到我如此形状，两位老人惊慌失措。那时的我晕头转向，忧心如焚，在这次来他们家之前，我已经来过十次，但每一次到了门口我就临阵退缩了，值得说明的是，这一切并非由于我还未出人头地，既没有扬名立业，也没有腰缠万贯，也并非由于此时说我当上了"外交官"还为时尚早，甚至离被派遣到意大利疗养的时间还相差十万八千里，而是由于对我来说这一年简直就是在度日如年，我的娜塔莎也度日如年地捱过了这一年。这段时间简直就像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一道鸿沟……我没有忘记，我一言不发地坐在那个老人面前，漫不经心地揉搓着我那顶帽子的帽沿，实际上它早就被揉皱了。我就这样坐着，不知何故一心一意地在等娜塔莎出来。我的衣着非常寒伧，甚至不大合体；我形容枯槁，面黄肌瘦，——依旧没有半点诗人的样子，而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当年翘首以待的那种崇高的东西在我眼里依旧不见踪影。老太婆望着我，脸上那副天真的、急躁的带有恻隐之心的表情分明在暗自纳闷：

"娜塔莎差一点就嫁给了这样的一个人，天可怜她！"

"出什么事了？伊凡·彼得诺维奇，不想润润口吗？（桌上的

茶壶已经冒出白气)小伙子,这些天您还好吗? 您似乎是得了一场大病。"她的声音悲凉而伤感,那语气、那腔调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她望着我这样问我,但她的眼神却表明她正在想另一件事情,这些细节都历历在目。她的丈夫也在为同一件事而愁眉不展,面对着那渐渐冰凉的茶水悒悒不欢,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明白,当时正把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事情讼于法庭,这场官司恐怕又会失败,而他们焦虑的也正是这一点,而且最近又发生了一些令人生气的事情,这一切使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心乱如麻,以至于终于病倒了。大概在五个月之前那位年轻的公爵(就是他引起的那场风波引发了这场官司)因一个偶然的机遇来探望伊赫米涅夫夫妇。那老人对他心爱的阿辽沙疼爱备至,像疼爱自己的儿子,几乎每天都念念不忘,所以对他的到来非常高兴。安娜·安德列芙娜因此勾起了对瓦西利斯科耶夫耶的思念,禁不住潸然泪下。阿辽沙越来越频繁地去探望他们,可公爵还被蒙在鼓里。尼古拉·希尔戈伊奇胸怀坦荡,问心无愧,有人劝他要好歹防备一些,但他对此一概不理。他堂堂正正,所以根本就没有去想,如果公爵得知阿赫米涅夫夫妇又在家里接待他的儿子,将会做何感想,也许甚至会对那些没有根据的疑神疑鬼的话嗤之以鼻。但是他能否受得了再一次的侮辱,老人还没有想过。年轻的公爵差不多天天都来做客。两位老人也很高兴和他在一起。每天他来到他们家,从夜幕低垂一直坐到更深夜静。不用说,纸包不住火,公爵最终知道了。于是就谣言四起了,而且说得非常难听。公爵还是借以前那个题目发挥了一封触目惊心的信,对尼古拉·希尔戈伊奇肆加凌辱,而且严禁儿子再踏进阿赫米涅夫的家门。老人心烦意乱。天哪! 这种下流、无耻的流言蜚语难道又降临到了他那天真纯洁的娜塔莎身上了吗?从前侮辱过他的人,而今又来糟贱她的清誉……甚至对这一切不置可否,置若罔闻!刚开始的几天他躺在床上,万念俱灰。对这一切我了如指掌,包

括这件事的每一个细节，虽然这三周以来我一直抱病在床，心灰意懒地躺在我的房间里，没去看过他们。不过我知道的不止这些……不！当时那只是一种直觉，我尽管明白，却难以置信，——他们现在碰到的不止一件事，而除此之外的另一件事更是令他们感到天都塌下来了，而我自己在苦不堪言地静观着事态的变化。不错，我痛苦不堪，我害怕此事不幸被我言中，害怕去面对它，我想方设法地逃避这一不幸时刻的来临。然而我此来的目的正是要面对这一时刻。这天晚上我似乎被人牵引着走进了他们家。

“文尼亚，”老人似乎猛然间清醒了一般，突然问我，“你生病了？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们？真不好意思：老早就想着要去看看你，但不知为什么总是……”他又去想他的心事了。

“我身体不太舒服。”我回答。

“嗯，不太舒服！”五分钟之后，他又说，“不舒服吗？老早我就告诉过你，提醒过你，——但你就不当回事！嗯，不，文尼亚，我的小伙子，从古至今缪斯女神多半是没吃过饭就坐在阁楼上，并且还要一直坐下去。可不是这样吗？”

是的，老人心情不好。要不是他心上有伤痛，他怎么会和我谈论被饥饿折磨的缪斯女神呢？我注视着他的面孔：他面容憔悴，眼中带着迷茫的神色，似乎有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他有些激动，而且异常焦躁。他的老太婆六神无主地看着他，摇了摇头。有一次，他转过身去，她就悄悄地向他努努嘴，给我使眼色。

“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还好吗？她出去了吗？”我向满腹心事的安娜·安德列芙娜询问道。

“没出去，小伙子，没出去，”她回答，好像我的问题很难为她似的，“很快你就会看见她了。这可不能开玩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见到你了！她似乎变了……几乎都不敢说那是她了：她根本就没病呢，还是真的生病了呢？连我都说不准，主会保佑她吧！”

她看了看丈夫，一副胆怯的模样。

“生病？她什么病都没有，”尼古拉·希尔戈伊奇不太柔和，带点埋怨地回答，“她身体很健康，姑娘家已不是个小孩子了，长大了，可不就是这样？女孩子的这种心事和脾性谁有心思去猜？”

“可不就是脾性？！”安娜·安德列芙娜有点生气地随声附和道。

老人一言不发，手指尖在桌子上轻轻地敲打着。“上帝啊，难道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事了？”我惶恐不安地想道。

“哎，你们那边情况还好吧？”他又打破了沉默，“B还在继续评论各种作品吗？”

“还在评论。”我回答。

“文尼亚，哎，文尼亚！”他猛然一挥手，决然地说道，“如今写写评论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了！”

这时，门慢慢地被拉开了，娜塔莎走进了我的视线。

第　七　章

她把帽子拎在手里走了进来，然后在钢琴上放下它，接着向我走来，默不作声地把一只手伸给我。她的嘴唇轻轻地翕动了几下。似乎有话对我说，想问候我一下，但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

我已经有三个礼拜没见到她了。我望着她，既惊讶，又害怕。这三个星期她几乎变了个样子！她的脸色非常苍白，双颊都陷了下去，嘴唇上干得都起皮了，像得了寒热病一样，只有那长长的睫毛下的眼睛还依旧明亮，依旧流露出热烈的神情和坚定的决心，我忍不住心痛起来。

可是，上帝啊，她简直美得无与伦比！不管是在此以前，还是在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比那时更美的娜塔莎，那是在一个不幸的日子里。莫非那个娜塔莎就是她，就是眼前这个姑娘？让时

光仅仅倒退一年，在我朗读我的那部长篇小说的时候，这个姑娘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两眼一直凝视着我，嘴唇随着我读出的每一个词翕动，吃晚饭的时候又是那么兴高采烈，那么欢天喜地，还跟她的爸爸一起开我的玩笑。莫非那个曾在房间里看着脚尖、红霞满腮、对我说“爱”的娜塔莎就是她？

一阵低沉的钟声钻入耳朵，似乎在提醒人们该去做晚祷了。她的身体哆嗦了一下，老太太在胸口上画了个十字。

“你该去做晚祷告了，娜塔莎，钟声已经传来了，”她说，“快去吧，娜塔申卡[1]，去做晚祷告吧，反正又不远！还可以顺道散散心。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又有什么用呢？看，你的脸色白得吓人，好像着了魔一样。”

“我……大概是……我今天还是呆在家里吧，”娜塔莎吞吞吐吐地说，声音小得就像蚊子叫一样。“我……有点难受。”她又加上一句，脸色惨白惨白的。

“好歹去一趟吧，娜塔莎。刚才你还说要去的，帽子也给你拿出来了。去做晚祷告吧，娜塔申卡，去祈祷吧，祈求上帝赐予你平安健康。”安娜·安德列芙娜一边这样劝说着，一边胆怯地望着女儿，似乎对她有些畏惧。

“没错，去吧，顺道散散心，”老头儿补充了一句，他也注视着女儿的面庞，心里七上八下的，“你母亲说得没错，让文尼亚陪着你去就行啦。”

我注意到，娜塔莎好像苦笑了一下。她走到钢琴跟前，把帽子拿起来戴在头上。她的手抖得厉害。她的一举手一投足好像都不受她的意识支配，——好像那些动作根本就不是她发出的。老人和老太太都惊诧地看着她。

“再会吧！”她的声音如同耳语一样，勉强听得见。

“我的孩子，又不是出远门，为什么说再会呢？！去外面走走，

---

① 娜塔莎的又一昵称。

呼吸点新鲜空气对你的身体有好处;你的脸色实在太苍白了。噢,我差一点忘了(我现在总是忘这忘那的!)——我做了一个护身符,想要给你,我把一篇经文绣在了上面,孩子。这可是去年基辅的一个修女教我这样做的,一篇非常好的经文,我刚刚做好。娜塔莎,带在身上吧。没准儿上帝会保佑你健康起来。我们可只有你这一个孩子啊!”

老太婆把娜塔莎贴身戴的一个金十字架从针线筐里取出来,刚刚绣好的护身符和十字架挂在同一根带子上。

“戴上它上帝就会保佑你好起来的!”她又重申了一遍,一面把十字架戴在女儿的脖子上,末了还在女儿的胸上画了个十字,“以前每天晚上我都像这样祈祷你一夜平安,接着再读一篇经文,而且我带着你一起读。如今你再也不那样做了,上帝就不让你平静了。娜塔莎,哎,娜塔莎!就连我这个母亲的祈祷也没有任何用啦!”老太太说完泪如泉涌。

娜塔莎默默无言地捧起她的手,吻了吻,然后向门口走去,但她突然转过身跑到父亲的跟前。她的胸部明显地一起一伏。

“亲爱的爸爸!对您的女儿……您也祝福一下吧。”她跪倒在他面前,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道。

我们都惊呆了,站在那里不明所以地看着她这种意想不到的、太过庄重的举动。她的父亲呆呆地望了她好半天,一副魂不守舍、六神无主的样子。

“娜塔申卡,我的宝贝,我的心肝,我的孩子,你没有生病吧!”他一下子喊了起来,禁不住涕泪滂沱,“是什么使你愁苦?是什么使你日夜哭泣?一切全都在我眼里;晚上我睡不着,我就站在你的房间外面,一切全都在我耳里!……把你的心事都说给我听吧,娜塔莎,别把一切都闷在心里,我年纪大了,我们……”

他泣不成声了,扶起他的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她依偎在他怀里,把头靠在他肩上,浑身直打哆嗦。

“没事儿,真的没事,我只是……有点难受……”她再三表

明，强压在心里的感情使她哽咽无语。

“我这样为你祝福，我亲爱的女儿，上帝也会保佑你的，我的孩子！”爸爸说，“只有上帝才会使你的心潮永远平静，也会使你走出痛苦的深渊。对上帝祷告吧，我的孩子，我忏悔的祈祷，上帝一定能听见。”

“再加上我的，我也为你祈祷！”老太太满面泪痕地补上一句。

“再会吧！”娜塔莎的声音很轻。

她在门口站住了，回过头又望了他们一眼，似乎还有话要说，但终于什么都没有说就匆匆地走出了房间。我跟了出去，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头缭绕。

第　八　章

她低着头迅速地走着，不看我，也不说话。我们穿过马路，来到了滨河街上，这时，她猛地停下来，把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抓住。

“好烦啊！”声音依旧低沉，“心里堵得慌……好烦！”

“娜塔莎，回家吧！”我不由地嚷道，一下子慌了。

“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文尼亚，我永生永世离家了，和他们永别了，而且此生此世再也不回去了。”她痛苦地望着我，那种神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我去他们家时，我就感觉到会发生些什么。或许在此之前，我就模模糊糊地看到了这一切，似乎身在雾中，然而现在她的话仍然像晴天霹雳一般，炸响在我耳边。

我们走在滨河街上，悒悒不欢，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我思索着，考虑着，茫然若失，不知该干些什么。我头昏脑涨。这一切对我来说简直太荒诞，太令人费解了！

“你在怨我吗，文尼亚？”她打破了俩人之间的沉默。

"不，但是……但是我难以置信，这不是真的！……"我回答，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不，文尼亚，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和他们永别了，并且无法知道他们会怎么办……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你现在是要去找那个人！娜塔莎？我说错了吗？"

"没错。"她回答。

"但这不是真的！"我叫道，像发了疯似的，"你听我说，娜塔莎，这不是真的，我心爱的宝贝！这太疯狂了。他们会被你气死，你也会把自己葬送掉的！这一点你不知道吗，娜塔莎？"

"我知道。但我又能做什么呢？这一切并不是我说了算的。"她回答，语调里透露出一种万念俱灰的味道，好像她这一去，就是去赴刑场一般。

"别走了，别走了，现在还来得及。"我恳切地请求她，随着我的恳求变得越来越急切，我就越来越明白地意识到我的劝告是于事无补的，而且显得相当可笑。"你知道吗？娜塔莎，你会把爸爸推向一个怎样的境地？你明白这一点吗？事实是，他的父亲和你的父亲不共戴天，公爵对你父亲肆意凌辱，怀疑钱被他偷了，他把你父亲公然斥之为盗贼。他们走上了法庭……上帝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呢，你明白吗？娜塔莎……（哦，上帝啊，你自然无所不知！）——但你明白，公爵疑心，还在阿辽沙到乡下去你们家做客的时候，你的父母就故意用你来迷惑阿辽沙！你动一动脑筋，只要动一动，当时这种谣言传入你父亲的耳朵时，他感到多么苦恼。短短的两年时间，他已银丝满头，——你看看他吧！重要的是：你知道这所有的一切，娜塔莎，我的上帝啊！你这一走会让他们多么痛苦，那就不用我饶舌了！你是他们的宝贝女儿，是两个老人惟一的财富。这些我都不必说了：你比我更清楚。你可知道，你父亲认为那帮无耻的家伙肆意地糟踏了你的名声和清白，却还没有谴责他们并澄清事实！但是如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矛盾，所有的仇怨都因为你们家接待了阿辽沙而一起

爆发出来。你的父亲再一次遭到了侮辱。老人在这次新的打击之后还没有缓过劲来，突然你又走了，所有的怀疑、所有的责难都因此而成为现实！但凡对这件事稍有耳闻的人，现在都会替公爵说好话，而一齐指责你和你父亲！是谁使他蒙羞？是谁使他受辱？都是因为你，他的掌上明珠，他惟一的女儿！还有你的母亲，她不会比那老人更好受……娜塔莎，娜塔莎！你到底在干什么？你醒醒！别再执迷不悟了！"

她沉默无言。最后，她瞥了我一眼，脸上掠过一丝责怪的神色，眼光里那种悲痛欲绝的神情使我意识到，就算没有我上面的那番长篇大论，此刻她也已是肝肠寸断了。我意识到了，这番作为使她痛下了多大的决心，而我那番迟到的、无济于事的话又给了她多大的打击和折磨。我知道了所有的一切，但我还是无法不说下去。

"刚才你还跟安娜·安德列芙娜说，你不想出门……去做晚祷告。那是不是说，你也曾动摇过，你也曾想留下来？"

她只是一笑，面容惨淡。我这是怎么了，追问这个？我已经知道，一切已成定局。也许我也有点疯狂了。

"莫非你爱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吗？"我看着她，非常懊恼地吵道，简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问些什么。

"我该怎么对你说，文尼亚？你也看见了：我来这儿等他就是因为他要我这么做。"依旧是那种惨淡的笑容。

"但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抓住最后一丝希望，继续劝说她，"趁现在还来得及，我们想想别的出路，绝对是另一种出路！那就不必出走。你照我的意思办，娜塔舍奇卡[1]。你们的一切，比如会面啦，别的什么啦……都由我来安排，只是不要出走！……你们的信件也由我来传递。传话递信有什么不可以呢？这种办法比你现在出走强多了。我会帮你们的忙，我能让你们都满意，

[1] 娜塔莎的又一昵称。

你想好了，会使你们双方都心满意足的……你也不必像现在这样葬送自己，娜塔申卡……你现在要葬送自己，完全地葬送！听我的话，娜塔莎：一切都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相爱……有朝一日你们的父亲和好如初（因为他们一定会和好如初的）——那时候……”

“行了，文尼亚，打住吧，”她打断我的话，把我的手紧紧抓住，热泪盈眶地冲我一笑，“我亲爱的文尼亚！你的心地是多么善良，你的为人是多么正派！你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的感受！我背叛了你的爱情，而你不仅没有责备我，反而为我的幸福打算，还说要给我们传话递信……”

她泪如雨下。

“我明白，文尼亚，你深深地爱着我，甚至直到这一刻也没有改变，而且在这一段时间里，你从来没有埋怨过我，更没有责备过我！而我，我！……我的上帝呀，我却辜负了你啊！你可曾忘记，文尼亚，你可曾忘记我们在一起度过的分分秒秒？啊，如果我从来都不知道那个人，也没碰上那个人，那该多好啊！那么我就会和你一同度过以后的日子，文尼亚，和你，和我善良的人，和我亲爱的人！……不，我没有资格！你看，我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本来你就够难受的了，而我此刻竟然还有脸提起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三个星期都没见到你了：我以上帝的名义向你发誓，文尼亚，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你会怪我、怨我。我明白你为什么不来：你不想打扰我们，不想因为你的到来而使我们受到良心的折磨。我们不也一样使你痛苦吗？我好想念你啊，文尼亚，好想念你！文尼亚，你知道吗？我神魂颠倒地爱着阿辽沙，但我也爱你，像爱一个朋友一样，或许这种爱更加强烈而持久。我已经意识到，我也明白，没有你，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一片黑暗。我不能失去你，我不能失去你的心，你那水晶般美丽的心……啊，文尼亚！我们终于要面对一个痛苦不堪、可怕之极的时刻了。”

她泪流满面。她柔肠寸断！

“啊，看不见你使我多么难受啊！”她擦了擦眼泪，继续说道，“你比以前瘦了，你脸上毫无血色，一脸疲倦，你该不是病了吧，文尼亚？我连这个都忘了问你呢！我只顾着自己的事。噢，那些批评家对你怎么样？你的新作进展得怎么样了？”

“现在没有时间谈论那些批评家和我的事，娜塔莎！我的事无关紧要！没事，一切都好！但你要告诉我，娜塔莎：你这么做，完全是他要求的吗？”

“不，不完全是他，我也有份。诚然，他这样提过，但我也……是这样，亲爱的，我都对你说了吧：他们给他包办了一门婚事，女方家是个大户人家，家财万贯，而且亲戚们都是豪门贵族。他父亲的意思是非娶不可，你也清楚，他父亲是个阴险狡诈的人，他为此打起全部精神：这样的好事可是十年不遇的。又有钱又有势……听说她人品出众，读过书，心地也不错，——完美无缺。她已经把阿辽沙迷得神魂颠倒了。而且他爸爸为了自己早日结婚，就想早点把儿子的婚事办了，因此不管怎样他非要分开我们不可。他害怕，害怕我会在阿辽沙的身上下功夫……”

“难道你们相爱的事公爵也知道了吗？”我截住她的话头，惊诧地问，“他只是在猜测罢了，甚至是在疑神疑鬼。”

“他知道，而且了如指掌。”

“他怎么会知道呢？”

“前不久阿辽沙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亲口跟我说，他全都对父亲讲了。”

“上帝呀！这是怎么搞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一切和盘托出？……”

“不要责备他，文尼亚，”娜塔莎打断了我的话头，“不要埋怨他！你不能用评价别人的标准来评价他。你得公平点。他和我们不一样。他还很天真，我们和他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他哪能知道他所做的一切会产生什么后果呢？第一个感觉，只要他碰到的第一个人对他略施影响，他就会与一分钟以前他孜孜以求的

一切背道而驰。他生性怯懦，他可以向你起誓他永远对你忠心，可是在同一天他又会对另一个人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为她献身，甚至第一个跑来告诉你这件事的人还是他。他也会做傻事；然而决不能因为他做了傻事而指责他，你只能可怜他。他可以为你牺牲自己，你无法想像，那是多大的自我牺牲！但是只要他碰见什么新对象，那他又会把以前的一切抛到脑后。如果我不时时刻刻守着他，他也会如此把我抛到脑后。他这人就这样！”

“啊，娜塔莎，没准儿这一切都是假的，只不过是人们的谣传而已。哎，一个如此天真的人怎么能结婚呢？”

“你听我说，他父亲早就安排好了。”

“那女的人品那么出众，已经把他迷得神魂颠倒，这些你又是从何得知的呢？”

“那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什么？他亲口对你说他迷上了另一个女人，却让你为他做这样的牺牲？”

“不，文尼亚，不！你对他不甚了解，你和他相处的时间不长，只有完全了解了他，然后才能评判他。世界上最坦率、最真诚的人莫过于他了！怎么？难道他骗我更好吗？再说他被别人迷得神魂颠倒，那是由于只要我一个星期不和他见面，他就会把我抛到脑后，然后去爱上别的女人，而有朝一日我们又见面了，他又会再一次拜倒在我裙下。不！这一切他告诉了我，而没有隐瞒我，这终究是好事，要不然我会疑神疑鬼，郁郁而终。没错，文尼亚！我已拿定主意：如果我不是永世的、时常的、每时每刻地守着他，他就会不爱我、忘记我、遗弃我。他这个人就这样：任何一个女人都可能把他迷得神魂颠倒。那时候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只能自杀……自杀又能怎样？现在我还觉得死了倒干净！如果失去他，我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那比死更可怕，比一切都痛苦！噢，文尼亚，文尼亚！现在我为他而抛弃了父亲和母亲，至少还有一样东西！你劝我也没有用：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我必须每时每刻都

守在他身边，我不能离开他。我明白我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别人……啊，文尼亚！”她猛地叫道，浑身发抖，“如果他真的已经不再爱我了，那我该怎么办呀！如果你刚才说他的话（这种话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是事实，换句话说他只是装出一副真诚而恳切的样子来骗我，实际上他是个奸诈的、爱慕虚荣的人，那我该怎么办？现在我站在你面前为他说好话，而他或许此时正在和别的女人鬼混，甚至在偷偷地笑我……而我，我却这样犯贱，竟然抛弃了一切在大街小巷来来回回地找他……哎，文尼亚！”

从她心底迸发出的这一声长叹里饱含着多少痛苦啊，我禁不住一阵心痛。我知道，娜塔莎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她做出这样不顾一切的决定完全是因为盲目、疯狂到极点的嫉妒。但是我也妒火难忍，大吃其醋。我受不了了：一种卑鄙的感情使我失去了理智。

“娜塔莎，”我说，“只有一点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既然刚才你说了关于他的那番话，那你为什么还爱他？你不尊敬他，而且也不信任他对你的爱，但你却义无反顾地要去找他，难道为了他，你要把所有的人全给葬送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他对你是一辈子的折磨，你对他也是一样。你爱他已经爱过头了，娜塔莎，爱过头了！我无法理解这样的爱情。”

“没错，我像疯子一样爱着他，”她回答，似乎痛苦得脸色发白，“文尼亚，我从来不曾如此爱过你。我自己也明白，我像个疯子，我不该这样爱他。我爱他是个错误……我跟你说，文尼亚：一开始我就明白，而且在我们情意缠绵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他带给我的只是无尽的痛苦。但是，如果我现在认为，为了他饱受折磨也是一种幸福，那又有什么法子呢？莫非现在我找他就是为了寻欢作乐？莫非我事先就不明白，我会在他那里有什么样的遭遇，而在他那里等候我的又是什么？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他爱我，而且发誓赌咒，但对他的承诺誓言我一个也不信，一开始我就没把他的誓言当真，后来也是一样，虽然我明白，他没有对我撒过谎，

也不会对我撒谎。我亲口对他说过，我不想用任何东西来捆住他的手脚。在与他相处的诀窍中这是上上之选，因为谁都不喜欢被束缚，我就是头一个。但我依然乐于臣服在他脚下，无怨无悔地臣服在他脚下，我愿意忍受他加在我头上的一切，一切，只要我能在他身边，只要我能看见他！我认为，就算他爱上了别的女人也没关系，只要他当着我的面，只要我能和他在一起……这是犯贱，没错吧，文尼亚？”她用那红肿得像得了热病似的眼睛望着我，突然问道。骤然之间我感觉到她是在胡言乱语，“居然有这种想法，这不是犯贱吗？不是吗？我自己也说这是犯贱，但如果他遗弃了我，就算到天边，我也会追去，即便他再一次推开我，赶我走，我也不在乎。现在你好说歹说地劝我回家，——但结果又会怎样呢？即使今天我回去了，明天还得出走，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会出走。他把我当条狗似的召唤一声，吆喝一声，我就会跟在他身后……苦难！我不怕他给我的一切苦难！因为我明白，我是因为他而受折磨的……啊，真是一言难尽啊，文尼亚！”

“但你的父亲、母亲呢？”我想。她仿佛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如果他不想娶你呢，娜塔莎？”

“他同意的，完全同意的。就是为了明天到城外偷偷地结婚，我们才约定在这儿见面，但他不知道他该干些什么。没准儿他连怎么结婚都不知道。他这个丈夫到底怎么样呢？太好笑了，实在是这样。要是真结了婚，他就会认为痛苦接踵而至，埋怨也会产生……我可不希望他在任何时候为了任何事而埋怨我。我可以把一切都献给他，而他不必为我做任何牺牲。如果因为结婚而让他感到痛苦，那又何苦非要结婚不可呢？”

“不，越说越不像话了，娜塔莎，”我说，“怎么，现在你直接去找他吗？”

“不，我们约好了在这儿见，他来把我带走……”

说完她着急地四处张望，但是街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还不见他的影子呢！你却先来啦！”我气愤地嚷道，娜塔莎的身体猛的一晃，似乎被谁打了一拳。她的脸因一阵扭曲而变形了。

“没准他压根儿就不会来，”她说道，笑容凄凉，“前天我收到了他写的信，他说如果我今天不到这儿来，那他就只能放弃到城外和我结婚的决定了，他父亲就会让他娶他的未婚妻。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极其自然，好像这件事真的无足轻重……如果他真的在她那儿，那我该怎么办，文尼亚？”

我无言以对。她把我的手紧紧地抓住——两眼灼灼生辉。

“他在她那儿，”她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道，“他不希望我真的来这里，这样他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去找她，事后还可以说他没有错，他提前打过招呼，是我自己没有来。他对我腻味了，所以才不愿见我……啊，上帝啊！我真是个疯子！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亲自告诉我，他对我腻味了……我还在这里等什么呢？”

“那是他！”我叫道，因为我突然间看见他在远处的滨河街上走着。

娜塔莎打了个哆嗦，接着一声惊叫，注视着渐渐走近的阿辽沙，蓦地松开我的手，飞快地向他跑去。他也大步流星地向前走着，一会儿之后，他们已经拥抱在一起了。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街上没有任何人。他们亲吻着、嬉笑着。娜塔莎一边哭一边笑，似乎他们是一对久别的恋人。她那惨白的双颊上也浮上了红云，她简直疯狂了……阿辽沙瞥见了我，立马朝我走了过来。

第　九　章

尽管在这次以前我不止一次地见过他，但我依旧仔细地端详着他。我迎着他的目光，好像他的眼神能解答我心头的一切疑

问，能向我说明白：这个孩子究竟用了什么办法，居然把她迷得神魂颠倒，使她在心中燃起如此疯狂的爱情——这种爱情使她把自己的职责抛诸脑后，使她把以前她认为最为神圣的一切冒冒失失地弃之不顾？公爵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他的目光温柔而灼灼发光，好像把我心底的一切都一览无余。

我意识到，因为他是我的情敌就对他妄下结论，难免会有错误。没错，我对他没有好感，并且我也不否认，我永世也不会对他有好感——在所有认识他的人当中，说不定只有我一个人对他没有好感。他身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一见就反感的，甚至他俊秀的相貌也不会引起我的一丝好感，没准儿我之所以对他没有好感，正是因为他的相貌太过俊秀。后来我才知道，我这样看待他也是不公平的。他挺拔伟岸，风度翩翩，椭圆的脸型，苍白的脸色，一头浅黄色的头发，一双淡蓝色的大眼睛，这双眼睛带着一种温柔的、忧郁的神色，有时会突然焕发出一种光彩，那么忠厚，那么纯真，那么快乐。他那双小嘴唇丰满、红润，轮廓十分优美，差不多时刻都挂着一种凝重的神情，所以，当一丝笑容闪过他的唇边，就更加出人意料，更加惹人心动。不管你心情怎样，只要看到这无邪、敦厚的笑容，你也会报之一笑。他穿得并不奢华，但看起来很高贵，也许这种高贵是他天生的，不加任何雕饰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他身上有一些上层社会的陋习：轻薄、傲慢、粗俗龌龊却又故作儒雅。但他有一颗极其真诚敦厚的心，他总是第一个把自己的陋习揭露出来，懊悔之极，再鞭挞自己。我感觉到，这个孩子从来不会骗人，甚至不会开骗人的玩笑，如果他也骗人，那他一定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不对的。也许正是因为他心地宽广、胸怀坦荡，就连他身上的自私自利也有些招人喜欢。他不知道隐私为何物。他生性是怯懦的，意志是脆弱的，他轻信人言。欺蒙他、哄骗他是人所不齿的，就好像欺蒙、哄骗一个孩子。他纯真得配不上他的年龄，他从不知道何为圆滑、世故，就算到了不惑之年也未必懂得。他就是这样一个似乎一辈子也长不

大的人。我感觉到，不喜欢他是谁也难以办到的，你会情不自禁地像喜爱一个孩子那样喜爱他。娜塔莎是对的：他人一旦对其稍加利诱，他就会干傻事。但我明白，要是他有一天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那他一定会恨死自己。娜塔莎已经预感到，他将会臣服在她脚下受她驱使，甚至为她而牺牲自己。如痴如狂地迷恋他和煎熬他使她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她爱他仅仅就是因为她爱他，没准儿也正是这个原因，她才急着首先为他牺牲自己。——但是他也大喜过望地看着她，眼中流露出爱情的光彩。她瞥了我一眼，满面春风。在这一刹那她把一切——父母、别离、顾虑都抛诸脑后……她甜蜜无比。

“文尼亚！”她叫道，“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我没有资格得到他的爱情！我以为你忘了这件事，阿辽沙。让这些坏念头见鬼去吧，文尼亚。我会忏悔的！”她望着他补上一句，一往情深。他微微一笑，捧起她的手吻了一下，还没有把她的手放下就转过来对我说：

“请您别埋怨我。很早以前我就像拥抱我的亲兄弟那样拥抱您了。她经常在我面前提起您！但直到今天我们之间还很陌生，不知为什么一直没能做朋友。不过以后我们会成为朋友的……请不要责怪我们。”他补上一句，声音非常低，面孔上浮起红云，接着又朝我灿烂地一笑，他这一番问候使我无法不报之以全部的热忱和真心。

“对啊，对啊，阿辽沙，”娜塔莎也说道，“他和我们站在一起，他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已得到他的宽恕了，没有他的宽恕，我们是无法心安理得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啊，我们是如此任性自私，阿辽沙！但是我们三个要共度以后的日子……文尼亚！”她的嘴唇抖动着，继续说道，“现在你回去吧，回到他们身边吧，你的心几乎像水晶一样，就算我得不到他们的谅解，但看到你也宽恕了我，他们的气也许会消一些吧。你把这一切都讲给他们听吧，把你自己的肺腑之言告诉他们吧，你先好好想想怎么说这件

事……你要为我辩护，你得救救我。你把事情的原委都说给他们听，你是怎么理解的就怎么去说。你知道吗？文尼亚，如果今天你没来我们家，没准儿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呢！你是我的救星，我把所有的砝码都压在你身上，我知道你会有办法说得委婉一些，至少能让他们在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时不会悲痛欲绝。啊，我的上帝啊，上帝啊……请你转告他们，文尼亚，我明白，现在他们是不会原谅我的；就算我能得到他们的谅解，也得不到上帝的谅解，但是就算他们诅咒我，我也会为他们祈祷，一生都为他们祈祷。——我全心全意地惦记着他们！啊，为何不能大家都快乐呢？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上帝啊！我到底在干什么呀！”她猛地叫道，似乎从痴迷状态中清醒过来了一般，害怕得全身哆嗦，掩面而泣。阿辽沙无言地拥她入怀，让她紧紧地贴在他胸前。大家相对无言地站了一会儿。

“要她做这样的牺牲，您也说得出口！”我望着他责备道。

“请您不要埋怨我！”他重申道，“尽管现在的一切不幸是非常可怕的，但我可以向您担保，这只是暂时的。对此我完全有把握。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坚决地走下去，只有坚决才能使我们度过难关，这些话也是她对我说过的。您也明白：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这种家庭的面子、无谓的争吵和打不完的官司！……然而……（对此我考虑过很长时间，我可以发誓）……到该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我们大家将和好如初，那时候幸福就会围绕在我们身边，以至于老人们看到我们这样也会握手言和的。谁能断定我们的婚姻不会成为他们和解的桥梁呢？我想，不可能不这样。您说呢？”

“刚才您说婚姻。到底何时你们会结婚？”我瞅了一眼娜塔莎，问他。

“就是明后天，不会超过后天——这是不用说的。您看，我自己也没有弄明白，而且说句实话，一切我还没有安排呢。我想，说不定娜塔莎今天不来了。而且我父亲今天非要带我去见未婚妻

(您知道吗?他们正在给我包办一门婚事,娜塔莎告诉过您吗?但是我不喜欢)。因此我还没有筹划好一切。但最迟后天我们一定会结婚的。至少我这样认为,因为不得不如此。明天我们就踏上去普斯科夫的路。在离我的住所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庄,那儿我有一个同学,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在高级政法学校读书时认识的。哪天我也许会介绍你们认识。那个村子里应该有一位神父,但是我也说不准到底有没有。事先打听一下也许会好一点,但我实在没有时间……只是说句实话,这些事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全心全意地办主要的事。神父可以从邻近的村子里请来,您说对吗?——那儿肯定不会只有一个村子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给那里写一封信,应该先打个招呼比较好。没准儿现在我的同学不在家呢……但这也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只要打定了主意,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对吗?另外,过了明后天,我们又会回到这儿来的。我把一套独立的住所租了下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住在那里。我不会和爸爸同住的,——对吗?您可以来我们家做客,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的那些同学会来探望我,我要举办晚宴……"

我望着他,感到不可思议,也有些悲哀。娜塔莎给我使眼色,示意我不要严格地评价他,而要把标准放宽一些。她听他说着以后的事,脸上的笑容有些忧伤,但又像爱怜地望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听着他那些异想天开的、十分可爱的唠叨。我瞪了她一眼,很有些不满的味道。我的心里十分难过。

"那么令尊呢?"我问他,"您有把握能得到他的谅解吗?"

"那还用说?除此之外他又能如何呢?诚然,一开始他肯定会咒骂我,这简直就是一定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我一直就严加管束。没准儿他还会去找什么人,把我痛斥一番,总而言之,他肯定要摆摆做父亲的威风……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爱我如命,大发一通脾气之后,他又会像以前那样对我了。到那时大家又会和好如初,所有的人都会幸福无比。她父亲对她也是一

样。”

“如果您得不到他的谅解呢？这一点您考虑过吗？”

“他一定会谅解的，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快。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会证明给他看，我的性格是多么坚强。他老是骂我，说我生性怯懦，说我轻佻。现在我就证明给他看我到底轻不轻佻？一个人结了婚，可不是开玩笑的，那就是说我长大了……换句话说，我也会和其他人一模一样……像其他那些结了婚的人一样。我要自己赚钱养家糊口。娜塔莎说，比起我们现在这样靠别人养活来说会更好些。您知道吗？她不止一次地教我为人处世的道理。单是我，这些道理就算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这样过，我受的教育也不是这样的。不用说我自己也明白，我这个人很浮躁，简直不会做任何事情，可是您知道吗？前天我突发奇想，找了个好办法，尽管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但我还是要对你说说，娜塔莎也可以顺便听听，您也可以给我们出出主意。是这样：我想写写小说，像您一样，可以投给杂志赚钱。您会帮我推荐给那些编辑的，是不是？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昨天我想了一晚上怎么动笔写一部长篇小说，想练一练笔，要知道：没准儿会成为一部众口交赞的佳作。题材我是从斯克里布[①] 的一出喜剧中选出来的……其余的我以后再跟您详谈吧。它能得到一笔稿酬，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不是给您稿酬了吗？”

我哑然失笑。

“您在笑我，”他说，并且也笑了起来，“不，我告诉您，”他补上一句，表情是那么纯朴，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您别把我的外表同我本人划等号，我说的是真的，我很有洞察力，有一天您会明白的。试一试有什么不可以呢？没准儿还真能大获成功……不过您的看法好像也没有错：我对为人处世一无所知，娜塔莎也这

① 斯克里布（1791—1861）：法国剧作家。

样说我。其实没有一个人不这样说我,我这个作家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您笑一笑也无所谓,但您得帮我改掉这一切,您帮我也就是帮她呀,而您爱她。我对您实话实说吧:我没有资格得到她,这一点我已经意识到了,为此我很懊恼,我也不明白她这样爱我是为什么?如此一来,我只有把我的一辈子都奉献给她才好!真的,在此之前我没有害怕过任何事,但现在我有点害怕了:我们这是怎么了？上帝呀！难道当一个人想投身于自己的职责时,真的有人会存心跟他做对,偏不让他有充分的才能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去完成他的理想吗？至少您应该帮我们的忙,因为我们是朋友,而且我俩只有您一个朋友了！您知道我为什么说“只有”吗？真不好意思,我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您身上,您在我眼里是一个最为崇高的人,反正比我强多了。但是我会改过自新的,您放心,我一定要努力使自己有资格跟你们两位在一起。”

说完这番话,他又抓住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他那双秀美的眼睛里闪烁着真诚热情的光芒。他向我伸出手来,对我如此信任,对我们的友谊如此信任!

“娜塔莎会帮我改过自新的,”他继续说道,“但是您也别把一切都往坏处想,别太担心我们。毕竟前方的希望在召唤着我,至于物质方面,您完全可以放心。比如说我吧,如果小说写得一塌糊涂(说句实话,不久前我还认为写小说是个可笑的念头,现在我说出来也无非要您出出主意),——如果小说写得一塌糊涂,至少我还可以去当音乐教师。我懂音乐恐怕是您不知道的吧?依靠这种手段来养家糊口,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现眼。在这方面我是非常开通的。另外,许多贵重的小玩意儿和黄金细软都被我收着,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呢?我想卖掉它们,事实上,我们可以用这笔钱过很长一段日子!后来真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没准儿我也去谋个职位上班。爸爸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老早他就让我去谋个职位上班,但我每次都搪塞他,说自己身体不好(然而有个地方好像编制了我的名字)。他看到成了家的我已经改掉

了轻浮的习气，并且真的上班办公了，——没准儿一高兴就不再追究这件事了……”

“可是，阿列克谢·彼得诺维奇，现在令尊大人与娜塔莎的爸爸会闹出什么事呢，您考虑过这一点吗？您可曾想过，今天晚上他们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用手指指了指娜塔莎，听到我这样说，她一下子面如土色。我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恻隐之心了。

“没错，没错，您说得没错，这实在太让人不安了！”他回答，“这一点我也考虑过，心里很痛苦……但我又能怎么样呢？您说得没错：只要我们能得到她的双亲的谅解，那就没什么事了！您知道吗，我非常非常地爱他们！他们对我犹如再生父母，但我却用这种方法来对待他们！……啊，都是这些无谓的争吵和打不完的官司给害的！您简直无法想像，如今我们有多么厌恶这一切啊！他们这样争吵有什么好处呢？我们都相亲相爱，还有什么可吵的呢？只要握手言和那么就万事大吉了！真的，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早就这么干了……听了您的话真让我感到害怕。娜塔莎，我们要做的事真让人害怕！早先我就说过这话……你却非要这样不可……但是我跟您说，伊凡·彼特罗维奇，也许事情会有转机的；您说呢？最后他们终归是要握手言和的！就让我们帮助他们吧！就这么办，不要再犹豫了；看到我们相亲相爱，他们总不至于一直坚持不原谅我们……就让他们骂我们好啦，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爱他们；他们肯定也坚持不了多久。您知道吗？有时候我父亲的心地是非常善良的！他只是偶尔冲人发发脾气，其余的时候都是和蔼可亲，相当豁达的。您知道吗？他今天跟我说话，教导我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平易近人的！而我偏偏今天和他做对离家出走了，我心里非常痛苦。都是因为这些毫无道理的成见把事情弄得这么糟！简直都疯了！如果他能够试着去了解她，甚至只是跟她聊半个小时，那情况是不是不一样呢？没准儿他会立即允许我们结婚。”阿辽沙一边这样说，一边含情脉脉地瞅了一眼

娜塔莎。

“我已经满怀喜悦地设想过千百次了，”他又絮絮叨叨地继续说着，“当他知道她是个怎样的姑娘时一定会非常喜欢她的，所有的人都会为她的风采相顾失色。这样的姑娘是他们平生未曾见过的！我父亲坚定地相信她肯定是个狡猾阴险、计谋百出的女人。我要恢复她的名声和清白，我一定说到做到！啊，娜塔莎，大伙儿都会喜欢你，全部都会，没有一个人会讨厌你。”他兴高采烈地补充道，“虽然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拥有你，可你却那么爱我，娜塔莎，可是我……我的一切你都了如指掌！我们的幸福甚至不用很多的东西就能得到！不，我肯定，我肯定，今天晚上，我们一定会幸福、平安、相亲相爱！祝愿今夜一切如意！对吗？娜塔莎？但你这是怎么了？我的上帝呀，你到底是怎么了？”

她面如土色。她一直注视着絮絮叨叨的阿辽沙，但她的目光渐渐地变得呆滞起来，脸色也慢慢地变得惨白如纸。我感觉到，到了后来她根本就已经灵魂出窍了，只有身躯还在呆呆地看着阿辽沙。阿辽沙的惊叫好像把她的灵魂唤回来了。她好像大梦初醒一般朝四下看了看，然后一下子朝我扑来。她急急忙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仿佛不想让阿辽沙知道。信是写给她的父母的，大概已经写好一天了。她把信递给我，一面两眼直直地凝视着我，好像她的目光已钉在了我身上，再也无法挪开。万念俱灰是这目光中惟一的神色，这骇然的目光使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一阵恐惧向我袭来，我知道，此时此刻她已经完全明白她的行为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她好像有什么话想努力告诉我，她甚至已经开始说了，却一下子昏厥过去了。我赶快把她扶住。阿辽沙吓得脸色惨白，他在她的太阳穴上掐了掐，在她的双手和嘴唇上疯狂地吻着。过了一两分钟，她醒过来了。阿辽沙来这儿时乘坐的那辆马车还停在不远的地方，他把它叫了过来。娜塔莎上了马车，她像疯子一样抓起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攥着，一滴滚烫的泪珠滴在我的手指上，我的手指隐隐作痛。马车起步了。我站在原

地呆呆地注视着那辆马车越走越远。我所有的幸福都在这一刹那之间烟消云散了，我的生命也从此一分为二。我感觉到了这一点，心如刀绞……我转过身踏上来时的那条路慢慢地走向两位老人的家。我不知道怎么向他们交待，也不知道如何踏进他们的家门。我的脑筋僵化了，双脚也不听使唤了……

我的幸福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的爱情也随之走完了它全部的历程。下面我就接着上面中断的故事给大家讲述以后的事情。

第 十 章

在史密斯逝世之后的第五天，我搬进了他以前租用的那套房子。整整一天了，我一直都这样心烦意乱。雨夹雪使天气变得异常阴冷。到黄昏的时候，突然一线阳光射进了我的房间，也许这束迷途的阳光对我的房间极为好奇，想偷看一下吧。搬到这个屋子里后我开始有些后悔。虽然房间确实很宽敞，但天花板太低了，墙壁被熏得黑黑的，一股霉味充斥其间，尽管家俱也有那么几件，但依旧空空洞洞地叫人心里不舒服。那时我就预感到，我仅剩的健康一定会断送在这个房子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整整一个早晨我都是在整理稿纸中度过的，我按照不同的类别把它们分好。因为我没有皮包来放稿纸，只好用枕头套来代替；因此稿子全都皱皱巴巴、乱七八糟的。整理好之后我又开始了爬格子。那时我正在创作我的那部长篇巨著，然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别的事情，根本无法专心致志。

我懊恼地扔下笔，坐到窗前。天色越来越暗了，我的心情也随之越来越郁闷了。我被各种各样令人懊丧的想法包围着，我一直预感到，最后我会横尸彼得堡的。春天快要来了，我觉得，只要

我从这个樊篱里逃出去，然后投身于广阔的天地，到田野、森林中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说不定我就会好起来。森林和田野已经从我的视野中消失很久了！……——在记忆中，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能够使用什么魔法，或者碰上什么奇遇，让我可以把以前的所有经历、最近这几年的全部遭遇，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把一切抛诸脑后，令头脑为之一新，再精力充沛地投入新的生活，那该多好啊！当时我还对此心存幻想，梦想有一天能获得新的生命。——“就算进精神病院也行”，最后我想到，“那样就能把我脑子里的一切搅得天翻地覆，然后再把它们重新整理好，到那时候我的病就好了。”我依旧对生活充满热情和信心……但我也没有忘记，当时我就忍俊不禁。“从疯人院出来以后我会去做什么事呢？难道还是去写小说吗？……”

时间就在我懊恼的筹划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天已经黑了。我本来打算这天晚上去看望娜塔莎的，前一天她就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叫我无论如何去看看她。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准备出门。实际上我巴不得马上从这个房子里冲出去，即便天空下着雨，即便马路上到处是积水泥坑，我也要离开这所房子。

天色变得越来越黑，而我的房间好像也随之越来越空洞，好像在逐渐地变大。我感觉到，每天晚上任何一个角落里我都会看到史密斯：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就好像坐在那家糖果点心店里注视着伊凡内奇一样，在他的脚边还趴着阿佐尔卡。就在这一瞬间，一件令我大吃一惊的事出乎意料地发生了。

只是我不能够隐瞒否认：不知道是因为我神经衰弱，还是因为在新居里的各种新感受，也可能是因为不久前内心的郁闷，无论是什么缘故，反正夜幕刚刚降临，那种现在我在病中每当深夜经常向我袭来的心情又把我包围了，这种心情被我称为莫名的恐惧。这是一种对某种东西无法忍受的恐惧，它使人痛苦不堪，这种东西连我也不可名状，它压根就是不可思议、完全不同于常态的，但是说不定此时此刻它就已幻化成形，似乎公然嘲弄理智

所能推断出的所有结论一般朝我走过来，而且像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似地站在我面前，令人心悸，青面獠牙，横眉冷对。虽然此时理智说不定具有更加强烈的作用，但是这种恐惧常常突破理智的一切阻碍而越来越强烈，到了最后完全使理智失去了抵抗这种感觉的任何能力。理智被忽略了，变得毫无用处了，惴惴不安的痛苦心绪因为这种心理上的分裂而变得愈加强烈。我感觉到，这种心绪有点像活人害怕死人似的那种痛苦。然而在我的痛苦中，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危险是无法说清的，这就更加剧了我内心的痛苦。

我没有忘记，我站在那儿，背朝着门，正要把帽子从桌上拿起来，就在那一刹那，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当我再一次踏进家门时，我肯定会见到史密斯：起先他把门轻轻地推开，站在门口打量一下室内，然后无声地低下头走进来，在我面前停下来，用他那两束朦胧的眼光直直地注视着我，突然对着我无声地笑起来，笑声软绵绵的，却经久不息，而且笑得前仰后合。想像中的这一切突然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而鲜明地浮现出来，与此同时，我心中又突然闪出了这样一种非常肯定、勿庸置疑的信念：这一切一定会发生，不可避免，甚至早已发生了，只是我现在背朝着门，因此无法看见而已，甚至没准儿就在这一瞬间，门已经被推开了。我急忙转过头，怎么回事？——门真的是开着的，轻轻地、悄无声息地被打开了，跟我一分钟以前所想像的一模一样。我下意识地惊呼一声。很久也没有人出现，门好像是自己打开的。蓦地一个怪异的人影出现在门口，在黑暗中我勉强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双眼正在一眨都不眨地注视着我。我感到毛骨悚然。使我惊恐万状的是，我看出这是个孩子，一个小女孩，此时此刻在我的房间里竟奇怪地、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小孩，我大惊失色，即使史密斯的阴魂出现在我眼前也不会使我如此害怕。

我上文已经提到，她悄无声息地、慢慢地推开了门，好像不

敢进来似的。她推开门之后就在门口站着注视着我，似乎惊呆了似地久久不曾移动。最后她轻轻地、慢慢地迈动双腿向我走来，站在我面前，依旧默然无语。现在我能把她看得更真切了。她约摸有十二三岁，小小的个子，身材瘦弱，脸色苍白，好像刚生过一场大病似的，她那对黑黑的大眼睛因此显得越发明亮了。她的左手在胸前攥着一块破旧不堪的头巾，用来遮挡她那由于夜间的寒气而瑟瑟发抖的胸部。她的衣衫极其褴褛，一头浓密的头发没有梳理，乱蓬蓬地披散着。我们就这样直直地盯着对方，站了大约两三分钟。

“我外公呢？”她终于用一种沙哑的、勉强听得见的声音问道，好像她的喉头被卡住了，或者胸部得了什么病似的。

这个问题一出她口，我那莫名的恐惧一下子无影无踪了。她是来找史密斯的，他的踪迹终于被我无意中发现了。

“你外公？他已经去世了！”我忽然说，压根儿就没想要回答她的疑问，话一出口我马上就后悔了。她依然保持着刚才的姿势站了几分钟，突然浑身颤抖起来，并且抖得厉害，似乎一种凶险的神经病马上就要发作了。我赶快扶住她，免得她跌倒。过了一会儿，她好了些，因此我看得很清楚，她竭力地想在我面前掩饰她内心的起伏。

“请原谅，请原谅，小朋友！请原谅，我的宝贝！”我说，“我对你冒冒失失地顺口乱说，说不定事实并不是如此……可怜的孩子！……你想找谁呀？是住在这儿的那个老人吗？”

“是的。”她有点担心地望着我，费劲地小声说道。

“他姓史密斯，对不对？”

“是的！”

“那么他……的确，是去世了……但是你不要难过，我的宝贝儿。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你现在打哪儿来？他是昨天下葬的，他死得很突然……那你是他的外孙女吗？”

小女孩对我这些急促而又乱七八糟的问题置之不理。她无

言地转过身，悄悄地向门口走去。我惊讶万分，所以既没有挽留她，也没有进一步询问她。她走到门口又站住了，微微向我侧过身子问道：

“阿佐尔卡也不在了吗？”

“是的，阿佐尔卡也不在了。”我回答，她似乎深信阿佐尔卡非得和老人一同死去不可，对她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说完后，小女孩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屋子，并且格外小心地随手把门带上了。

几分钟之后，我飞快地跑出去追她，我懊恼不已：怎能让她走掉呢？她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连她推开楼梯另一扇门的声音我都没有听到。“她还在楼上。”我这样断定，因此就在暗处站住了仔细聆听。但是一切都寂然无声，连人的脚步声都听不到。突然“砰”的一声，可能是底层的一扇门关上了，然后一切又都归于寂静。

我赶快冲下楼去。从第五层我的房间门口到第四层的楼梯是旋转式的，四楼以下都是直上直下的。这一段楼梯从来都很阴暗，而且又脏又黑，在那些被分成一个个单元房的公寓大楼里，这种楼梯是很常见的。当时的楼梯上伸手不见五指。我摸索着小心翼翼地下到四楼就停了下来，我好像突然一愣，因为这里的过道上肯定有人，而且在躲我。于是我就伸手去摸：小女孩就在这儿，脸对着墙，躲在一个角落里，而且无声地抽噎着。

“我想问你，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开口说道，“我让你受惊了，这是我的不对。在你外公弥留之际还说到你；那是他临死时最后的话……我拿走了他留下的两本书，可能是你的。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在哪儿？他自己说是在第六大街上。”

可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她突然一声惊呼，好像是因为我知道了她的落脚之处，然后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推开我，飞快地跑下了楼。我跟在她身后，她的脚步声从下面传入我的耳朵里。脚步声突然听不见了……我急忙跑到大街上，她已经没有了踪

影。我不停地跑着，到达了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但事实是，任我怎么找也是白费力气：她已失去了踪迹。“说不定她下楼时，”我想，“她就躲在一个地方，而我却没有发现。”

第十一章

我刚踏上沃兹涅先斯基大街那又脏又湿的人行道，就有一个人迎面走来，他低垂着脑袋匆匆忙忙向前走去，分明满腹心事。让我大为惊诧的是，我认出这个人是阿赫米涅夫。对我而言，这一个晚上几乎充满了出乎意料的见面。我清楚，三天以前这个老人就病倒了，没想到在这么阴冷的天气里我居然在大街上意外地碰上了他。而且就是在以前，傍晚他也几乎是从来不出门的，自打娜塔莎出走以后，大概有半年之久，他更是足不出户。看见我后他非常高兴，简直有点反常，就好像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把胸中的积郁一吐为快的知己，他紧紧地握着我的一只手，也不问我意欲何往，便拽着我跟他走。他有点忐忑不安，匆匆忙忙，十分激动。“他到底要去哪儿呢？”我暗自纳闷。问他也没有用，他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多心，有时随便问他一个问题或提出一个意见，他都会认为是在含沙射影地侮辱他。

我悄悄地看了他一下：他面带病色，最近他很明显地消瘦了，胡子大概也有一星期没刮过。头发完全变白了，帽子皱巴巴的，底下耷拉着那乱蓬蓬的头发，一绺一绺地搭在他破旧不堪的大衣领子上，像一条条长辫子似的。早先我就注意到，有时候他好像陷入痴狂的状态，比方说，他会忘记屋里还有其他人，会喃喃自语，指手画脚。看他那样子真让人心酸。

“你近来可好？文尼亚，可好？”他问我，“你去哪儿呀？小伙子，我有点事要办，出来了。你身体还好吗？”

“那您的身体好吗？”我不回答反而问道，“不久前您病倒了，

但如今却出来了。”

老人对此不置可否，宛如对我的问题置若罔闻。

“安娜·安德列芙娜还好吗？”

“还好，还好……只是有点微恙。她有些烦闷……她经常惦记着你：怎么不来我们家。你此刻就是要上我们家的吧，文尼亚？是不是呢？难不成我耽误了你的时间，耽搁你去做你的事了吗？”他突然问我，一面注视着我，眼光中流露出一种难以置信的神色。这个老人的神经已经是如此地脆弱和易于冲动：如果我现在对他说，我不上他们家，他一定会生气，一定会冷语冰言地跟我说再见。于是我赶紧用确定不移的声音回答说，我就是去探望安娜·安德列芙娜的，尽管我知道，这肯定会耽误时间，没准儿我压根儿就没工夫去探望娜塔莎了。

“这下可真好，”老人说，听了我的回答，他完全平静下来了，“这真好……”他蓦地陷入沉思，一言不发，似乎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似的。

“没错，这真好！”四五分钟之后，他又呆板地重申了一遍，好像大梦初醒一般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哎……你知道，文尼亚，你从来都好像就是我们的亲儿子，我和安娜·安德列芙娜终身没有得到……一个儿子……上帝就让我们得到了你。我一直这么认为，你一直像一个知恩报德的亲生儿子。为此上帝会保佑你的，文尼亚，就跟我们老夫妻祝贺你、喜欢你一模一样……真的！”

他说话时声音都有些颤抖了，所以他稍停了一会儿。

“是的……唉，你怎么了？你是不是生病了？怎么好长时间都不来看我们了呢？”

关于史密斯的事我都对他说了，我跟他说抱歉，说为调查史密斯的事使我抽不出时间，另外病魔还差一点缠上我，因为这些事我东奔西跑，因此就没有时间上大老远的瓦西利耶夫岛（他们当时住在此岛）去探望他们了。我差一点说漏了嘴，说我想去看娜塔莎已很久了，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但话到嘴边又及时地吞

了回去。

史密斯的故事使老人兴趣大增，他听得更加全神贯注。当他听说我的新居潮气很重，没准儿还不如以前的房子，但每月还得交六卢布的租金时，他甚至变得气愤起来了。总之，他的神经变得十分易于冲动，性情也变得十分急躁。每当这个时候，只有安娜·安德列芙娜拿他有办法，但也不是每一次都有效。

“嗯……你孜孜不倦地搞文学就搞成了这个下场，文尼亚！”他简直是怒气冲冲地朝我嚷道，“你被文学拐进了阁楼，将来还会被它打进棺材！很早以前我就对你说过，我早就说过了！……B怎么样？还在评价文章吗？”

“他早就逝世了，因肺病不治而逝世了。[1] 我好像已经告诉过您了。”

“逝世了，啊……逝世了！这也在情理之中。但他的妻子儿女在他死后得到什么了吗？你好像曾经说过，他有个夫人，没错吧……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要结婚呢？”

“没有，一无所得。”我答道。

“嗯，果然不出所料！”他叫道，神情非常激动，似乎他与这件事息息相关，又似乎死去的B是他的同胞兄弟，“没事，没事，你或许不知道，他这样死去我早就料到了，那时，你记得吗？那时你在我面前对他赞不绝口，又说得跟没事似的：一无所得！哼……至少他的名声还在。好吧，姑且这么说吧，而且是名垂千古，但这名声有什么用，它能当饭吃吗？小伙子，对于你，那时我就感觉到了。文尼亚，尽管我在嘴上也称赞你，但心里还是不无忧虑的。这么说，B已经去世了？人总是会死的！我们的生活还过得去……我的房子也还好，你往那边看！”

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手势，迅速地给我指了指那雾濛濛的街景，路灯在潮湿的雾气中若隐若现，房屋肮脏污浊，人行道

[1] 一八四八年六月七日别林斯基因肺病医治无效逝世。

上的石板因地上的积水而闪闪发亮，全身尽湿的行人阴沉着脸、气急败坏地走着，整个彼得堡笼罩在浓墨般的苍穹下。广场已经在我们脚下了：一座由几盏煤油灯从下面照亮的纪念碑屹立在我们前面的一片昏暗中，以撒[1] 黑漆漆的巨像在稍远的地方拔地而起，天空昏暗的底色使铜像的轮廓非常模糊。

“你好像曾经说过，文尼亚，他的心地十分善良，胸襟非常宽广，而且富有恻隐之心，古道热肠。唉，他们这些人都一样，你眼里那些古道热肠、富有恻隐之心的人！但是他们也会造就孤儿！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快活地死去了！……上帝呀！我真想从这儿逃出去，就算是去西伯利亚也好！……你出什么事了，小姑娘？”人行道上走来一个正在行乞的孩子，他突然问道。

这是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顶多七八岁的模样，衣衫肮脏而褴褛，光光的小脚上穿着一双破旧不堪的鞋。那件其破无比的衣服已经小得不能穿了，但她还是用它使劲地裹住她那瑟瑟发抖的身子。她转过脸来望着我们，一张小脸瘦瘦的，脸色很苍白，而且满面病容。她就这样胆怯地、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们，一只小手颤颤巍巍地向我们伸过来，脸上流露出一种诚惶诚恐的、生怕被拒绝的神情。看到她，老人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而且向她快速地走过去，这使她惊慌失措。她浑身打了个寒噤，赶快躲开了他。

“什么事，什么事，小姑娘？”他问道，“出了什么事？要钱对吗？对吗？噢，给你……拿着，给！”

他急急忙忙、手忙脚乱地摸索着自己的口袋，激动得浑身颤抖，终于有两三个银币被他掏了出来。然而他觉得太少，就把钱包取出来，从中取出一卢布——钱包里惟一的钞票，放在小叫花的手里。

“上帝保佑你，小姑娘……我的宝贝！愿天使时刻陪伴着你！”

---

① 以撒：《圣经》中的希伯莱族长。

他伸出一只手颤颤巍巍地在那可怜的小女孩身上画了好几个十字，但他猛地意识到我在他身边，而且望着他，他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头，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

“你知道，文尼亚，这种事我实在看不下去，”我们沉默了好长时间后，他又开口说道，“一些可怜的孩子流落街头，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都是那些该诅咒的父母干的好事。但是如果不是她母亲也遇到了什么灾难，又怎么会让自己的孩子落到这种地步！……她的家里一定不止她一个孤儿，她可能是长子，她母亲大概病了，而且……嗯！他们不是王室子弟！文尼亚，天下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王室子弟！嗯！”

他沉默了几分钟，似乎不知道如何措辞一般。

“你知道吗？文尼亚，我答应安娜·安德列芙娜，”他有点吭吭巴巴、闪烁其辞地开口说道，“我答应她……换句话说，我和安娜·安德列芙娜商量好了，要领养一个孤女……总而言之，要找一个可怜的小女孩，然后把她领到我们家里去抚养。你明白吗？否则只有我们老夫妻呆在家里，真有些寂寞，啊……但是你知道吗？对这个主意安娜·安德列芙娜起初有点不赞成。你去给她说说吧，但是你可不能说这是我的主意，就说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好好劝劝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很早以前我就想让你帮我这个忙了……求你帮我劝她同意这件事，叫我自个儿非逼着她答应，终归有点不大好……哎，说这些无用的话干什么呢？我与小女孩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根本没必要，无非是为了找点心理上的慰藉……想听听孩子说说话……但是说句实话，我之所以这样想，是替老太婆着想的，到那时候她就会开心一点，总比守着我一个老头子强多了。不过这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你瞧，文尼亚，就我们这样走，何年何月才能到家呀；我们还是坐马车走吧。剩下的路还长着呢，安娜·安德列芙娜一定都有些着急了……”

七点半的时候我们终于见到了安娜·安德列芙娜。

第十二章

两个老人相濡以沫，非常恩爱。爱以及他们两人多年相处所形成的默契让他们俩人牢牢地结合为一体。但有时候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却对妻子安娜·安德列芙娜显得不是很热情，特别是在外人面前，他还表现得有些苛刻。现在是这样，就是在以前那些最为甜蜜的日子里也是这样。阿赫米涅夫老头在性格上与那些感情丰富细腻且情绪极易变化的人有某种共同之处，这些人总是有点倔犟，这使得他们不肯表露自己的内心情感，即便是对自己爱慕的人也不会给予稍许的热情，在别人面前和在私下都是如此，而且在私下比在别人面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会偶然间喷发出感情的火花，而这种激情被压制得越是长久，它喷发出来时就会更加热烈，更有一种强劲的冲动。他和他的安娜·安德列芙娜在一起的情形跟这有点相似，甚至可以说，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她除了爱他之外，只是个平凡得毫无其他长处的温柔善良的女人，而且她非常淳朴厚道，使得有时对他有点真诚过头，而他对此是很不满意的，但无论怎么说，他对她总是一往情深，非常地尊重她。自从娜塔莎离家出走，他们都倍感人世的冷清凄苦，因此俩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了些改善，变得亲密融洽了一些。虽然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有时会变得很忧郁，但他们只要分开两小时，那他们立刻就会感到烦躁不安的。安娜·安德列芙娜在她丈夫面前是不敢谈及娜塔莎的，即使是很小心地提到她都不敢，虽然这样做对她近乎残酷。绝口不提娜塔莎，这已成为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他们仿佛都觉得娜塔莎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似的。但她早已在内心里原谅了娜塔莎。每次我去看望他们老两口，我都会给她捎去一些她那个让人难忘的宝贝女儿的消息，不知不觉中这已成为了一种习惯。

如果这位老太太长时间得不到消息，那她就会害起病来，而当我带去消息时，老太太总以一种刨根究底的好奇心不停地追问，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枝末节的地方。而我的讲述也能起到使她“安心”的作用。有一次她被吓得半死，只因听说娜塔莎病了，还差一点去医院探望娜塔莎。不过这种情况是非常少有的。刚开始的时候，就连在我面前她都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肯表示要去看望女儿，而且差不多每次我们谈完话，她从我口中得到了她想知道的所有东西后，她便觉得有必要给我一副冷漠的毫无感觉的样子，嘴上还会说虽然她关心她女儿的命运，但归根结底娜塔莎是个不可饶恕的人。——其实这一切只不过是装腔作势而已。有时，安娜·安德列芙娜会在我面前用一些充满深情的名字召唤她的女儿，此时她已是痛苦万分，泪流不止，对尼古拉·希尔戈伊奇也是大加抱怨，而且还会当着他的面指桑骂槐，但又小心地提及某些人是如何地心肠冷酷，如何地死要面子，口里也连连说着我们若是不能原谅别人的过错，那上帝也不会宽恕那些不原谅别人过错的人。除了说些诸如此类的话，她在他面前所说的绝不会再超越这个程度。此时那老头会马上做出反应，脸色忧郁阴沉，眉头紧皱，一声不吭，或者是用一种十分不自然的方式突然提高嗓门岔开话题，或者是回他自己的房间，把我们撇在那儿，而安娜·安德列芙娜也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对着我痛哭流涕地倾诉一番，以解心中的悲哀和愁闷。每次我来到他们家，他总是像前面说的那样钻进自己的房间，偶尔也会和我寒暄几句然后就走开了，而我也就乘此机会把一些有关娜塔莎的最近的情况告诉给安娜·安德列芙娜，现在他就是这样。

“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一走进房子就对她说道，“我要到我房间里去。文尼亚，那你就在这儿待一会吧。你在找房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你给她讲讲。我很快就会回来……”

他就这样匆忙走开了，就连看我们一眼都不愿意，好像由于自己一手所致，使我们两个待在一起，感到难堪似的。这样一来，

当他重新出现，他总是满面怒容，对我和安娜·安德列芙娜的态度也很严厉，更有甚者，他还故意找碴，好像是因自己的忠厚随和、易屈服而觉得气愤与懊恼。

“你看到他这副样子了吧？”安娜·安德列芙娜说，她最近一段时间在我面前不再那么小心谨慎，对我的疑虑也已消失殆尽，“他就是这样对我的，他也清楚我们早已识破了他耍的那些把戏。你说他为什么老在我面前装腔作势呢？难道我对他来说是个外人吗？他也是这样对待娜塔莎的。他完全能够原谅她，也许他还非常愿意原谅她呢，只有老天晓得。他明明心里难受，却还要故作坚强，心气实在太高了。他老是在晚上偷偷地哭，这我可是曾听到的！……伊凡·彼特罗维奇，亲爱的，他去哪儿啦，你赶紧对我说吧！”

“你是说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吗？这我也不清楚，我也想问你一下呢。”

“他身体不好，这你是知道的，再加上天气糟糕，夜又这么深了。他这时候出去可没把我急死。我自己在心里这样琢磨：他出去肯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比起你所知道的那件事，还能有什么更为要紧的呢？我自己如此思量着，但又不敢张口问他。现在我是任何事都不敢问他啦。我的天哪！为了他们父女俩我简直胆惊受怕死了。我想假如他去她那里找她，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假如他下决心原谅她，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我相信他对所有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包括她近来的情况，但他是如何得到这些消息的，我就弄不明白了。他昨天很烦乱，今天也是如此。亲爱的，我就像祈盼上帝的使者降临一样渴望着你来。可你怎么不说话了？快给我说说那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是真的吗，那个混蛋要甩掉娜塔莎吗？”

我赶紧一五一十地把我所了解的所有情况统统讲给安娜·安德列芙娜。我对她总是开诚布公。我说，娜塔莎和阿辽沙的关系有破裂的危险，这一次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前。我昨天收

到一封娜塔莎寄来的简短信函，信上恳求我今天晚上九点钟去她那里，要不是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将我带到这里，我是不打算今天晚上来拜访你们的。我非常详尽地向她说明，目前的情况是十分不妙的：阿辽沙的爸爸外出归来已经有两个星期，他除了对阿辽沙严加看管外，根本不听任何劝告，但至关重要的是阿辽沙对他父亲给他找的那个姑娘竟动了心，听说他已经爱上她了。我接着说，娜塔莎信里说今夜无论如何都将会有一个结果，但具体怎样我可不知道，我猜想她是在非常焦急的情况下给我写这封信的；还有一点弄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她昨天写的信，却让我今天晚上去，并且还限定了必须是在九点钟。所以我必须去一趟，而且要尽快。

“你应该去的，亲爱的，你非去不可！”安娜·安德列芙娜急切地对我说，“等他出来你再走，先喝点儿茶吧……哦，茶炊还没有准备好！玛特辽娜，怎么搞的，茶炊弄好了没有？简直像个母夜叉，哪里是个女孩子……喝杯茶后再找个恰当的理由，走吧。但是明天你务必要来，而且越早越好，把所有的情况统统都告诉我，我的主啊！还会有什么更大的悲剧发生呢？还能有什么事情比眼前的更坏呢？我的感觉告诉我，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清楚一切事情。我的消息是从玛特辽娜那里得来的，而她又是向那个住在公爵家的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教女，名叫阿加霞的打听的……对了，这些情况你是统统都了解的。你知道吗，我那老头子今天非常生气。我百般劝慰都不管用，差一点对我大呼小叫起来。后来他自己也感到惭愧，说他是因为没钱才这样的。仿佛这一切都是缘于钱。噢，我们的情况你都清楚。午饭后他去睡觉。我从门的夹缝中窥探他在做什么（他不知道门上有道缝），他竟在神龛前跪着祷告，我那苦命的人儿！当时我目睹这情景两腿似乎都瘫了。他大概是在四点钟左右出去的，茶也没喝，觉也没睡，仅仅拿着帽子就走了。我想上去问他，可我又害怕他对我嚷起来。他最近时常大呼小叫，多半是对玛特辽娜，有时候也对着我，

我一看到他那副模样，我的两腿就打颤，心狂跳不止。我自己也清楚他这只是发发脾气而已，但我还是很害怕。在他走后，我向上帝祈祷了整整一个小时，求上帝把他变得温和一点！她的信在哪儿，我要看看！”

我把信给了她。虽然安娜·安德列芙娜有时把阿辽沙叫做混蛋，有时又把他叫做不讲情份的傻瓜，但我知道她对他怀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希冀，那就是他最终肯定会与娜塔莎结婚的，而他的那位公爵父亲彼得·阿历克桑德诺维奇也会答应这件事。在无意之中她还向我说起过她的这种想法，虽然她过后又否认自己说过这些话。在她丈夫面前，虽说她也明白她丈夫早就疑心她有这种想法，可她还是不敢把自己心中的这个希望跟他透露半个字，而他也曾为此多次地闪烁其辞地教训过她。我的看法是，要是他知道这门婚事有成功的可能，他将会拼命诅咒娜塔莎，并尽最大努力把她遗忘。

我们当时都这样认为，他近乎执着地思念着他的女儿，他希望她把阿辽沙彻底忘记，能够回心转意，他仅仅思念她一个人。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表示过他的这种想法，但人们只要看到他就能马上知道这是他宽恕娜塔莎的惟一条件，而且绝不会有任何怀疑。

“我经常说他是个一点主见也没有的傻瓜，拿不定主意不说，心肠又硬，”安娜·安德列芙娜又开始说了起来，“他现在变成了一个薄情寡义的孩子，这全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教育他。我那可怜的孩子，她该怎么办呢。她那么深地爱着他，但他如今竟要甩掉她。天啊！我真弄不明白他到底喜欢那个姑娘哪一点。”

“安娜·安德列芙娜，”我不同意她的这种看法，对她说道，“据我所知，他父亲给他找的那个姑娘是非常吸引人的，就连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也这么说……”

“你千万别信这些胡言乱语！”老太太急不可耐地插嘴说道，“有什么吸引人的！你们这些胡编乱造的作家，只要看见一个女

人把她的裙子在你眼前晃几下，马上就会认为她很吸引人。娜塔莎是因为心地厚道才那么说她的。她不会想方设法地拴住他。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骗了她那么多次，可她无论什么事都原谅他，自己却受尽了折磨。我老是提心吊胆的，伊凡·彼特罗维奇！他们这些家伙全都蛮横无礼。我那老头子如果不再摆他那副臭架子，宽恕我那宝贝女儿，把她接回来，你说那该是多好的事情啊！到那时我要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她变瘦了吧？”

“瘦了些，安娜·安德列芙娜。”

“我的可怜的孩子！我伤心欲绝，伊凡·彼得诺维奇！昨天一整夜和今天一整天，我一直都在哭……可又有什么用呢！……我以后会跟你说的！——我哪敢在他面前直接请求他宽恕她呢？我只能旁敲侧击地说上几句，我已经这样暗示过他许多次了，希望他能宽恕她。我老是担心他怒火中烧，骂她一顿。我还从来没听到过他责备她。万一他发起脾气，咒骂她，那该如何是好？如果真是那样，那可怎么办呢？上帝会惩罚那些受过父亲责骂的孩子的。所以我每天都感到不安。伊凡·彼特罗维奇，你自小就在我们家，我们夫妻俩待你就如亲生儿子一般，可你却说那个姑娘非常吸引人之类的瞎话！什么吸引人！这和你根本就毫无干系！你应该感到害羞才对。这件事他们的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知道得更多（我的罪过实在不轻，因为我曾请她到我家喝了杯咖啡，那天他正好整整一个上午都在外面办事）。她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讲给我听了。阿辽沙的父亲跟这个伯爵夫人关系暧昧。听说，这个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在世的时候，就因为行为不检点而声名狼藉。她早就责问过阿辽沙的父亲为什么不和她结婚，而他总是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她丈夫一死，她便出了国，许多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包括几个贵族，老在她跟前转。她就是在那里勾搭上彼得·阿历克桑德诺维奇公爵的。她还有一个继女，就是她的前夫包税人的女儿，也一天天长大了。她的爸爸，也

就是那个包税人，给她的二百万卢布的存款在不断升值。听说，现在已经变成三百万了！而她的继母伯爵夫人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阿辽沙的父亲自有他的如意算盘：给阿辽沙促成这门亲事。这可是件大好事啊！（他可不是糊涂虫！到手的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他们那个在宫廷当内侍的伯爵亲戚，你还记得吧，那可是个大人物，他也赞成这件事。三百万毕竟不是儿戏。'去和伯爵夫人商量吧'，他说，'这件事非常好。'伯爵夫人听完了阿辽沙的父亲的打算后，马上坚决拒绝。'不行'，她说，'你自己和我结婚就行了，公爵，要把我的继女嫁给阿辽沙，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听人说她这个人刁蛮得简直跟个泼妇一样！这里又不比国外，有些人都不愿搭理她了。而她的继女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据说非常温柔，简直跟天使一样。她好像对她的继母非常崇敬，对她言听计众。阿辽沙的父亲明白伯爵夫人的处境，便对她说：'你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手里一分钱也没有。但我的阿辽沙如果娶了你的继女，那这一对般配的小笨蛋就在我们手心里了，我们可以一起控制他们，你不也就有钱了！而你嫁给我是绝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这个共济会会员，奸诈的家伙！六个月以前伯爵夫人还是犹豫不定的，后来据说他们去了华沙一次，在那里就决定了下来。玛丽亚·瓦西利耶芙娜告诉我的就是这些，她给我讲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她打听消息的那个人是很可靠的。你现在明白了吧，纯粹是为了钱，为那几百万卢布，那个姑娘吸引不吸引人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在前些日子从阿辽沙口中也听到过同样的一番话。现在又听安娜·安德列芙娜这么一说，确实让我感到惊诧。阿辽沙当初给我说这件事的时候说他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而结婚，显得非常坚决。谁料想他现在却被这个卡吉琳列·菲奥多诺芙娜深深吸引住了，为她魂不守舍。阿辽沙还说他的父亲也许也会结婚，但为了避免与伯爵夫人闹翻，他极力否定这种说法。我前面已经说过，阿辽沙热爱他父亲，甚至有点崇拜他，对有他这样的父亲

而引以为豪，几乎就像相信先知那样相信他。

安娜·安德列芙娜不高兴我赞扬阿辽沙的父亲给他找的那个姑娘，因此她又说道："你说的那位有魅力的小姐出身并不怎么样，娜塔莎与他更般配。她只是个包税人的女儿，而我的娜塔莎却是真正的贵族小姐。我忘记告诉你了，昨天我那老头子把放在他那个箱子里的过去的旧书信收拾了一番——你知道的，就是那个包着铁皮的箱子，他一直坐在我对面弄了将近一个晚上。他做得非常仔细认真。我因为怕看他，所以没理会他做的事，照样织我的袜子。他看到我一句话都不说，特别恼火，便主动与我搭话，整个晚上都向我讲述我们家的家族史。早在伊凡雷帝时代，我们阿赫米涅夫家族就已经是贵族了，而我的娘家那方面，也就是舒米洛家族，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就已经很有名气了，这可以从卡拉姆辛写的史书里得到证明。因此，亲爱的，论出身我们比别人差不到哪去。老头子对娜塔莎遭受人们的歧视很痛心。所以他一说起这些事，我就明白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站在我们头上，不就是因为有钱吗？谁都知道彼得·阿历克桑德诺维奇是个既薄情寡义又贪得无厌的家伙，就让这个强盗为了那几个臭钱而劳苦奔波吧！据说他在华沙时悄悄地入了耶稣会，真有这回事吗？"

"这纯粹是谣言！"我这样回答她，尽管我对这种谎言能流传这么长时间也感到惊愕。但我还是对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拾掇他们家家谱的事感兴趣。以前还从未听他炫耀他的家世。

"唉，不知道我的宝贝现在如何了，她在悲伤地痛哭吗？他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他们欺侮过她吗？你给我说，文尼亚。噢，对了，你该去她那里了！玛特辽娜，玛特辽娜！她的确是个母夜叉，哪里是个好姑娘！"

老太太流起泪来。我能给她什么安慰呢？所以，我只好问她，她前些日子准备告诉我的是什么事？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烦心事？

“唉，亲爱的！也许有些人还认为我们受的折磨太少了，我们喝生活的苦酒还喝得不够！你还记得吗，亲爱的，也许你已经忘了。我的那个挂在项链上的小金盒，里面有一幅娜塔莎小时候的画像。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亲爱的，那是我和我丈夫让一位过路的画家画的，他可是个了不起的画家。那时我的小娜塔莎才八岁，简直就是个小天使。他在画中给她穿上了一件细纱衬衣，从这件衣服外面可以看到她那可爱的小身体，她是那样的美丽可爱，越看越觉得看不够，他把她画得完全像个爱神，而且那时候她的头发非常浓密蓬松，看起来特别特别漂亮。我还极力请求那个画家再给她画上一双翅膀，但他反对这样做。亲爱的，我们受到当时那些打击后，我就悄悄地从首饰箱中把小金盒拿了出来，用一根链子系住，紧贴着十字架戴在了我脖子上，尽管我很担心丈夫会注意到它，你也明白他那时想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扔出家门，或者放把火全部烧掉，免得让我们看到她的东西就想起她来，但她的画像我却不能不看。当我悲痛欲绝的时候，看一眼它便会得到一些抚慰。有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家，我就会用最亲昵的名字召唤她，还不停地吻它，似乎吻的就是她本人，我还会每天晚上在她身上画十字。在我独处的时候，我就会大声地跟她讲话，问她问题，当我在大脑中想像她已回答了一个问题后，还会再问她第二个问题。说起这些事我就觉得非常难过，亲爱的文尼亚！我很高兴他一直没发觉这个小盒子，他对它一无所知，但要命的是昨天早上我找它的时候，发现它不见了，只剩小链子了，它肯定是被磨断了，我把小盒子弄丢了。这简直吓死我了。我想它有可能掉在床上了，我就把所有东西都翻了个遍，但是没有！我到处都找过了，就是没有！它能掉到哪儿去呢？我想它若是从链子磨断后掉到哪个地方，一定会有人捡到它，而除了我那老头和玛特辽娜，是不会再有别人的。但玛特辽娜对我非常忠实，我想她不会这么做的……（玛特辽娜，你还不快点把茶炊拿来？）我难过极了，我老在想如果他发现了那个盒子，那该怎么办呢？我

愁苦着,没完没了地哭,而他却对我越来越体贴照顾了,他看到我哭,自己也跟着难过,好像他知道我为什么事而哭,并显示出特别同情我的样子。我不由得不在心里犯嘀咕:他不会真的发现了那个小盒子,把它扔到窗外去了吧? 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呢? 他肯定把它扔出去了,你知道他那脾气,一气之下会做出这种事来的,现在他又伤心起来,懊悔不应该这样做。我和玛特辽娜是在窗外找来找去,可什么都没找到,连影子都没有。我第一次没能在夜里为她祈祷。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啊,伊凡·彼得诺维奇,这是个坏兆头,是个坏兆头,是非常不吉利的啊!这两天来我一直都在哭。我就像企盼上帝的一名天使降临一样等你来,亲爱的,我有一大堆话要对你倾诉……"

老太太又伤心痛哭起来。

"哦,差点忘记问你,"她突然兴奋地说,好像想起什么事变得高兴了,"他跟你提到过关于孤女的事么?"

"说过,安娜·安德列芙娜,他说这是你们俩共同的意愿,打算收养一个穷人家的姑娘,而且要是个孤儿。这是不是真的?"

"这不是我的想法,亲爱的,我从未这样想过!除了我的娜塔莎,我不要任何人。我要孤女干吗? 她无非是让我们想起悲惨的命运。娜塔莎,她是我惟一的孩子,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你觉得他是因为看到我伤心流泪,为了安慰我,才这么做的吗? 亲爱的,他竟想养一个孤女,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他是不是想通过爱另外一个孩子,而完全地忘记自己的亲生女儿?你们俩在来的路上,他说了我什么? 他的心情怎么样——是非常忧郁呢,还是火冒三丈? 嘘! 他来啦! 以后再告诉我吧,我的孩子! 你以后再跟我说吧! ……明天一定要来这里啊……"

第十三章

老人进来了。他径直向着桌子走去，一边紧皱着眉头，一边用诧异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显出似乎为什么事情感到不好意思的神情。

“怎么回事，”他问道：“茶炊怎么到现在还没拿来？”

“老伴，别着急，马上就来啦，瞧，说来就来了！”安娜·安德列芙娜着急地说道。

玛特辽娜仿佛在专等他进来，一见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就拿着茶炊出来了。她是个非常忠心的仆人，喜欢唠叨，又固执得要命，在我看来，在世界上所有的女佣当中，她是脾气最怪的一个。在尼古拉·希尔戈伊奇面前，她老是一声不吭，因为她怕他。但对安娜·安德列芙娜却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她竟时常想凌驾于女主人之上，对她很是粗暴无礼，可另一方面，她又很爱女主人和娜塔莎。以前在阿赫米涅夫卡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了玛特辽娜。

“唉！……全身湿透了可真够难受的，可还是连一杯茶也喝不到。”老人非常小声地抱怨着。

安娜·安德列芙娜很快地用眼睛暗示了我一下。尽管这时他极力不注意我们，但他的表情显示出，刚才安娜·安德列芙娜给我使眼色，他可是全看见了，而且他是不能忍受这种神秘的眼色的。

“文尼亚，我去看一下那个案子怎么样了，”他突然说，“真是麻烦啊！我跟你说过的，这完全是对我的诬陷。我手里没有证据，没有有效的文契，我的那些文契都不管事……哼……”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的这一番话，只能一言不发。他所说的那个案子是他和公爵之间的，这个案子一直未能了结，但目

前的形势对他很是不妙。对我的沉默不语,他只是以充满疑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怎么样都行。”他突然又说起来,似乎对我这种缄默的态度特别恼火。“尽量快点!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不在乎他们怎么个判法。就算他们判决我输了这场官司,让我赔款也行,但他们决不能把我诬陷成个坏人。无论如何,他们迟早会结束这桩案件的,也迟早会让我倾家荡产的……那时我就什么都不管,去西伯利亚算了。”

“天啊!你为什么非得去那么远的地方呢?干吗要去那儿呢?”安娜·安德列芙娜忧心忡忡地说道。

“可在这里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他大着嗓门反驳道,明摆着是对她的不赞成的态度产生了兴趣。

“哎哟,无论怎么样……总还是能与一些人交往吧……”安娜·安德列芙娜颤巍巍地说道,她那哀婉的目光很快地在我身上扫过。

“能有什么人?”他吼道,那灼热的目光在我和安娜·安德列芙娜身上游移,最终又落到我身上,“你是说强盗,乱造谣言的人,还是叛徒?你用不着担心,这种人哪儿都有,就是在西伯利亚也能碰到。你不想跟我一起去,我是不会强迫你的,你可以留下来。”

这时可怜的安娜·安德列芙娜大叫了起来:“老头子,尼古拉·希尔戈伊奇!你把我扔在这我可怎么办!现在我只有你最亲了……”

她吭哧吭哧地说完,然后又默不作声了。那老人此时火气很暴,他容忍不了别人的反驳,跟谁都过不去。而她呢,向我投过来一种恐慌的眼神,像是在请求我的帮助。

“行啦行啦,安娜·安德列芙娜,”我说道,“如果万一有什么悲剧发生,你们还不是只有把阿赫米涅夫卡卖出去,到那时你就会觉得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建议确实很好。再说西伯利亚也

没有你想像中的那么糟糕。在那里，从私人手里找份好点的工作也是可以的，那时……”

“对啊，伊凡，你说的这些话还算有点道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要走得远远的！我就是这样打算的。”

“哈，我可没想过会来这一招！”安娜·安德列芙娜拍了拍手，惊叫道，“文尼亚，我确实想不到你也这么做，竟然也跟我来这一套！伊凡·彼得诺维奇……我们一直都待你不薄，可你却……”

“喂喂喂！你又怎么啦！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穷得只剩最后一枚铜板了！继续呆在这里，我们又怎么生活呢？你不会让我去请求彼得·阿历克桑德诺维奇公爵，求他放过我们吧？”

老太太一听到公爵的名字，便吓得浑身颤栗起来。她手中拿的茶匙与茶托碰在一起，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这可不行，”阿赫米涅夫又说道，他现在由于一种不易控制的恶毒的快意而变得有点激动，“可你呢，文尼亚，你有什么想法？去西伯利亚干吗呢？也许去他那里才对。我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像个真正的贵族那样，穿上华丽的衣服，安娜·安德列芙娜可以给我弄一件新的胸衣（拜见这么个体面人物，没有这身行头可不行！），把头发修整好，还要买一副新手套，然后就去拜见公爵大人：‘大老爷，您是我们的恩人与父亲！您大人不记小人过，饶了我吧，可怜可怜我，给我一块面包吃吧，——我还有老婆孩子！……’安娜·安德列芙娜，你是不是希望我这样做？是不是？”

“老头子……我错了。糊里糊涂就说出那种话来。是我惹你发火，求你原谅我吧。你不要再喊了！”安娜·安德列芙娜说，同时由于内心恐惧而抖动得更加激烈了。

他是属于那种心地善良纯洁但情绪易波动的人，这种人有时会这样：虽然说他们善良纯洁，但老是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不如意和气愤当中，甚而至于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当他们向外界

宣泄自己的这种内心情感时，他们是不会考虑任何因素任何人的，不在乎会不会伤害别人，哪怕这个人多半是自己最亲密的、是毫无过错的。这就像一个女人，有时偶尔希望感受一下受挫折和难过的心情，即使她从来没有过苦难和悲痛。因此可以说，有好多男人是跟女人一样的，就连那些性格刚强、绝不如女人般柔弱的男人也毫无不例外。但我坚信不移的是，这老人也肯定为自己的这种行为而痛苦，看到自己的妻子满面泪痕，对他怕得要命的那副可怜相，他肯定心如刀割。而且他只不过是有与人争吵的欲望，尽管他感受到的痛苦比起她来却要深刻得多。

我记得，我头脑中当时曾出现过这样一个念头：也许上帝已经感化了他，他也真的想去找娜塔莎来着，就如安娜·安德列芙娜所怀疑的那样，在回来之前有过什么异常的行为。可中途又不想去了，或者又出了什么意外的事，以至于他取消了他的计划(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现在他肯定是因为自己的这份感情和愿望受到打击，才这样气咻咻地回到家里，同时还为自己的这份感情和愿望羞愧不已，想把因为自己的软弱无能造成的怨气找个人泄愤一番，安娜·安德列芙娜正好碰上了这个节骨眼儿，因为她和他都怀有相同的感情和希望。也许他也知道他要是原谅了他们的女儿，他的可怜的安娜·安德列芙娜肯定会欣喜若狂，但他的这个愿望遭受挫折时，她只能承受他的愤怒。

然而他控制住了自己，因为他受到了她那悲痛欲绝的状态的感染，似乎为自己在她面前的那种歇斯底里感到不好意思。我们都沉默着，我尽量不看他。然而好景不长：他注定是要把自己的愤怒之情宣泄出来的，或者发脾气，或者怒骂一通。

“文尼亚，你看，”他突然说道，“我也没办法，已经到这份上了，我不得不说，我也应该像每个干脆的人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懂吗，文尼亚？你来了我感到很开心，为了让别人也能听见，我就在你面前把这些话大声地说出来吧：我憎恶这一切，这所有的泪水，多余的话，苦难和感伤。我既然已经说过我要

彻底忘记那个东西，而且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迫使自己这样做，她也许真的永不会在我心中出现。是的！我言出必行。你明白吗，文尼亚，我要说的是半年前的那件事——为了使你一点都不误会我所说的，我要干干脆脆地把它说出来。"他一面这样说，一面为了躲避她惴惴不安的眼光，拿两只发红的眼睛望着我，"我再说一遍：我就是看不惯这个！这简直就是瞎扯……每个人都把我当成低三下四、感情脆弱得要命的人，仿佛我真是个蠢货，是个最下贱的人，我简直都气昏了……他们认为我痛心得都神经失常了……这简直就是瞎扯！我已经抛弃了感情，我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我没有记忆！……没有！没有！没有！根本没有！……"

他几乎是从椅子上跳起来的，狠命地在桌子上打了一拳，茶杯被震得叮当乱响。

"尼古拉·希尔戈伊奇！难道您一点都不怜悯安娜·安德列芙娜吗？您自己看看您是怎样对待她的。"我听了他的那番话后也管不住自己了，带着满腔怒火对着他说道，而这只能引起他更大的愤怒。

"有什么好怜悯的！"他吼道，此时他全身颤栗，脸色发白，"怜悯她？有人来怜悯我吗？就在我自己的家里就有人用阴谋诡计来欺骗我，偏袒那个应该天诛地灭、受尽诅咒的堕落的女儿，我干吗要可怜她！……"

"尼古拉·希尔戈伊奇，老头子，你想怎么样都行……只是别骂、别诅咒女儿！"安娜·安德列芙娜大嚷起来。

"我就是要骂！"老人的声音高出前面的近乎一倍，"有人竟想让我去找这可恨的女儿，想让我、让一个被人欺辱的人去恳求她的原谅！就是这样，是的，完全没错！在我家里，有的人就是如此没日没夜地折磨我，用那些可笑的拐弯抹角的手段，用那些泪水与哀叹！想引出我的仁慈之心……你看文尼亚，你看。"他一边说，一边用哆哆嗦嗦的手连忙从衣服口袋里拿出几页纸来，"这

是我的那个案件的一些记录，按这上面的说法，我现在倒成了盗贼成了骗子，我出卖了我的恩人！……我因为她而遭受了这些欺辱！嗯，嗯，看，看……”

为了给我看一份文件，他从日常礼服的衣袋里不断地摸索出一张张文件纸来，焦急地搜寻着，但那份文件怎么也找不着。情急之中他把衣袋里的所有东西用一只手拿了出来，忽然有个物件砰的一声掉在了桌上……这正是那只遗失了的小金盒，安娜·安德列芙娜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叫。

眼前的情景几乎让我难以置信：热血冲上他的脑袋，他满面通红，稍微颤抖了一下；安娜·安德列芙娜双手交迭地立在那，用恳求而略带悲哀的目光望着他——她也明白了老人的这种惭愧神色，在我们面前表现出的难堪意味着什么；渐渐地，她的脸色也舒展了，露出欣喜得满是希望的光彩。……是啊，这回她可没搞错，现在她知道小金盒是怎么丢的了！

她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他拾到了它，为自己的发现高兴极了，也许还因为高兴过头而颤抖了好一阵，并且还满怀妒忌地不让旁人看到，只想一个人占有它；随后自己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地看他心爱的女儿，带着不尽的深情——看多少遍都不觉得厌烦，也许他跟那可怜的母亲一样，远离众人将自己反锁在屋中，和他心爱的女儿说话，幻想着她会如何回答，随后自己又是怎样应对的，每到晚上，对着那幅心爱的女儿的画像，用满含伤痛、被封锁在心中的眼泪亲它、抚摸它，再没有诅咒，而是饶恕与祝福他的女儿——那个他不想见到、平时在大家面前还要严加痛骂的女儿。

“亲爱的，看来你还是在爱着她哪！”安娜·安德列芙娜叫了起来，面对这个刚才还诅咒过女儿的严厉父亲，她再也难以自控了。

谁知听见她这一喊叫，他立刻怒目圆睁。他迅即抓起那个小盒子，发疯般地把它扔在地板上，而且还用脚狠命地踩它。

“我永远、永远都诅咒你！”他用喑哑的声音喊道，喘着粗气，“永远，永远！”

“我的主啊！”老太太大叫着，“她，她！我可怜的娜塔莎！她的小脸……用脚踩！……用脚！……你这个暴君！你这个狠毒心肠、无情无义、妄自尊大的坏家伙！”

听到妻子痛苦的哭声，老人也被他自己的疯狂举动惊呆了，不由得暂时停住了。突然他又从地板上抓起那只小盒子，奔向室外，可他才走了两步，双腿一弯就跪在了地上，两只手抓着他面前的沙发，脑袋无力地耷拉着。

他哭了起来，就像小孩和女人那样嚎啕不止。这哭声一阵阵地刺痛了他，使他悲痛欲绝。此时这位老人的严酷全然不见了，他变得比一个婴孩还脆弱。啊，他现在再也不能咒骂了，他再也不会在我们任何人面前感到羞愧了，他被一股强烈的爱之流驱动着，他狂热地吻着就在一分钟前他还用脚踩过的画像，他那一直深埋在心底的对女儿的所有热爱之情，如今都如大堤决口般地喷发了出来，这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又使他整个人都变成了齑粉。

“原谅她，原谅她！”安娜·安德列芙娜一边哭喊着说道，一边俯身与他拥抱：“亲爱的，把她接回来，到了要受审判的末日，上帝肯定会因你的仁爱和善良而奖赏你的！……”

“不，不！决不，永远都不！”他的声音沙哑而哽咽，“永远都不！永远都不！”

第十四章

我到娜塔莎那儿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已经十点钟了。那时她住的地方在谢苗诺夫桥旁边的方坦卡，在商人科洛图什金的一栋脏乱不堪的大楼的四层上。她刚从家里出来时，和阿辽沙住

在利捷伊纳亚大街上的一座体面的大楼里，他们的房子在三楼，尽管不是很大，但却精致温馨。但是这位年轻公爵的钱不久就用完了。他没去做音乐教师，所以只好借钱过日子，现在已经欠下了一笔非常沉重的债务。他的钱都用在了装修房子、给娜塔莎买礼物上了，娜塔莎尽量制止他这么浪费，小心地责怪他，甚至还为此掉过眼泪。阿辽沙感情非常丰富，有时候整整一星期都他会醉心于去幻想给她买件什么礼物，她会怎样接受这个礼物，这简直是他最乐于做的事情，他会欢天喜地地把这种梦想和期待事先告诉我。她的泪水和责怪使他沮丧万分，看起来可怜兮兮的，到后来，他们常常为购买礼物而相互指责，这也导致了一些不愉快和口角。此外，阿辽沙还瞒着娜塔莎花去了好多钱，跟他的那帮朋友一起寻花问柳，对她不够忠心。他常去找若瑟芬和明娜[1]之流，虽然他还是非常爱她。他在爱她的时候也隐含着些许痛苦，他时常愁容满面，很是哀伤地来看我，说他连娜塔莎的一根小手指都不如，他自己庸俗丑恶，既不能理解她，也不配拥有她的爱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这些话是对的。他们的确有很大的不同。在她面前他总感到自己是个小孩，而她也老是把他当做孩子看。他泪眼朦胧地对我说，他很后悔与若瑟芬交往，而且请求我别向娜塔莎说起这件事。每次他向我老老实实地说完这些事后，便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地扯上我（他一定要我一起去，说做了这些坏事后害怕见她，只有我能帮他一把）到娜塔莎那里去，娜塔莎一看到他就明白事情是怎样的。她嫉妒心很强，但我真弄不懂她怎会对他的胡作非为老是宽宏大量地不予追究。往往是这样的，阿辽沙和我一起走进去，怯懦地和她说话，羞愧而又温存地看着她的眼睛。她马上就想到他准是做了亏心事，可她总是很平静，既不向他询问是怎么回事，也不首先谈及这个问题，她反而立刻会对他报之以双倍的热情，显得更温柔、更愉

① 指外国女人。

悦，——在她来说，这根本不是假惺惺的故意做作，也不是耍阴谋的花招。宽恕阿辽沙这个事件本身似乎就带给她一种难言的无与伦比的美，因为对她这么一个善良的人来说，原谅和饶恕就意味着无尽的愉悦。当然，那时的问题还仅仅是有关那些若瑟芬之流。阿辽沙一看到她那副随和、宽宏大量的模样，便不由自主地、不等她开口问他，自己就悔恨交加地把一切都如实讲述出来，——想以此来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或者是像他说的"迷途知返"。他会由于被原谅而兴奋不已，有时竟会为心头的愉悦和感激激动得哭起来，然后亲她、拥抱她。过后随即又脸露笑容，给我们详尽地描述他同若瑟芬的风流事，他在讲这些的时候就如一个孩童般天真，有时微笑，有时开怀大笑，对娜塔莎表达无限的祝福和赞美，就这样甜蜜幸福地度过一个晚上的时间。钱一用尽，他就开始变卖东西。在娜塔莎的极力要求下，才在方坦卡找到了一间虽小但也较为便宜的房子。他们并没有停止卖衣服，娜塔莎连衣裙也卖了，同时也开始找活干；阿辽沙得知此事后伤心欲绝：他咒骂着自己，大声嚷嚷着说他鄙视自己，可他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办法来摆脱他们目前所处的困境。现在这最后的经济来源也没了，只有找活干了，但挣的钱又少得可怜。

他们刚开始同居时，公爵就反对，为此阿辽沙和他有过一次针锋相对的争执。那时公爵就已经打定主意要促成儿子和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菲莉莫诺娃之间的婚事，即让他娶伯爵夫人的继女，尽管这个计划还在酝酿之中，但他对此雄心勃勃。他经常拉着阿辽沙去看他的未婚妻，嘱咐他一定要哄她开心，为了这件事，他对儿子恩威并施，使出了浑身解数。只因伯爵夫人反对，使他的计划泡了汤。那时候对儿子与娜塔莎之间的关系，这位父亲只是想让时间冲淡一切，自己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了解自己的儿子薄情寡义，希望他能很快地从对娜塔莎的痴迷当中恢复过来。就是到现在，对于阿辽莎可能要娶娜塔莎的问题，他也并不担心。而那对情人，他们想着等到与公爵的矛盾

全部消除后再结婚，要不然就是情形有了变化后再说。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娜塔莎不愿提起这件事。阿辽沙曾暗地里向我表示过，他父亲好像还对这件事感到有点快乐：他为阿赫米涅夫在这件事上所受到的种种欺辱而快乐。但从表面看来他似乎仍很生儿子的气：减少了儿子的本不多的生活费（他对他儿子特别小气），还声称要一分钱不给他。可没过多久就因伯爵夫人要去波兰办事，他也随同前往了。他对他的那个计划仍然孜孜以求。若说结婚，阿辽沙的确有点太年轻了，但那个未婚妻又太富有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啊！公爵后来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

我们都纷纷听说，这件婚事好不容易有了些进展。就在我正在讲述的时候，公爵刚回到彼得堡。他亲切地招待儿子，但他对儿子跟娜塔莎之间的那份情意绵绵如胶似漆的感情特别反感，同时也感到震惊。他不由得怀疑和害怕起来。他严正地命令儿子斩断跟娜塔莎之间的感情，可他不久就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于是就拉着阿辽沙去了伯爵夫人那里。虽然还仍是个小女孩，但伯爵夫人的继女的长相，却是非常的标致，心地也出奇地善良，心胸纯洁无瑕、坦诚洒脱，而且快乐温柔聪惠。公爵想儿子已经对娜塔莎失去新鲜感，现在他是不会再用半年前的态度对他的未婚妻了，他预测不超过半年，就会达到目的。他的预测只对了一半……阿辽沙的的确确给迷住了。我还要说明一点：这位父亲异乎寻常地对儿子疼爱关注起来（尽管还是不给他钱）。阿辽沙觉得有某种东西潜藏在父亲的表面的亲热下面，那是他的执拗的不可更改的决心，这使得他很是忧愁，——然而，如果不能每天与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见面，那他会更加烦闷。我知道，他已经整整五天没去看望娜塔莎了。

在从阿赫米涅夫家去往她那里的路上，我一直惴惴不安地盘算着：她将会对我说什么呢？我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了她窗口的灯光。我很早就跟她说好了，如果她迫不及待地与我见面，就在窗口点支蜡烛，因此我每次从她住所附近经过时（差不多每天

晚上都这样),我就可以通过那特殊的烛光知道她在等着我。最近她常常点着蜡烛等待……

第十五章

我看到的只有娜塔莎一人。她双手交叉于胸前脚步很轻地来回走着,似乎在思索着什么。桌上放着一只即将熄灭的茶炊,很显然,它一直在等我。她向我伸出手,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但她的笑容里包含着一种哀痛、温顺和镇静的意味。她的脸色显得很苍白,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一双湛蓝色的明亮的眼睛看起来比起以前又略大了些,头发也更浓密了,——看来这些都是生病和消瘦的缘故。

"我原以为你今晚不会来了呢,"她一边说,一边把手伸给我:"我想是不是你又病了,还打算让玛芙拉去你那儿问一下呢。"

"没病,我没病,我只是被一些事拖住了,我马上告诉你是些什么事。但是你怎么样,娜塔莎?发生什么事了?"

"没发生什么,"她略显惊愕地回答说,"怎么啦?"

"可是你的信……昨天你写给我的信上让我九点整来这,既不能早,也不能迟。似乎有点不寻常。"

"是啊!昨天我在等他。"

"他呢,还是没来?"

"没来。所以我就想:如果他不来,那我就要跟你说说话。"她缄默了一会儿后又补充说。

"今天晚上还等他吗?"

"没有,没有等他,今天晚上他在那边。"

"娜塔莎,你怎么看,他会不会再也不来了?"

"来是肯定会来的。"她一边回答,一边用一种很严肃的眼光瞥了我一眼。

我的一连串的问题使她有点不快。我们都不说话了，继续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我一直在等着你来，文尼亚，”她又说道，脸上绽放出了笑容，“你知道我干什么了？我就在这房间一边来回走着，一边背诗呢。你记不记得了——小铃铛，冬天的道路：‘橡木桌上的茶具热气腾腾，’我们还一同朗诵：[1]

风停雪住，道路已在曙色中朦胧，
夜也开始环顾，犹如睁开它无数的眼睛……

——然后是：

突然间一阵悠扬的铃铛声，
送来一个歌者溢洋的热情：
啊，哥哥，
你何时，何时才能偎依着我的胸！
我是如此生机勃勃。
黎明时我倾听着玻璃窗上嬉闹的寒风，
橡木桌上的茶具热气腾腾，
屋角的炉子噼哩啪啦，火光闪烁，
木床前吊着的帐帷五彩纷呈……

“写得多棒啊！这些诗句真让人悲伤，文尼亚！它的确就像一块绣花布，只能用来绣花，——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绣。它是一幅充满着丰富想像和积极向上的图画。诗里头有两种感情：以往的感情和现在的感情。这只茶炊，这幅印花布帷幔，——所有这些都让人觉得是如此的亲近……这诗描述的情景就如同在我们

---

① 该诗为俄国十九世纪诗人雅·彼·波隆斯基的作品，诗题为《小铃铛》。

那个小县城的那些居民的小屋子里，我似乎还看见了这种房子：圆木建的，墙上还没有镶木板……然后又是另一番情景：

忽尔还是那样的歌声传出，
夹杂着铃儿的忧郁：
‘我的哥哥，他在何处？
不知他是否会走进屋抱着我，悠悠情愫！
我的生活糟到什么程度！
狭窄的房屋阴暗单调，寒风猎猎袭裾……
房外只有一颗孤独的樱桃树，
却因冰冻霜凌爬满窗户，使我难以目睹，
或许，它早已枝零叶枯。
生活这样糟糕，多彩的帐幔容颜凋尽，
拒绝亲友，我独自拖着怏怏病躯，
身边只有老太婆的絮聒，却听不见哥哥的甜言蜜语……’

“我独自拖着怏怏病躯，怏怏病躯这几个字用得太好了！‘却听不见哥哥的甜言蜜语’，——这句诗里带着多少哀愁和感情，带着多少对以往的怀念，以及你的自寻烦恼，而现在你却恰恰陶醉于自己的这种烦闷中自艾自怜……天哪，这太美妙了！的确太真实了！”

她又默默不语了，抽噎似乎已在扯动她的声带，而她却极力控制着。

“亲爱的文尼亚！”稍后她对我说道，但随即又闭口不语，似乎自己一时想不起来要说的话，或者也许这话只是由于一时激动而无意中说出来的。

此时我们仍未停止在房间里的来回走动。一盏神灯在神像前燃烧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娜塔莎变得对上帝更加信仰了，但

当别人提起这一点时,她会不高兴的。

“你点灯干什么呢,明天是节日吗?”我问。

“不是的,不是什么节日……可你坐下来,文尼亚!你一定有些疲倦。你想喝杯茶吗?你还没喝吧?”

“娜塔莎,我喝过茶了,咱们一起坐下吧。”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从他们那里。”我们经常以这种方式说她父母的家。

“从他们那里?时间怎么够呢?你自己去的还是他们让你去的?……”

她很急切地问了我好些问题。她的脸由于一时的激动显得更加苍白了。我很认真地把整个过程告诉了她,包括与她父亲的见面,和她母亲的谈话以及那只小盒子的事,——我的叙述非常详尽,真可谓是有声有色。我对她总是坦诚相见。她一字一句地听着,一副如饥似渴的样子。她的双眼噙满了泪水。她被那只小盒子的事深深打动了。

“等一下,文尼亚,等一下,”她经常在我的叙述中插话,“你说的时候再详细一些,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一定要比刚才的再详尽些!……”

我说了又说,还不时回答一些她提出来的有关细节的问题。

“他是来看我吗,你真的这么想?”

“我也不清楚,娜塔莎,我的确不敢肯定。他仍爱你,为你牵肠挂肚,那是根本用不着多说的,但他有没有到你这儿来看你,这个……这个……”

“他亲了小金盒?”她插嘴说道,“他亲它的时候说了什么话?”

“他说话的时候前言不搭后语,用一些充满深情的名字喊你,呼唤你,还感叹不止。”

“呼唤我?”

“对啊。”

她轻声啜泣起来。

“多心疼啊！”她说道，“好像他什么都知道，”在一阵很短的沉默后，她又接着说，“那也不奇怪。他对阿辽沙的父亲也很了解。”

“娜塔莎，”我小心翼翼地说，“我们去他们那里吧……”

“什么时候？”她脸色唰一下白了，身子也从椅子上稍微抬起了一些，似乎要站起来，问道。她想要我马上就带她去。

“不行，文尼亚，”她把两手放在我肩上，露出一丝伤心的笑容，补充道，“不行，亲爱的，你老这么说，但是……这件事还是不要再说了。”

“这个可怕的矛盾难道就这样一直延续下去吗！”我伤心地吼道，“你难道就这么要强，不肯走第一步吗？这第一步本就应该由你走，这是理所当然的。也许你父亲就专等你走出这第一步，然后就会宽恕你……他是你父亲，他因为你而受尽了屈辱。你应该尊重他，顾及他的自尊心，这是人之常情，再正常不过了！你必须这样做。试试看吧，他将会完完全全地宽恕你。

“完完全全，这不可能。文尼亚，你也不要责备我，这用不着。不管过去和现在，我每时每刻都在考虑这件事。我离家出走后，几乎天天都在想它。这件事我在你面前，提起过多少次啊！你也清楚，这是毫无可能的！”

“试一下再说嘛！”

“我的朋友，不行，不能试。假若我真那样做了，他只有加倍地憎恶我。失去的东西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在现在这种情形下，永远都失去了、再不能挽回的是些什么，你知道吗？那就是我的那段童年岁月，我们俩和他们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光。就算父亲原谅了我，他还是会不认我。他心里头只有一个小姑娘，一个大孩子。他疼爱的是我小时候的天真无邪，当他抚摸我的头时，还把我当成个七岁的小姑娘，坐在他的腿上给他唱着儿歌。从很小的时候直至我离开他们的最后一天，每天晚上他都要来到我的床

边，为我祈祷。我们的不幸发生的前一个月，他悄悄地给我买了一对耳环（但我全知道了），美滋滋地幻想着我收到这份礼物时欢天喜地的样子，就像个小孩，但当他发觉我早就知道他给我买了这么一副耳环时，就对任何人，首当其冲的是对我，大发雷霆。我出走前三天，他看出我闷闷不乐，自己也立即发愁起来，竟然都病了。可是，——你怎么看这件事？——为了让我开心，他还给我买了张戏票回来！……确实，他就是想通过这些方法让我快乐。我再跟你说一次，他熟悉和疼爱的只是那个小时候的我，他从来不愿正视这个问题，就是有一天我也会长大成为一个女人……他的思想里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如果我现在回到家里，他会认不出我是谁。即便他能宽恕我，他所看到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不再是一个小孩，我已经经历过许多事情。即使他对我依然疼爱，——他还是会为以往的幸福哀叹，为着我不再是他心中一直深爱的那个小孩而感伤。过去的岁月总让人神往！回想起来真叫人痛苦不堪啊！啊，过去总是那么美好，文尼亚！”她陶醉地叫道，出于内心的痛楚而发出的这一声惋叹中止了她的话。

“你所说的都对，娜塔莎，”我说，“因此，他现在需要回过头来爱你并了解你。尤其要重新对你进行认识。他肯定会爱你的。难道不对吗？你不会认为他这么一个好人不能完全认识你吧？”

“噢，文尼亚，你可不能这么说。我又没有特殊的地方，有什么可值得了解的？我没那个意思。你看，也还有这种情况：父爱也是很自私的。我自始至终都向他隐瞒了我跟阿辽沙之间的事，他一点都没察觉到，对此他特别痛心。他清楚他从未想过会有这种事发生，他认为我和阿辽沙的感情破裂和我的离家出走都是我自己造成的，都是因为我对他们不忠和隐瞒的结果。在最初的时候我就没去找过他，到后来我也没把我谈恋爱后的任何一种想法向他说起过，以求得他的原谅和宽恕。恰恰相反，我把所有事情都装进了自己肚子里，我一直对他隐瞒事情的真相，我还能

非常有把握地告诉你，文尼亚，以他最真实的感受，我这样做要比离开他们完全与情人厮守在一起更使他心痛，也更令他难过。即便他现在也能如一位父亲一样亲切温柔地对我，但内心当中的抱怨总不会消除的。过个两三天，就变得不高兴，也开始犹豫和抱怨了。所以，他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宽恕我。如果我去对他诚心诚意地说：我知道他因我而受了很多屈辱，我对于他实在是罪孽深重。但他若是不考虑我的痛苦，我为我和阿辽沙的快乐付出惨重代价，——这虽会使我伤心欲绝，但我能压制心痛，我能容忍一切，——可这还不能使他满意。他会向我索取我不能给他的酬劳：他会让我彻底地否定过去，诅咒过去，诅咒阿辽沙，虔诚地承认爱上阿辽沙是个错误。他会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把这半年一笔勾销，让生活再重新回到过去。但我是绝不会诅咒别人的，我也不会为做过的事而悔恨……事到如今，就顺其自然吧……不，文尼亚，现在还不行。还没到最后的时刻。”

“最后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我只有不断受折磨，以后的日子才会幸福；这种幸福是很多的痛苦换来的，痛苦能净化所有东西……啊，文尼亚，人生的痛苦怎么这么多啊！”

我带着思索的表情看着她，没说一句话。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阿辽沙？不，我是说你，文尼亚。”她说，对自己的口误她笑了一下。

“娜塔莎，我正在注意你的笑容。这种笑法，你是从哪儿学来的？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笑的。”

“从我的笑中能看出什么？”

“还有往日孩童时的天真，这是真的……但在你笑的时候，你的心却仿佛在受痛苦的煎熬。——娜塔莎，你瘦了，你的头发好像更加厚了……你穿了件什么样的衣裳？是不是你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做的？”

“你太关心我了，文尼亚！”她一边回答，一边用充满深情的

眼光看了我一眼，“嗯，而你怎么样，现在忙什么事呢？”

“一直就那样。还在写小说。真是吃力啊，写得很不顺畅。灵感全没了。凑凑合合地写也能写出来，说不定还非常有趣，但是把一个好的构思给破坏了也真是划不来。这是我最钟爱的构思之一。但必须按时给杂志社送去。我都想搁下这个长篇，赶快写出个中篇小说，一篇轻快隽秀的作品，里面没有任何的哀愁……这一定能做到……每个人都应当快乐、愉悦！……”

“你真是个劳苦操心的人！史密斯怎么样了？”

“他死了。”

“他没为难你吧？我老老实实告诉你，文尼亚：你有病，你精神失常，老爱胡思乱想。你建议我租下这间房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精神有问题。对了，房子很潮湿，不舒服吧？”

“是啊！今晚上我还遇上一桩事情……不过我以后再对你说吧。”

我刚才的话她根本没听，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想着问题。

“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当时怎会离开他们。我当时肯定在害热病。”她又开口说道，那副看我的样子似乎表明她也不希望我对此再说些什么。

即使我对她再说下去，她也听不到的。

“文尼亚，”她的声音微弱得难以听见，“我请你来，是因为有件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情？”

“我要离开他。”

“你已经离开他了，还是打算要离开他呢？”

“这种日子是到了该停止的时候了。我之所以请你来，就是要把所有的事，所有憋闷在我心里的东西，还有我一直向你隐瞒的许多事情统统都告诉你。”她总是以这种方式向我敞开她的心扉，可结果是，她内心的那些秘密我老早就从她口里听说过。

“啊，娜塔莎，这件事你已经跟我讲过一千次了！的确，你们

不可以再在一起了，你们俩的关系让人无法琢磨，你们一点相同的地方都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你真下决心这么做吗？”

“以前只是随便想想，文尼亚，但现在我真的是铁了心了。我全心全意地爱他，可他却第一个向我发难，我会毁了他的美好前程。我应该把他的自由还给他。他娶我那是不可能的，他不敢反抗他父亲。我也不想死缠着把他留在我身边。所以他就爱上了他父亲给他找的那个未婚妻，我其实还有点高兴。这样在分手时他就不会很难过了。我就应该这样做！这是我的义务！……我爱他，我就该为他付出一切，以此向他证明这是我对他的爱情，这是义务！是不是？”

“但你不能使他答应。”

“我并不要求他答应。即使他现在在我面前，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对他。但是我得找个法子，能够很轻易地使他不愿再和我在一起，又不会感到自责。——让我头疼的就是这个问题，你给我出出主意吧，文尼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办法只有一个，”我说，“那就是对他恩断情绝，再找个人谈恋爱。但这样做不一定管用。他的性格你不是很了解吗？他已经有五天没来看你了。就算他真的不要你了，但你只要给他寄去一封信，说你要离开他了，那他就会立即来到你跟前。”

“文尼亚，你为啥不喜欢他呢？”

“我！”

“对啊，你，你！你跟他过不去，背地里和表面上都是这样！一提起他你就气不打一处来。我早已察觉上千次了：贬损他和污蔑他是你最快乐的事！是的，你就爱污蔑他，这全是事实！”

“这种话你不止一千次地对我说过。娜塔莎，好啦，我们不要再说这个了。”

“我的确应该换个住的地方，”在片刻的缄默之后她又说道，“你不要生气，文尼亚……”

“哈，那又能起什么作用，他照旧会找去的，我绝对没有生

气。”

“爱情是有很大力量的，新的爱情会把他抓住。他即使是到我这儿来，也只是小坐片刻，你有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娜塔莎，他的确太让人不可捉摸，既想娶他的那个未婚妻，同时还想继续爱你。这么两件事他仿佛的确有可能同时做。”

“我可以下定决心，如果我能断定他爱那个姑娘的话……文尼亚！你千万别瞒着我！你好像知道一些情况，可又不打算告诉我，是不是？”

她盯着我看，用一种慌乱和探究的眼光。

“亲爱的，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你知道我对你从来不隐瞒什么的。但我却有另一种念头：也许他爱那个姑娘并不如我的想像中的那般强烈。那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罢了……”

“文尼亚，你果真这么认为吗？天哪，我能确信这一点就好了！啊，我即刻就想见他一面，就一面。我会从他的脸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就是不来！就是不来！”

“那么你是在等了，娜塔莎？”

“不是，他这会儿在她那边。我打发人问过的，我知道。我确实想见见他……你听，文尼亚，我又在胡说八道了，但是，我就真不能见他吗，无论在哪里都碰不上他吗？你怎么看？”

她急不可耐地等我答复。

“见倒是能见着。但只见见并没多大意思。”

“见见他就行了，到那时我自己就明白了。你听：我真是蠢到家了，我总是一个人在这里来来回回地走，总是一个人，——还一直想啊想的，思绪特别乱，就如同不停的旋风一样，太气人了！文尼亚，我有这么一种想法：你可不可以认识她？伯爵夫人赞扬过你的小说（这是你自己对我说的）。有时你还去参加 P 公爵家的晚会，她正好也经常上那儿去。你可以通过别人结识她。也许阿辽沙还会把她介绍给你的。到那时你就可以对我讲她的情况

了。”

“亲爱的娜塔莎，以后咱们再说这件事。你先告诉我，你真能下定决心离开他吗？你看看自己吧，果真很镇静？”

“会——的！”她回答，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我全部的生活也是为他！但文尼亚你明白，他在她那边就把我置之脑后，我确实受不了这个，他就像往常坐在这里时那样，也在那边谈笑风生……他盯着她的眼睛看，他总是这样，——他绝想不到我在这里……跟你在一起。”

她没把话说完，伤痛至极地看了我一眼。

“唉，娜塔莎，刚才你还在说……”

“让我们分手吧，我们彼此都分手吧！”她两眼熠熠生辉，插嘴说道，“我同意他这么做……但是，文尼亚，让人痛心的是，他将第一个把我忘了！啊，文尼亚，这真叫人痛心！我自己也弄不懂：想归想，可做起来却又不同了！我该怎么办呢？”

“好啦，娜塔莎，冷静些吧！……”

“整整五天了，每一分每一刻……做梦也罢，不做梦也罢，——他一直占据着我的心，一直占据着！文尼亚，我们去那里吧，你陪我去！”

“行了，娜塔莎。”

“不行，我们要去！我在等你来，文尼亚！三天来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给你写信也是为了这件事……你要陪着我，这件事，你可一定要帮我……我等你……等了三天……那里今晚有个晚会……他在那里……我们走吧！”

她在喃喃自语着。前厅有一阵吵闹声，好像是玛芙拉在跟什么人争执。

“等一下，娜塔莎，你听，这是谁的声音？”我问道。

她刚开始还带着一种狐疑的神色微笑着谛听，可突然之间她的脸一下子白了。

“天哪！那是谁？”她说道，声音小得难以捕捉。

她想阻止我，但我还是避开她去前厅了。一点没错！来人正是阿辽沙，他在向玛芙拉打听着什么，而她刚开始不想让他进来。

“你从哪儿来？”她说，俨然一副管家的样子，“什么？这几天你都在做什么？好吧，进去吧，进去吧！你甭想跟我套近乎！进去，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说？”

“我任何人都不怕！进去就进去！”阿辽沙说道，但他的样子多少有点心虚。

“那你进去吧！你可真行啊！”

“我就进去！噢！您也来了！”他一看到我就对我说，“您也来了，太好了！您看现在我也到了这里，该怎么办好……”

“您进去就成了，”我回答道，“怕什么？”

“我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我没做过错事，我敢向您发誓。您以为我有错吗？我就要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出来，那时您就会明白了。娜塔莎，我能进来吗？”他立在已关了的门前，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大声问道。

没人回答。

“怎么了？”他变得惴惴不安起来，问道。

“没怎么，刚才她还在里边，”我答道，“但也可能……”

阿辽沙动作缓慢小心地推开了门，有点害怕地向里面望了望。可一个人也没有。

突然他在柜子和窗户的角落里发现了她。她似乎是躲在那儿，脸上毫无生气。到如今我一想起她那副样子还觉得好笑。阿辽沙小心翼翼地走到她跟前。

“娜塔莎，你没事吧？你好吗？娜塔莎，”他心虚地说道，用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望着她。

“哦，没……没什么！……”她不知所措地回答道，好像她倒是有错的，“你……要喝茶吗？”

“娜塔莎，你听着……”阿辽沙魂不守舍地说，“也许你真的

认为我有过错……可我没有，我根本没错儿。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你就明白了。”

“干吗要这样呢？”娜塔莎很轻地说道，“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把手给我吧……这就行了……还和以前一样……”这样，她就从那个角落走了出来。她的两腮阵阵微红。

也许是因为害怕阿辽沙，她眼睛向下瞧着。

“啊，天啊！”他欢天喜地地叫道，“如果我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那以后我确实再不敢见她了！您看看，您看看！”他朝我叫嚷道，“她以为我错了。无论什么事都跟我过不去，跟我闹对立！我已经五天没来了！有谣言说我和我未婚妻在一块儿，但现在呢！她宽恕了我！她说：‘把手给我，这就行了！’娜塔莎！我的宝贝，我的可爱的天使！我根本没错，你要记住这一点！根本没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不过……不过这些天你在那里……现在他们让你去那里……你怎么来这儿了！几……几点了？”

“十点半！那边我已去过了……但我找借口说我不舒服，就回来了，这是头一回，我五天里头一回得到自由，头一回摆脱他们来看你，娜塔莎。当然我前几天也可以来，只是我自己没来，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你很快就会明白的，我就是为了向你解释才来的。惟独这次我在你面前是问心无愧没一点错，根本没有！”

娜塔莎抬起头来看了看他……可只见他正以一种特别真诚的目光望着她，脸上的神情是那么的愉悦，那么的真挚，使人不由得信任他。我猜想他们会呼喊着彼此拥抱对方，就像以前俩人重新和好时那样。但娜塔莎仿佛无力抵挡这股幸福的冲击，她的头低垂在胸前，突然……轻轻地哭了。此时阿辽沙再也控制不住了。他扑倒在她的脚前，——疯狂地吻着她的脚。我把一张椅子推到她跟前，她一下子就坐下了，她的腿已支持不住了。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一分钟后我们就像发了疯似地笑了起来。

“让我说，让我说，”阿辽沙的声音清脆响亮，把我们的笑声给压了下去，“他们认为我又和以前一样……我来这只是胡言乱语……我跟你们讲，我遇到件很有意思的事，你们能不能不说话了！”

他急切地要开始讲他的故事。他是有一些重要消息的，这可从他那副样子看出来。但是，有了这些消息而表现出的那种小孩子般的洋洋得意、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使得娜塔莎开怀大笑起来。我也跟着她微笑。他越生我们的气，我们就越大笑不止。开始他只是生气，接着便如一个毫无信心的小孩，这样继续下去的结果是，我们竟成了果戈理创作的米奇曼，一有人向他伸个指头过来，他就笑个不停。这时玛芙拉从伙房出来站在门前，满面怒气地望着我们，使她窝火的是，五天来她都在盼望娜塔莎对他的不见踪影狠狠地怒斥一番，但眼前的情景让她的愿望落空了，我们竟还那样开心。

最后娜塔莎发现我们的笑伤害了阿辽沙，就停住不笑了。

“你打算对我们讲点什么呢？”她问。

“要不要我把茶炊拿上来？”玛芙拉问，她一点都不客气地打断了阿辽沙要说的话。

“你出去吧，玛芙拉，你出去吧，”他叫道，朝她扬着双臂，以便赶紧把她弄走，“我要把已经发生了的、正在发生的以及马上要发生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你们，因为这些情况我统统都知道。我的友人，我明白你们都特别想知道这五天我到底在哪里，——我正要向你们解释，可你们偏偏不给我机会。第一，娜塔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骗你，你已经骗很长时间了，最要紧的就是这个。”

“骗我！”

“对，足足一个月了，我都在骗你，我父亲回来之前就是这样了，如今该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一个月之前，我父亲那时还没回来，我接到他写给我的一封长信，这件事我没对你们俩人讲。他的信写得很直接，那上面说——他的语气是很严厉的，我都有点害怕，——他通知我，那桩婚事已敲定了，那个姑娘无可挑剔。我肯定是配不上她的，但我还是要跟她结婚。因此我不能再胡思乱想，要准备好一切，如此之类的话，——哦，我们都清楚他指的胡思乱想是什么。我没有把这封信的事对你们说……”

“哪有的事！”娜塔莎插进来说道，“别听他瞎说！实际上你很快就把全部事情都对我们说了。当时的事，我还有印象，你一下子就变了个样，那么顺从，那么温柔，整天守在我身边，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另外信的内容都被你自己陆陆续续地讲了出来。”

“不会的，重要内容我绝没讲。你们俩也许自己弄懂了点什么，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不关我的事。这件事憋在我心里，我都难受死了。”

“阿辽沙，我还记得，那时您急着让我马上就给您想出个办法来，事情您相继都告诉我了，还是以一种万一有可能的口吻说的。”我一边望着娜塔莎，一边说道。

“你都说过的！别再瞎说了！”她也说道，“你还会瞒得住人？哦，你不会做骗子。甚至玛芙拉都知道这件事。玛芙拉，你知道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玛芙拉把头从门外伸了进来，说道，“没过三天你就都说了出来，你可瞒不了人！”

“唉，和你们说话真是费劲！娜塔莎！你这样做只是为了报复。可玛芙拉，你也没明白。我那时的举动就像疯了一样，玛芙拉，你记得有这回事吗？”

“当然记得的。现在你也一样。”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有印象吗？当时我们一个铜板也没了，你就把我的银烟盒拿到典当行给当了，但是，玛芙拉，你给我听着，在我面前你太过分了。这都是娜塔莎把你宠坏的。哦，即便我那时真的点点滴滴地都对你们讲过（现在我想起来了），但是那封信的语气是怎样的，你们并不清楚。可这封信重要的地方就在语气上面。现在我就要说这个。”

“那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呢？”娜塔莎问。

“娜塔莎，你听听，你说这话的时候就像在逗着玩似的。不要开玩笑。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你，这事可不一般。信上的语气特别强硬，弄得我很绝望。我父亲以前根本不是这样和我说话的。总之，即使里斯本陷落，也不能违背他的期望——就是这样一种语气！”

“行啦行啦，你倒是说，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对我隐瞒呢？”

“噢，天哪！我只是想不让你受惊吓。我原打算自己把这些事都处理好。可哪知信收到后不久，我父亲也就回来了，我受折磨的日子也随之而来了。我拿定主意要跟他把事情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地说清楚，可总是没有适当的时机。但他连问都不问，真是狡猾！他反而摆出这么一副架势：矛盾似乎已经化解了，我们再不会争吵和斗气了。你听明白了吗，再也不会了，多么有信心！他一下子变得对我特别热情、特别随和起来。我也真是想不明白。伊凡·彼得诺维奇，你还不清楚他有多精明！他读过的书特别多，经历也异常丰富，即使您在他面前仅仅出现一回，他就能掌握你的一切思想，恰如他了解自己的思想一样。也许是这个缘故，人们就给他起了个“伪君子”的外号。娜塔莎不高兴我说他的好话。你不要生气，娜塔莎。好了，情况就是这些……噢，这只是随口说几句！刚开始他不肯给我钱，现在不一样了，昨天给了我。娜塔莎！我亲爱的天使！我们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你看啊！这六个月以来他为了教训我而扣下我的钱，昨天他都给我了；你们看啊，这么多钱。我还没点呢。玛芙拉，你看，这么一大把钱！

以后我们再也用不着把匙子和领扣当给典当行了！”

他从衣兜抓出一大把钞票，差不多在一千五百卢布左右，放在了桌上。玛芙拉一边喜滋滋地看着钱，一边表扬起阿辽沙来了。娜塔莎急不可耐地逼着他说下去。

“唉，——我就考虑开了，我可怎么办呢？”阿辽沙继续说道，“唉，我怎么能违背他呢？是这样的，我在你俩面前保证，如果他不像那时候一样随和地对我，而是很严厉，那我会什么都不管的。我就会干干脆脆地对他说，我已经是大人了，我不同意，事情就完了。希望你们信任我，我会很坚决的。但那时——我该怎么对他说呢？你们可不要责备我。我看你有些不高兴，娜塔莎。可为什么你们俩暗传眼色呢？你们一定在想：他很快就被迷惑住了，一点都不坚决。其实我是很坚决的，比你们想像中的更坚决！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就是，虽然目前的情况对我很不利，但我还是立即提醒自己：这样做是我的义务，我必须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统统告诉我父亲。因此我就一点一滴地说了起来，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我说的时候他一直都在听。”

“可你说了什么，你到底对他说了什么？”娜塔莎急迫地问道。

“我要告诉他的是，我根本不要别的什么未婚妻，我自己有我的未婚妻，——正是你。到现在我还没把这事干干脆脆地告诉他，但我已决定了要这么跟他说，就明天，我已拿定主意了。起初我对他说，我们把自己当成是贵族，那是非常愚昧的，为钱财结婚是卑鄙的，毫无廉耻的（我跟他说话的语气非常自然，就像两兄弟一样）。接着我又对他说，我是第三等级，第三等级——这是主要的；[1] 我觉得很光荣，因为我也和别人一样，我不希望与别人比起来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总之呢，这些进步的思想我都对他说了……我说得热情洋溢、绘声绘色。我自己也吃了一惊。

---

① 原文为法文。

我还用他自己的看法证明给他看……我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哪是什么公爵？只是有个公爵的身世罢了，其实我们哪有公爵的派头呢？第一，我们没有腰缠万贯，而金钱却是最重要的。现今最阔气的公爵是罗特希尔德。第二——在上流社会圈内，我们早就不被人提起了。最后一个是谢苗·瓦尔科夫斯基叔叔，他也仅仅在莫斯科有点知名度，那还是因为他卖掉了最后三百个农奴，把那钱也挥霍尽了，要不是父亲自己赚点钱，他的孙子就有可能自己种地了，这种公爵现今就有：我们有什么好夸耀的呢。总之，我把郁积在内心的话全说了，——一点一滴地都说了，我说得热忱、干脆，说得还有点收不住口了。他根本就不理我说的话，指责我没去拜见纳英斯基伯爵，接着又说我该去讨好我的教母K公爵夫人，只要K公爵夫人肯热情招呼我，那我到哪儿都会受欢迎，我的前途也有保证了，他一直说个没完，还不断地东拉西扯。这些都是拐弯抹角说出的，娜塔莎，我和你同居后，我就没去搭理这些人，这都是你造成的。但是一直到现在，他都没有直接说起你，他是有意这样做的。我们都在玩捉迷藏，都在等机会，等对方露出马脚，你要有信心，我们会过上好日子的。”

“好啊，但最后怎么结束的，他想怎么办？这才是最要紧的。阿辽沙，你这个说起来东拉西扯没完没了的家伙……”

“谁知道他想怎么样，他的想法一点都不弄明白，我那真不是东拉西扯，我句句都是实情，实际上他也没表态，对我的话只笑了一下，但他的那种笑容似乎是在对我表示同情。我知道这确实有点耻辱，但我并不觉得难堪。他说：‘我十分赞同你的看法，但我们还是得去拜望一下纳英斯基伯爵，你可要留心，在那里可别提这件事。他们不像我那样了解你。’我想他在所有贵族那里也不是很受欢迎的，他们好像有什么缘故在生他的气。我父亲目前在上流社会社交圈中也不是很讨人喜欢。伯爵一开始对我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特别傲慢，仿佛一点都不记得我是在他家长大的，还假装出在使劲地回忆，的确这样！他对我大发雷霆，

认为我忘恩负义，实际上我并没有这样；他家里死气沉沉的，——所以我就再也不去他那儿了，他对我父亲一点也不热情；他那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真让我弄不懂，我父亲为什么还要去他那里。所有这些都使得我非常窝火。他在他面前非得表现出奴颜媚骨，我知道这都是为我好，但我又是什么都不要的。我原打算以后再把我所有的想法都说给我父亲听，但我还是忍住了。有什么必要呢？设法控制他的思想，只不过使他更烦躁罢了，他现在已经很不顺心了。这样一来我就想该怎么办，还是来点诡计吧，要超过他们那些人，比他们更狡猾，我要使得伯爵对我礼敬有加，——你们想想是个什么结果？我马上就实现了我的目的：仅仅一天时间一切都变样！现在纳英斯基伯爵对我是刮目相看。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做出来的，全靠了我的计谋，我父亲就只有惊讶万分的份！……"

"喂，阿辽沙，你别扯太远了！"娜塔莎焦躁地叫道，"我还等着你说说我们俩的事呢，而你只是大吹特吹你在纳英斯基伯爵那里平步青云的事。我和你的伯爵有什么瓜葛！"

"有什么瓜葛！伊凡·彼得诺维奇，你听明白了吗，有什么瓜葛？真正的要紧事就是这儿。最终你就会明白一切，那时什么都搞清楚了。但我还要告诉你们……总之最终（干吗不干干脆脆说出来呢！），我要对你说，娜塔莎，也要对您说，伊凡·彼得诺维奇，我有时也许很笨，甚至就算有点蠢（有时的确如此）。可这次，我敢打保票，我的确使了好些计谋……都差不多能说是……花了好多心思。因此我想你们肯定会欢喜，我不是老那么……笨……"

"噢，阿辽沙，行了！亲爱的！……"

娜塔莎是不会容许人家把阿辽沙说成是笨蛋的。有过好多次，在我向阿辽沙不是很客气地指出他又在做蠢事时，她都不会给我好脸色瞧，虽然她不说什么，但这成了她的心病。她无法容忍阿辽沙受人嘲弄，大概她也清楚阿辽沙自身的缺点，所以她保

护他的那种意识就特别强烈。但她从不向他建议什么，怕打击他的自尊心。在这些事情上他的感觉也很敏锐，老是能琢磨透她的心思。这样一来娜塔莎倒很痛苦，立即安慰他，给他说好话。现在她听了他的话感到难过，就是这个缘故……

“行了，阿辽沙，你只是有点马虎而已，一点也不是你所说的那样，”她说，“你怎么自己看不起自己呢？”

“好的，那我把话讲完。拜访完伯爵后，我父亲对我特别生气。我当时希望他过一会再对我发火。我们正乘车前去拜访公爵夫人，我老早就听说她已经老如朽木，而且耳朵也很背，但对小狗却情有独钟，她养了很多小狗，异常宠爱它们。即使这样，她在上流社会仍有很重的份量，甚至连纳英斯基伯爵这样大名鼎鼎[①]的人也得来讨好[②]她。因此我在路上就想出了以后各种行动的计划，你们认为我的这个计划的依据是什么？依据就是：我很能招这些小狗们喜欢，的确是这样！我自己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或许是我身上有种特殊的地方吸引了它们，或许我天生就喜欢所有的动物，我也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之这些狗和我亲密无间，就是这样！说起吸引力我就再给你说说，娜塔莎，几天前我们去请了一次仙，我见了一个能请神灵下凡的巫师，真是太有意思了，伊凡·彼得诺维奇，连我自己都惊奇不已，我竟把朱利叶斯·凯撒[③]给请了下来。”

“噢，天哪！你做什么，朱利叶斯·凯撒和你有什么关系？”娜塔莎大声说，并大笑了起来，“怎么可能呢！”

“那又怎么了……仿佛我是个……我为什么不能把朱利叶斯·凯撒请下来？这对他有害处吗？看把她乐的！”

“对他当然不会有什么害处……哦，亲爱的！那你给我们说说朱利叶斯·凯撒告诉你什么了？”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原指客厅，这里引申为讨好，巴结。
③ 恺撒（公元前 100—44 年）：古罗马统帅、政治家、作家。

“他没说什么。当时我的手里刚好拿着一枝铅笔，铅笔自己就在纸上写出字来了。他们都说这字是朱利叶斯·凯撒写的。我不信这个。”

“那么他写了什么？”

“他写的字就好像是‘奥勃莫克尼’[1] 果戈里作品中的一个词。……你不要再乐了！”

“好吧，给我们说说公爵夫人吧！”

“嗬，都怪你们老打岔。到公爵夫人家后，我马上过去跟咪咪套近乎。咪咪既老又丑，它是所有狗中最讨厌的，既不听话又喜欢咬人的一只恶狗。可公爵夫人却很爱它，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她的年岁好像跟它一样大。起初我给它吃糖果，十分钟之内我就让它学会握手了，可其他人怎么教都教不会它的。公爵夫人高兴极了，差一点还哭了：‘咪咪！咪咪！咪咪学会握手了！’一碰到有什么人来，她就说：‘咪咪学会握手了！我的教子教会的！’纳英斯基伯爵来了，她又说：‘咪咪学会握手了！’她感动地看着我，眼里满是温柔的泪水。这个老太太太好了，我甚至都可怜起她来了。我是很机灵的，乘机又吹捧了她一下：她有个烟盒，上面有她的画像，画上的她还很年轻，该是做姑娘时的画，这幅画已经有六十年了。烟盒掉到了地上，我捡起来了，佯装毫不知情地说道：太漂亮了[2]！真是个完美无缺的美人儿！这一下使她感到受用极了。开始和我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问我在哪儿读书，有些什么朋友，还说我的头发很漂亮，就这样说个不停。我也想了些办法引她开心，给她讲了件丑闻。她对这种事情很感兴趣，除了用一根指头指了我一下稍作恫吓外，总的来说她还是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临走时她又是亲我，又是给我祈祷画十字，要我天天都上她那儿让她感受一下愉悦的气氛。伯爵紧握着我的手，两眼透

① 这个词摘自果戈理的剧本《诉讼》。一个女人死去后将自己的原名“叶夫多基娅”随便签成“奥勃莫克尼”，后代指难以辨认的字。

② 原文为法文。

出一股热乎劲儿。至于我父亲,虽然他是这个世界上心肠最好、品行最端正的人,但无论你们相信与否,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几乎哭起来。他抱住了我,跟我推心置腹地甚至还有点神秘地谈了起来,比如说事业啦、钱财啦、朋友啦、婚姻啦等等,好多事我都听不明白。就在那时他把钱给了我。这些事都是昨天发生的。我明天还要去看望公爵夫人,不过我父亲还是很正直的——你们别胡思乱想,虽然他老是认为我应该跟你断绝关系,娜塔莎,这只是因为他很看重卡佳的那几百万卢布,而你却一文不名。他要得到那笔钱只不过是为我打算,他对不起你,那是因为他目光短浅。天底下有哪个做父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呢?他认定幸福就是有钱,这不能怪他。人们都这样。拿这种眼光看他,马上就能发现他也是对的。娜塔莎,我专门跑来看你,就是为了让你明白这一点,我知道你对他有看法,这当然不是你的原因。我不会见怪的……”

“那么说来说去就是你很受公爵夫人喜欢?你的计谋就只是得到了这个?”娜塔莎问。

“怎么会呢!看你!这仅仅是开始……你要知道,我提及公爵夫人,只是因为我可以通过她来把握住我父亲,我还没说主要的事呢。”

“那你继续说吧!”

“今天我遇上了一桩非常奇怪的事,到现在我还对它耿耿于怀,”阿辽沙接着说,“我要对你们说明的是,我的婚事虽然已经谈妥了,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公众场合宣布过,这样一来,即使我和她现在就断绝关系,也根本不会招来人们的闲话。这事只有纳英斯基伯爵知道,可他是向着我们的,是我们的亲戚和恩人。另外,虽然这两个星期我和卡佳关系处得蛮不错的,但是到今天晚上为止,我都没跟她说过一句未来会如何如何的话,其实就是结婚的事……和爱情问题。还有一点,一开始我们就有必要取得K公爵夫人的支持,因为她会给我们提供保护和大笔的财富。

她的话也就是上流社会的话；跟她交往的都是那些人……他们会坚持把我送入上流社会的圈子里。非要这样做不可的就是卡佳的继母——伯爵夫人，可麻烦的是公爵夫人可能会因她在外国的那些事而拒绝她的拜访，如果公爵夫人拒绝了，那其他的人也就有可能拒绝她，因此我和她的继女结婚也就给了她一个绝好的机会。她以前反对我和卡佳的婚事，但今天因为我很得公爵夫人的欢心，她便觉得特别高兴，不过这还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卡捷琳娜·菲奥多诺芙娜我去年就打过交道，那时我还小，很无知，因此也就没发现她……”

“那只是由于你那时还更爱我些，”娜塔莎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所以你就发现不了什么，可现在……”

“不要说了，娜塔莎，”阿辽沙急了，吼道，“你全搞错了，你这是对我的污蔑！……我都不想跟你争了，你听下去就自然明白了……啊，如果你知道卡佳是个怎么样的人的话，那就太好了！如果你知道她有一颗多么温顺、善良、玲珑剔透的心，那该有多好啊！你总会知道的，可你必须听我把话说完！两星期前，我父亲他们一回来就拉着我去看卡佳，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注意她。同时，我察觉到她也在注意我。这样一来，我的好奇心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我的那种想更全面地了解她的想法就更不用说了。这种迫切的想法是我收到我父亲那封很严厉的信之后出现的。对她我不想说什么，我也不会赞美她什么，但有一点：她完全不同于其他人。她的性格与众不同，她的心灵又是那么地坦诚和坚强，而恰恰是她的玲珑剔透和坦诚造就了她的坚定。在她面前我可以说完全就是个小孩子，是她的弟弟，虽然她仅仅十七岁。我还发现了这种情况：她似乎有什么心事，显得郁郁寡欢，她在家里很少说话，似乎是担心……她好像在想什么问题。她似乎畏惧我父亲，她对她的继母没感情……这是我发现的，伯爵夫人别有用心，逢人就说她的继女对她特别好，这都是谎言：卡佳只是完全地听命于她，在这个问题上她俩似乎有种约定。四天来，我一

直在注意各种事情，所以我下决心要完成的心愿，今晚已经实现了目的。我的心愿就是：向卡佳坦白，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卡佳说明白，让她成为我们这边的人，到那时事情就很容易解决了……”

“怎么回事！你要对她说什么，坦白什么？”娜塔莎很紧张地问。

“所有的事情，的的确确是所有的事情，”阿辽沙说道，“仁慈的主，是他给了我智慧，让我想出了这个办法，可你们听啊，听一听！四天前我毅然离你们而去，就是想自己把这些事处理了。如果和你们在一起，我会下不了决心的，我会受你们的话的影响，根本不可能打定主意这样做。假如就我自己一个人，那就是这种情形了：每时每刻我都会提醒自己，是该结束了，我一定要把它结束，因此我就很坚定地——把它结束了！我打算这件事完结后再来看你们，所以我把它结束后就来了！”

“然后呢，后来怎么样？又有什么事？你赶紧讲啊！”

“没什么！我无所顾忌地、诚心诚意地去找她……但是在说这个之前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非常令我惊诧的事。我们准备出发之前，我父亲突然接到一封信。那时我刚要跨进他的书房，便在门口停住了。他没注意到我。他被这封信弄得自言自语起来——显然是吃惊的缘故，他大声惊呼，着了魔似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最后又发出一阵狂笑。他把信攥在手里。我不敢进去了，过了一会儿才又走了进去。父亲显然是为了什么事而那么高兴，他确实特别高兴，和我说话的时候他显得怪里怪气的，可一下子他又止住不说了，叫我立刻就去，虽然还没到我们要去的时候。那边今天没人去，就我和我父亲，娜塔莎你原本会认为，将举行晚会，可并不是这样。你得到的消息有误……”

“噢，快别说这么多了，阿辽沙，快点把你跟卡佳的谈话告诉我！”

“足足两个钟头我都和她在一起，太难得了。我干脆地告诉

她，虽说他们想着要我们成婚，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是非常爱她的，惟独她才能帮助我。这样我就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她。你可明白，她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娜塔莎！要是你能看到她那副深受感动的样子那就好了！刚开始非常吃惊。她的脸苍白得要命！我们俩的事我都给她说了：你是如何为我而离家出走，我们俩又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的烦心事，我们现在就像惊弓之鸟，以及我们求她的原因（娜塔莎，我这样说也包括你）也是想她能成为我们的人，帮助我们，还要干干脆脆地对她继母说，她不愿意嫁给我，我说除此以外我们别无办法，我们对别人也不能再抱有任何希望了。她那么入神地，并且以一种真挚的同情心听着我的话。她的眼睛放出一种异彩！从这双眼睛就能了解她全部的内心世界。她的双眼碧蓝碧蓝的。她对我信任她表示谢意，并答应要全力以赴地帮我们。随后她就详细询问你的情况，她说她特别希望能与你相识，托我告诉你，说她对你怀有一种姐妹的感情，同时也希望你能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看待，她一听说我已有五天没和你见面了，就赶紧逼着我来这儿……”

娜塔莎被深深地打动了。

“但是，在这之前，你却说了一大堆你在那个耳背的公爵夫人家里的出色表演！唉，阿辽沙，阿辽沙！”她显出一种不满意的神情看着他，大声说，“那卡佳呢？送你出来的时候，她快乐吗，开心吗？”

“她做了那么一件如此高尚的事，当然很快乐了，不过她哭了。原因是她也爱我，娜塔莎！她坦白她已爱上了我，说她差不多与世隔绝，所以老早就对我怀有好感。她觉得我与众不同，因为她看到的好多人都戴着伪善和狡诈的面纱，而我却是个诚实淳朴的人。她说：‘让上帝祝福你吧，阿列克谢·彼得诺维奇。我原本打算……’话没说完，她就抽泣着离去了。我们商量好了，明天就跟她继母摊牌，说她不想和我结婚，我明天也必须把所有情况都告诉我父亲，说的时候一定要坚定不移。她埋怨我怎么不早

些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他，并说一个坦率的人应当是无所畏惧的。她是个很高尚的女孩。她也讨厌我父亲，说他狡诈、贪婪。她不同意我给我父亲做的辩解。假如明天我还不能说服我父亲（她坚信会这样），她赞同我去求K公爵夫人帮忙。到那时他们就不敢再说什么了。我们决定两个人要以兄妹般的情谊相处。啊，可惜你不明白她的身世，她的经历太悲惨了，她对跟她继母相处，还有对周围的环境充满了深深的痛恨与厌倦……这些她没有明说出来，似乎对我有点防备，但我从她的谈话中也听出了这一点。娜塔莎，亲爱的！假如她见了你，她肯定会特别喜欢你的！她是多么纯洁、善良啊！和她相处真是特别开心快乐！你们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姐妹，肯定会彼此关爱。我总是这么认为的。确实，我要让你们俩在一起，而我就观赏你们在一块时的情景。你别误会，娜塔莎，我给你说说她的情况吧。我要在你面前说她，在她面前说你，你明白我对你的爱有多深，我爱你的份量远远超过了爱她的……你是我的所有！”

娜塔莎脉脉含情地看着他，那种眼神里面同时又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他所说的话对于她来讲，似乎既有点甜蜜、又有点苦涩。

“很早了，大概是两星期前，我就发现了卡佳身上有那么多优秀的地方，”他又说道，“每天晚上我都到他们那里去。回家的路上我总在不停地想，想你和她，并且把你和她作着对比。”

“那我和她谁好呢？”娜塔莎微笑着问道。

“有时你好，有时她好。但最好的还是你。跟她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变得更纯净了，更智慧了，也更高尚了。但是，明天一切都将会有个了断！

“你不为她感到难过吗？她爱上了你，你说是你自己发现的。”

“我为她难过，娜塔莎！但是只要我们三个能互相关爱，那么……”

“那就要分手了！”娜塔莎低声说道，似乎是在喃喃自语。阿辽沙不知所措地望着她。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中断了我们的谈话。从伙房（还有客厅）传来一阵不很高的喧闹声，似乎是有人来了。片刻之后，玛芙拉出现在门口，悄悄地朝阿辽沙点头，意思是叫他出来。我们都转身望着她。

“有个人找你，出来一下吧。”她的语气中有种神秘兮兮的味道。

“这时候来找我，会是谁呢？”阿辽沙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们，对她道，“我马上来！”

穿着制服站在厨房里的人，是公爵（即他父亲）的一个侍从。公爵是在回家的路上顺便把他的马车停在娜塔莎住的楼前面，派人看看阿辽沙是否在这儿？那位侍从交待了问题后就赶紧走了。

“真是不明白！从没碰到过这种事，”阿辽沙一边说，一边迷惑不解地望着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娜塔沙看着他，显得很紧张。玛芙拉突然又出现在门口。

“公爵他自己来了！”她慌里慌张地说道，然后马上就走开了。

娜塔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色发白。突然，她的眼睛一下子变得熠熠生辉。她站在那儿，身体倚着桌子，此时她正心潮澎湃地盯着那扇门，那个不速之客就要从这扇门进来。

“娜塔莎，不要怕，有我在这儿！我决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阿辽沙压低声音说道，他有点儿为难，但并不慌乱。

门开了，站在门口的正是瓦尔科夫斯基公爵。

第　二　章

他很快地朝我们每个人脸上瞄了一眼，那眼神有一种探究的意味。仅仅这么一眼还不能确定他这次的来意，善意、恶意。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把他的外貌细致描摹一下吧。那晚他让我大吃一惊。

我以前也见过他。他年龄不到四十五，仪表不凡，表情会因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但这种变化来得相当快，很完全，也很突兀，刚才还是兴高采烈、喜笑颜开，瞬间就阴沉不语或怒气冲冲，仿佛一根静止的弹簧突然被人弹了一下一样。他的整洁的椭圆脸透着一些黝黑，牙齿整齐，嘴唇薄而小，且线条清晰，鼻子棱角分明，但略微有些长，额头上几乎没什么皱纹，眼睛是深灰色的，很大，——这些加起来他完全能称得上是个英俊男人，但他的脸却并不能给我带来快乐。这张脸让人看着不舒服的原因，就是脸上的表情不是出自他的本心，却是刻意的装模作样，这使你不由得会这么想：你根本不可能掌握他的出自内心的表情。假如你对他的脸做一番探究，不由得疑心起来，在那一成不变的假面具后面，可能是恶毒、狡猾和异常贪婪的成份。他那双美丽的、深灰色的、很坦诚的眼睛很吸引人。可似乎只有这双眼睛是他驾驭不了的。也许他也想看人的时候，会尽量显出一种随和热情的眼光，可他的眼光似乎有两种意味，随和的热情中又透露出残酷、怀疑、探究和歹毒的神情……他身体挺拔健美，略显干瘦，表面上比实际年龄更显年轻。蓬松的深褐色头发浑然一色，一根白发都没有。他的耳朵、手足都很精致。这的确是地道的贵族美。他的穿着得体大方，又有点新潮，还有点年轻人的气派，可这也是和谐的。仿佛他是阿辽沙的哥哥。不管怎么说，你根本不会想到他就是这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的父亲。

他直接朝娜塔莎走去，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并对她说：

"我这个时候来打扰，又没有提前通知，这确实有点不可理解，也不符合规矩。不过我想，您会相信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行为是反常的。我也很清楚我在和谁谈问题，我知道您是个心胸宽广、明达事理的人。所以我希望您能给我十分钟，那么我相信您就会对我有所了解，同时也能明白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他说得温文尔雅，但同时又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似乎是不可抗拒的。

"请坐。"娜塔莎说，她依然有点慌乱和惊恐。

他身子略微前倾，欠了一下身之后便坐了下来。

"请容许我先跟他说几句话，"他用手拍着儿子说，"阿辽沙，你没等我，也没向我们说再见自己就走了。可你走后不久，有人就报告伯爵夫人说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病了。她原打算自己即刻过去看她，但是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却突然忧郁而又有点激动起来了。她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她不想嫁给你。她说她要去当修女，你求她帮助你们，还亲口告诉她你爱娜塔丽亚·尼古拉芙娜……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的这些出乎意料的话，再加上是在这么个时候，自然是你对她有过一次我们都不知道的谈话的缘故。她都快疯了。你能想像我的震惊和恐惧。刚才我打这儿经过，看见您窗子里透出的亮光，"他朝娜塔莎说道，"我就被自己头脑中一直存在的一个念头牢牢抓住，我也控制不了自己，便进来看望您。我要做什么呢？我一会儿就对您讲，但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是，我的说明有些不顾情面的地方，请您不要奇怪。所有的事情来得都是那么突然……"

"我想我会理解，并能……公正地对待您的话。"娜塔莎很不连贯地说。

公爵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似乎想通过目光的透视把她看明白。

"我也正期望您能明辨是非，"他又说道，"我现在冒昧地前

来打扰，正因为我知道您是个明辨是非的人。我很早以前就了解您了，虽然有时我对待您有失公正，也伤害过您。但请听我说：我和您父亲长期闹矛盾，这您是知道的。现在我也没打算为自己开脱，也许我给他造成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我现在所能想像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自己也是个被骗的人。我知道我有好猜疑的毛病。无论人或事，我都爱把它想得很坏，而不是往好的地方想——这是那些内心阴冷的人的一种悲哀的性格特征。但我从来不会隐瞒自己的短处。您离家出走后，我对那些恶毒攻击您的话信以为真，同时也对阿辽沙放心不下。不过那时候我的确还不知道您的为人。我自己就开始慢慢地打听您的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让我喜出望外。我通过对您的注意、分析，最终肯定我的猜疑是毫无道理的。我知道您跟您父母关系很僵，我也知道您父亲对您和阿辽沙结婚是极力反对的。虽说您可以控制阿辽沙，让他完全服从您的意愿，但您到现在为止都没这么做过，也没有迫使他和您结婚，光从这些事上就可看出您是个多么好的人。然而我还是得向您完全摊牌，那时我还是下定决心要想方设法破坏您和我儿子的关系，使你们不能结婚。我清楚我的这些话过于直率，但我觉得此时我的直率是最要紧的，我说完后您也会有相同的看法。您刚从家里出来没多久，我就从彼得堡到了别的地方，但我走的时候我就完全对阿辽沙放心了。我相信您高尚的品行。我清楚我们两家的矛盾化解之前，您是没想过要结婚的。您不希望看到我和阿辽沙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因为要是您和他结婚，我对他肯定是要严惩不怠的；您也不希望别人在背后对您说三道四，说您想攀高枝要嫁给公爵，自己也成为公爵夫人。正好相反，您对待我们似乎还怀有一种鄙夷之气，也许还在想哪天我会专门来求您赏脸，答应跟我儿子结婚。但我对您的不满意还是一成不变地存在着。我不打算给自己开脱，我对您不满意的真实原因我也会向您坦白。这就是您家无财势。虽然我也多少有点财势，但我认为财富越多越好。我们的家族已经衰落了，我们要得

到权力和钱财。齐娜伊达·菲奥多诺芙娜伯爵夫人的继女也没什么权势，但却非常富有。如果我们行动稍慢，肯定就有人去提亲，把本该属于我们的人抢走；虽然阿辽沙岁数仍小了点，但机不可失，我一定要为他促成这门婚事。您看看，我对您是坦诚相见的。您可以对这样一个父亲表示鄙夷，他自己坦白说他为了财富和成见去教唆自己的儿子做那种不可原谅的事，将一个通情达理的姑娘遗弃，这种事的确是不可原谅的。她给他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对她也问心有愧，但我还是不想为自己开脱。阿辽沙应该娶伯爵夫人的继女的第二个理由是，她的确是一个非常吸引人和端庄贤淑的姑娘。她外貌美丽可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很机灵，心地又好，虽然她看起来仍然像个小孩。阿辽沙生性怯弱而又浮华，很不懂事，二十二岁了却仍是个孩子，他惟一的一个长处可能就是善良，——但在众多的毛病中有这么个长处就等于要命。我老早就察觉到我不再对他有多大作用；在他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以及心血来潮，这样一来都没有了承担责任的勇气和决心。可能我对他太疼爱了，不过我也明白，仅凭我一个人帮助他是不行的。他必须受某个人的优点和长处的熏陶。他性格怯弱而又易动感情，宁愿爱别人、受别人指挥，却不想自己去指挥别人。看来他一生都会这样。您能理解，当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是多么开心，因为我认定她就是我儿子应该娶的那个最满意的姑娘。但我还是晚了，他早已被另一个人所深深吸引——就是您。一个月前我从外边回到彼得堡后，对他的一举一动我都偷偷地注意着，结果让我非常吃惊，他比以前好多了。他那种浮华和孩子气没什么改变，但一些高贵的品质却已融在了他的血液里；对玩具他不再迷恋，而更加向往高尚、真实和崇高。他的想法从来都是稀奇古怪的，而且还容易变化，可他的内心却变好了许多，而这正是最重要的；他的这些进步，自然是受您影响的结果，您改变了他。我给您说句心里话，我甚至都有过这样一种感觉：在所有人当中，

也许您就是那个能使他最幸福的人。不过这种感觉还是被我遗弃了,我不能有这种感觉。我得千方百计让他与您断绝关系;我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还以为已经成功了呢。就在一小时以前我还是这样以为的,但发生在伯爵夫人家中的事却彻底否定了我的想法,先是一件始料未及的事使我惊愕:他对您怀有非常真诚的、至死不渝的爱,这种爱是那么的坚定,那么的充满活力,阿辽沙竟有这样的感情几乎让人难以置信。我再跟您说一遍:您完全改变了他。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进步远远超出了我的估计。今天他在我面前突然表现出一种未曾想到的机灵劲儿,并且还表现得很聪慧、精明。他选取了一种很巧妙的方式来脱离他所处的困境。他深入人们内心并打动人们那最高尚的感情,——就是宽容和博大的胸怀。他在被他欺辱过的人面前彻底地舍弃自己,但又向她恳求怜悯和鼓励。他对已经爱他的女人坦诚相待,告诉她还有一个情敌,以此来激发起她的自尊心,唤起她对自己竞争对手的同情,这样一来她就原谅了她,并且允诺以一种纯洁无私的兄妹之情来跟他交往。能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又不让对方感到难堪和伤心——这一点恐怕连那些最机灵精明的人也做不到,只有像他那种受过良好影响、积极向上的、纯洁无瑕的人才有可能。我深信,娜塔多亚·尼古拉芙娜,您与他今天所做的事无关,没给他说过什么,也没表示过什么。也许您是刚从他的谈话中得知这些的。我说得对吗? 是不是这样?”

“您说得对,”娜塔莎说道,她的脸庞绯红,眼睛里放射出一种从未见过的似乎充满着灵气的光芒。公爵这些话已开始有了效果。“我已经有五天没见过他了,”她又说道,“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主意,是他一个人做的。”

“肯定是这样,”公爵确信地说,“但不管怎么样,他的始料不及的聪慧,他的坚毅和责任心,以及他的高贵的品质,——这些都是因为您对他有很深的影响。我把这些已彻头彻尾地考虑了一遍,刚才我坐在车上回家的时候还在想这个问题,我已经想清

楚了，我能够拿定主意了，和伯爵夫人家的婚事已彻底完了，不会再有什么转机，即使有转机，——恢复婚事也是万万不可能的。既然我也相信，惟有您才能给他幸福的生活，惟有您才能给他正确的道路，为他以后的幸福您已经做了该做的！我从未对您隐瞒过什么，现在也这样：我很看重前途、金钱、权位，还有官职；我明白这些都是成见，但我固执地守护着这些成见，绝不可能动摇它们。但有时也得顾及其他的方面，不能用一种死守不变的标准去对待任何事……另外一点，我很疼爱我的儿子。反正是这样，我最后的想法是，阿辽沙绝不能没有您，一旦离开您他就完了。还能不正视这个事实吗？大概早在一个月以前我就有了这个想法，但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只是想对您说这些话，我自然可以明天来看望您，而不必这么晚了还打扰您。但也许您能理解我的这种急不可耐，在这件事上我是多么地热切，更重要的是多么地真挚。我不是孩子，到了这种年纪我做事是不会凭一时冲动的。我来这里时，所有问题都想清楚了并且也决定下来了。不过我还是有种感觉，就是还得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您才能确信我是真诚的……但我还是回到正题上吧！我就跟您讲我来这里的原因！我来这里，就是为实现我对您应尽的义务，而且——严肃地、带着不尽的敬佩恳求您给阿辽沙幸福，并答应他的求婚。哦，您不要把我当成这种人，本是个严酷的父亲，最终又宽恕了自己的儿女，而且仁义心肠地允许他们拥有幸福。不！不！如果您这样看我，那您的确是对我有失公正。您也不要以为我早料到您会同意，因为您为我儿子付出的实在太多了，也不是这样！我首先要大声说，他不配您，而且……（他性格温驯、坦率）——连他自己也同意这一点……我来这里……（他态度诚恳之极并郑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来这里是想跟您做个朋友！我明白我根本没有这种资格，完全没有！可是——请给我一个机会吧，请容许我怀有这样的梦想吧！……”

他态度诚恳地低垂着头站在她的面前，等她做出裁决。我一

直在他说话的时候注意研究他。他觉察到了。

他说话的时候毫无热情，有点咬文嚼字，有时又显得很随便。他说话的腔调与驱使他深更半夜初次登门造访的抑制不住的热情是不协调的，而且我们双方又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他的有些话还是经过一番精心准备的，在他的这番很长、而且长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叙述中，仿佛他有意装成一个深不可测的人，想尽办法用幽默风趣、无所谓的态度和玩笑的手段隐藏自己那奔涌的感情。但这些是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意识到的，当时并没有察觉。他最后的那几句话那样真挚，那样富有感染力，我们每个人都被打动了。他的眼睫毛上似乎还有泪的光点在闪动。娜塔莎博大的胸怀完完全全地向他敞开了。她在他站起后也站起来了，满怀深情但又一言不发地把手向他伸去。他握住了她的手，很深情地吻了一下。阿辽沙心中快乐高兴的感情全都迸发了出来。

“我对你说过的，娜塔莎！”他吼道，“可你不信我的话！你不信他的品行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尚的！现在你看到了吧，你自己看到了吧！……”

他跑过去抱住他父亲，热切地拥抱他。公爵也热切地拥抱着儿子，但他似乎羞于流露真情，就 想赶紧结束这动人的一幕。

“行了，”他一边说，一边把帽子抓在了手里，“我要离开这儿了。我只希望您能给我十分钟，可没想到一呆就是一个钟头，”他面带笑容地补充说，“可在我临走之际我又非常盼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再见到您。您能答应我时常来看望您吗？”

“好的，当然可以，”娜塔莎回答，“我随时恭候！我盼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喜欢您……”她由于羞涩而吞吞吐吐地补充道。

“您太诚实了，太宽宏大量了！”公爵听完她的话后微笑着说，“您连客气一下都没有想过，可见您的诚实比客气更宝贵。是的！我想我要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后才能使您喜欢我！”

“好了，请别再夸奖我了……好了！”娜塔莎很害羞地压低了

声音说道。她那个样子多招人喜爱呀!

“那好吧!”公爵说,“还有几句眼下的事要跟您说说。您怎么想也想不到我目前的处境有多糟!我明天不能来看您;明天来不了,后天也一样。今晚我接到一封对我来说极其重要的信(我要立刻去办件事),我一定要去。我明天天一亮就要离开彼得堡。请别以为我这么晚上您这儿来,是由于我明天或后天抽不开身。您肯定不会有这种想法,可这恰恰说明我为人好猜疑!我凭什么认为您肯定会有这种想法呢?是的,这种好猜疑的毛病给我的生活造成了不少的痛苦,我和您们家的全部矛盾,大概就是我这种可悲的性格造成的!……今天是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三天我都不在彼得堡。我希望礼拜六准能回来,一回来我就来看望您。您能答应吗,我要整晚都待在您这里?”

“当然,当然!”娜塔莎大声说,“礼拜六晚上我等您!我恭候您来!”

“那太好了!我会对您了解得更多!但是……我要离开了!可我还得跟您握一下手才能走,”他突然向我转过身来,说道,“请您见谅!我们的交谈总是这么缺乏连续性……我有幸遇见过您好几次,有一次还彼此作了介绍。在我将要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也不得不向您表达能与您再次相识,我内心由衷的喜悦。”

“是的,我们见过面,”我握着他的手说,“但是对不起,我想不起来我们曾彼此作过介绍。”

“那是去年,在P公爵家里。”

“对不起,我忘记了。但是请您相信我,这一次我不会再忘了。今天晚上我将永远不忘。”

“不错,您说得很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很早就知道,您是娜塔丽亚·尼古拉芙娜和我儿子的非常值得信赖的好友。我真诚地期望你们三个朋友能让我做第四个朋友。这可以吗?”他对着娜塔莎又问道。

“的确,他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非要在一起不可!”娜

塔莎充满深情地回答。这个姑娘！看到公爵没有冷落我，她高兴得绽放出一脸的笑容。她对我是多么关爱啊！

“我看到有许多人都非常仰慕您的天才，”公爵又说，“我认识的两位女士都对您佩服得简直五体投地。如果她们能认识您，那对她们来说肯定是莫大的荣幸。一个是伯爵夫人，我最要好的女伴，另外一个是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菲莉莫诺娃，也就是伯爵夫人的继女。我希望我能有幸把这两位女士介绍给您认识。”

“您太给我面子了，可我目前交往的人并不很多……”

“请问尊居何处，能告诉我吗？我会有幸……”

“我不接待客人的，公爵，最起码现在是这样。”

“不过，我虽没资格让您破例……但是……”

“既然这样，我就等候大驾光临了。我住在××胡同的克卢根大楼里。”

“克卢根大楼！”他叫道，仿佛对我的话感到震惊似的。“是这样！您……住在那里很长时间了吗？”

“不很长，”我回答，同时又难以自持地注视着他。“我住在四十四号房的。”

“四十四号？就您一个人……住在那里吗？”

“就我一个人。”

“是这样！我刚才那样……是因为我好像听说过这栋楼。那也好……我肯定会登门拜访，肯定！有好多事我想跟您聊聊，顺便还想向您请教好多问题。您定能对我大有裨益。您看，我直截了当地摆出我的要求来了。不过再见吧！让我再握一下您的手吧！”

他跟我和阿辽沙握了手，又在娜塔莎的手上亲了一下，就转身走了，他没要求阿辽沙跟他一起走。

我们三个都僵在那儿了。这一幕真可谓是突如其来，我们丝毫没有准备。我们都觉得，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事情完全改变了

方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种崭新的、未知的前景。阿辽沙一声不吭地坐在了娜塔莎身旁，抓住她的手轻吻着。他时不时地抬起头看看她的脸，似乎在问她：你要说什么呢？

“我亲爱的，明天你去看望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吧。”她说道。

“我也这么想，”他回答，“我肯定会去的。”

“不过她见了你也许会伤心的……那该如何是好？”

“我也不知道，我的朋友。这一点我也估计到了。我考虑考虑……我考虑考虑……然后再拿主意。娜塔莎，现在我们的境况整个都好起来了。”阿辽沙还是控制不住地说道。

她莞尔一笑，深情地凝视着他。

“他太狡猾了。看到你的屋子这么简陋，却什么都没说……”

“那他该说什么？”

“这个……让你换个住的地方……或者表示一下别的。”他脸色通红地回答道。

“阿辽沙，行啦，那有什么意思！”

“我只是说他太狡猾了。看他把你捧的！我以前对你说过的……我的确说过！事实上，他没有不知道的，也没有不明白的！但在他的话中仍把我当个小孩子看，他们那些人都这样！可我自己感觉好像也真是这样。”

“虽然你像个小孩，但比所有人都聪明。你太可爱了，阿辽沙！”

“但他说我的仁慈会对我有危险。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不通。你明白是为什么吗，娜塔莎？现在我马上去找他吧。明天一大早我就会回到你身边的。”

“去吧，你去吧，我亲爱的。你能想到这个问题，我很高兴。你必须要跟他说说，听到了吗？明天早上你赶紧回来。以后你再不可能一离开我就是五天了吧？”她满怀深情地望着他，顽皮地调

笑道。这时我们的心头都充满了一种宁静的、十分受用的喜悦。

“文尼亚，你愿意同我一道去吗？”阿辽沙从房子走出去的时候喊道。

“不行，他还要在这留一会儿；我还要和文尼亚说些事。你一定记住，明天一大早就赶回来！”

“一大早就来！玛芙拉，再见！”

玛芙拉显得激动不安。她把公爵的话都听了，所有的话都听到了，但有好些地方她还是听不明白。她特别想搞清楚，特别想详详细细地弄个明白……而且她脸上的神情又非常庄重，似乎还有点傲慢。她也感到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室内只有我们俩了。娜塔莎默默无语地抓着我一只手，似乎在寻找着什么话题。

“我累了！”最终她开口说道，说话的声音说明她的确很疲乏，“你听啊，明天你去看望他们吗？”

“肯定去。”

“你把今天的事只对妈妈讲，但不要对他说。”

“我在他面前从不会提起你的事。”

“那就好，你不对他说他也能知道。他说的话你注意到了没有？对这件事他的态度如何！天哪，文尼亚！难道他果真会因这件婚事而诅咒我吗？不会的，我想不会的！”

“公爵肯定会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的，”我赶紧安慰她说，“他肯定会跟他和解的，到那时就什么事都没了。”

“噢，天哪！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她哀号着。

“你不要害怕，娜塔莎，所有难题都会解开的。实际上也是这样。”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文尼亚！你对公爵有什么看法？”

“假如他所说的那些话全都是真的，那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品质非常高贵的人。”

“假如他所说的那些话全都是真的？这怎么理解？难道他说的话会是假话？”

“我这么觉得，”我回答。我心里想：“看来她模糊地意识到了什么，真是怪事！”

“你一直注意着他……一分钟也没离开过……”

“不错，他今晚的行为有些蹊跷，我这么觉得。”

“我也一样。他不知是什么原因总这样说……我很累了，亲爱的。你明白吗？你回你那边去吧。明天你看望他们后抓紧时间来我这里。还有个事情！我前面对他说我想在最短的时间喜欢他，这样说是不是不礼貌？”

“没有……有什么不礼貌的？”

“那……有些傻气吧？我这样说不就表明现在我还不喜欢他吗？”

“刚好相反，这样说倒好，很直率，也很坦荡。那时你确实很迷人！如果他因他身上的来自于上流社会的影响而不明白这一点，那他才是个傻子。”

“你似乎对他有些不满，文尼亚？但你看我又是多么让人讨厌，心眼多么小，又多么地爱慕虚荣！你不要嘲笑我；我对你无所保留。啊，文尼亚，我的亲密的朋友！如果我再遭受不幸，再遇到痛心的事，你肯定会来这儿呆在我身边；也许以后的日子里惟有你陪我了！所有这一切我该怎么报偿你呢！永远别恨我，文尼亚！……”

一到家我就睡觉了。我的房子简直就是个地下室，特别潮湿和阴冷。我的思绪纷乱之极，竟使我好久都不能睡着。

但是，此时此刻却还有个人将要在他舒服的床铺上欣然睡去。如果他觉得有必要嘲弄我们一下的话，他肯定会嘲弄的。但他也许还认为我们不配受他的嘲弄！

第　三　章

第二天早晨十点多，我刚要去瓦西利耶夫岛看望阿赫米涅夫老两口，打算从他们那出来后赶紧去探望娜塔莎。正在这个时候，在门口我又忽然看见了那个昨天来过我家里的女孩子，她是史密斯的外孙女。她来找我。我还有印象，当时我见到她后非常开心，虽然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昨天我没机会仔细观察她，但在白天，她却使我吃了一惊。很难再找到像她那样与众不同和奇怪的人了，最起码她的相貌就是这样。她身材短小，一双不怎么像俄国人的黑眼睛光芒四射，一头黑发厚而松软，一副深不可测的、沉默而又顽固的样子，街上的哪个人见了她也会驻足观望她的。她的眼神更叫人称奇：里面跳动着智慧的光芒，并且还有一种法官似的探究的意味，抑或是怀疑的神情。她身上穿的衣服很脏很破，在白天看起来比昨天晚上显得更破旧不堪。我感觉她身上有种治不好的顽疾，这病慢慢地、却又残忍地侵蚀着她的身体。她的脸惨白而清瘦，显出一种不正常的褐黄色，还有一种仇恨的表情。虽然贫苦和病痛折磨得她有点难看，但实事求是地讲，她仍然是很漂亮的。两条眉毛轮廓异常鲜明，显得纤细美丽；她那前额，宽阔而位置又稍低，在她整个脸中是最美丽的一部分，那两片嘴唇也是，它们的构形非常有个性，透出一种骄傲奔放的气息，不过是惨白的颜色，显得没有血色。

“哦，你又来了！”我大声说道，“是的，我估计你也会来的。请进吧！”

和昨天一样，她跨过门槛时也显得动作缓慢，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房间四处。对她外公住过的屋子她进行了一番细心地观察，似乎要看明白另一个房客住进来以后有了什么变化。“有其外祖父必有其外孙女，”我心里想，“她是不是神经出毛病

了？”她一声不吭；我只好等着。

“我来拿书！”最终她声音很低地说道，同时低下眼睛看着地上。

“哦，对！你的书；在这里，你拿走吧！我专门为你留着呢。”

她惊奇地瞥了我一眼，嘴巴奇怪地撇了一下，似乎想用一丝冷笑来表示她的不相信。但她的冷笑一下子就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又是惯有的庄重的、神秘莫测的神情。

“莫非我外公在您面前提到过我？”她一边问，一边用一种刻薄的神色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没有，他没有提起你，不过他……”

“那么您凭什么知道我会来呢？是谁对您说的？”她连忙打断了我的话，问道。

“我认为你的外祖父不会没人照顾，一个人过活。他年纪很大了，而且身体又那么差，我想肯定会有人来照顾他。这些都是你的书，你拿去吧。你把它们当课本吗？”

“不是。”

“那你要它们干什么呢？”

“以前我来看望我外祖父的时候他教我读这些书。”

“以后你就没来吗？”

“不来了……我病了。”她这样说道，似乎在为自己开脱。

“你对我说，你有没有家？有没有父母亲？”

她突然眉头紧皱，略带惊慌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她双眼朝地上看，一声不吭地背转身走出了屋子，也没回答我，与昨天的情况完全相同。我诧异地看着她走了出去。但是她又停在了门口。

“他是怎么死的？”她向我微转身，问道，口气有点不客气。她昨天也是这样，一样的动作和姿势，正要走出去，脸对着门站住，向我询问阿佐尔卡的状况。

我走上前去，赶紧将我所知道的对她说了。她背对着我低着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仔细听着。老人快咽气的时候说起六号

街的情况，我也对她说了。“我想，”我又对她说，“那里一定有他的亲人，因此我就等着有人来看他。他肯定特别疼爱你，因为在他快死的时候还非常挂念你。”

“不可能，”她似乎是不由自主地低声说道，“他不爱我。”

此时她已是心潮澎湃。在我说话的过程中我还俯身仔细看了看她的脸。我发现她在努力抑制内心的波澜，似乎是执意要在我面前捍卫自己的强烈的尊严。她的脸毫无血色，近乎惨白，还狠狠地咬着自己的下唇。不过她的心脏的异常跳动更使我吃惊。她的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猛烈，甚至两三步远都能听到心跳声，好像得了动脉瘤一样。我原想她肯定会和昨天一样突然大哭起来，但她极力压制住了自己心头的那种冲动。

“篱笆在哪里？”

“哪个篱笆？”

“他死在下面的篱笆呀。”

“我会指给你看的……我们一起出去时。可是，请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叫什么？”

“你不要问……”

“不要问什么？”

“你不要问了，什么都不要问……我没名字！”她欲言又止地说道，似乎有点气恼要走的样子。我挽留住了她。

“等一下，你的确是个奇怪的小女孩！你要明白我是关心你的，昨天我看见你在楼道口哭，我的心里就不好受。一想到这件事我就不舒服……而且你外公是在我怀中死去的，他说起六号街，肯定是放心不下你，他想让我来照料你。我时常梦到他……我还给你留着书呢，而你又这么任性，好像担心我对你不好似的。你的生活一定很穷困，又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女，也许还跟一群互不相识的人生活在一起；是这么回事吗？”

我好心好意地宽慰她，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对她如此感兴趣。我的情感里有的不只是慈悲，还有一种

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有这件事的那种离奇古怪的感觉，还是史密斯在我身上遗留的那种感觉，抑或是我本身产生的一种说不清又奇奇怪怪的情感，但不管怎么说，肯定有某种东西使她对我具有这么强烈的吸引力。我所说的话似乎对她起了作用；她用一种琢磨不透的眼神看了我一下，但脸色已不很严肃了，变得平和许多，而且这种状态也保持了较长的时间；接着她又低下眼睛，似乎在深深地思索着什么。

“叶玲娜，”她突然轻声说道，这让人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又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奇怪的感觉。

“叶玲娜是你的名字吗？”

“是……”

“这样就好，往后愿不愿经常到我这里来？”

“不……我也说不清楚…我愿意。”她轻声说，似乎是处在一种思想矛盾的状态中，又好像是在考虑着什么。此时不知哪儿的座钟忽然当当地响了起来。她不禁哆嗦了一下，用一种不可名状的病恹恹的痛苦神情看着我，轻声问：“几点了？”

“应该是十点半。”

她发出一声惊呼。

“天哪！”她说，一下子跑走了。我又追上去在弄堂里挡住了她。

“你就这么走我可不同意，”我说，“有什么可怕的？你是不是迟到了？”

“对，对，我是悄悄溜出来的！您让我走吧！要不然我又要挨她的打！”她吼道，无意中说了不该说的话，又想尽快从我手中脱身。

“你听我说，不要急着走，你到瓦西利耶夫岛，我也一样，我要去十三号街。我也来不及了，打算雇辆马车。你愿跟我一起吗？我能捎上你。比步行快多了……”

“你不可以上我那里去，不可以。”她万分害怕地嚷嚷道。我

要去她住的地方这个想法，把她吓得脸都变形了。

“你听我说，我去十三号街是因为我有点事要办，我并没想要去你那里！我不跟踪你。乘马车一会儿就到了。走吧！”

我们匆匆下了楼。我们上了我们看见的第一辆轻便马车。叶玲娜因答应和我一同坐车而十分紧张。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没有胆量再问她问题了。当我问及她家里有什么人使得她那么害怕，她仅仅摆了摆手，还几乎跳下马车。“这中间有什么隐情呢？”我心里想。

她在马车上觉着很别扭。马车稍微一颠，她马上就用她那只脏兮兮的、满是口子的、而且特别小的左手抓紧我的衣服，防止掉下去。她的右手牢牢地夹着那些书；很清楚，她是十分珍爱这些书的。她身子坐直后，我一下子就看见了她的一只脚，我对我看到的感到非常吃惊，原因是她脚上只穿着一双有破洞的鞋子，没有袜子。我是打算好了不再问她什么的，可眼下我还是忍不住要问。

“你连袜子都没有吗？”我说，“天气这么寒冷潮湿，怎么可以不穿袜子呢？”

“没有。”她生硬地回答。

“噢，天哪，和你一起住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啊！即使是在大街上，别人也会借给你一双袜子的。”

“是我自己要这样。”

“可这样你会得病的，会死掉的！”

“死了就死了。”

她明摆着是不想跟我说话，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她还觉得生气。

“他是在那里死的，”我一边说，一边给她指着她外祖父在一旁死去的那栋房子。

她一动不动地看了一会儿，又突然转身对我说道：

“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千万不要跟着我。我肯定会来的，肯定

会！只要能来我肯定会来的！”

“这样就好，我对你说过，我不去你那里！但你又担心什么！你肯定活得比较悲惨。我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也很难受……”

“我什么人都不害怕。”她说道，声音显得有点激奋。

“但你刚才还说，‘我要挨她的打！’”

“她打吧！”她说，眼睛射出灼灼光芒，“她打吧！她打吧！”她难过地叫道，上唇向上翘着，透出一种不屑的神情，还轻微地颤动着……

我们到了瓦西利耶夫岛。在六号街街口，她让马车停住并跳下了车，紧张地四下张望。

“你走吧；我肯定会去的，肯定会！”她不安地重复道，她还请求我千万不要跟着她，“你赶快走吧，赶快走吧！”

我坐着车走了。但是那辆车没在滨河街上走多长时间，我就下车了，重又折回六号街并很快跑到了街的另一边。我见到她了；虽然她步子迈得很急，但她走得并不远，她还不时地回头看；而且她还站住了往后看了一段时间，想确信我有没有跟着她？但我总是在身边的门后藏身，因此她无法看到我。她一直向前走去，我在她后面，不过我始终在街道的另一边。

我异常好奇，虽然我说过不跟着她，但我还是想弄清楚，她到底要进哪栋房子，说不定哪个时候就派得上用场了。一种很让人痛苦又说不清楚的感觉完全攫住了我，这种感觉我曾经也有过，那就是阿佐尔卡在糖果店里死去时，她的外公给我的那种感觉。

第　四　章

我们一直走到了马雷街，走了许久。她简直是在跑，最后她进了一个小店铺。我停下来等着她。“她不会住在这小店铺里的，

一定不会。”我心想。

果然，一会儿的功夫，她就从里面出来了，但书已不在她手里。她手里拿着的只是一只陶碗。她没走几步，便又进了一幢房屋的大门里去了。这幢房屋并不大也不好看，是一幢石砌的两层楼的房子，被刷成了暗黄色，显得很古老。房屋的底层共有三个窗户，其中的一个窗户里露出一个小棺材铺的招牌，——一口小小的红棺材。楼上的窗户都很小，都是标准的正方形。镶着晦暗无光的、边缘显出裂纹的绿色玻璃，可以隐约看到玻璃后面粉色的细棉布窗帘。我穿行过街，来到房屋前，在大门上有一块铁牌，上面写着一行字：女居民布勃诺娃住所。

我还没来得及多看一眼这一行字，就立刻听见布勃诺娃的院子里传出一个女人刺耳尖厉的叫声，紧接而来的是一通臭骂。我向便门内看了一眼；一个胖墩墩的妇人，一身市侩气的打扮：头戴帽子、肩披绿色披巾，正在木头门廊的台阶上站着。她那丑陋的酱红色的脸膛上，一双鼓突着的布满血丝的小眼睛里凶光闪射。很明显，她已经醉了，尽管午饭的时间还未到。她正冲双手捧着碗的叶玲娜尖声地嚷嚷着什么，可怜的叶玲娜在她面前只能呆若木鸡地站着。这时，一个女人出现在那酱红脸色的妇人身后的楼梯上，她脸上涂脂抹粉，头发十分凌乱。没过多久，从底层通往地下室楼梯口的一扇门开了，一位穿着寒酸、气质高雅的中年妇女出现在台阶上，或许是那尖叫声把她召唤出来的。底层的其它住户，一个衰老的男人和一个少女，也从半开半掩的门里往外窥探。一个高大而又强壮的男子，也许是看门的，站在院子正中，拿着把条帚，神色懒散地看着这一切。

“啊，你这个挨千刀的，你这个吸人血的魔鬼，你这个孬种！”那妇人尖声地吼着，一股脑儿把满腹咒骂的话语都倾泻了出来，这些话语大都没有停顿，只有喘息声夹杂其中，“我对你的爱护你就以这样的方式回报吗，你这个肮脏的人！方才打发她买黄瓜去，可她竟然偷偷跑了！我刚吩咐她出去时，心里头就嘀咕着她

准会溜。我的心都被你伤透了，伤透了！昨儿个夜里我刚把她狠狠地揍了一顿，今儿个又溜个没影！你要到哪儿去，你这臭婊子，到哪去！你去找谁，去死吧！你这个笨蛋，干瞪着两眼的傻瓜，毒蛇，你究竟去找谁！说呀，你这个恬不知耻的烂货，不说我就掐死你！”

随后这暴跳如雷的娘们就扑向了那可怜的女孩；但是当她一眼瞅见底层的那个女房客正从门廊那边盯着她，便一下停住了，她转过身去向着那女人，嚷嚷得比原先更尖厉刺耳，还呼天抢地地挥舞着两只手，好像是要请那女人作证似的，证实她那可悲的牺牲品的确是罪不可恕的。

“她母亲过世了！好心的人们，你们都晓得这事：无依无靠的就剩她一个。我看着你们都穷，自己都没得吃还要养活她；我想，我不嫌费事，就看在圣尼古拉的份上发发善心收养了这个孤儿吧。于是我就收养她了。可你们猜结果怎样？我都已经养了她两个月了，——在这两个月里，她喝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还不都是我的血、我的肉！这吃人的妖精！响尾蛇！死不开窍的恶魔！她总是不出声儿；就算你打她，或者丢下她不理不睬，她还是不出声，就像是嘴里含了口水张不了嘴巴似的，——总是不吱声！我的心都伤透了——她仍然不吱声！你觉得你是个人物了？你算什么，有什么了不起，你这绿毛猢狲！要是没有老娘，你还不得饿死街头。你就应该先给老娘我搓脚丫子，之后再喝掉洗脚水，你这恶魔，你这法国种的黑煤球似的贱丫头。要不是老娘，你早就不知道死到哪儿去了！”

“安娜·特里芳诺芙娜，你怎么这么难过呢？她又做出了什么惹您生气的事情啦？”瞧见那怒气冲天的母老虎正对她又嚷又叫，那个女人便毕恭毕敬地问道。

“做了什么还用问吗，好心的人，还用问吗？我做事是有自己一贯的标准的，我可不希望人家跟我对着干！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就这脾气！可今天她差点没把我气死！让她去小店铺

买点黄瓜，她一去就去了三个钟头！吩咐她出去的那会儿，我就有预感；真让我操碎了心啦，操碎了心；真叫人痛心呀，痛心！她躲哪儿去啦？她去了哪里呢？她去投靠了什么样的靠山？我让她受了那么多的恩惠，难道不是吗？她那下贱无耻的老娘欠我的十四个卢布，我一笔勾销了，还倒贴钱埋了她，还收养了她的小杂种，这些你都晓得的，好心的人，你都全晓得！就凭这些，以后我连教导她的权利都没有吗？她应当对我感恩戴德才对，可她甭说感恩了，居然还敢跟我对着干！我是真心真意想让她过得好的。我给这个贱人穿细布的衣裳，还正儿八经在市场买了双皮鞋给她，想让她打扮打扮，就像只花枝招展的孔雀，——就跟要过节一样！好心的人们！谁料想，才两天不到，衣裳就被她弄得不成样子了，烂成一条一条的，都是让人给扯破的，她就这臭脾气，就这臭脾气！大伙都想不到吧，这是她有意做出来的，——我不骗你们，我都瞧见了；她说什么宁愿要粗布的衣裳，也不要那细布衣裳！这倒好，当时我实在气不过，把她狠打了一顿，这是给她点颜色看看，之后还得我掏钱请大夫。干脆我就拧断你的脖子，你这下贱胚子，至多我一星期不喝牛奶，——我为你应受的罪也就这些了吧！为了治治她，我就罚她给我擦地；大伙猜猜怎么回事：擦，她倒是擦着，这个不识好歹的坏东西，她不停地擦呀，擦呀！擦得我心头火气都上来了，——她还是擦个不停！好啊，我心里琢磨：她会从我这儿溜掉的！这个念头刚一闪过，我抬起头——她早就溜了，昨天就已经溜了！好心的人们，大家都听见了吧，为这事，昨天我把她一顿狠打，连我的手都打痛了，我把她的鞋袜都拎走了，——我琢磨着，打着赤脚总溜不掉了吧；可今天她又溜了！你去哪儿啦？说话啊！你又朝着谁吐你那一肚子苦水去了，小贱货，你又在谁那儿败坏我的名声去了？你倒是说话啊，你这个茨冈人，二毛子，你说！”

她火冒三丈地扑向那个被吓得目瞪口呆的女孩，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摔在地上。盛黄瓜的碗飞了出去，摔得粉碎，这醉

意朦胧的母夜叉愈发怒不可遏。她不住地打她的牺牲品，打她的脑袋，打她的脸；但是叶玲娜依然倔强地保持着缄默，她一声不吭，即便是挨揍时，她也不叫唤，也没有丝毫的怨言。我气得几乎要发疯了，冲进院子里，直奔那醉意朦胧的娘们。

“您这算怎么回事？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您竟然这样待她！”我冲那母夜叉吼道，并拽住了她的手臂。

“怎么啦？你是谁？”她松开叶玲娜，双手叉腰，厉声说道，“在我的家里，您想要什么威风？”

“我想让您听着，您是个心狠手辣的臭娘们！”我叫道，“您怎么敢如此虐待一个令人心生怜悯的孤女？您又不是她的亲生母亲，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她不过是您的养女，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孩儿……”

“耶稣啊，我的主！”那母夜叉嚎啕着大叫起来，“你算什么东西，竟敢跑我这儿来指手画脚！难道你是跟着她一块儿来的？我要去叫警长，这就去！连安德隆·季莫费伊奇都对我另眼相看！难道她常去的就是你那里？你是干什么的？竟敢跑到别人的家中撒野！救命啊！”

她向我扑过来，高举着双拳。就在这时，一声尖厉的、悲惨绝伦的惨叫声突然响起。我才发现，——叶玲娜本是失魂落魄地站在那儿，却突然发出了一声恐怖的、怪异的惨叫栽到在地，全身上下抽风似地扭动着。她的脸收缩着、扭曲着。她的癫痫病犯了。那个从地下室出来的女人和那个蓬头垢面的姑娘急忙上前来，抱起她送上楼去了。

“死了才好呢，倒霉鬼！”那母夜叉还在冲着她的背影尖声嚷嚷，“一个月犯了三次病……滚蛋吧，混账东西！”她又扑向我。

“看门的，你的工钱是白拿的吗？还愣着干什么？”

“快滚！快滚！别自找没趣了，小心我给你两个耳刮子，”看门人没精打采地像应付差事似地小声说，“不该你管的事，就别操那闲心了。鞠个躬，赶紧走人吧！”

确信了我的冒失举措只是白费力气，我只好无可奈何地走出了大门。但是我义愤填膺，心中的怒火难以平息。我在正对着大门的人行道上站着，仔细观察门里头的情况。我刚一走开，那母夜叉便跑上了楼，那看门人完成任务之后便踪影全无了。不大一会儿，那个帮着把叶玲娜抱上楼的女人下了楼梯，急冲冲地走回地下室。看见我，她便停住了脚步，很感兴趣地瞅着我。她那没有丝毫恶意的、温柔和善的面孔给了我极大的勇气。我再次踏进院子里，一直走到她面前。

“劳驾，我想打听一下，”我开口说道，“这女孩是谁，这个可恨的女人为什么要收留她？您可千万别以为我仅仅是出于好奇心才问您这些。这女孩我见过，出于某些原因，我很惦记着她。”

“您要是真心惦记着她，要么就带她离开这儿，要么就给她另找个安身之处，免得她在这儿活受罪。”这女人很不情愿地说，一边说着一边想要走开。

“但是您若不给我说明白，我又如何是好呢？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她。那女人是不是房子的主人布勃诺娃？”

“没错，正是她。”

“那么这女孩为何进了她家的门呢？她母亲是在这里去世的吗？”

“就这么进了她家的门呗……这跟我们没关系。”她又想离开。

“劳驾您了，跟您实说吧，我心里很惦记着这事。我兴许能帮点忙。这女孩到底是谁？她母亲又是谁，——您能告诉我吗？

“她像是个外国人，来这儿没多久，跟我们在地下室里住；她得了肺痨，病得非常严重，不多久便死了。”

“既然是住地下室的，这么说，她很穷？”

“穷得简直都没法说！瞅着她都让人心里不好受。我们过日子已经过得够苦的了，可她还欠下我们六个卢布，她只在我们那

儿呆了五个月啊。我男人给她打了口棺材，我们好歹算是把她埋了。”

“可布勃诺娃怎么说，是她埋的呢？”

“哪有的事儿！”

“她姓啥？”

“我说不好，先生，拗口得很，大概德国人有姓这个的。”

“史密斯？”

“不，不像。安娜·特里芳诺芙娜把这孤苦伶仃的女孩留下了，说是想收养她。实际上事情可不是这样的……”

“她收养她是早就打好了什么如意算盘了吧？”

“她准没安好心，”女人回答，她似乎另有所想，拿不准到底说不说？“这与我们没什么干系；我们只是旁观者……”

“你的嘴巴痒痒了吗，就不能把嘴巴闭上？”一个男人的说话声从我们背后传来。这是一个穿着长褂子的中年男子，褂子外面还穿着罩衫，一副城镇手艺人的打扮，他就是刚才与我说话的那女人的丈夫。

“她没什么可跟你说的，先生，这事咱们管不着……”他侧目瞥我一眼说道，“你快回吧！再会了，先生，我们是做棺材的。若是有用得上咱这门手艺的一天，我们将乐意为您效劳。除此之外，咱们之间就扯不上任何关系了……”

我离开了这座房子，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我对此毫无办法，可是又不忍心轻易地就此放弃，心里沉甸甸的。棺材铺老板娘所说的某些话尤其让我愤愤不平。我心里早就感觉到了什么：这事准有蹊跷。

我低着头漫无目的地走着，心中思绪万千，猛地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叫我的名字。我抬起头，定睛一看——一个醉醺醺的男人站在我面前，摇摇晃晃地，几乎都站不住了，他披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头戴一顶沾着油渍的便帽，但是他这一身打扮看起来还是相当整齐利落的。这脸看着挺眼熟。我很细心地打量起他

来。他冲我挤了挤眼，微微一笑，有点讥讽的味道：

“还能认出我来吗？”

第　五　章

“哦！马斯诺包耶夫！是你！”我猛然想起他和我是同学，我们曾一起在省立中学上过学，我禁不住叫道：“在这儿遇见你，真是太巧了！”

“可不是吗，太巧了！我们都有五六年没见面了吧。不过也可以说我们是见过面的，只不过先生不可能注意到我这种无名小辈的。您已经是位将军了，驰骋文坛倍受瞩目的大人物！……”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嘲弄地微微笑着。

“行啦，别胡说八道了，马斯诺包耶夫兄弟，”我截住了他的话头，“第一，将军可不是我这副样子，即便是搞文学的将军；第二，我跟你实话实说，在我的记忆中，确实有一两次我曾在大街上遇到你，但是看得出来你躲着我，如果我见到有人想躲着我，难道我还非要上去跟人家套近乎吗？若不是眼下你已经喝得晕乎乎的——你肯定不会跟我打招呼的。对不对？嘿，你好啊！老兄，能见到你，真是太让人高兴、太让人高兴了。”

“果真如此！不会因为我的……这副怪异的德行玷污了你的好名声吧？这也不必多问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文尼亚老弟，在我的记忆里，你从来都是个很够朋友的棒小伙。你曾为了我挨了一顿鞭打，还记得吗？你硬是一字不说，没有出卖我，可是我非但没有对你感激涕零，倒是足足嘲笑了你一个星期。你真是个大善人！你好呀，我的好好先生你好！（我们彼此亲了亲对方的脸）这么多年了，从来都是我一个人孤独地受尽折磨，——白天黑夜，黑夜白天，一刻不停地奔波劳累着，但是过去的事情总铭记在心头，挥之不去。想忘也忘不了啊！你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我跟你还不是一样，一个人孤独地受折磨，还能好到哪儿去呢……”

他长久地、动情地望着我，那一种因贪杯而身心憔悴的人特有的情感表现得格外强烈。但是他心地善良，本来就是个好人。

“不，文尼亚，你和我是不能比的！”最后，他用凄楚的声调说道，“你的大作我早已拜读了；拜读啦，文尼亚，拜读啦！……你听我说：咱哥俩诚心诚意地好好聊聊吧！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实不相瞒，我是有点要紧事；有件事正弄得我心烦意乱。我怎样才能让心里痛快些呢？对了，你家在哪儿？”

“待会儿再跟你说吧。可是这可不是办法；想不想让我给你指点迷津，怎么做才会心里痛快呢？”

“当然想啦，我该怎么做呢？”

“看见了吗？这就是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距我们站着的地方十几步远的一块广告牌，“你看：那既是个卖糖果糕点的小店也是个小饭馆，说白了那里有东西可吃，但是那地方可真不错。我先说明一下，那可是个好去处，那儿的伏特加酒，就更不用说了！从基辅那么远的地方徒步送过来的！我喝过，经常喝，我最识货了；在这里，他们绝对不会给我喝劣等的酒，他们不敢。那些人里，没人不认识菲利普·菲利佩奇。这个菲利普·菲利佩奇正是本人。你冲着我挤眼睛干什么呀？不要这样，听我把话说完嘛。我才看了表，眼下的时间是十一点十五分；这样吧，十一点三十五分我准会让你走的。到时候我们就烂醉如泥了。就耽搁你二十分钟，为我这个老同学，——行不行？”

“如果就二十分钟，那还不成问题；因为，我的老伙计，我可是真有要事在身的……”

“就这么定了。但是有几句话我必须先跟你讲明：你气色很不好，似乎有什么事让你很劳神，对吗？”

“没错。”

“我想也是。老伙计，这段时间我钻研了一点面相学，也算是

打发一些无聊的时光吧！好了，我们进去吧，一起好好谈谈。这二十分钟的时间，我要先来杯能提神醒脑的酒，再把一杯白桦酒干掉，接下来再灌上一杯带苦味的桔子酒、再喝一杯酸酸的橙露酒、一杯“美满的爱情”①，之后我想我还会要点其他的。喝酒是我的嗜好，老伙计！我只有在过节做礼拜之前才能精神一会儿，你哪怕不喝酒也罢，只要你能在那儿陪陪我。若是你能喝一点酒，那就更加证明你的心地多么善良，精神多么崇高。咱们走吧。我们过去随便聊聊吧，说不定以后我们十年都见不上一面啊。文尼亚，老伙计，咱俩可不能同日而语呀！”

“好啦，我们要去就快去吧，你别唠唠叨叨的了。我就给你这二十分钟，到时候你可得让我走。”从门廊通向二楼是一座木制的楼梯，分成两段，这是我们进入那家饭馆的必经之路。在楼梯上，两个烂醉如泥的醉鬼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看见我们两个人就跌跌撞撞地闪开了。

两个醉鬼当中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满脸稚气，胡子还没长出来，只是嘴巴周围隐隐约约地长着一圈毛茸茸的小汗毛，显得傻乎乎的。他浑身上下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但是滑稽的是：他身上穿的衣服不像是他自己的，手上套着好几个珍贵的宝石戒指，别在领带上的也是一枚十分名贵的胸针，发型极其呆板，前面还留着刘海。他始终笑容可掬，嘻嘻地笑着。他的伙伴五十岁上下，身体肥硕，大腹便便，穿着很随意，也在领带上别了一枚硕大的胸针，已经谢了顶，仅存的些许头发长得稀稀落落的，长满麻子的一张脸上，皮松肉懈、醉态十足，一副眼睛架在那扁扁的、像纽扣一样的鼻子上面。这张脸上充满了恶狠狠、色迷迷的神情。一双眼睛被周围堆积着的脂肪挤成了两条小缝，从那小缝里透出来的眼神充满邪气，阴险而狡诈。显而易见，他们二人都认得马斯诺包耶夫，然而那个肚子很大的人一见我们便扮

① 原文为法文，这里指酒的名字。

了个鬼脸以示不满，但这表情很快就消失了，而那年轻人则满脸堆笑，一副甜蜜蜜的奴颜婢膝的样子。他连帽子也摘了下来。

“很抱歉，菲利普·菲利佩奇。”他说，同时神情和缓地看着马斯诺包耶夫。

“怎么啦？”

“对不起……（他在领子上弹了弹）米特罗什卡在那儿坐着。那家伙可是个泼皮无赖，菲利普·菲利佩奇。”

“到底怎么啦？”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星期，就是那个米特罗什卡，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给他（年轻的小伙子冲自己的同伴点了一下头）涂了满脸的酸奶油……嘿嘿！

他那伙伴很不高兴地拿胳膊肘捅了捅他。

“怎么样，一起走吧，菲利普·菲利佩奇，咱们就去杜索酒吧痛饮一番吧，您肯不肯赏脸呢？”

“那不行，兄弟，眼下可不行，”马斯诺包耶夫回答，“我有点事，抽不开身。”

“嘿嘿！我找您也是有点小事想……”他那伙伴又拿胳膊肘捅了捅他。

“回头再说吧，再说吧！”

很明显，马斯诺包耶夫极力不去看他们。我们进入了第一间屋子，横贯全屋的那一条长柜台上满满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小吃、馅饼、点心和一瓶瓶色彩各异的露酒，看起来非常整齐洁净。刚跨进这间屋子，我就被马斯诺包耶夫拽到一个角落里，他说：

“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叫西佐勃柳霍夫，是一位有名的粮商家的少爷。父亲死后，他得到了五十万卢布的遗产，如今正寻欢作乐。他上巴黎转了转，在那挥霍无度，说不定钱都已经花得干干净净的了，可他叔叔一死，他又拿了一笔遗产，于是便离开了巴黎，回到这里来了；如今他又来这儿挥霍他那所剩无几的钱。过了今年，他准得沿街乞讨去。他像只呆头鹅一样蠢不可言，——

通常在饭馆、地下室和酒吧里都能找到他的身影，他追逐女戏子，还想当一名骠骑兵，——前段时间才递上申请书。那个上了点年纪的叫阿尔希波夫，他像是个买卖人或者经纪人什么的，还干点征收税款的活儿，他是个老奸巨猾的主儿，诈骗犯，现如今，他跟西佐勃柳霍夫是一伙的，集犹大和福斯塔夫[1]于一体，绝对的泼皮无赖，让人恶心的大淫棍，他的鬼点子真是花样百出。他过去曾因此犯过一宗刑事案，这我是知道的，可让他给逃脱了。如今在这儿碰到他，真让人高兴，因为我恭候他多时了……不用说，阿尔希波夫正想方设法地骗西佐勃柳霍夫的钱财。那帮年轻人之所以如此地看重他，就是因为他知道许多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玩乐之所。老伙计，我对他早就恨之入骨了。米特罗什卡也恨透了他，米特罗什卡就是那个在窗户前边站着的、英姿飒爽的年轻人，穿一件华贵的紧身外衣，他的脸是典型的茨冈人的脸。他在贩马，这儿所有的骠骑兵都跟他打过交道。你听我说，他真是狡猾极了，在你的眼皮底下他都能造假钞票，即便你见着了，你也不得不帮他把假钞票换开。他眼下穿的确实是一件天鹅绒的紧身外衣，况且他那模样又像个斯拉夫派的，但是如果让他立刻穿上一件做工精致的燕尾服或者类似这样的衣服，然后带他到英国俱乐部，并对那里的人说：这位是巴拉班诺夫伯爵，是位领主，于是不到两个钟头，他就会被那里的人当成真正的伯爵那样恭恭敬敬地对待，——他会像真正的伯爵一样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会打惠斯特牌，谁都看不出来他是假冒的，他可擅长坑蒙拐骗啦。这家伙准没有好结果。正是这个米特罗什卡如今把那个大肚子恨得咬牙切齿，因为现在米特罗什卡手头正紧，西佐勃柳霍夫本来跟他是朋友，但是没等他把这个朋友的毛统统拔光，那个大肚子就把西佐勃柳霍夫从他手里抢走了。若是这俩人

[1] 犹大是《圣经》中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是出卖耶稣的叛徒。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个好色、爱吹牛、贪吃的人物。

刚才在饭馆里碰了面，那准不会太平。我早就想到了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因为正是米特罗什卡本人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告诉过我，所以我还知道，阿尔希波夫和西佐勃柳霍夫一定会到这里来，会在这一带乱窜，干坏事。米特罗什卡对阿尔希波夫怀恨在心，我想利用这一点，我自有我的道理，也正是出于这个缘故，我才到这里来。你别总盯着米特罗什卡看，我可不愿意让他发现我。等我们从这里出去时，他准会亲自过来找我的，而且会把我想了解的一切都说给我听……文尼亚，我们现在就离开这儿，你看见那边的那个房间了吗？我们到那儿去。过来，斯杰潘，”他冲一个跑堂的说道，“我要的东西，你都知道吗？

“知道了，先生。”

“能办到吗？”

“没问题的，先生。”

“那就快去吧。来，文尼亚，别站着啦。嘿，你干吗这么瞅着我啊？要知道，你总瞅着我，我是看得见的。你难道觉得这很奇怪吗？没啥可奇怪的。一个人将要遇到的事情是无法预料的，就连他在睡梦中都没有出现过的事情也是可能发生的，特别是那段时间……哪怕是咱们俩还都在死记硬背着柯涅琉斯·涅波斯[1]的历史书的那段时间也是如此！我说文尼亚，有件事情是不容置疑的，你相信我：马斯诺包耶夫虽然是走上了邪路，但他依然保持着从前的那一颗心，只是情况有所不同而已。我虽不能说自己很好，可比起其他人，我也不差。我曾经是个大夫，也曾设想过去给别人上俄罗斯文学的课，写过关于果戈里的论文，也曾想跟人去开采金矿，还差一点就娶了老婆——人活着总是要寻找一些生活的趣味的，虽然我一贫如洗，甚至连喂猫的东西都没有，可她还是答应了。我差不多都要把婚事办了，我打算借双结

① 柯涅琉斯·涅波斯（约前100—约前32）：古罗马史学家，是传记创作的奠基人。

实点的皮马靴，为的是把那双一年半前就张了口的破靴子换掉……但我还是没把老婆娶到手。她跟一个教员结了婚，而我在一家办事处找了份活儿干，就是那种一般的办事处，不是商行的办事处，那就另当别论了。都这么多年了，虽然如今我已经不当差了，但钱可没少挣：我既收贿赂，又秉公办事；要是碰到绵羊，我就充当好汉，要是遇见好汉，我就当绵羊。我有自己的规定：比方说，孤身一人无法有很大的作为，这我是最明白不过的，那我就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做的事多半跟别人的私事有关，暗中打探这方面的情况……你能理解这个吗？”

“你不会是什么私人侦探吧？”

“不是的，我做的事的确也跟这差不了多少，有些是公事公办，有些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做的，不过，这跟私人侦探还是有区别的。文尼亚，可以这么说：酒，我很爱喝。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喝酒而丧失理智，因此我心里很清楚这样干下去会有什么下场。是黑马终究变不成白马，现在已经不是我的时代了。我只想告诉你：文尼亚，我身上如果一点人味都没有了，今天我就绝不会上前跟你打这个招呼了。没错儿，我遇见过你，我以前见到你的时候，好几次我都非常希望能和你打个招呼，但是我总是鼓不起勇气来，一拖再拖，就这么错过了。我是不能和你平起平坐的。你的话没错，文尼亚，这一回我胆敢跟你打了招呼，还说了这么多，完全是因为我喝了点酒。我的这些话都是无足挂齿、胡说八道而已，关于我的话题，咱们就此打住吧。我说亲爱的：我拜读了！并且是从头到尾、完完全全地读了！老伙计，我指的是你的那部处女作。老弟，读了你的书，我都快变成一个规规矩矩的正派人了！真的，不骗你；可是我转念一想，还是觉得保持原样，做个不太规矩的人比较好。因此……”

他还跟我聊了许多。他的醉意越来越浓了，进而百感交集，几乎要潸然泪下了。马斯诺包耶夫的为人一直是不错的，但是在智力上他总显老成；从做学生的时候开始，他就好耍滑头、钻空

子，总是见缝插针，为人十分狡猾奸诈，鬼点子层出不穷，可是他本质上还不是个没良心的人；他只是误入歧途而已。像他那样的人在俄国人中间并不是少数。这些人往往才华横溢；可他们的状况又往往是乱糟糟的。另外，他们也许会因为在某些方面的软弱无能而特意昧着良心干出一些事情来，他们不但是在歧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对于自己的下场他们也是心中有数的，再说一句，马斯诺包耶夫已经酗酒成性，不可救药了。

“老伙计，我还要说一句，”他继续说道，“当初据说你名噪一时，没多久便有一些批评你的文章出现，我都读了（真读了，不骗你，不要以为我是那么孤陋寡闻的）；后来我遇见你，见你穿双破皮靴在泥泞的街上走着，竟然没穿胶鞋，头上戴的帽子破破烂烂的，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你是不是在为杂志写稿，聊以谋生？”

“没错，马斯诺包耶夫。”

“那么说，你已经成了雇佣文人队伍中的一员了？”

“也许吧。”

“好吧，老伙计，至于现在，听我一句话：不如我们一醉方休！痛饮一番之后，趁着酒劲往沙发上一歪（我那个沙发做工精致，带弹簧垫子，非常好看），我就飘飘欲仙了，就感觉自己成了荷马或者但丁什么的，要么就是腓特烈大帝[①]，——要知道那种感觉，你的思绪能飘多远就飘多远。但是你却不能，你不会把自己幻想成但丁或者腓特烈大帝，因为：首先，你要主宰自我，洁身自好；其次，你不能随心所欲，别人不许你有这种想法，因为你受人雇佣，身不由己。我可以无拘无束地畅想，而你只能脚踏实地。请你听我一句肺腑之言，我们是好兄弟，希望你对我坦言相告（要不然你会让我在这十年里蒙受屈辱，过不踏实的），——你是不是缺钱？我有的是钱。你不要不屑一顾。钱你拿去，跟出版社的

① 腓特烈大帝（1123—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老板清一下账，甩掉包袱，再想办法让自己一年的吃穿用度有所保障，然后就可以静下心来构思自己的东西，创作一部惊世巨著！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听我说，马斯诺包耶夫！我的好兄弟，你的一片好意我心领了，但是现在我还什么都不能回答你，至于原因嘛——三言两语很难跟你说清楚。的确是有些原因的。不过，我保证以后一定不会瞒着你，我会像亲兄弟一样坦诚地待你。谢谢你的一片好意：我一定会经常去看你，我向你保证。但是话又说回来：既然你如此真心诚意地待我，那么我还是请你帮我拿个主意吧，再说干这些事情你应该是个行家里手。”

于是我从糖果点心店开始讲起，把关于史密斯老头和他的外孙女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但是说来也很怪：在我向他述说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他的表情让我觉得，他对这件事也是略知一二的。于是我就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不能这么说，”他回答，“但是我倒也听说过一些关于这个史密斯的事，据说这老头在一家食品店里死了。另外，我也知晓一些布勃诺娃夫人的情况。因为就在两个月之前，那位夫人刚刚给我送过一笔钱，我收下了。我从哪里找到自己的东西，就从哪里把它拿走，[1] 如果只从这句话上看，我与莫里哀有相同之处。尽管我已从她手里讹来了一百卢布，但是那时我就打定主意还要狠狠地讹她一把，一百卢布不算，要五百。这臭娘们太可恨了！她净干些天理难容的坏事。本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有的时候也做得太绝了。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要自封为堂吉诃德，做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士。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可以从中捞足油水，所以半小时之前我一见西佐勃柳霍夫，心里就甭提有多乐了。显而易见，是那个大胖子把西佐勃柳霍夫领到这儿来的，因为那大肚子专搞什么勾当我是最清楚不过的了，那么我就

① 原文为法文。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哀十分喜爱这句俗语。

当机立断……我要当众把他逮住！很高兴你能告诉我关于那女孩的情况，让我又找到了一条线索。老伙计，要知道，我经常接受私人委托，代办各种五花八门的私人事务，甚至跟那些社会上鼎鼎有名的人物也有过交情！前段时间，有位公爵还托我打听一件小事，我实话跟你说——这么件小事情，那位公爵居然会如此关注，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要不然，你若是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件关于一位有夫之妇的事，怎么样？我说老伙计，你到我家里去吧，类似这样的事情，你想听多少我就有多少，你若是把它们都变成了文字，那绝对惊世骇俗、令人叹为观止……”

“那公爵姓什么？”我突然预感到了什么，便插了一句。

“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个呢？那好吧：他姓沃尔科夫斯基。”

“他是不是叫彼得？”

“没错。你认识他？”

“是的，但跟他不熟。太好了，马斯诺包耶夫，从今以后，若想了解那位先生的情况我会经常到你那儿去的。”我站了起来说道：“你让我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没问题，老伙计，你想去就去吧，我会随时恭候的。我这人讲故事还是很在行的，但是这可是有一定界限的，——懂吗？要不然我会失去自己的信誉和声名的（我指的是生意上的信誉），其它的东西也会因此而荡然无存。”

“那行，能给我说多少就说多少，不会让你的信誉受损的。”

我当时都兴奋起来了。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噢，你是否要就刚才的那件事情再说点什么？你又回忆起了什么，是吗？”

“你说的那件事？稍等一会儿，我结了账再说。”

他走了过去，在柜台前，他忽然站到了那个身穿紧身衣的、被人毫不客气地称为米特罗什卡的年轻人旁边，这个动作看起来像是漫不经心的。他们的交情在我看来比马斯诺包耶夫本人向我承认的要深些。最起码看得出来他们这次见面绝不是第一

次。光看外表，米特罗什卡这个年轻人显得十分怪异。他上身穿着红色的绸衬衣和紧身的外衣，虽然脸上棱角分明，但是也显得很秀气；他看起来还是非常年轻的，肤色黝黑，眼光肆无忌惮却也很有神采；他身上充满了神奇的吸引力，并不让人反感。他总是要有意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但是此时的他明显地不敢过于放纵，竭尽全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真诚、严肃而稳重的人。

“嘿，文尼亚，”这时马斯诺包耶夫已回到我身边，他说，“晚上七点，你上我那儿去，说不定我能告诉你点什么。你看看，我一个人是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的；过去我还有点用，但现在，我早就洗手不干了，整日只是醉生梦死。但是过去的那些关系我还保持着的，就靠这我多少还能打探到些消息，跟各式各样的行家里手还能搭上点干系；我如今就是这么干的；当然，等我有了空，就是当我没喝醉，脑子好使的时候，我也通过那些老交情的关系干点事情……多半是帮人打听事儿……不说这些了！扯得够远的了……我家的地址：大铺街。老伙计，这会儿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再干一杯，然后我回家睡上一觉。等你来了，我再跟你说说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的情况，若是能抽出点空的话，我们来聊聊诗歌也可以。”

“好的，那事还得再说说吧？”

“也说不定。”

“那我会到你家去的，绝对不会失约……”

第　六　章

安娜·安德列芙娜早就已经在等我了。昨天我把娜塔莎来信的事跟她说了，她对此极为感兴趣，她盼着我早上十点钟之前就能过去。可是我直到下午一点多钟才到她家，可怜的老人焦虑

万分，都快急死了。除此之外，她还希望能跟我聊聊她的诸多新的希望，这些希望昨天才刚刚出现，同时还希望能聊聊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情况，从昨天开始，他身体有点不适，人就变得闷闷不乐的，但对她却更加体贴入微了。我见到她时，她完全是一副冷冰冰的、很生气的样子，对我爱理不理的，感觉一点都不为所动，仿佛马上就会脱口而出说道："先生，你来这干吗？天天来这儿闲逛，又是何苦呢。"显然我的迟到让她大为恼怒。但是因为我心里正焦虑，没工夫再犹豫，就一股脑儿把昨天发生在娜塔莎那里的事情跟她说了。一听说老公爵都已上门造访并很正式地提出了建议，老太婆那假惺惺的愁苦神态转眼烟消云散。她那份高兴劲儿，我简直无法形容，她看起来都有点得意忘形、手足无措了，一会儿在胸前连连画着十字，一会儿在那涕泪横流，一会儿又冲着圣像磕头，还一再地拥抱我，她还要飞奔到尼古拉·希尔戈伊奇那儿，向他诉说自己的喜悦之情。

"小老弟，你不了解，他之所以总是郁郁寡欢，愁眉不展，完全是因为他已受尽了欺凌吃尽了苦头，如今一旦他知道了娜塔莎已经如愿以偿，所有的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他的忧伤就会成为过去了。"

我费了好大劲才阻止了她。这个心地善良的老太太，虽然老俩口已经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可她对丈夫并不是非常了解。她迫不及待地拉上我要去找娜塔莎。我试图让她明白，不仅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可能不会支持她的做法，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去找她，只会更加添乱子。她跟我犟了半天，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但是她抓住我不放，不停地絮叨，这又让我耽误了半小时的时间。"我现在的心情真是太好了，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她对我说，"可是一个人呆着，周围都是墙壁，要是没有你，我心里的话跟谁说去呢？"我费尽了口舌，终于让她把我放走了，我告诉她，娜塔莎现在怕是等我已经等得很着急了。我临走时，老太太不停地在胸前画十字，祈祷娜塔莎能得到特别的幸福。我当机立断地

告诉她，如果娜塔莎没什么意外的事，当晚我就不会再过来了，她听了之后差点没哭出来。这次，我没见着尼古拉·希尔戈伊奇：他整宿都没睡觉，说是头痛，身上觉得冷，此时他已在书房里安然入睡了。

我也让娜塔莎足足等了一上午。一进门，我就看见她正如平常那样背着双手，若有所思地在屋里来回踱步。直到现在，我一想起她，眼前总是这样的一幕：她，一个人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背着双手、垂着眼帘，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显得形单影只，脸上神情惘然，像是有所期待，却又茫然无措。

她一边在屋里仍旧踱着步子，一边柔声问我，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我三言两语向她诉说了我的整个遭遇，可是我的话她并没怎么听进去。看得出来，有什么事让她很担心。“事情有什么变化吗？”我问道。“什么变化也没有。”她回答，但从她脸上的表情我就能判断出来，事情肯定有了新变化，她等我，无非是想告诉我事情的新变化，可是按她的老习惯，她是不会马上开口的，要等到我快走了，她才肯说。我们之间一向如此。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能耐着性子等。

不用说，我们自然从昨天发生的事开始讲起。有一点非常出乎我的意料，那就是我们俩对老公爵的看法完全不谋而合，她打心眼里不喜欢他，而且比起昨天来，她的这种不喜欢的程度又大大加深了。我们正在仔细地分析公爵昨天登门拜访时的情景，她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你听我说，文尼亚，有些事往往就是这么奇怪：倘若刚开始时你并不喜欢某人，那么这就注定了在将来的日子里你就一定会喜欢上他的，至少我总是经历这种事情。”

“娜塔莎，但愿如此吧。最后，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整体情况而言，我所持的看法是：或许公爵为人狡猾，可你们俩的婚姻大事，他还是非常诚恳慎重地答应了。”

娜塔莎在屋子的中间站住了，神情严肃地朝我看了一眼。刹

那间，她面如死灰，嘴唇也抖得厉害。

“事情都成这样了，他怎么还要从中作梗呀，而且……弄虚作假呢？”她迷惑不解地问道，语气里又满含着傲气。

“不会的，不会的。”我连忙应和道。

“他自然不会弄虚作假。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怀疑他弄虚作假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另外，要是他竟然想以这种方式来捉弄我，那他也太小看我了。这样的耻辱任何人都会忍无可忍的！”

“就是，就是！”我连忙点头称是，可私下里我却在想，“可怜的女孩啊，现在你或许就是为这事而焦虑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不定你心里疑虑重重，比我的想法还要多呢。”

“唉，我多盼望他能早点回到我身边啊！”她说，“他要与我共同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那个时候……就算他撇下这一切，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那他必然是有要紧事要办。文尼亚，你知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要紧事呢？有什么消息吗？”

“他的事只有上帝知道。他一向都在为挣钱的事奔忙，这你是知道的。据说，他在彼得堡做了小股东，订了个包工合同。娜塔莎，这种生意上的事，我们可是一无所知的。”

“是啊，一无所知。昨天，阿辽沙提起过一封信……”

“有什么新消息。是不是阿辽沙来过？”

“是的。”

“早来了吗？”

“十二点才来，他睡过了头。到这儿坐了坐。我让他早点过去看看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我不得不这样做，文尼亚。”

“难道他自己就不考虑应该去一趟吗？”

“不，他自己也想去来着……”

她本还想再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望着她，等着她开口，她满脸忧郁。我本打算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可有时候她是很不愿意别人多问她的。

“这孩子真叫人琢磨不透，”她稍微撇了一下嘴，最终还是开

口说话了，但她的目光在极力地回避我，仿佛怕看见我似的。

“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什么也没发生。我觉得……但是他还是很讨人喜欢的……只不过……”

“不过现在他的全部悲伤和忧愁都已荡然无存了。”我说道。

娜塔莎全神贯注、满脸疑惑地盯着我。或许她是想反驳我：“即使是在从前，他的悲伤和忧愁也并没有多少。”但她已感觉到我的言外之意也是如此，然后她就板起了脸。

但是很快她又变得和蔼可亲、热情洋溢起来。这次她格外温柔。我在她那里呆了一个多小时。看起来，她心里很不平静，她被公爵给吓唬住了。从我们之间的谈话中，我发现她迫切要了解，昨天的会面，公爵对她到底有何看法呢？她的举手投足是否显得温文尔雅？在他面前，她是否因高兴而忘乎所以了？她是否心胸太狭窄了？或者正好相反，她是否太宽容迁就了？他对此是否有看法？会不会嘲笑她？会不会瞧不起她？……一想到这些，她就双颊发烫，满脸通红。

“为一个坏蛋的看法犯得着那么激动吗？随他想去吧！”我说。

“你为什么要认为他是个坏蛋呢？”她问道。

娜塔莎生性多疑，可是她又如此纯真而且胸怀坦荡。她的多疑源于她纯真的心。她是一个高傲的人，她绝不能容忍自己眼里至高无上的东西当着她的面被人嘲笑。对于一个卑鄙者的轻蔑，她当然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是一旦她内心那些圣洁的东西被人讥笑，那么无论这个人是谁，她仍然会为此伤心不已的。这并不因为她不够坚决。这只是因为她不谙世事，不善于为人处世，因为她长久以来深居简出、远离尘世。她一生都蜗居在自己的小屋里，几乎是足不出户。另外，心肠极好的人一般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或许是她受了父亲的影响）——老爱言过其实地夸赞他们所遇到的人，执意认为这个人事实上会比表面看起来

要好得多，头脑一发热就极力赞美这个人的优点——这个特点被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人将来会因为大失所望而伤心不已；如果明白了是咎由自取，那就更悲痛欲绝了。为什么我们的所求总是多于所得呢？而每时每刻都在等候这类人的又是那种大失所望的情绪。他们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与尘世绝缘；我甚至还发现，对于他们自己的小圈子，他们的确是极为眷恋的，以至于渐渐在这小圈子里变得孤独、陌生、自我封闭起来。但是娜塔莎已经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太多的侮辱。她已经遍体鳞伤了，如果我的言辞之间还确有责怪之意的话，那对她也不能过于求全责备。

可是我急着要离开，便起身告辞。见我要离去，她禁不住一愣，差点没哭出来，虽然，在我呆在她那儿的时间里，她始终没有表现出丝毫对我的特别亲昵，反而表现得比平时更加冷若冰霜。她热烈地亲吻了我，但不知为何她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我的眼睛上。

“你听我说嘛，”她说道，“真让我惊讶，阿辽沙今天看起来很滑稽。表面上看来，他非常讨人喜爱，沉浸在幸福之中，他像只蝴蝶那样翩然而至，跟个花花公子一样，老是转来转去地照着镜子。如今他都有点太不拘礼了……可他也没在这儿呆多久呀。你都想不到，他还送我糖果。”

“糖果？嘿，真是太棒了，这也太幼稚啦。哎呀，瞧你俩！都开始相互观察，相互打探，相互察颜观色，以分辨出对方脸上是否流露出了隐藏于内心的想法了（可你们都没有真正了解对方！）。他还好，还像从前那样快快活活的，幼稚得像个孩子。可你呢，你呢！”

在我的记忆里，如果娜塔莎变了腔调，冲我诉说自己对阿辽沙的不满，或者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我帮忙，或者要向我吐露内心的隐密，希望我能从她的只言片语中就能领会她的意愿，在这些时候，她总会微启朱唇并注视着我，似乎在哀求

着，一定要我给她一个确切的回答，好让她如释重负。还有，在这些时候，不知怎的，我老是声色俱厉，好像在呵叱别人似的，我并不是故意而为，可居然总能收到效果。我总能恰当地摆出一副声色俱厉、傲气十足的样子，所以更加富有说服力，要知道，有时候一个人会觉得需要别人的一顿责骂才能让自己心情舒畅。最起码，没有我的时候，娜塔莎时不时也放宽了心。

“不，文尼亚，你看啊，”她继续说着，一只手放到我肩膀上，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她注视着我的双眼，满脸哀求的神情，“我真想不通，他怎么能还没有充分体会到……他给我的感觉是他早已是位完完全全的丈夫[1]，——要知道，他就好像是结婚十年，可仍与妻子卿卿我我。这是不是太早了点呢？……他眉开眼笑，还装模作样的，但是这些事情并非都因我而起，不像从前……他是那么地急于要见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我想和他聊聊，他不是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就是左顾右盼地岔开话题，你也知道，他的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恶习，正是我们俩早已摒弃的那种上流社会的习气。总而言之，他怎么……甚至好像冷冰冰的……我怎么说起这来了！我又唠叨了，又在旧话重提了！唉，文尼亚，咱们都太刻薄、太固执了，简直像暴君一样！事到如今我才明白过来！别人脸上一点点微小的无足轻重的神态变化，我们却不依不饶，其实天知道他们脸上的神态为什么要变！文尼亚，你刚才骂我，骂得没有错！都怪我自己！我自寻烦恼，如今却还要怪别人……文尼亚，太感谢你了，你让我能完完全全地放宽心了。哎，今天若是他也在该有多好啊！不过也罢！说不定他还因为前不久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呢。”

“莫非你们俩吵架了！”我诧异地叫了起来。

“我当时是不露声色的！我只不过是心里有些烦乱，本来他还欢天喜地的，不知怎的突然又变得心事重重了，况且他走的时

---

① 原文为法文。

候对我很冷漠。但我要让人请他过来……文尼亚，今天你也过来吧。”

“如果有件事不把我耽误了的话，我肯定会来的。”

“看你说的，你能有什么事呢？”

“是我自找的！但看情况，我肯定会过来的。”

第　七　章

我七点钟准时赶到马斯诺包耶夫家。他家就在六铺街的一座不太大的房子里，住的是厢房，整套宅子分成三个小间，屋子里的各种摆设虽然精致，但放得乱七八糟的。显然，在这个家里平时根本没人管理家务，但是家境还不错。给我开门的是个十八九岁的美丽少女，她穿得很朴素，但是很惹人怜爱，她的一双眼睛里闪烁着善良而快乐的光芒，神情天真。一种强烈的预感突然在我心里出现，这是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就是他前一阵子随口跟我说过的那个女孩，他还说要介绍我们认识呢。她先问我是谁，我说了自己姓什么之后，她便告诉我他正等着我，可这会儿他已在屋子里呼呼大睡了，接着她带我进了那间屋子。马斯诺包耶夫身上盖着一件脏兮兮的外套，头枕着一个破破烂烂的皮制枕头，正躺在一张精致而舒适的软沙发上。他并没有睡得很死；我们一进屋，就听见他叫我的名字。

“喔！你来啦？我一直在恭候着你。方才我还做了个梦，梦见是你来把我叫醒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去了。”

“去哪儿？”

“找一位夫人。”

“哪位夫人？干吗？”

“就是那位布勃诺娃夫人，我要去教训她一顿。——真是个绝代佳人！”他转而冲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说了一句，

当脑海里浮现出布勃诺娃太太的身影的时候，他甚至还把指尖放到嘴边亲吻了一下。

“又来了，他又想出去惹是生非了！”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娇嗔道，她觉得自己对此装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是理所应当的。

“不认识她吧？老伙计，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她叫阿列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下面让你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位文坛名将。我们每年仅有惟一一次机会可以不花钱见到他们，别的时间可都是得掏钱的。

“够了，你不要把我当猴儿耍了。请您千万不要听他瞎说，他总爱拿我开心。哪是什么将军呀？”

“我想让您明白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将军。可是尊敬的先生，我们可不像你所认为的那样愚笨；虽然我们给人的第一印像并不好，但我们要比表面看上去机灵许多。”

“您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总爱当着善良人的面让我丢人现眼，真无耻！找个时间让我跟他到剧院去瞧瞧也好呀。”

“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您可要全心全意操持家务才对……您不会把您应该尽心的事情抛在脑后吧？那句话您还记在心上吧？我嘱咐您的那一句？”

“我当然还记得。那只不过是胡言乱语。”

“哦，那您说说看，是什么话？”

“当着客人的面，我可不想出丑。说不定这话里有什么不便告人的意思呢。说出来怕是要遭报应的。”

“肯定是您给忘了。”

“没有的事：家神！必须热爱的家神……看他，净胡编滥造！兴许家神根本就不存在，凭什么要热爱他？他就会胡言乱语！”

“但是，布勃诺娃夫人那里……”

“去你的！你和你的布勃诺娃都滚一边去吧！”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火冒三丈地冲了出去。

“该是我们走的时候了！再会，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

我们走了出去。

“我说文尼亚，来，我们先上这辆马车坐好。就这样。接下来，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又找到了一些新的线索，这回证据充分，可不是我的主观臆断。我足足花了一个小时又在瓦西利耶夫岛上查探了一番。那大胖子是个可恶的无赖，他无耻、龌龊、专干坏事、趣味低下。至于那个布勃诺娃早就因为非作歹而臭名昭著。前不久，她差点儿把一个好人家的女孩儿骗到手。今天早上，你说过，她给那个孤儿穿好的，这让我心里很不踏实，类似的事，我早有耳闻。前些时候，我又得到了新的消息，虽说是偶然得来的，但千真万确，好像是站得住脚的。那女孩有多大了？”

“看上去大概有十三岁了吧。”

“可看身段还显小些。我想，她准会这样做的。她会说自己十一岁，要么说十五岁，只要情况需要。这苦命的女孩儿无人庇护，流离失所，那……”

“当真如此？”

“你对此有何看法？仅仅由于恻隐之心，布勃诺娃太太是绝不会收养一个孤儿的。既然那大胖子往她那儿跑得那么勤，那就一定没错儿。今天早上他们俩见过面。他们已经允诺弄个美人儿给那个笨蛋西佐勃柳霍夫，据说是个有夫之妇，军官太太。这些纵情声色的商人家的公子哥儿们就爱这么胡搞，他们对官衔总是倾心不已。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印象，正如拉丁文的文法中所说的：含义为重，结尾为次。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直到现在，我的醉意好像还没消失。布勃诺娃休想再搞她那一套。她还想瞒过警察的眼睛，真是痴心妄想！她可是很清楚我这人是爱记仇的，我要让她胆战心惊一回……另外的原因还有很多——你能理解吗？”

听完这话我大惊失色。他说的这些事情让我忧心忡忡。我

总害怕我们时间来不及，因此不断地吩咐马车夫要快马加鞭。

“你放心吧，我们已做好了准备，”马斯诺包耶夫安慰我道，“那儿有米特罗什卡。只要西佐勃柳霍夫破点财，就可放过他；但是那个大胖子——那个无赖，就得让他受尽皮肉之苦。我们早就说定了。喔，至于布勃诺娃则由我来收拾……谅她也不会……”

马车在饭馆门前停下了，我们到了，可去那里却寻不着米特罗什卡的影儿。我们让马车停在饭馆的台阶前等着，然后便找布勃诺娃去了。在她家的大门口，我们碰到了米特罗什卡。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屋内灯火通明，西佐勃柳霍夫喝醉酒之后的狂笑声也时不时地传了出来。

“一个也不少，他们已在里面坐了有十五分钟了吧，”米特罗什卡对我们说，“是时候啦。”

“走进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问道。

“就像一般客人那样大大方方走进去，”马斯诺包耶夫回答，“我和米特罗什卡，她都是认得的。没错，都锁得严严实实的了，可这不是用来为难咱们的。”

他轻叩大门，门立刻就开了。是看门人把门打开了，他向米特罗什卡递了个眼色。我们蹑手蹑脚地进了屋里，坐在里屋的人丝毫都没有觉察到。我们在看门人的带领下走过了一段窄窄的栈梯，敲了敲里屋的门。里屋有人喊了一声，谁在敲门；他应了一声，说要进去，有点事，就他自己。门一打开，我们一下子都冲了进去。趁这当儿，看门人偷偷跑掉了。

“喂，你们是谁？”布勃诺娃冲我们嚷道，她手举蜡烛，正站在那狭窄的前室中间，醉意朦胧，仪容不整。

“我们是谁？”马斯诺包耶夫答应道，“安娜·特里芳诺芙娜，您怎么能连尊贵的客人都不认识呢？不是我们还能是谁呢？……菲利普·菲利佩奇。”

“啊，菲利普·菲利佩奇！原来是你呀……果然是贵客临门……但是您为何……我……没关系……您请，您请。”

她都手足无措了。

“你让我们进的哪儿呀？这儿竟然还有挡板。……这可不行，您得好好伺候我们。我们要来点冰镇饮料，有没有漂亮的小妞？”

一听这话女掌柜便立刻来了精神。

“伺候你们这样的尊贵客人，就算是上天入地我也得给你们找来，哪怕上中国去订一个回来。”

“亲爱的安娜·特里芳诺芙娜，问您件事儿：西佐勃柳霍夫来了吗？”

“他……来了。”

“找的就是他，这个王八蛋，居然胆敢背着我一个人来纵酒寻欢！”

“怎么会呢，他可是记着您的。他始终在等人，想必等的就是您了。”

马斯诺包耶夫猛地推开门，一间不大的、只有两扇窗户的房间呈现在我们眼前，里面陈设简单，有天竺葵，几把藤制的椅子，还有一台蹩脚的钢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便走了进去。可正当我们还在前室说着话，还没进去的时候，米特罗什卡早就不见踪影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藏在门背后，压根儿就没有跨进门。他后来像是要开门迎接谁。那天早上，有个头发乱蓬蓬、浓妆艳抹的女人在布勃诺娃背后探头探脑的，那是他的干亲家。西佐勃柳霍夫正在一张小巧但显破旧的仿红木沙发上坐着，在他面前摆着张小圆桌，上面铺着桌布。桌上放着两瓶温过的香槟和一瓶看起来很劣质的朗姆酒，摆满了盛着各色糖果、点心以及三样果仁的碟子。一个四十岁左右，满脸凶相的麻脸女人也坐在桌旁，正对着西佐勃柳霍夫，她身上穿的衣服是塔夫绸的，戴的镯子和胸花都是古铜色的。这就是那位军官夫人，一看就是个假冒的。西佐勃柳霍夫却醉醺醺的，看起来心花怒放。他那个胖胖的同伙没在他身边。

“瞧你干的勾当！”马斯诺包耶夫扯着嗓子嚷道，“还不上杜

索酒楼去请客！”

“菲利普·菲利佩奇，真是太让人高兴了！”西佐勃柳霍夫洋洋得意地站起身来跟我们打招呼，同时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

“酒兴正浓吧？”

“对不起。”

“你先招呼客人吧，甭跟我说对不起了。我们来跟你找乐子来了。跟我一起来的这位客人：是我的老哥们！”马斯诺包耶夫指了指我对他说。

“太好了，见到您让我深感荣幸……嘿嘿！”

“喂！香槟酒是这样的吗！怎么跟酸菜汤一样。”

“你在骂我哪。”

“料你也不敢上杜索酒楼去，可你还请了我呢！”

“刚才他还骗我说他到过巴黎！”军官夫人打断他的话说道。

“你可不要把人看扁了，费多霞·季什娜。就是到过嘛。千真万确。”

“嘿，谁信啊，这样的土老冒，还到过巴黎？”

“就是到过嘛。真的。在那儿，我和卡尔普·瓦西利奇是那样引人注目，可风光了呢。卡尔普·瓦西利伊奇，您知道吗？”

“我干吗要认识那个卡尔普·瓦西利伊奇？”

“事情是这样的……政坛上的事情。这事儿或许对你们来说有点价值。我们曾在那个被称为巴黎的城市里，在茹伯特夫人的家里把一面英国试衣镜打破了。”

“什么东西被打破了？”

“试衣镜。她家里的那面大试衣镜，由下往上直到房顶，足足把一整面墙都给遮住了；那会儿卡尔普·瓦西利伊奇喝得烂醉，因此就冲着茹伯特太太来了一串俄语。他那时在试衣镜前站着，胳膊肘正在镜子的表面上支着。茹伯特夫人冲他大叫道：‘这试衣镜可花了我七百法郎（相当于我们的两百卢布），小心别把它给打破了！’她用的是法语。他盯着我，脸上的神情满不在乎的，

我在正对着他的长椅上坐着，搂着一位妙龄佳人，老实说，她可是千娇百媚，才不是像这样的丑八怪呢。他也大叫着：‘斯杰潘·杰连季伊奇，嘿，斯杰潘·杰连季伊奇！我们俩对半分，行不行。’我回答：‘好呀！’他握紧了拳头猛击了一下试衣镜，——砰地一声！玻璃碴子四散飞去。茹伯特夫人直奔他而去，朝他的脸尖叫着：‘你这野蛮人，干什么呀？’（说的是她的本国语）可他冲她说道：‘茹伯特夫人，请收下钱走开，不要扫我的兴。’他当即出手阔绰地甩出了六百五十法郎让她拿走了。我们磨了半天嘴皮子，她才少拿了五十法郎……”

正在这时，一声恐怖的尖厉的惨叫声穿透了几扇门，从与我们所在之所隔了好几个房间的某处传了出来。我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叫出声来。我听出来了：这惨叫声是叶玲娜的。紧接着那声凄惨的叫声而来的是喊叫声、诅咒声和厮打声，最后还有几声脆生生的响亮的耳光声。估计米特罗什卡正以他个人的方式处罚某人。突然，那扇门被推开了，叶玲娜跑进了房间。她脸色惨白，泪流满面，虽然穿着那件白色的细布衣服，可衣服已经皱巴巴的而且被撕扯得破烂不堪了，头发虽刚梳得整整齐齐的，但此时却像是经过一番搏斗似的变得乱蓬蓬的了。我站在门对面，她直冲我扑来，张开双手一下把我抱住了。大伙儿都吓了一跳，一阵惶恐。她的出现引来了一连串的惊叫和吵闹。紧接着米特罗什卡也出现在门口，他的冤家对头，也就是那个狼狈不堪的大胖子，被他硬是抓着头发给拽过来了。在房间门口，他把大胖子一把推到了屋里。

“就是这家伙！别放过他！”米特罗什卡得意洋洋地说道。

“听我说！”马斯诺包耶夫若无其事地来到我面前，在我肩膀上拍了拍，说道，“把那女孩领走吧，坐我的马车，回你家去吧，这儿的事，你就甭管了。其余的事情，我们明天会办妥的。”

我并不需要他反复交待。我拉起叶玲娜的手带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而他们在那儿是如何了结后事的，我就无从知道了。

女掌柜吓得目瞪口呆，我们根本没有遇到任何阻拦。一切来得是那样的迅雷不及掩耳，她即便想拦也拦不住。马车还等在原处，二十分钟后，我们就到家了。

叶玲娜好像就剩一口气了。我给她把衣扣解开，洒了点水在她身上，把她放到沙发上。她发起烧来，神志不清。当她那惨白的小脸、没有血色的嘴唇、那原来抹着头油精心梳理过的、如今却歪在一边的漆黑的秀发、那全身的妆扮、那衣衫上残存的几个粉色的蝴蝶结呈现于我眼前时，——我完全明白了这桩罪行的全部。苦命的女孩！她病得越来越重。我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她，并且打定主意当晚不上娜塔莎那里去了。有时候，叶玲娜睁着大大的眼睛、久久地专心致志地注视着我，仿佛是要分辨出我到底是谁似的。已经很晚了，都过午夜了，她才睡着。我在她身旁的地板上睡着了。

第　八　章

很早我便起了床。一夜我差不多每隔半个钟头便从睡眠中醒来，来到我那位让人心疼的小客人跟前，细细地端详着她。她由于发着高烧而神志不清。直到即将破晓的时候，她才安然地睡熟了。在我看来，这可是个好的征兆，然而我清晨睁开眼睛的时候，仍打算在这个病怏怏的小女孩还在酣睡之际，赶紧请一位医生来。这个慈眉善目的单身老头是我很早就认识的大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就应该住在弗拉基米尔街上，家中只有一个女管家（她是德国人）和他同住。我立即去找他。我去的时候是八点。他同意在十点钟的时候到我家里。我本来可以顺便去拜访马斯诺包耶夫，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昨天回家后睡下，这会儿一定还不曾起来，而且叶玲娜也许在这会儿醒来，要是发现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没准会感到不安的。因为她生病的这段时

间很可能已经不记得她是何时、又是如何到那里的。

我刚刚走到屋子里，她就醒了过来。我轻手轻脚走近她，问她是否感觉好些？她没有开口，但她那双会说话的黑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我。她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她很清醒，她什么也没有忘。我想她不回答我的原因，只不过这是她长久以来的习惯，就像我在昨天和前天她找到我的时候提出的其他一些问题一样，她给我的答案都是沉默。突然她一下子用她那倔强的眼神坚定不移地凝视着我的眼睛，这眼神不仅包含着惊诧和难以抑制的遗憾，还闪烁着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骄傲。然而此刻我却感到她的眼神透露出一股冷峻的神情，甚至还夹杂着一丝怀疑。我试着伸手去摸一下她的额头是不是还在发烫，可她却伸出小小的手臂不作声地、慢慢地将我的手挡开，然后就把脸转向了墙壁那边。为了不再烦她，我离开了。

我有一只铜质的大壶。很长时间以来它就替代了茶具而被用来烧水。我有很多柴火，这是守门人送到我这儿来的，足以烧上五天。我点着了炉子，又下楼去提了些水，便把铜壶搁在炉子上。我把茶具在桌子上摆放整齐。叶玲娜转到我这边，盯着我忙来忙去，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我询问她是不是有些饿了或者想吃些东西？但她又开始面壁，一声不吭。

“她干嘛对我不满呢？”我暗道，“让人难以理解的姑娘。”

我请的那位上了年岁的大夫毕竟在十点整的时候到这儿了。他在给病人看病时展现了德国人特有的谨慎专注，他告诉我，小姑娘虽然还没有完全退热，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麻烦。这让我兴奋了好一阵。他又添了一句，这女孩可能患有别的慢性疾病，心率不是很稳定，“不过这种情况需要再做专门的检查，至少此时她不会出乱子。”他给她开的药方上有一种水剂的混合物和几种粉末状的药，这主要是他一贯如此，而并非是针对这一次的病症，紧接着他就向我打探起来：她怎么会在我这儿？与此同时他又吃惊地瞄了几眼我的住所。真是个啰哩啰嗦的老头儿。

使他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有叶玲娜;她在他切脉的时候把手缩了回去,而且死不肯伸出舌头给他看。无论他提出什么问题,叶玲娜就是一言不发,同时眼睛就始终没离开悬在她颈上的那块硕大的斯坦尼勋章。“她准保是头疼欲裂,”老头儿说,“可你看她盯着人看的那副样子!”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叶玲娜的事都讲给他听,便说这事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支吾一下就算过去了。

“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尽管说,”老头儿临出门时又说,“这会儿不会出麻烦的。”

我想我今天一天都不应该离她的左右,尽可能地不让她单独呆着,直到她的病痊愈之后。可是我想起,娜塔莎和安娜·安德列芙娜如果苦等之后仍不见我,肯定会异常难过,因此我写了封信给娜塔莎让市邮局寄给她,说我今天不去看望她了。对于安娜·安德列芙娜,写信这法子行不通。娜塔莎生病的那一次,我曾给她寄过一封信,然后她本人来拜托我不要给她写信了。“老爷子一看到你的信就愁眉不展,”她说道,“他心里痒痒的,想知道信里都写了什么,可怜的家伙,可他又问不出口,他可没那么大的勇气。因此一天他都闷闷不乐的,再说,兄弟,十行八行的字能解决什么问题,只能让我更心神不定地想知道更详尽的细节,可你又不在这里。”这样我只写了一封信给娜塔莎,于是我拿着药方去药房抓药的时候,顺便把信塞进了邮筒。

我出去那会儿叶玲娜又睡了。梦中她发出低微的呻吟,还时不时地打颤。大夫说得不错:她头疼得实在不轻。甚至她还疼得出了声,最终从睡梦里醒来。她愁苦地望着我,好像我的关心是一件让她难以接受的事。我心里默认,对此我非常失望。

马斯诺包耶夫是在十一点的时候来的。他满腹心事,又有些神情恍惚;他只是路过这儿来打个招呼,然后再急匆匆地赶到别的地方去。

“嘿,兄弟,我早猜到你的住处好不到哪去,”他四周打量着说,“可说句心里话,却怎么也没想到你就惨到住在这么一个盒

子里。你要搞清楚这是一个盒子，可不是一个人住的地方。就算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可让一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乱子干扰你的工作实在是糟透了。昨天我们去布勃诺娃那儿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这个。你清楚，兄弟，按我的脾气和我的头衔，我算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本身从来不做有价值的工作，只对别人吆五喝六。站在那听好了：我要么明天要么后天到这儿来找你，而你礼拜天一早必须在我那里出现。我要你在这期间把关于这个小女孩的问题彻底摆平；到时我要和你好好地聊聊，是该让你的脑袋正儿八经地开开窍了。哪能总是活成这个样子，昨天我只给你提了个醒，这会儿我要给你讲讲是什么道理。最后，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临时花我点钱是很难堪的？……”

“我不想跟你吵架！”我打断了他的话，“倒不如你说一下，你们昨天在那儿是怎么了结的吧。”

“根本没什么，了结得很痛快，也达到了目的，你懂吗？可我这会儿没有工夫。我来这儿只是打声招呼，就是要告诉你，我忙得没有工夫管你；此外我还想了解：你打算把她往哪儿送呢？还是想一个人养活她？因为这样的事总得仔细地盘算才好拿主意的。”

“这件事我还真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说心里话，我早就在等你来，想和你合计一下。唉，我凭什么借口收养她呢？

“哎，这好办，权当她是你的女仆人得了……”

“劳驾你声音小一点。她虽说还病着，可人却清醒得很，我还察觉到，她看到你那当儿似乎哆嗦了一下。看来她还想着昨天的事……”

然后我详细地给他讲述了她的秉性和我从她身上看到的一切。这些话激起了马斯诺包耶夫的兴致。我附带着又提了一下，也许我会把她送到一个人家里，并大略地跟他谈了谈那二老。很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已经多少了解了一些关于娜塔莎的事，我问他是从哪里打听来的，他回答说：

“是这么个经过，大概很早的时候，在办一件记不清的什么事时，我便无意中听人提到了些。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认识法尔科夫斯基公爵。你想把她送到那两位老人那里，这可真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否则，她在这里只能给你添乱。还有个事，必须给她弄个护照，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包了。再见，有空常来玩儿。她这会正睡着呢吧？”

“可能是吧。”我答道

可是他一走出去，叶玲娜就立即叫了我一声。

“他是谁？”她问。她发出的声音在颤抖，然而她那专心致志的、又好像有些许高傲的眼光却和方才一样紧盯着我，除此以外，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描述她。

我告诉了她马斯诺包耶夫的姓名，还顺便说了多亏他的帮助，我才把她从布勃诺娃那里抢救出来，还说布勃诺娃打心眼儿里怕他。她可能又想起了过去，两个小脸蛋顿时涨得一片绯红。

我赶快安慰她，叫她放心。她不言语了。用她那滚烫的小手握着我的手，可突然间似乎顿悟地又把我的手甩开了。我猜想，“她不应该真的对我这么反感。”或许这是她惯用的做法而已，或许……或许就是这苦命的孩子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因此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博得她的信任。

我在规定的时间出去买药，顺便去了一趟我认识的一家小饭馆，我有时候就在那家饭馆吃饭，那里也信得过我，让我赊钱。这一回我拿了个饭盒出来，在小饭馆里要了一碗鸡汤给叶玲娜，然而她却不喝，我也只好将那汤放在火炉上温着。

让她吃完药之后，我就坐下来干自己的工作。可我不经意地抬头瞧了她一眼，忽然发现她也微抬着头十分用心地瞧我写文章呢。我假装没有对她留意。

最后她终于进入梦乡，而且睡得相当沉静。让我十分欣慰的是，她在梦中既没有胡言乱语，也没有疼得哼出声来。我禁不住陷入了沉思中：娜塔莎肯定怀疑我究竟怎么了，我今天没有去看

她不仅会导致她因此而生气，更有可能我在这种她最渴望我能在的时候居然不关心她，让她十分难过。说不定这时候，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正困扰着她，要我帮她解决一些麻烦事，而我却不在她的身边，就像故意回避似的。

安娜·安德列芙娜那里更是一件麻烦事，我真想不出用什么借口才能搪塞过去。我翻来覆去地琢磨了半天，突然打定主意先上这两个地方去一趟。我只离开一会儿，顶多不过两个钟头，叶玲娜睡得正香，不会知道我出门的。我蹿了起来，一边套上大衣，一边抓起帽子，正打算出门，叶玲娜忽然叫我过去。我感到奇怪：难道她是装睡？

我还得交待几句：尽管叶玲娜装作不屑于搭理的样子，但是她常常喊我，一有什么迷惑不解的事就一定要从我这里得到答案，这恰好说明她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却截然相反，这情形真让我打心眼里开心。

“您要送我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到她身边时她问。她的问题总是突如其来，搞得我措手不及。甚至这一回，我都没有在短时间内听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方才您跟您的朋友说，要把我送到一个人的家里。我哪儿也不去。”

我弯下腰去看她：寒热病的复发再次使她全身滚烫。我叫她尽管放心；并打了保票，我哪儿都不让她去，如果她选择和我呆在一起。我边说边脱下外套，摘下帽子。就像这样留下她一个人，我真放心不下。

“不用了，你要走就走吧！”她明白我不打算出去了，便说：“我现在想睡了，而且一会儿就能睡着。”

“你一个人怎么行？……”我犹犹豫豫地说，“不过，两个小时以后我就又在这儿了。”

“好啦，你走吧。要不然，如果我病上一年，难道您就一年都不出去了吗？”她说罢，试着微微地一笑，可瞅我的眼神还是怪兮

兮的，好像和她心中激起的美好情感十分矛盾。苦命的孩子！虽然她生性自我封闭，而且分明很固执，但她那颗仁爱而细腻的心，却不时外露。

我先是匆匆跑去看望安娜·安德列芙娜。她在急不可耐地等我，也像患了寒热病似的，一见到我就发了一通怨气；她自己也处在可怕的焦虑之中：尼古拉·希尔戈伊奇一吃完午饭就走了，可到底上哪儿去了却不得而知。我估计一定是老太太熬不住，按照老习惯，拐弯抹角地把什么都告诉了他。话又说回来，她倒是对此直言不讳，她说，要是不和他一起分享这份快乐就实在太难熬了。但是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脸色，用她的原话，就是阴得发黑，一直不吭声，“他一句话也不说，连我的问题也不回答，”吃过午饭他抬脚就走了。安娜·安德列芙娜在讲述这些的时候怕得简直发抖，并请求我和她呆在一起，直到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回来。我找了个托辞，并且很坚决地对她说，说不准明天我也来不了，现在我之所以跑来找她，为的就是事先把这件事告诉她。这回我们争执了起来。她泪流满面，言辞激烈而又伤心欲绝地责怪我，直到我已经走到门口才又猛地扑过来，搂着我的脖子，两手也使劲地箍着我，恳求我千万别跟这“死老太婆”一般见识，她说的话也不要往心里去。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遇到娜塔莎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说来也怪，和昨天或以往几次相比，她对我的来访并没有显出应有的兴奋。好像我做了什么让她扫兴的事，得罪了她。我问：“阿辽沙今天来过没有？”她说：“当然来了，可只呆了一会儿。他说今天晚上再来。”她加了一句，心不在焉地想着别的什么事。

“昨晚也来了吗？

“不。他有事。”她不假思索地冒出一句：“喂，怎么样，文尼亚，你的情况顺利吗？”

我发觉不知为什么她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我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她一番：毫无疑问她心境烦躁。

当她注意到我正端详她、打量她时，便急促而又略带愤怒地瞪了我一眼，她这一眼可真够毒辣，好像用目光就能把我浑身灼伤。“她又遭受了不幸。”我猜想，只是不愿意告诉我罢了。

因为她提到了我的情况，我就原原本本地跟她说了叶玲娜的事。这个故事让她很着迷，甚至让她大感惊诧。

“上帝呀！你居然让这个生病的孩子一个人呆在家里，——她病得那么厉害。”她喊了起来。

我告诉她，要不是怕她不高兴，我今天就不会来看她了，说不定她有什么事要我帮点忙呢。

“要说帮忙，”她一面寻思着，一面自言自语地唠叨，“倒是有点事要托你帮一下，文尼亚，但是，还是下回吧。你去看望过我的父母吗？”

我把整个经过跟她讲了一遍。

“是这样的，只有上帝晓得父亲听到这消息会有什么反应，话又说回来，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又算得了什么……”

“怎么能这样说呢？”我问，“这可是急转直下呀！”

“谁知道呢……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上回你说他会到我这儿来看我。看看，文尼亚，如果可能的话，明天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吧。我会告诉你点什么也没准……我老是打扰你，实在很抱歉，现在你还是赶快回去侍候你的小客人吧。你出门到现在大概有两个小时了吧。”

“有两个小时了。再见吧，娜塔莎。对了，阿辽沙来你这儿时你怎么样？”

“阿辽沙吗，没怎么……你对别的兴趣简直让人受不了。”

“再见，我的朋友。”

“再见。”她多少有些随意地向我伸出手来，我们最后一次握别的时候，她扭过头去，躲开了我的目光。我有点诧异地离开了她。但回过头来一想，她的确有不少事要好好想想，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明天她准会先开口，一五一十全告诉我。

我闷闷不乐地走回家，一进屋门我便吃惊地看到叶玲娜陷坐在长沙发里，头低垂着，似乎在深深地沉思，天已经黑了。她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似乎思绪飘得很远。我走近她，她正悄声地自言自语。“该不是说胡话吧？”我暗想。

“叶玲娜，我的孩子，出什么事了？”我坐在她身边，一只手拥着她，问道。

“我想我该走了……我最好还是回到她那儿去。”她嘀咕着，仍没有抬头。

“上哪儿去？回谁那儿去？”我十分不解地问。

“她，布勃诺娃。她老说我欠着她不少钱，是她掏钱给我妈妈下的葬……我不忍心让她把妈妈说得那么难听，我靠给她家做工挣钱来还债，……还清后我就自动地离开她那儿。而这会儿我还是得再回去。”

“你冷静点儿，叶玲娜，无论如何都不能这样做，”我急忙说，“她会把你整得很惨，你会毁在她手里的……”

“随她去吧，让她摧残我吧，”叶玲娜愤慨地接口道：“我并不是第一个；即便有人比我少遭一点罪，可本质上也是受难。这话是街头上一个讨饭的婆子说给我听的。我贫穷，我宁可就这样贫穷下去。贫穷一世，我妈妈在要咽气的时候一再告诫我。我想做活……我不要穿这样的衣服……”

“我明天就去买，换一件别的样子的。我再拿些书来给你看。就住在这里吧。只要你自己不喜欢，我决不会让你去别人那的，别着急……”

“我想去做女佣。”

“好吧，好吧！但你要先冷静下来，先躺着休息一会吧。”

但是这不幸的女孩泪流满面，到后来便嚎啕大哭。我面对她手足无措；我弄了些水来，浸湿了她的鬓角和头。终于她精疲力尽地卧在沙发上，寒热病又上来了。我把能保暖的东西都盖在她身上，她才睡着了，但睡得不沉，老是打着寒噤，从梦中惊醒。尽

管今天我没走很多路，但仍感到精疲力尽，因此打算早些上床。我心焦气躁。我隐隐预料到：这女孩将少不了让我操心。然而最让我不能安心的是娜塔莎和她的近况。不管怎么说，在这之前，很少有如此糟糕的夜让我这样萎靡。

第　九　章

日上三竿我才清醒过来，那时候大概是上午十点钟了吧，我也生病了，头又昏又胀。我扫了一眼叶玲娜睡过的地方：床上空荡荡的。与此同时，我右边的房间里发出一些声响，好像是笤帚扫地的声音。我走过去一看，叶玲娜正拖着笤帚，一手拎着从那天晚上以来就不曾脱下的那件体面的衣服，清扫着地面。烧炉子用的木柴也已经整齐地码在屋子的角落里，桌子擦得一尘不染，茶具也泛着亮光。一句话，叶玲娜在干家务活了。

"你听我说，叶玲娜，"我叫了起来，"没有人强迫你干这个。我不希望你在生病的时候干这些家务；难道你是来给我当女佣的吗？"

"那这地板由谁来清扫呢？"她站直了身子，两眼注视着我说，"这会儿我已经没病了。"

"可我把你接到这来可不是要让你为我料理家务，叶玲娜。你以为我会和布勃诺娃一样刁难你、骂你是到这儿来蹭饭的吗？这把肮脏的笤帚你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我这里原来可没有这东西。"我很诧异地看着她，又加了这句。

"它是我的。我自己把它拿过来的。外公在这儿的时候我就给他扫过地板。再后来笤帚就始终放在炉子下面。"

我回到另一个房间陷入了思索。这是我的过失；可是我感到，我的感情让她心里过意不去，她想方设法地要做给我看，她在这儿不会不劳而获的。这足以看出，她是多么的要强！我这样

琢磨着。一二分钟之后，她也走了进来，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她昨天坐过的位置，一副刨根问底的样子注视着我。这会儿我烧开了一壶水，泡了茶，倒了一杯给她，又递给她一片白面包。她静静地、并不推托地伸手拿去。整整两天两夜她几乎粒米未入。

“你看看，这么好的一件衣服都被你的笤帚弄脏了，”我说，我看到她的裙子花边上有很大一片污渍。

她凑到跟前看看。突然，让我惊诧不已的是，她把茶杯放在桌子上，很明显是不动声色地两手把细布裙裾攥在手里，一使劲就把它整个地扯成了两片。然而又静静地抬起她那固执的、闪亮的眼光望着我，脸很苍白。

“你在干什么，叶玲娜？”我喊道，毫无疑问，我亲眼见到的是一个疯子的行径。

“这衣服太糟了，”她说，狂躁得上气不接下气，“你为什么说这件衣服好看？我不要把它穿在身上，”她倏地离开位子大声叫唤着，“我非撕烂了它不可。谁稀罕她给我妆扮。是她强迫我穿上的。我以前扯破过一件衣服，我还要把这一件撕得粉碎，我要撕！撕！撕！……”

说罢她发疯般猛抓起那件不幸的衣服，眨眼的工夫，那衣服便变成了一块块碎片。她干完这一切以后脸上毫无血色，站在那里摇摇晃晃的。我惊呆在这个冷漠残忍的境地之中。而她用充满挑衅的眼光望着我，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住她的事情。但很快我就清楚我应该做些什么了。

我认为一刻也不能再拖了，今天上午就去帮她买一身新衣服，对于冷漠、野蛮的举动，我理应用宽容的胸襟去融化。她大概这辈子都不曾遇到过一个善待她的人。既然她有过不顾一切而把自己第一条这样的裙子扯成碎片的经历，现在的这条裙子也难免让她回忆起不久之前同样骇人的场景，由此而爆发的不可遏制的愤怒也在所难免了。

在旧货交易市场可以买到既漂亮又素淡的裙子，价钱也很

公道。可令人发窘的是我身上几乎没有一分钱。好在我昨晚临睡前想起一个有望能弄到钱的场所，我打算再到那儿去一趟，正好这个场所和旧货市场顺路。我抓起帽子。叶玲娜用她那期待的、专注的眼睛看着我。

"您又想把我锁在屋子里？"当我用钥匙就像昨天和前天一样准备锁上门的时候，她问了一句。

"我的小朋友，"我一边走近她，一边说："别不高兴，我是怕别人闯进来才把门锁上。你还病着，没准会害怕的。而且上帝知道谁会在这会儿过来：万一布勃诺娃心血来潮地登上门来……"

我有意这么吓她。其实我这么做还是因为信不过她。我总感到，她会一下子消失的。我认为目前还是稳妥些的好。叶玲娜不再言语了，我还是把她锁在了屋子里。

我和一个出书的老板很熟，这三年来他出版一套多卷本的书。每次我急需钱用的时候，我总是到他那儿打点儿短工。他付稿费的时候很仔细。我跟他谈好了条件：他提前付给我二十五卢布，而我用一周的时间为他编写一篇文章。实际上我很不想浪费写我自己的长篇小说的时间。每次口袋见底的时候我都这么做。

我拿着钱去了旧货市场。在那里我没费劲就找到了我认识的一个专卖各类旧服装的老婆子。我把叶玲娜的身架大致跟她说了说，转瞬之间她就翻出一件色彩艳丽的印花的裙子，布料很结实，顶多下过一次水，价钱也十分划得来。我顺带又买了一条围脖。我交钱的时候还想起叶玲娜还缺一件小号的皮袄或披肩之类的衣服。天这么冷，而她连个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但我觉得还是等下一次再买小号的皮大衣吧，叶玲娜是如此的易怒、自负，鬼晓得她又会对这条裙子搞什么名堂，我已经竭尽全力地挑到最平常最不起眼的衣服。但我仍给她买了两双线袜子和一双毛质的袜子。我可以用她正在生病为借口把这些东西送给她，屋子里又阴冷。她还缺贴身的衣服，可这东西还是留着到我和她再亲近一些的时候买吧。另外我又买了几条旧的铺床的单子，——

这东西很有必要，很能迎合她这会儿的心情。

我拿着这么一大堆东西回到家里已经是午后一点了。我开门锁的动作轻得没有一点声响，因此她没有马上发现我回来了。我见到她立在桌子前翻着我的书和手稿。听到我的脚步声，她迅速地合上正在看的一本书，离开桌子时脸涨得通红。我看了一眼书皮：这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单行本，扉页上有我的名字。

“您不在那会儿有人敲过门。”她说这话的语气略带嘲弄：您为什么要上锁呢？

“可能是医生，”我回答，“你对他说什么了吗？叶玲娜。”

“没有。”

我没再说话，打开带回来的那个包裹，翻出刚才买的那条裙子。

“这是你的，叶玲娜，我的孩子，”我一边递给她，一边说，“你这件已经破烂得不成体统，总不能再这样穿下去。我帮你买了这件再普通、再便宜不过的连衣裙，因此你也没必要心里不安；它也就值一卢布二十戈比。你随便地穿一下吧。”

我把裙子放在她跟前。她脸上泛起红晕，睁大了两只眼睛，细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她十分吃惊，而且我觉得她莫名其妙地感到害羞。然而从她眼里流露出的光芒是温和亲近的。看到她沉默不语，我就回身走到桌子旁边。我这样做分明使她很吃惊。可她努力地克制着，两眼低垂到地面上坐在那儿。

我的头痛愈来愈烈，而且晕得厉害。清新的空气也没有什么效果。该是去看娜塔莎的时候了。从昨天起，我对她的牵挂有增无减。我突然听到叶玲娜在叫我。我向她转过身来。

“您出门的时候别再锁门了，”她说话的时候望着一边，摆弄着沙发的边儿，好像集中精力做这件事，“我哪儿都不会去的。”

“这太好了，叶玲娜，我赞同。但陌生人来了怎么办？如果是一个没来由的人！”

“那您把钥匙交给我，我把门反锁上。要是有人敲门，我就告诉他：家里没人。”她调皮地看着我，言外之意就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您瞧！”

“衣服由谁给您洗呢？”还没等我回答，她又忽然问了这句。

“这公寓里有个洗衣妇。”

“我会洗。您昨天的那些食物是从哪儿弄来的？”

“小饭店里。”

“做饭我也会。我可以给您做吃的。”

“得啦，叶玲娜；你哪儿会做饭呀？说这么多都是无关紧要的……”

叶玲娜不说话了，头垂了下去。我的话分明是让她感到伤心。过去了至少十分钟，我们都保持沉默。

“汤。”她冒出这一句时仍没有把头抬起来。

“什么汤？汤怎么啦？”我不解地问

“我会煮汤，妈妈在病中的时候我就煮过。我还常去菜市场。”

“看你，叶玲娜，看你，可真够傲的，”我边说话边走向她，和她坐在同一条沙发上，“我现在为你做的一切都是没有违背常情的。你现在孤身一人，又没有亲戚，这太不幸了。我愿意帮帮你。换了是我遇到不幸的事，你也会助我一臂之力的。可是你误会了，因此你不肯接纳我送你的一件最寻常的物品。你老想着马上回报，通过替我干活来偿还，认为我会像布勃诺娃那样怪罪你。倘若真是这样，这是让人惭愧的，叶玲娜。”

她没说什么，嘴唇微微发抖、欲言又止的样子，最终还是忍住了。我站起来打算去看望娜塔莎。这回我把钥匙放在了叶玲娜手上，对她说，要是谁来敲门，你就应一下，搞清楚他的来历。我敢肯定娜塔莎一时瞒着我的是一件很倒霉之事，我们已经若干次碰到这种情形了。不管怎么说，我拿定主意只在她那儿呆上一小会儿，我一婆婆妈妈地她就要发火。

果不出所料。迎接我的是她那冷漠的、勉强的目光。越是应该尽早告辞，我越觉得脚不听使唤。

“我只在你这里停留片刻，娜塔莎，”我先说道，“你得帮我出个主意：我到底拿我那位小客人怎么办才好？”然后我尽可能快地告诉她关于叶玲娜的全部。娜塔莎静静地听我说完。

“我一时也不能想出什么办法，文尼亚，”她说，“从各个角度看来，她是个非同寻常的姑娘。或许她受尽折磨，给吓出了毛病。至少得先让她把病治好。你想让她去两位老人那儿吗？”

“她宣称不离开我。况且谁能说清楚他们会对她怎么样，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我的朋友，你没事吧？昨天你气色不大好！”我胆怯地问道。

“噢，是这样……我今天也有些头疼，”她含糊地回答，“你没有看到过二老中的哪一位吗？”

“没有。我明天去看他们。明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怎么了？”

“公爵在晚上来……”

“那又有什么？我并没忘。”

“不，我只是顺便……”

她在我对面停住了，长时间地凝望着我的双眼。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刚毅、坚韧的神情，有一种激奋的、害了热病似的情绪。

“你清楚，文尼亚，”她说，“拜托你了，赶快走吧，别再烦我了……”

我离开了圈椅，用一种难以名状的吃惊神态望着她。

“我的朋友，娜塔莎！你到底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我心惊胆战地喊了起来。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等到了明天就什么都明白了，但此刻我只想单独呆着。听懂了吗？文尼亚，你赶快走吧。你让我心里难受，实在太难受了。”

“但你起码得说说……”

“明天就会真相大白！噢，我的上帝！你怎么还不离开？”

我出来了。惊恐不已，搞不清楚自己都干了些什么。玛芙拉急匆匆地追在我后面来到前厅。

“什么事，她发火啦？”她问我，“我最近都不敢走近她。”

“她到底为什么这样？”

“还不是因为那位少爷三天都没有在这露上一面！”

“都三天了？”我惊愕地问道，“但她昨天说过他上午来了，昨天晚上也打算来的……”

“先别说晚上了。他上午也根本就没出现过！我跟你说，三天来我们都没见过他的模样了。难道她跟你说他昨天上午来这儿了？”

“她亲口说的。”

“唉，”玛芙拉若有所思地答道，“连你她都不说实话，这可真是触到了她伤心处。哼，可真有他的。”

“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我追问道。

“这就是说，我也拿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玛芙拉耸着肩膀说，“昨天她还派我去找他，可刚走了一半就又被她喊了回来。今天她根本就不想搭理我。你能到他那儿去瞧瞧吗。我是寸步不敢离开她了。”

我气急败坏地跑下楼来。

“今儿个晚上你还来这儿吗？”我听着身后传来玛芙拉的声音。

“过会再说吧，”我边走边答复她，“要是我还能留一口气，还有可能跟你问问她的情况。”

我实实在在地感到心口上挨了重重的一锤。

第　十　章

我直接奔赴位于小莫尔斯卡亚街的阿辽沙的住所，那是他父亲的家。尽管公爵一个人过日子，但属于他的这座宅子可是够敞亮的。阿辽沙占据了这宅子里最华丽的两个房间。我极少到他那儿去，在此之前好像只去过一回。他倒是常上我那儿去，特别是最早先的日子，也就是他刚刚和娜塔莎住在一起的时候。

他没呆在家里。我直奔他的屋子，给他留了一个便条：

阿辽沙，您大概丧失理智了。因为周二晚上令尊亲口请求娜塔莎做您的妻子，这是您的幸运，当时对这一请求您也很开心，我就在场，所以您得承认，您目前的所作所为令人费解，您可了解，您现在对娜塔莎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不管怎么样，我这张便条的用意就是给您提个醒，您对您的未婚妻的这种做法很不合理、十分草率。我心里明白，我没有资格对您说三道四，但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附：她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连您的现状都不是她告诉我的。

我把信封好，放在桌子上。一名佣人在回答我的提问时说，阿列克谢·彼特罗维奇很少呆在家里，目前也是如此，不到天明的时候他是不会回到这儿来的。

我费了半天劲才回到家。我头昏眼花，双脚像灌了铅似的，打着颤。房门开着。尼古拉·希尔戈伊奇·阿赫米涅夫正在家里等我。他靠着桌子坐着，诧异地看着叶玲娜，叶玲娜也用同样的眼光观察他，尽管她执拗地一言不发。“这就对了，”我想，“他肯定认为她有些古怪。”

“嗨，老弟，我坐在这儿已经整一个小时了，实不相瞒，我可真没想到……你现在是这样子的，”他继续说道，一边向四周打量着，还不动声色地指着叶玲娜给我使了个眼色。他的眼里露出疑惑的神情。但我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看他的时候，能感觉到他的惶恐和焦虑。面色也是比往常难看的惨白。

“坐下，坐下，”他满腹心事，急不可耐地又说道：“我有要紧的事想告诉你；不过你出什么事了？脸色这么难看。”

“我有些不适。一大早晨就发晕。”

“噢，听我说，这种事可不能粗心。是着凉了吗？”

“不，只不过是神经性的问题。我常有这种感觉。你还好吧，身体怎么样？”

“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这会儿不太平静。我有件事要跟你讲。你先坐下。”

我拽过一张椅子，坐在了桌子对面。老头微微探过身来，稍压低了声音说：

“你眼睛别往她那儿看，听我说，装做你是在聊不相干的事。你这位坐在一边的小客人是谁呀？”

“以后我再把这事详细地讲给你听，尼古拉·希尔戈伊奇。这个让人心疼的小女孩，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她是史密斯的外孙女，就是那个以前住在这里、后来在点心店去世的史密斯先生。”

“噢，他居然还有一个外孙女。我说，老弟，这姑娘可是挺怪的！看她那模样！看她那模样！实不相瞒：你要是再晚回来五分钟，你就不会在这儿见到我了。费了好大劲才让她给我开门，直到现在她都不吐一个字，和她呆在一个屋子里让人发怵，她不像个活人。她怎么会到你这儿来呢？啊，知道了：她是来看外公的，没想到他已经死了。”

“对。她运气不佳。她外公临咽气的时候还挂念着她。”

“哦，有这样的外公，就有这么古怪的外孙女。以后你慢慢讲

给我听吧。既然她命这么苦，也真应该想个主意接济她一下……可是这会儿，小兄弟，能不能先让她回避一下，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得告诉你。”

“但她别无去处。她只能呆在这儿。”

我尽力只用两三句话跟他说明白，然而又加了一句，有什么话在她面前说也无甚妨碍，毕竟她只是个小孩子。

“啊……没错，是个孩子。只是，小兄弟。我实在难以置信。她住在你这儿，天啊，我的老天爷！”

老人再次惊诧地瞧了瞧她。叶玲娜感到我们正在谈论她，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头也不抬地用指头搓弄着沙发边。那件新衣服现在已经在她的身上了，出奇地合适。她的头发比往常梳得更细致，可能是为了这件新裙子的原因。反正，假如她的眼神里没有那股子让人捉摸不透的不驯，她肯定是个相当可爱的女孩。

“挑明了说，小兄弟，这事……”老人又继续说，“三言两语也说不明白，但又相当重要……”

他坐在那儿低下头，表情俨然，一副左右寻思的样子，他急于说明，想简明一些，却又理不出个头绪，“到底是什么事呢？”我暗想。

“我说，文尼亚，我找你商量的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然而一开始……由于我自己此刻感到，应当向你解释一下……颇有些奥妙的情况……”

他咳嗽了一下，瞄了我一眼，瞄了我一眼之后脸就泛红了；脸一泛红就为他自己的笨拙而生气；一生气就铁下心来：

“行啦，这也没什么可多说的。不说你也能明白。总而言之，我想找公爵决斗，麻烦你来组织一下，并做我的证人。”

我用力地靠在椅子背上，大惊失色地看着他。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我又不是疯子。”

“可是抱歉，尼古拉·希尔戈伊奇！以什么名义，想要达到什么目标？话又说回来，怎么能这样呢……”

“名义！目标！”老人叫起来，“妙极了！……”

“好啦，好啦，我清楚你有要说的话，可是你这么做会有什么好处呢？决斗有什么用？说心里话，我一无所知。”

“我就知道你一无所知。听我说：咱们这官司也该打完了（意思是过两天就了结，其余的事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程序了）；我打输了。我要赔偿一万卢布，已经裁决了。把阿赫米涅夫拿来抵押。所以这个下三烂算是把这一笔搞到了手，至于我，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就跟这事没干系了。这回我可以长出一口气了。我就可以如此这般地说：无上尊敬的公爵先生，您侮辱我两年了；您玷污了我的名誉，搞糟了我的声望，我还得低声下气！那时我不能说要和您拼个死活。当时您会当众对我说：‘行啊，你狡诈得很，你一旦杀死了我，早晚就能赖掉那笔该由你交付的罚金了。那可不行，我们还是先等等这场官司是怎么结案的吧，那时你再决定是否有必要和我决斗。’现在，敬爱的公爵先生，官司已经有结果了，您胜诉了，所以就没什么妨碍了，那就在决斗场决一雌雄怎么样。事实就是这样的。依你看，我不应该为你伸张正义吗？这笔陈年老账和新账要算个清楚，算个清楚！”

他双眼烁烁放光。我静静地望着他，望了好半天。我想摸清他更隐密的想法。

“听我说，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我最后开口道。我已下定决心一语中的，要不然我们没法相互知根知底，“您能和我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吗？”

“当然。”他果断地回答。

“那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单单是为了复仇就能让您向他提出决斗，我想您恐怕是另有所图吧？”

“文尼亚，”他说，“你说说，我从不让哪个人和我进行触及某类问题的谈话；但这次是个例外，因为你很机灵，一下子就瞧出这个问题根本绕不开。的确，我另有所图。图的就是挽救我那走上歧路的女儿，让她不要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新近出现的一些

事情正促使她在这条路上越走越离谱。”

“可是，就凭这次决斗就能解救她吗？这是关键。”

“决斗能阻碍他们正谋划的所有把戏。听我说，你不要以为，我只是出于一种父爱或类似的什么东西让我如此软弱，这全是扯淡！我从不向谁直露心声。甚至连你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女儿背叛了我，和小情人私奔去了，于是我就全当是我把她从心里轰出去的，就在那个晚上永远地彻底地轰出去了——你还有印象吗？倘若你亲眼看见我在她的画像前失声痛哭，那也不能算做是我就此宽恕了她。况且那会儿我的确没有宽恕她。我痛哭的是失去了称心如意的生活，是徒劳的幻想，并非为她痛哭。我可能时常哭泣，我并不为承认这个而害羞，正像我承认不为以前疼爱我的女儿胜于世间万物而害臊一样。所有这些看起来与现在的行为都有出入。你或许跟我说：倘若是这样，倘若您已经对那个在您心里否认的女儿的前途毫不关心，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干涉他们此时正在谋划的活动呢？我会这样答复你：首先，我不能看着那个阴险混账的家伙得逞；其次，是由于普遍意义上的仁道的爱心。即便她不是我的孩子，她终归是一个柔弱的、无人庇护而且上了当的孩子，人家还在变本加利地骗她，想把她完全毁了。我无法直接干预，但能够用决斗的办法间接地干涉。要是我死了或者受伤淌血，她难道就能迈过我们决斗的地方，乃至迈过我的身体，和杀害我的罪人的儿子步入教堂大搞结婚仪式，就和那个沙皇的公主（记得吗，我们家的那本书，你以前把它作为范例的那本书？）一样，驾着华贵的马车驶过她父王的尸体？最后一点，倘若真的决斗，我们的公爵和他的儿子也就没心情举办什么结婚典礼了。一句话，我不想成全这门亲事，我将竭尽全力地不让它成功。你现在懂得我的用意了吧。”

“不懂。您既然想让娜塔莎幸福，为什么您又一定要阻止她结婚呢？正是由于这样的婚事才能恢复她的声誉。你应该明白，她今后还有那么长的日子；她要有个清白的声誉。”

“她该唾弃这所有的闲言碎语！她早该意识到，最让人耻辱的莫过于这场婚事，莫过于和这些下流的人，和这个无耻的上层社会交往。她应当用高贵的自尊去看待这个社会，没准我倒会愿意助她一臂之力，我倒要看看，那时谁有胆量来欺负我的女儿！”

这种极端的理想化让我惊愕不已。可是我马上察觉到，他心情很激动，说的都是些一时兴起的话。

“这过于想当然了，”我告诉他，“所以也就有些残忍。您要她鼓起勇气，可这勇气您在她出世的时候很可能根本没有赐给她。难道她答应结婚只是图当个公爵夫人？应该看到，她落入了爱情的大网，是浓烈的爱，这是天命！此外还有：您让她轻视世俗之见，但您本人不也在向它低头：公爵诋毁了您，当着大家的面疑虑您怀有巴结侯家之门的卑劣目的，由此您便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现在，他们中的一个当众提出婚约，而她亲口回绝了他们父子，那毫无疑问就会十分明了，彻头彻尾地打破他们之前的诋毁。这就是您追求的效果，您屈服于公爵个人的想法，您要他自己认错。您一心向往看他的笑话，想对他进行报复，为此不惜以女儿的幸福为代价。难道这还不够自私自利吗？”

老人郁郁寡欢、双眉紧锁地坐在那里，很长时间对我的话不置一词。

“您这样对我不公平，文尼亚，”他终于说道，泪花挂在他的睫毛上闪着光，“我向你起誓，你这话是不公平的，可我们别说这个了！我不能掏出心来给你看，”他继续说，一边起身拿起帽子，接着说，“我就说一句：你刚才提到我女儿的幸福。我十分肯定，千真万确地不信这会给她带来幸福，再有，就算我不插手，这桩婚事也不可能成。”

“怎么会呢！您怎么会这么认为？说不定您知道了什么吧？”我惊奇地叫了起来。

“没有，我没有知道什么特殊的情况。但是这个该诅咒的老狡猾是不可能拿定主意这么做的。这些都是扯淡，只是个陷阱而

已。对此我深信不疑，你记着我说的这些，结局肯定这样的；第二，即使这桩婚事果真成功了，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即这个卑鄙小人自己隐秘的、非同寻常的、无人所知的盘算，依据这个盘算，这桩婚事于他有益——关于他的想法，我是猜不出来了，你不妨问问，扪心自问：这样的婚事会给她带来幸福吗？埋怨、欺凌，一辈子照料这个小子；而这小子现在就把她的爱视为负担，万一他和她结了婚——立即就要对她不敬，欺辱她，虐待她；偏偏这个时候，出自她这边的激情却不管另一面的逐渐冷淡而有增无减；嫉恨、苦恼、心痛，婚姻的破裂，说不定还要违法……不行，文尼亚！如果你们在他那儿干的是这些勾当，你还从中帮忙，那我可丑话说在前头：你可是要对老天负责，但那会就为时已晚了！再见！”

我喊住了他。

“听我说，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我们还是先等等吧。您要承认：不只是一个人的眼睛注视着这事，兴许这件事水到渠成地以最佳方法自行了结了，用不着使用武力的、强硬的、有意的方式。时间是最称职的裁判。最后，请允许我直言，您的全部方案都是不可行的。难道您当真以为（即使只是一小会儿）公爵会同意和您决斗吗？”

“为什么不同意？您说什么呢？快别犯糊涂啦！”

“我向您发誓，他不会同意，请相信我，他能列出一大堆理由；他会循规蹈矩而又不失体统地把这一切办妥，同时您却会成为笑料……”

“行啦，小兄弟，行了吧！你这番话实在太让我受打击了！他怎么可能不同意呢？不对，文尼亚，你是个单纯的诗人；一点没差，一个十足的诗人！怎么，依你看和我决斗会让他没面子吗？我可不比他低下。我是上年纪的人，是个遭到辱没的父亲；你是个俄罗斯文人，也算是有头脸的人物，很胜任决斗的证人，而且……还有……我真搞不清楚，你还图什么呢……”

“您看着吧，他会找出各种各样的托辞，让您自己先感到和他决斗是万万不行的。”

“嗯……就这样吧，朋友，就按你说的！我再待上一段日子，这没什么可说的。让我们看看，时间究竟会带来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我的朋友：请你向我保证，不管在什么地方，哪怕是在安娜·安德列芙娜那里，你都不会吐露一点咱们今天说的话吧？”

“我发誓。”

“还有，文尼亚，你发发善心，以后也不要再跟我提及此事。”

“没问题，我发誓。”

“最后，还有一事相求：我清楚，亲爱的，你在我家里也许感到乏味，但是请你尽量时常到我家里去看看。我的可怜的安娜·安德列芙娜对你那么有好感，而且……而且……要是你不去，她会很孤独的……你懂了吗，文尼亚？”

他用力地握着我的手。我诚心诚意地答应了他。

“眼下，文尼亚，还有一件难于启齿的事：你还有钱吗？”

“钱！”我惊诧地复述着。

“对（老人红着脸，垂下了双眼），我想，小兄弟，你这……看你这处境……我猜，说不定你会另有急用的（现在正是你可能有急用的时候），那……小兄弟，这是一百五十卢布，头一拨儿，先花着……”

“一百五十卢布，头一拨儿，您自己不也刚刚输了官司吗！”

“文尼亚，我看你一点儿也没明白我的意思！你兴许会在别处有急用，你要听懂我的话。在有些时候，钱能帮助一个人站稳立场，单独拿主意。你这会儿用不上，就先收起来以备以后再用不行吗？不管怎么说我都得给你。我能弄到的就这么多。你要是用不完，以后再给我吧。那就再见吧！上帝呀，你的脸白得吓人！你好像病得挺厉害……”

我没再推托，收下了钱。再明显不过，他送钱给我的用意是什么。

“我差点都站不稳了。”我跟他说。

“你别不当回事，文尼亚，亲爱的，千万别不当回事！今天你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我会把你的现状向安娜·安德列芙娜说明的。是不是需要找个医生来看看？我明天再过来；无论如何我都会尽可能地来看你，只要我这两条脚还挪得动步。这会儿你先上床休息……好了，再见。再见，姑娘——她又扭过头去了！听我说，我的朋友！我这儿还有五卢布，是给这女孩的。但是你别跟她说是我送的，你用在她身上就行了，买双鞋子，买件衬衣之类的……随便买点什么，再见，我的朋友……”

我把他一直送到门口。我要让看门的买点儿吃的来。叶玲娜到这会都不曾吃中午饭呢……

第十一章

但是我刚回到屋子里，脑袋一阵眩晕，一下子摔倒在房子中间了。我印象里只有叶玲娜的一声惊呼：她双手在头顶拍了一下，就冲过来搀我。这是仅存在我脑海里的最后一幕……

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床上了，后来叶玲娜跟我说，她和来送饭的看门人一起把我扶到沙发上。我几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每次见到的都是叶玲娜俯身过来的那张惹人怜爱又充满同情关切的小脸颊。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恍惚如梦，好像隔着一层雾，可怜的女孩的那张可爱的脸，犹如一个幻象、一幅画片那样朦朦胧胧地在我面前晃荡；她拿水给我喝，帮我掖好被子，要么就是满面愁容、担惊受怕地坐在我床边，不时用小手抚弄我的头发。那一次我记得她在我的脸上轻巧地亲了一下，还有一回，我深夜忽然惊醒，看见那张桌子已经挪到沙发旁边，桌上点了一根蜡烛，在蜡烛的光晕里，我看见叶玲娜贴在我枕头上的小脸，她的小手放在自己温润的脸颊上，泛白的双唇微张着，提

心吊胆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才彻底恢复清醒。蜡烛已经燃到底了，玫瑰般鲜艳的霞光投射在墙壁上。叶玲娜坐在桌旁的椅子上，疲倦的小脑袋枕在平摊在桌子上的左胳膊上睡得香甜，我记得清楚，我盯着看她那张幼稚的脸蛋都看得呆了，这个脸蛋就算在酣睡的时候也布满了成人才有的忧愁，写满了特别的、病态的美感；她脸色惨白，脸颊微陷，睫毛绒长，浓密的黑发随随便便地盘成一个髻，沉重地垂在一侧。她的一只胳膊搭在我的枕头上。我悄悄地吻了吻这消瘦的手，但这苦命的姑娘并没有醒，但似乎一缕微笑掠过她毫无血色的嘴唇。我就这样看着她，慢慢地走进了静谧的、舒坦的梦境。这回我差点睡到晌午。我醒来后感到自己差不多彻底恢复了。只是四肢乏力、浑身瘫软的感觉说明不久之前我病了一场。我以前也得过这种神经性的、毫无征兆的病，我很清楚它。这病一般来说一天一夜就能完全康复；但在这一天一夜中，它发作起来是非常厉害、非常危险的。

差不多已经中午了。第一件进入我眼帘的东西就是搭在墙角绳子上的床单，就是我昨天买回来的。叶玲娜自己动手在屋子的一角隔出了一个空间。她候在炉子跟前等水烧开。发现我醒了，便粲然一笑，然后马上走了过来。

“我的孩子，”我握住她的一只手说，“你看护了我整整一夜。我没想到你有这么好的心肠。”

“您怎么会知道我看护您呢，说不定我一夜都睡着了呢？”她问，眼睛里满是和善而又拘谨的神情，又因为自己的这几句话而羞答答的，一脸红晕。

“我曾醒过来几次，全都看到了。你到太阳快出来的时候才睡了。”

“您喝茶吗？”她不让我再说了，好像这样很难再聊下去了，但凡心存芥蒂又洁身自好的人，每当受到别人的称赞时，都免不了这样。

“想喝，”我答道，“你还是昨天吃过午饭没有？”

“午饭没吃，倒是吃了晚饭。看门人送来的。但是您别说话，老老实实歇着吧；您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呢。”她又加了一句，然后把茶端给我，就坐在我的床边。

“自然是要躺在这里了，但是只可以躺到晚上，天一黑我得出门。必须得去，小莲诺契卡。”①

“哼，还必须呢，必须！您去看谁？不会是昨天来的那一位吧？”

“不是他。”

“不去看他，那敢情好。是他昨天让您难过。那就是去看望他的女儿？”

“你从哪儿知道关于他的女儿？”

“昨天都被我听到了。”她低下眼睛说。

她脸上掠过一片阴云，眉头也锁了起来。

“这老头很坏。”她又添了这么句话。

“你怎么看出他坏？正好相反，他是个相当不错的人。”

“不对，不对，他是坏人，我听出来了。”她激动地说。

“你听出什么来了？”

“他不肯饶恕他的女儿……”

“但是他爱她。她做了对不住他的事，但他仍挂念着她，为她痛苦。”

“那干嘛不饶恕她呢？到现在这样，即便原谅她，女儿也不可能回到他那去了。”

“那怎么啦？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没资格接受女儿的爱，”她动情地说，“倒不如让她永远不回来，最好让她去讨饭，让他看着女儿去讨饭，心里痛苦去吧。”

她两眼闪闪放光，涨红了双腮。“她不是无缘无故这么说

① 莲诺契卡：是对叶玲娜的爱称。

的。”我私下里想。

“您是打算让我到他家去吧？”沉寂了半晌之后，她又添了这么一句。

“是的，叶玲娜。”

“我不去，我宁可去做个女佣。”

“哎，你这话可就不大对了，莲诺契卡。又开始胡说：你上谁家去做女佣？”

“就是个种庄稼的也行。”她厌烦地答道，头垂得越来越低了。显然她很焦虑。

“种庄稼的人可用不着你这女佣。”我笑着回答。

“那我就去侍候官老爷。”

“就你这副性格还能去官邸里？”

“能。”她越来越激动，答话也越来越生硬。

“你会受不住的。”

“受得住。要是骂我，我就不还嘴；要是打我，我就一声不吭，怎么也不吭声，随他们打去，我都不会哭。要是我不哭，就能把他们气得够呛了。”

“你看你，叶玲娜！你心里怎么这么多仇恨，看你这傲慢的样子！你肯定没少遭罪……”

我站起身来，走到我的那张大桌跟前。叶玲娜还是坐在沙发上，眼睛望着地板，寻思着什么，手搓弄着沙发边。她不置一词，“该不是我说这些话惹她不高兴了吧？”我想。

我站在桌边，无意识地翻开我昨天带回来要重新编写的书，慢慢地我投入进去了。我经常如此：在桌上随手翻开一本书，读着读着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你都写的是什么呀？”叶玲娜轻轻地走到跟前，腼腆胆怯地笑着问。

“随便写些什么，莲诺契卡。我写这个来养活自己。”

“是在写报告吗？”

“不，不是报告。”我便尽力给她说明白，写的是各种各样人的各种各样事，写好了就印成书，这些叫中篇或长篇小说。她非常感兴趣。

“那您写的这些都是真事吗？”

“不是真的，是我虚构的。”

“您干嘛不写点真事呢？”

“嗯，你先看这本，拿去读一下吧；你上回不是看过它吗？你能阅读吧？”

“能的。”

“那就去读吧。这书是我写的。”

“您写的？我一定读……”

她心里好像还有话要说，可又分明羞于出口，而且很不平静。她的问题中总有一种弦外之音。

“您这本书能挣多少钱呢？”她终于又开口了。

“这也没准。有时候多赚点儿，有时候分文没有，因为没话可写。这活很不好干，莲诺契卡。”

“这么说，您不是富人啦？”

“是的，我不是个富有的人。”

“我可以去做工，帮您一点忙……”

她倏地瞅了我一眼，脸涨得通红，垂着双眼，然后又向我走近两步，突然伸出双手抱住了我，把脸颊牢牢地、牢牢地贴在我的胸脯上。我惊愕地望着她。

“我喜欢您……我不是傲慢，”她说，“您昨天说我很傲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像您说的那样……我喜欢您。惟独您爱我，唯独您……”

但是她已经泣不成声了。转瞬的功夫她便泪流满面，汹涌的泪水如她昨天发病时的一般势不可挡。

她扑倒在我脚前，亲吻我的手和脚……

“您疼爱我……”她重复着，“惟独您一个人，惟独您！……”

她两手抽搐着，紧紧地搂着我的膝盖。她克制了这么许久的情绪，如山洪暴发般一泄而出。在那一刻我豁然领悟，她外表的令人费解的固执只是临时地掩盖在这颗淳朴的心上，当倔强、排外的情绪被强制地堆积许久之后，就急切地想寻找一个可以倾泄的出口来缓解这股抑郁，当这一切终于决堤而出的时候，这千番柔情便忘情地忽略周遭的一切而化为一腔感激拜倒在了泪水之下……

她嚎啕大哭，到后来便失去常态了。我费了好大劲才掰开她紧箍着我的胳膊。我抱着她，把她放在沙发上。她把脸藏在枕头里又哭了好半天，好像羞于抬头看我，可她把我的手放在她胸口上，用她的小手牢牢地握着。

她慢慢地平息下来了，却仍不愿扬起脸来看我。间或，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脸，脉脉温情蕴于其间，还有那股怯生生的、欲现又隐的感情。末了，她一脸绯红地笑了一下，十分真诚。

“你感到好些？”我探询，“你这个小莲诺契卡可真够多愁善感的，你还病着吧，我可怜的孩子？”

“不是莲诺契卡，不是这个……”她小声说，她的小脸一直躲着我的眼睛。

“不是莲诺契卡？那该是什么？”

“内莉。”

“内莉？为什么定要叫内莉呢？但是，这倒是个好听的名字。既然你喜欢，我以后这么叫你得了。”

“是妈妈这样叫的……除她以外，一直都没有人这样叫我……以前我也不喜欢别人这样叫我，除了妈妈……不过您这样叫吧……我喜欢……我将永生永世爱您、永远……”

“一颗多情、孤傲而又稚嫩的心灵，”我想，“我花了这么久才博得这样一份特权，能管她叫……内莉。但是我已经明白，她的那颗心将从此是属于我的了。”

“内莉，听我说，”她这会儿已经放松下来了，我便问她，“你

说只有你妈妈一个人爱你，此外再没有别人了。莫非你外公当真不爱你吗？”

“是的，不爱……”

“但是就在这儿，在楼梯上，你曾为他而哭，你记不记得？”

她沉思片刻。

“不，他不爱我……他坏。”一丝苦涩的表情显现在她脸上。

“要知道这也不能都怪他，内莉。他可能老得神志不清了。他去世的时候像个疯子似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他是怎么去世的吗？”

“是，但是他是在最后的一个月才糊涂得不记事的。他老是一整天都呆坐在这里，如果我不去看他，他就会这样连续两天、三天坐下去，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不过他以前要好很多。”

“以前指什么时候？”

“我妈妈还活着的时候。”

“这么说是你给他送汤送饭了，内莉？”

“对，我送过来的。”

“你在什么地方拿来的，布勃诺娃家吗？”

“不，我从不拿布勃诺娃家的任何东西。”她坚决地说，声音有些发颤。

“那是从什么地方呢？你不是一无所有吗？”

内莉默然不语，面孔变得煞白，然后她凝视着我好长一段时间。

“我经常上街讨钱……要来五个戈比就替他买个面包和一点鼻烟……”

“他居然让你去讨饭！内莉！内莉！”

“开始是我自己要去的，没跟他说。后来被他发现了，他就向外轰我，让我去。我立在桥上，向过往的人行乞，他就在桥头上来回走动，等着；他只要见到有人施舍了什么，就一下冲过来，把钱抢去，倒像是我要把钱藏起来似的，难道我不是为他才这样干

的?”

　　她边说边自嘲似地苦笑一下。

　　“这些都是妈妈去世之后发生的,”她又说道,“那会他已经完完全全地精神失常了。”

　　“这么说他很疼爱你母亲? 那他为什么不和她一起过呢?”

　　“不是的,他不爱妈妈……他很坏,他不肯宽恕她……和昨天那个老头一样坏。”她悄声地、近乎于无声地说,而且脸色比刚才更显得惨白了。

　　我哆嗦了一下。一个小说的大致轮廓在我头脑中一掠而过。那个不幸的女人在棺材匠家的地下室里死去,她的遗孤间或去看看那个谩骂过她父母的外公,一个像疯子一样的古怪的老头,他的狗死了,之后他本人也死在了点心店里! ……

　　“您或许不清楚,阿佐尔卡早先是我妈妈的,”内莉忽然又冒出这样一句话,可能临时想起了某件事,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以前是爱妈妈的,妈妈离家出走之后,留下了阿佐尔卡。因此他才和阿佐尔卡那么亲近……他不能宽恕妈妈,狗死了,他也跟着死了。”内莉凶巴巴地说,脸上的微笑渐渐退去了。

　　“内莉,他过去是干什么的?”我等待了片刻,问她。

　　“他以前很富有……我也不清楚他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说,“他曾经开过一家工厂……妈妈这么告诉我的。她起初认为我年纪还小,没把所有的情况都跟我说。她老是亲吻我:到时候你就什么都懂了,迟早会知道的,我苦命的、可怜的孩子。半夜的时候,她以为我已经睡了(我故意保持清醒,但假装已经睡着了),她面对我不停地哭,亲吻着我,并说:我苦命的、可怜的孩子!”

　　“你妈妈是得什么病死的?”

　　“是痨病,死了有六个星期了。”

　　“你外公很有钱时的情况,你还能记起吗?”

　　“那会儿我还没出世呢。在我出世之前我妈妈就离家了。”

“她和谁走了？”

“我不清楚，”内莉回答的时候声音很轻，仿佛又在琢磨什么，“她出国了，我是在国外生的。”

“国外？哪个国家？”

“在瑞士。我去过好多地方，意大利，还有巴黎，我都到过。”

我很吃惊。

“那你还有印象吗，内莉？”

“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妈妈就教我讲俄语了。她是俄罗斯人，因为我外婆是俄罗斯人，而外公是个英国人，可也跟俄罗斯人差不多。大概我们回来有一年半了，我们回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说得非常好了。当时妈妈已经开始生病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妈妈一天到晚不停地哭。开始她在这里，彼得堡，到处找我外公，不停地找，并总说她欠他很多，就哭啊……哭得痛心极了。后来当她打听到外公已经破落的时候，她简直哭得痛不欲生。她老是给他写信，却从没见到他的答复。”

“那你妈妈怎么会回来呢？只是为了找她父亲？”

“不清楚。我们在国外的日子可舒心了，”内莉说这话时两眼发亮，“妈妈自己过，带着我。她有个朋友，那男人待她和你待我一样和善……他早在妈妈住在这里的时候就认识了妈妈。但是他死在了国外，于是妈妈就回到这儿了……”

“你妈妈是不是和他私奔，离开了你外公呢？”

“不是的，不是他。妈妈离家之后跟另外一个人私奔了，可后来那个人抛弃了她……”

“他是谁？内莉。”

内莉抬头瞥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她妈妈究竟和谁走了，她很清楚，没准那个人就是她亲生父亲。甚至对我，一涉及到这个人的名字就会让她心里不好受……

我不想用连连的追问惹她回忆起那些不快的事。她生性孤僻，亦喜亦悲，喜怒无常，但她极力地把这些情绪克制在心里；她

讨人喜欢，却又孤傲冷漠。自打我认识她到现在，即便她全身心投入地爱我，用最原始的、纯洁的爱，把我和她去世的母亲摆在同样的位置来投入感情的，任何能让她想起她母亲的事都会让她感到难过，但她在我面前总是不露声色，只有今天是个例外，她可能感到没有必要和我谈及她的过去。但是这一天，长达几个小时，她痛苦地哭泣着，向我讲述了对她来说是最深刻、最痛苦的记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孩子的经历。但这个故事最重要的部分还在后面……

这故事实在太恐怖了：它讲述的这个女人与幸福有缘无份，遭到了抛弃，她重病在身，受尽苦难，众叛亲离；她惟一寄希望的人——她的爸爸，对她也闭门不纳。她父亲因她而没少受人嘲弄，让他因为难以承受的悲痛和凌辱而神经错乱。这是一个关于走投无路的女人的故事，她还拉扯着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漂荡在彼得堡阴冷龌龊的人行道上以讨饭为生；后来这个女人气若游丝般躺在潮乎乎的地下室里，一连几个月都是如此，她的老父即便在临死的时候都不肯原谅她，待到她快要死了才猛然顿悟，他匆匆地跑去给予她谅解，可太晚了，他爱她胜过这世间一切的女儿已经变成了一具灵魂出窍的发冷的尸体。这是个离奇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神情恍惚的老人和他的小外孙女之间神秘怪诞、令人匪夷所思的关系，这个年幼的外孙女很理解他的苦衷，也从中学到了那些在温馨的环境里衣食无忧的人所无法体验的道理。这还是一个骇人耳目的故事，讲述着在彼得堡阴霾的空气里，在这座都市阴暗、闭塞的小胡同里，在那些光怪陆离、喧哗吵闹的人群中，那些笨拙的自私自利、五花八门的利害冲突、令人作呕的卑鄙下流，以及不为人知的罪恶行径，却那么频繁地、隐蔽地、甚至诡秘地上演着一幕又一幕不堪入目、痛不可言的悲剧，就是在这个百无聊赖的非同寻常的生活搭成的地狱般的舞台上。

但这个故事在后头还有……

第 三 部

第　一　章

当我从阴冷的睡梦中醒来，重新回到现实中时，已是夕阳西下，傍晚到来了。

“内莉！”我说，“虽然你现在很悲痛，又生了病，但我现在只能让你自己留在这里哀伤哭泣。我亲爱的朋友，你应该知道，在那里也有一个不幸的人，她受到欺辱后就被抛弃了，她没有被原谅，虽然有人爱着她。请你原谅我，我知道她在等我。刚才听了你的故事以后，我都快坚持不住了，我必须马上去看她，我一定要去看望她。”

内莉对于我所告诉她的事情是否明白了？我不清楚。我前不久得了一场病，再加上她所说的事，我已经焦躁不安了；可是我仍然匆忙地往娜塔莎那儿赶去。我到她那儿的时候已经八点多钟了，天色很晚了。

我看见一辆四轮马车停在娜塔莎住所门口外的那条路上，我想，这辆马车像是公爵的。穿过院落就可以进入娜塔莎的屋子里。我一登上楼梯，就看见一个人在摸索着谨慎地爬楼梯，这个人与我有一段距离。我开始以为这一定是公爵，但对于这种想法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生面孔一边爬楼梯，嘴里一边哆哆嗦嗦地咒骂着这难以攀登的楼梯，他越是往上登，他的咒骂声也就越来越响亮、刺耳。的确，这楼梯的灯从来不开，而且楼道又狭窄又陡峭，还很脏。这位陌生先生的咒骂声就像骂街车夫发出来的，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从三楼传出的出自公爵口中的咒骂。娜塔莎房间的门口有一盏灯亮着因此从三楼开始就出现了光明。……我这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我认出这个人就是公爵。我看出他很不高兴，大概是因为与我相遇使他感到意外吧。他的脸色突然间改变了，然而开始的一瞬间他并没有认出我是谁。他

脸上带着无比兴奋的神色同我握手，他的眼光是欢愉而又关切的，而他开始的眼光是那样的充满厌恶和凶残。

“呀，原来是您。您应该听见我的咒骂声了，我刚才只想跪下来祈求上帝能救救我。”

这时候他狂笑起来，显得很淳朴，但是严肃而又关心的表情突然间显现在他的脸上。

“阿辽沙就让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住在如此糟糕的房子里吗？”他一边摇着头，一边说。我很担心他，一个人的为人足以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节上看出来。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为人高尚的人，但他却让他心爱的女人住在狗窝一样的房子里，有时连面包都没有，尽管他爱得意乱神迷。这就是一个例子。他在门把手上不断地抚摸着，小声地加了一句，“我一想到他的将来，简直叫人悲痛欲绝，当安娜·尼古拉芙娜成为他的新娘以后，我又想到了她的未来……”

他显得很沮丧，因为他没有摸到门铃，而且他并没有发现他把名字给念错了。然而门铃是不存在的。我把门把手晃了晃，很快玛芙拉就把门打开了，她看到我们时慌手慌脚的。前厅很小，里面有一个厨房，是用木板隔开的，透过厨房打开的门看去，里面所有的一切都一尘不染，而且同以前不太一样，一套新的餐具摆在桌上，炉子里的火已经点燃，仿佛是为了等待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准备了。玛芙拉匆忙地为我们把大衣脱了下来。

“阿辽沙不在这里吗？”我问她。

“他不在这里。”她神秘地小声回答。

我们进了娜塔莎的房间。她房间的东西永远都是那样干干净净而又赏心悦目，根本用不着打扫，因此房间里一切如故，并没做过什么刻意的装饰。迎接我们到来时娜塔莎站在门口。她毫无生气的两腮上突然出现了红晕，但转眼就不见了，使我惊奇的是，她的面容是那样疲惫，脸色也是惨白的。她红着两眼，显出些许的不安和惊慌，她慌忙地把一只手轻轻地朝公爵伸去。我独

自站在门口等着，可她连瞧都没瞧我一眼。

“我已经来了呀！”公爵兴奋而又友善地继续说：“我刚刚回来几个小时，这些天来只有你不能让我忘怀，”他拿起她的手亲热地吻了几下：“我想念您，非常地，非常地想念您。现在好了，让我们进行一次促膝长谈吧，因为我有好多事情要对您说，我对您说……首先，我知道我那个没用的儿子没有，还没有……”

“公爵，请您谅解我，”娜塔莎尴尬地把他的话给打断了，她的脸红了，“对于伊凡·彼得诺维奇，我有两句话要告诉他。过来，文尼亚。对，有两句话……”

我被带到了屏风的后面，她此时正抓着我的一只手。

“文尼亚，”她把我带到一个最远的角落里，小声说道，“你不会怪罪我吧？”

“怎么了，娜塔莎，怎么会呢？”

“不是的，不是的，文尼亚，你很多次而且从来不怪罪我，但是人的忍耐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前两天我对你是那样无情无义、冷漠、自私……我很清楚，你是不会放弃爱我的，但我在你的眼中是一个不知回报的人。”

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突然间，她开始抽泣起来。

“娜塔莎，不要这样，”我惊慌失措地安慰她说，“整个晚上我都卧病在床，我昨天晚上和今天没到你这里来，你一定是猜想我在生你的气，你看我现在还浑身颤抖不能站稳呢……我了解你此时此刻的情绪，难道不是吗，我亲爱的？”

“这么说，你不怪罪我了？就像以前一样，这太好了，”她笑着对我说，眼里还带着泪珠，她仍攥着我的手，我已经觉得疼了，“我们现在到他那里去吧，文尼亚，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以后再说别的事情吧……”

“娜塔莎，快走吧；我们离他而去是这样地突然……”

“将要发生的任何事情你都会看见的，全都会看见的，”她小声地对我说道，显得很急切，“事情的原委我已经看透了，所有的

一切我现在都明白了，就在这个晚上，很多事情都要有一个结果，一切都是他造成的过错。我们走！”

对于这一切我完全不明白，可是已经来不及搞清楚了。公爵仍然站在那里，拿着一顶帽子，娜塔莎充满仁慈地走到他那里。她亲自给他拿了一把椅子过来，把帽子从他手里接了过去，很高兴地向他赔罪，最后我们三个围着她的那张小桌子坐了下来。

“我刚才提到了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公爵继续说，“在路上，我看到他正坐着马车去齐娜伊达·菲奥多诺芙娜伯爵夫人那里，我只是在那一段时间能见到他。你们说一说，我们已经有四天时间不在一起了，他是那样匆忙，也没有想到下马车后到我那里去探望一下我，他甚至不愿意这样做。再有，这似乎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我们比他先到了这里，因为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现在并不在您这里。但是很快他就会到的，我就借这个机会让他带个消息过去，因为我今天不能到伯爵夫人那里去了。”

“他一定是对您说过他今天要来这里的吧？”娜塔莎问道，她看着公爵，脸上带着异常单纯的表情。

“您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啊，我的上帝，难道他今天不会到这儿来吗？”他冲她嚷道，同时诧异地看着她，“您对他很生气，这我是清楚的。这的确很不像话，因为只有他来得最晚。他太清高、太妄自菲薄了，您用不着跟他生气。但由于有些情况很特殊，这要求他要尽量去伯爵夫人那里拜访，对于其他的一些联络仍然要保持而不能放弃和终断，这并不是我在为他辩解。您知道，他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置之不理了，就是因为他现在同您似乎已经寸步不离了。既然是这样，我偶尔会叫他出去帮我办一些事情，时间不会很长，一般不过一两个小时，那是希望您能够谅解。我刚才没有顾及到向他打听一下这件事，太遗憾了，因为自从那天晚上开始，他甚至连一次都没有去探望公爵夫人，我坚信这一点。……”

我瞟了一下娜塔莎。她正在听公爵说话，脸上带着微笑，朦

朦胧胧的，略带一些讽刺的意味。对于他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因为他说话时显得那样自然，而且是坦诚的。

“这几天他从未来过我这里，您真的不知道吗？”娜塔莎问道。她的声音安详而又细微，似乎这件事对于她来说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

“什么！哎，您到底在说什么呢？他真的连一次都没来过？”公爵充满惊奇地问道。

“您到访是在星期二的晚上，第二天清晨他在我的房间里逗留了半个小时，这以后我从未看到过他一次。”

“绝对不是这样的！”他的惊奇感越来越强了，“他和您是寸步不离的，我坚信这一点。不要怪罪我，这太离谱了……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以为在您那儿可以知道他的下落，所以我特意在等着您，这真让人觉得可惜。”

“他很快就会到的，哎，我的上帝！但我却吃惊于您对我讲的事情……我应该预料到他能够做出任何事来，但却没有料到他去做那样的事……那样的事！”

“您现在显得多么惊讶啊！我想您早就应该知道事情的结果是怎样的，您不应该这样惊讶的。”

“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我难道会知道？您似乎对我不大相信，我感到很吃惊。我今天只在那段时间里看到过他，除此之外，关于他的情况我没有问过任何人，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一点。”他继续说看，眼睛注视着我们两个人。

“怎么能这样说，”娜塔莎紧接着说，“您说的话都是真的，我绝对相信您。”

她盯着公爵的眼睛，脸上又露出了笑容，这令他抖动了一下。

“您能说清楚一点吗？”他焦躁不安地问道。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是很简单的。现在只要给了他

足够的自由，他就将一切都置于脑后了，因为他是轻浮而又草率的，您很清楚这一点。”

“如果他到这里来，我就会同他说明这件事情，因为如此这般将一切置于脑后是不正常的，这当中一定还有别的原因。我那个时候并不在这里，而您却仿佛对我也有所不满，这是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我可以理解您，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因为他的确使您很生气。您生气完全是您自己的事，另外……此外……当然，就算第一个到这里来的是我，首先犯错误的就应该是我了，难道不是吗？”他转过脸，带着不满的讽刺的神态看着我，继续说道。

娜塔莎涨红了脸。

“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很抱歉，”他很严肃地继续说，“在我们见面后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是我的错误，我承认我犯的错误。对于您，我改变了我以前的想法，有些事情也促成了这一点，因为我看到了您性格中存在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如果我不离开，您对我就会有进一步的了解，在我的催促下，阿辽沙也不会这样轻率了。今天您会亲眼看见我是如何对他说话的。”

“您的意思是，您要让他知道我对他来说是一个负担。您是如此明白的一个人，不会是这样的，您真的认为采用这种方法能够对我有所帮助吗？”

“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您是错怪我了，难道您是在提醒我，我是故意让他感到您对他来说是一个负担吗？”

“我同任何人谈话都尽量不用提醒，”娜塔莎说，“与此相反的是，我经常是尽量地直来直去，对于这一点大概今天您就会明白的。我对您无论说了什么，您都不可能对我所说的感到委屈，因此我不想冤枉您，这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我们俩人之间的关系我非常清楚，所以对这件事我绝对相信，难道您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会以诚相待吗？可是，在您的面前我是主人，我会尽责尽职，我会对您说对不起的，如果我的确冤枉了您。”

我以前从未看到过娜塔莎如此激动，尽管她带着一种平静的，甚至是调侃的语气在说这些事，现在我才彻底清楚，三天以来她的心里该是多么地悲伤。她以前说过："我彻底看透了，对于任何事情我都清楚了。"这句话恰好适合于公爵，我对这句匪夷所思的话感到很惊讶。很明显的一点是，她对于他的态度已有了变化，而且把他当成是自己的敌人。很显然，她把她同阿辽莎之间遇到的种种不快都怪罪于他的影响，大概已经有了一些证据掌握在她的手里。我很害怕突然间他们俩人之间会有一场激烈的争论。她调侃的语气是那样直白、暴露。她所说的一切是如此的厉害、尖锐，包括她对公爵所说的那最后一句（他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未看重），那一句关于主人的遗憾和职责，还有她的带有胁迫性的诺言（在今天晚上她可以向他表现出她的直来直去），对于这其中包含的所有意义，公爵应该是很清楚的。他虽然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我发现他的面色起了变化。他故意装出这个样子，表明自己并没有对这些话认真听，对于这些话所包含的意义也没有能够体会到，而且，他同样用调侃的语气把所有的一切都掩饰过去了。

"如果我要求您道歉，上帝也不会答应的。"他面带笑容地说，"要求一个女人道歉并不是我一贯的做法，而且我根本不想提出要求。我马上要阐述一下我的看法，您也许不会对此生气的，因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对我的性格向您做了或多或少的介绍；而且您大概对我的看法会表示同意，因为我的看法对于所有女人来说都是适合的，"他继续说道，同时把头转过来殷勤地看着我，"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察到在女人的性格中存在着独特之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她犯下了一个错误，她并不想在犯下错误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求得别人的谅解，因为那时的罪证是确凿的，她的原意肯定是在以后，在过错发生以后用自己的妩媚、娇态来补偿自己的过错。到了以后您自己意识到了过错并且考虑在我面前用妩媚、娇态来补偿自己的过错时，难道不是对

我更有好处吗？所以即使现在，在这个时候您的确是冤枉我了，我也不要求您赔礼道歉。我能够想像得到在您忏悔的时候您一定是很动人的，因为您很友善，又是那样淳朴、艳丽而又坦诚。您不必对我说对不起，我只想让您告诉我：我对您所做的一切比起您想像中的是否更加真实、更加坦诚呢？难道我不能做些什么来表明这一切吗？”

我可以觉察出，公爵的答话里有一种稍显过分的调侃语气，这种语气是轻蔑的，甚至可以说是恶意中伤的。这时娜塔莎已红了脸。

“难道您要用行动来表明您对我是坦率与忠诚的吗？”娜塔莎问道，同时神态里充满了挑战。

“的确如此。”

“如果的确如此，请您接受我的一个请求。”

“我早就已经接受了。”

“不要用任何语言或者任何暗示使得阿辽沙因为我而伤心难过。这就是我的请求。对于他已经把我给忘记了这件事，你也不要用任何语言来怪罪他，更不要用任何语言来警告他。我的目的就是在我们见面时他没有任何察觉，仿佛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情况发生过。这是我所期望的。难道您不能答应我这样做吗？”

“我很荣幸，”公爵回答说，“对于这件事，您是否能让我再加上一点：我几乎没有遇到过在这样的情形下有准能够在态度上比您更加聪明、确切……难道是阿辽沙到了这里？”

的确，客厅里发出一团乱哄哄的声音。娜塔莎对此好像已经有了准备，但她仍然颤抖了一下。公爵仍正襟危坐在那里，他目不斜视地看着娜塔莎，他似乎在等待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门被打开了，阿辽沙飞奔着向我们跑来。

第　二　章

他热情洋溢、满面春风，他的确是飞奔着进来的。他一定是度过了愉悦而又温馨的四天。他一定是要对我们说一些事情，这一点表露在他的神情当中。

“我的确已经到了这里，”他对所有人宣告这一点，“其实我应该是第一个到这里来的，但是很快你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一切、所有的一切都会明白的。父亲，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对你说，而刚才我是那样匆忙，没有时间与你多说几句。他应该答应我以你来称呼他，因为他现在的心情不错，”他停止了一会儿，转过脸对我说：“的确是这样，在其他的时候他是不允许我这样称呼他的，他也跟我采用同样的办法，称呼我也开始使用‘您’来称呼。我祝愿他能永远愉快，就从今天算起，我希望他也能如此。我将把发生的所有事情对你们说，一句话，在这四天之中，我彻底地发生了改变，是很彻底的改变。现在最重要的是她在我眼前，的确在我眼前！这些事过段时间再告诉你们。我应该重复一遍！我的天使！你过得怎么样，亲爱的娜塔莎？”他一边坐在她的旁边，不停地亲着她的手背，一边说着：“这四天来我对你太想念了！由于遇到了一些意外事件，我是身不由己啊！亲爱的，我无法处理它们！你的脸怎么会这样惨白，你似乎瘦了……”

他那双美丽的眼睛饥渴地盯着她看，似乎永远都看不够，他无比兴奋地将她的两只手吻了又吻。我瞟了娜塔莎一下，对于他没有任何过错这一点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从她的神情可以猜得到。对于这个没有任何过错的人他什么时候能够认错，而又如何去认错呢？娜塔莎惨白的脸色突然间就被艳丽的红晕所替代了，似乎在一瞬间，她心里蕴积的血液全部都冲上了大脑，与此同时，她抬起高贵的头颅，瞟了公爵一眼，两只眼睛里有泪珠在

滚动。

“那么……究竟在哪……你度过了那四天？”她用时断时续的话语问道，她显得很紧张，她的呼吸是急促的、不规则的。我的上帝，她一定非常爱他！

“这件事似乎就在于，的确，似乎是我真的对不起你！的确，我自己非常清楚，我是有过错的，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我非常清楚这一点。任何女人对于这样的粗心大意都是不会谅解的（第二天我把咱们在星期二所发生的一切对她说了，她已经全知道了），这都是卡佳在昨天还有今天告诉我的。为了向她表明这一点，我同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告诉她，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的美丽能够跟这个叫做娜塔莎的女人相比；我取得了这场争吵的胜利，在我来这里之前我已清楚了这一点。像你这样天使般的女人一定会谅解我的。我的娜塔莎也许会这样想：‘一定有什么很重要的事阻碍了他，所以他没来，而他始终是爱我的。’难道我会不爱你吗？我的心一直在想念你，所以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确有了过错。但是你一定会首先出来为我辩解，你对事情的一切都会清楚的。我一定要把我的真心呈现给你们，我要立刻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你们，我此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卡佳说有非常紧急的事要我立刻到达，而我今天是打算奔到你这里来的（我有一些空闲时间），能够匆忙地亲你一下，但最终却无法实现。又何况，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车呢，你也并没有瞧见我。我已经不只一次带着便条到卡佳那里去。咱们的邮差一天到晚都带着信件不停地从一家到另一家，这你们是清楚的。昨天晚上我看到了您的便条，伊凡·彼得诺维奇，您的便条里所说的一切都完全是对的。娜塔莎，今天晚上我必须要到你这里来，因为我已经无可奈何、毫无办法了！因此我打算明天晚上让你们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

“便条里究竟写了什么？”娜塔莎问道。

“当然，在留给我的便条里，他把我狠狠责备了一番，就因为

我很少到你那里去，他找我的时候我并不在。他的确是对的。这件事是昨天发生的。”

娜塔莎又瞟了我一眼。

“那么，看来你有足够的时间在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家里一天到晚地待着……”公爵开始说话了。

“我很清楚，对于你要说的我很清楚，”阿辽沙把他的话给打断了，“‘你应该有足够的原由待在这里，因为你同样可以待在卡佳那儿。’对于你的想法我完全同意，我甚至可以加上一条：不是足够的理由，而是加倍的理由！但你要知道，我碰到了一件古怪的、难以预料的事，这样的事会给你带来麻烦，使得你的一切都乱七八糟，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我要对你们说一定有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因为我改变了，全身彻底的改变！”

“啊，我的上帝，你简直是在折磨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娜塔莎微笑着，看着阿辽沙兴奋的表情，她叫了起来。

“这的确有些滑稽：他太急迫了，他说出的话无章可循、速度奇快，仿佛是在敲鼓。他是想把所有的事情对我们说，他要全都说出来。他一边讲着这些事情，一边不断地把娜塔莎的手拿起来吻着，始终没有放开，好像永远也吻不完。

“所有麻烦都来自我遇到的这些事，”阿辽沙继续说，“啊，我这是怎么了？我做了什么了？我所有的朋友啊！我结识了以下一些人。第一个人是卡佳。她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人，直到今天我对她也没有彻底地了解。娜塔莎，你是否记得，我跟你谈话时涉及到她，虽然那时候我对她基本上没什么了解，但我谈到她时却是很兴奋的，就在那个星期二。甚至最近她仍然对我有所掩饰。现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相互称呼可以用你了，我们已经彻底地彼此了解了。我应该从一开始谈起：娜塔莎，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三，当我告诉她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的时候，她对你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果你能了解到，那是最好的……还有一件事，星期三上午，也就是那天上午我来看你的时候，在你的面前我显得很

愚笨！哎，我简直太傻了，我真是个愚蠢的人！你万般惊喜地盼望我的到来，而我脑子里想的尽是我和你将要面临的又一个困境；对于这些事你很想跟我聊一聊；你虽然跟我有说有笑，但我看出你很悲伤，我那一副沉稳的模样完全是装出来的。你应该很清楚，我确实想炫耀一番，吹嘘一下，你难道不知道我想在谁的面前炫耀吗？——正是在你的面前，我想告诉你我会成为一个沉稳的人，因为我即将成为新郎了！哎，那个时候我一定很滑稽，你肯定要讽刺我的。”

公爵依然坐在那里，沉默不语，盯着阿辽沙，脸上带着微笑，微笑里含有怡然自得而又略带讽刺的神情，仿佛他对儿子那些草率的甚至是荒唐的看法很是赞赏。我用了整个晚上来细致地观察着他，尽管大家都说他对儿子的爱是非常强烈的，但我可以断言，对于他的儿子他一点都不爱。

“从你这里出来，我就到了卡佳的家里，”阿辽沙滔滔不绝地继续在说，“我前面已经提到，直到今天上午，我们两个人才彻底地了解了对方，这听起来有些骇人听闻……我已经记不清了……很直露地把双方的感情和观点传达出来，说了些亲热的话，我们两个人就成了相见恨晚的好朋友。娜塔莎，你肯定会认可她，肯定的！在我的面前，她对你赞扬了一番，她对你的描述非常好，她还向我阐述，你的确就是我的珍宝！她既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孩，又充满了活力，她逐步地把她的观点和她的人生哲理告诉了我。在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谈话中，她涉及到义务，涉及到责任，涉及到每个人都应为全世界而工作，对此我的意见完全一致，最后两个人都发了誓言，要永远做好朋友，终生一起去拼搏。”

“为什么而拼搏呢？”公爵很惊奇地问道。

“父亲，所有的事情都一定会让你觉得吃惊，因为我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我事先已经考虑到，你要对我提出大量的疑问，”阿辽沙回答着，显得很严肃，“你们那些规矩早已老套了，它们是那

样认真而又严格，因为你们这些人是最讲求实际的。你们对待新事物、时新的、充满活力的事物的态度是怀疑的、不友好的、讽刺的。我已经变了一个人了！你几天前所认识的那一个人已经同你的想像不一样了。如果我认为我的观察没有错误，我就会自始至终地遵守它，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人和事我都有勇气去面对它；如果我坚持我正确的信条，那么我就不会走歪门邪道。这些对我已经够用了。我对自己是自信的，以后你们随便怎么说都可以。”

“啊呀！”公爵带着讽刺的意味说。

娜塔莎看着我们，她很焦躁。她一定很担心阿辽沙。她很清楚，他经常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沉醉于自己的话语中。在我们面前，尤其当着他父亲的面，她不想让阿辽沙显得愚昧无知。

“阿辽沙，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在讨论哲学吗？”她说道，“这样的话是谁告诉你的？你应该说说你自己的事。”

“我马上说！”阿辽沙叫了起来，“你知道，卡佳有两个远亲，大概是她的堂兄弟，一个是大学生叫列文卡，另一个是位青年人叫鲍林卡。他们的确是十分出色的人物，她经常跟他们接触。他们几乎是不去伯爵夫人的房间的，他们有自己的规定。正当我与卡佳讨论到人的义务、责任还有其他事情的时候，她马上写了一个便笺给我，是写给她所提到的那两位的，于是我立刻去结识他们。那天晚上我们成为生死朋友。那里有军人、画家、大学生等各行各业的人，一共二十多个，其中一位是作家……伊凡·彼得诺维奇，他们看过您的作品，因此他们对您都有所耳闻。我对他们说，我可以介绍您给他们认识，因为我认识您。他们都热情地迎接我，仿佛是兄弟一样。第一次见面，我就对他们说，我即将要结婚了，因此他们也就把我当做是结了婚的人。他们住的是五楼，头上就是房顶。只要有机会，他们多数是在星期三相聚在列文卡和鲍林卡的家里。他们对世界怀着无比浑厚的热爱，他们都是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人；我们聊到了现在和将来，讨论着科学和

诗歌，我们很谈得来，彼此都很淳朴和坦诚……还有一位中学生也经常去那里。他们都是那样崇高，他们在一起相儒以沫！我以前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我见过大场面吗？我过去是在哪里生活的呢？我的成长究竟受到了何种思想的洗礼？娜塔莎，以前同我讨论过类似的事的人只有你一个！卡佳已经认识他们了，啊！娜塔莎，对于他们，你必须去结识一下。卡佳对列文卡和鲍林卡说，她很快就会得到一笔继承财产，那时她会立刻拿出一百万卢布捐赠给共同的事业。因此每当提到她时，他们都怀着无比崇敬之情。”

“是要由列文卡和鲍林卡还有他们的同伙去支配那一百万卢布吗？”公爵问道。

“不是这样的，不是，父亲，这样认为是不好的。”阿辽沙叫了出来，他很激动，“对于你的看法我不能接受，对于这一百万卢布的使用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做出了决定，第一要用于教育事业……”

“的确，直到现在，对于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我还没有彻底了解，”公爵说着，像是说给自己听的，脸上仍旧微笑着，带着讽刺的神情，“虽然对于她我寄予了厚望，但对于这一点却出乎意料……”

“这件事又会如何呢？”阿辽沙把他的话给打断了，“这有什么更骇人听闻的？难道这不符合你以前的做法吗？难道除了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要捐出一百万卢布吗？难道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没有这一百万卢布，那就不是依靠他人来过活（现在我已清楚这件事），因此这是没有办法的，她不想依靠他人来过活。她希望她的捐款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她想成为一个对国家对所有人有益处的人。虽然大家都在语文课本上学到过这些，但我从来没有在哪儿见过有人捐献一百万卢布。这一套礼尚往来被吹捧得无比神圣，我也坚信这一点，可它的基础又是什么呢？父亲，你为何如此这般看着我？仿佛你是在看一个笨蛋，一个杂耍

演员！那你就把我当做一个傻瓜好了！你必须体会一下卡佳是如何说这件事的，娜塔莎，她说：‘最重要的是有个性、理想、崇高的思想、进取来指挥头脑，而不是头脑本身。’但是重要的是别兹梅津对此的一句评价，那才是金玉良言。别兹梅津在我们这里是个有思想的人，他是列文卡和鲍林卡的朋友，他的确是个聪明人！他说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承认自己是笨蛋，那他就变成聪明人了。就是在昨天的讨论中说的，很有道理。他在散发着真理，从他那里经常可以听到名言警句。”

“的确是聪明人！”公爵说道。

“你总是讽刺我！类似这样的话在你身上我从未听到，你应该清楚。类似这样的话在您的亲戚朋友那里我也从未听到过。恰恰相反，你们这些人经常把身子弯得很低对着地面，仿佛要掩盖一切事物，以此来让每个人的身体甚至是鼻子都同固有的大小、固有的规则相一致，——仿佛这是可以发生的一样！同我们讨论和探究的事情相比，这种可行性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一些人仍旧不把我们当做实干家！昨天他们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你真的要去听一下……”

“就这样吧，但是你们讨论和探究的是什么问题呢？阿辽沙，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没有搞清楚，你告诉我。”娜塔莎说。

“我们所讨论的都与当前的社会问题有关，总之这些问题涉及到友善、仁慈和进取。我们讨论的有即将到来的改革、新闻的自由化、对世界的关爱，还有当前的改革派；对于他们的专著我们都要进行阅读和探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必须真诚对待，必须直来直去，对于自己所要表达的观点要坦诚地、勇敢地表达出来，这一点是别兹梅津所极力要达到的。当我对卡佳说了这些以后，她对别兹梅津的观点十分赞赏。就这样，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们，如何品评我们，我们全部在别兹梅津的倡导下，发誓永远做坦诚、有正义感的人，——任何事情都不能动摇我们，我们将义无反顾，对于我们的狂热、我们的愉悦、我们的错误都置于脑

后。只有首先自己看得起自己，别人才会看得起你；就是这样，要想别人看得起你，首先最重要的是你看得起自己。卡佳完全赞成别兹梅津所说的这些观点。总之，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观点，在对自己进行自我反省以后，我们会聚在一起探讨心得体会……”

“简直是胡说八道！”公爵叫了起来，显得很浮躁，“那个别兹梅津是哪儿来的？不行，这样做绝对不行……”

“这样做真的不行吗？”阿辽沙问道，“父亲，你知道吗，在你的面前我说了这么多为的是什么？因为我很想并且希望你能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对于你，我已经在那些人当中做了担保。呀，你笑了，我已料到你会笑的！我还有话要说！对于我们这些人，你不大明白，对于他们发表的言论你也没听过。可我知道，你是一个有爱心而又崇高的人，你的知识是很丰富的，虽然你听到过、钻研过所有这些言论。但你如何对他们这些人做出客观的品评呢？对于他们，你并没有见过，也没有去过他们那里。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自认为对他们很了解。你应该听一下他们的见解，你应该到他们那里去，必须这样，——那时候你就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这一点我可以担保！首要的问题是，你不应毁在那些让你依依不舍的一群人当中，你应该丢弃你的那些观念，所以我要尽全力把你给拉出来！”

听着这些奇谈怪论，公爵早已恼羞成怒，他面带充满恶意的讽刺神色。娜塔莎对自己的愤怒毫不掩盖，她瞪着他，他摆出若无其事的神情，虽然他很清楚这些。公爵随着阿辽沙言论的结束而狂笑起来，他似乎无法抑制住自己，甚至靠在了椅背上，这笑声绝对是发自心底的。很显然，为了尽可能严厉地把他的儿子数落和侮辱一番，他才这样笑的。阿辽沙对于父亲的大笑无奈地等待着它的终止，他的神色暗淡无光，他的确很难过。

“父亲，”他又说了起来，带着忧郁，“对于你，我的态度是坦诚的、直言不讳的，可你为何要讽刺我呢？你究竟为什么而讽刺

我呢？要是你觉得我所说的话很愚蠢，您不应该挖苦我，而是应该教育我。这些事情现在对我来说是高不可攀的吗？像你已几次称呼我的一样，大概真的是我错了，大概所有事情都是错的，没有对的，大概我就是个笨蛋；就算都是我的错，可我并没有丧失人格，我是坦诚的，直言不讳的。即使那些思想是不对的，但崇高是它们的根基，对于神圣的信念我是赞美的。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了，你和你的亲戚朋友说的任何一句话对于我来说，从未能够教育我或令我为之赞美。我非常难过，所以你不要再挖苦我了，我会跟随你的，但你不要指责他们，能说出比他们更为深刻的哲理。”

阿辽沙带着不可侵犯的自尊，异常恳切地说了这些话。娜塔莎看着他，满怀怜悯。听了儿子的陈述，公爵很惊奇，他马上换了另一种口吻。

“我的儿子，我怎么会讽刺挖苦你呢？”他说道，“恰恰相反，我觉得你很可怜。我的看法是：为了你从此以后能够长大成人，你似乎在人生的旅途上前进了一步。我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绝对不含任何讽刺的意味。”

“我的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阿辽沙继续说，神情很伤感，“长期以来我总觉得你对我并不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而总是带着阴冷的挖苦神情、带着戒备心理，这是为什么？我想，如果我们俩人换一下位置，我不会对待儿子像你这样充满讽刺挖苦，这是为什么？你明白，为了不再有任何代沟，现在我们就坦诚地、直言不讳地做出解释吧。再有……我应该说出真实情况：我一到了这里，发现眼前的情景同我想像中的并不一致，这里也存在着分歧；难道不是吗？假如果真如此，为什么每个人都不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呢？开诚布公是可以带来好处的！”

“阿辽沙，你还是说出来吧，说出来！”公爵说，“也许我们真应该从这些事情开始，因为对我们来说，你表达的建议是很明智的。”他加上了这一句，同时瞟了娜塔莎一下。

“如果这样，你不应该对我完全的坦白而生气，”阿辽沙继续说道，“你很清楚，是你主动要求这样并且很期望能够这样。我们对你的崇高行为极为感动，你是那样心胸宽阔，为此你对自己的情感采取克制的态度，同意了我和娜塔莎的婚事，这给了我们无比的愉悦。可是，你现在却说我是个淘气的孩子，不停地用热情洋溢的神情向我暗示，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另外，在娜塔莎的面前，你似乎在讽刺我、挖苦我，甚至对我进行污蔑。一遇到时机，你会兴奋地叫我出洋相；我早就察觉到了这一点，并不是刚才才知道的。你在尽全力向我们表明我们的结合是愚蠢的，不切实际的，似乎你是出于什么目的。的确，我们做夫妻是不合适的，也许你自己也为你做出的决定表示怀疑，也许所有的事情在你的眼中是荒唐的，是滑稽的想像，是一场小丑演出……这样的观点并不只是我根据你今天的言论才产生的。星期二晚上，就是我离开这里到你那里去的那个晚上，我听到了一些令我很惊奇的话，那些话很奇怪，同时也令我很难过。你离开彼得堡是在星期三，当时针对我们的关系你有一些暗示，同时也涉及到了她，与此相反，你并没有显出蔑视的神情，但是那些话并不是我想从你嘴里听到的，它们略显草率，显得很冷酷，也有对于她的不尊重……这些难以解释明白，但是神态是显而易见的，我能够判断出来。我一定是弄颠倒了，你应该现在就对我说。你应该不断地对我进行激励，劝我将我的想法全部丢掉，此外……此外是她，你同时也伤害了她。我一下子就发现了，从我来到这儿起……”

说这些话时阿辽沙显得兴奋而又固执。娜塔莎听着他的话，表情很严肃，脸上泛着红晕，内心激动，在他说话时，有几次她自言自语起来：“的确如此，就是这样！”公爵感到很疑惑。

“我的儿子，”他说道，“我告诉过你的所有事情我肯定不会全部记得；但是，如果你对我所说的这样来理解，那么对于你的这种稀奇的想法我会用尽全力来劝你将它丢掉。假如刚才我笑了，那么这同样应该被理解。请你听我说，其实我想把我难过的

心理用笑声来掩盖过去。请你谅解我，现在，一想起你即将要成为新郎，我都认为这绝对是愚蠢的、滑稽的，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笑了，你责怪我，但我要说，这全都是你的错。我自己也有过错，直到今天晚上我才清楚你究竟做了哪些事，大概是因为最近我对你的关怀太少。如今，我一想到你和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的将来，我的心跳就开始加速，因为你们俩人差别太大。也许是我过于急躁了。什么爱情都可以融化，但差别却是不会消融的。对于你的前途，我现在就不说了，但你应该考虑到，如果你坚持你刚直的理想，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就会跟你一起走向毁灭，一定是毁灭！方才，你用了正好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阐发你对世界的关爱，说到你认识的那些崇高的人，还有高尚的理想；你知道我刚才和伊凡·彼得诺维奇两个人沿着这里那无比糟糕的楼梯登上四楼，站在门前时我告诉他什么了吗？你可以问问他。我们得以保住性命和双腿没有损伤是多亏上帝的恩赐。你是否知道，我那时油然而生一种怎样的看法吗？既然你对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很是喜欢，你为何甘心让她在这样的居舍里住着呢？我感到惊讶。你应该考虑到了，你没有做新郎的资本，你也没有履行诺言的资本，因为你缺乏承担责任的能力，同时你是个穷光蛋。爱情要在物质利益中体现，只是相爱是不够的，但你却抱着这样的看法：'就算你跟我在一起会很穷，但你必须不离开我'，——你知道吗？这样做很不道德，是不讲人权的！在热烈讨论着各种全世界的话题，讨论着博爱的同时，却没有发现对待爱情的过失，——真是骇人听闻！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请您别把我的话打断，听我说完；如果不说出来，我会很痛苦的。阿辽沙，刚才你提到，几天里，令你感兴趣的只有正义、崇高、进步，而且责怪我说，在我的周围除了一些毫无趣味的伦理道德以外，没有可以引人注目的事情了。你应该清楚，令你感兴趣的东西是正义、崇高，而这里发生事情以后，就是星期二，连续四天，你把你的女人忘记了，而她却是最宝贵的，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宝贵。你说娜塔

莉娅·尼古拉芙娜非常爱你,她对你的所做所为能够谅解,因为她心胸开阔,你甚至也承认同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讨论过这些。难道你有权利得到谅解吗?这难道是一笔赌注吗?这四天来,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多么难过,她甚至产生了无数悲伤的思想、怀疑、猜忌,你难道没有想到过吗?不知在什么地方所谓的新的理想引起了你的兴趣,难道你就可以逃避你重要的义务吗?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我请求谅解,我没有遵守我的承诺。你本身应该很清楚这件事,因为当前的事比起承诺更为重要……阿辽沙,你知道吗?这四天应该是她所度过的最愉快的四天,可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所受的悲伤是我亲眼所见,这四天对于她来说就像生活在地狱当中。一边在谈论着所谓的高尚,全是假的、假的,一边却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我的话没错吧?你本身已经做了这么多的错事,你仍然要怪罪我吗?”

公爵的话结束了。他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因为他十分惊讶于自己出色的口才。阿辽沙痛苦万分地瞟了娜塔莎一下,她所受的苦难他都听到了,娜塔莎此时已胸有成竹。

“阿辽沙,可以了,不必伤心了,”她说,“比你过错更大的人还有很多。你坐下来,听着,对于你的父亲,我现在要告诉他一些事情。该结束了吧。”

“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你说出来吧,”公爵紧接着说道,“我用了两个小时来进行猜测了,我真心实意地请求您!说实话,对于受到如此这般的接待,我是没有想到的,这是令人很难接受的。”

“您想用花言巧语来使我们上当受骗,对于您的别有用心没有察觉,大概如此。您想对此做什么解释吗?所有的事情您都很清楚,很了解。正如阿辽沙说的,拆散我们两个人是您最主要的目的。对于那个星期二晚上以后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面,您全部猜测到了。您早就清楚了,甚至从心眼里就清楚了。您已经听我说过,对于您提出的亲事,对我或是对您,

都不是仔细的。您是在愚弄我们、欺骗我们，您内心里很清楚您所要达到的阴谋。您的戏演得很成功。阿辽沙说所有的事情都像是在演戏，他说得没错，他也因此怪罪您。您应该很高兴，而不应怪罪阿辽沙，他对一切都茫然无知，但他所做的正是您所期望的，也许还大大超出您的预计。”

我非常吃惊，呆坐在那里。对于今天晚上将要发生的不幸事件我有所预料，但是最令我目瞪口呆的是她说话时毫不留情的直言不讳和异常暴露的蔑视口吻。我认为，她的确知道一些情况，对于这样的决裂她很坚决，也许她早就盼望公爵能来这里，以便在他面前将一切都抖出来。公爵的神色稍显暗淡。阿辽沙的神情充满了无邪的惧怕，还有焦急而无奈的盼望。

“您刚才因为什么原因而怪罪于我的？您应该考虑一下！”公爵叫了起来，“我对您告诉我的完全不清楚……您起码要考虑一下。”

“哦，看来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您了，”娜塔莎说，“虽然阿辽沙并没有同我见过面，我们也没有在一起讨论过，但他跟我一样很了解您，就是阿辽沙！他对您很爱戴，很忠诚，像对待上帝一样，他认为您对我们的愚弄是可耻的、下流的。您认为他不会揭穿您，因为您采取的做法是十分小心而狡猾的。对于您告诉他的话和您的神态，他已经深刻地印在脑海中了，正如他所讲的那样，他的心是那样敏感、柔情又多愁脆弱……”

“对此我完全不清楚，完全不清楚！”似乎要我做他的证人，他盯着我，面带惊奇的表情，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他很激动，也十分气愤。“您考虑得太多了，您不必这样惊奇，”他接着对她说，“您之所以要怪罪每一个人，而且怪罪我是因为您对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有忌妒之心……人人都会对您的性格生出一种稀奇的思想，就让我把一切都告诉您吧……这种情况我很不适应，我在这里连一会儿都不想呆了，但我要顾及孩子的利益……能不能劳您驾，说清楚，我现在还呆在这里呢？”

“是这样，您是那样顽固不化，您要我把一切都抖出来吗？所有的事你已心知肚明。对于所有的这些事，您一定要我直来直去地抖出来吗？”

“这些正是我要了解的。”

“好吧，我要说了，”娜塔莎叫了起来，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我要把所有的事都讲出来，所有的！”

第　三　章

她直起了身，准备说话，对于自己已经直起了身子她丝毫没有发现，她太愤怒了。听了一会儿，公爵也不知不觉直起了身，离开座位。所有的情况都变得异常紧张。

“对于您在星期二讲的话您还有印象吗？”娜塔莎说了起来，“您有印象吗？您追求荣誉、追求钞票、追求万事如意，这是您说的。”

“我有印象。”

“就这样，星期二您到我这儿来，提出了婚姻大事，目的是为了得到钞票，把一切从您那儿跑掉的荣誉抓住，您觉得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拿回您失去的荣誉。”

“娜塔莎，”我叫着，“你知道你究竟在说什么吗？”

“阴谋！诡计！”公爵重复着，似乎是蒙受了巨大的冤屈。

阿辽沙对这一切都茫然无知，他万念俱灰地东张西望。

“就这样，就这样，我已承诺把一切都讲出来，请您不要插话，”娜塔莎继续说，她已经生气了，“阿辽沙并不服从您，您应该知道。在这半年之中，您不想让他接近我，因此您总是在他那儿努力着，他却没有屈从于您。一夜之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您走来，如果放弃了这个机会，不管是新娘、钞票，主要是钞票，那价值三百万卢布的陪嫁，转瞬间就会无影无踪。您有一条路可

走：对于您看中的那个姑娘阿辽沙能够喜欢；您是这样考虑的：如果他对她动了真情、他就会把我放弃……”

“娜塔莎，娜塔莎！”阿辽沙叫了起来，他无比伤心，“您怎么可以这样说啊？”

“您就是这样做的，”对于阿辽沙的叫声，她并不理睬，继续说道，“可是，——原本所有的事都能够实现，这不过是故伎重施，但我却坏了好事！您对这件事却怀着一线希望：也许那个时候您已经观察到了，有时阿辽沙好像不喜欢我了，因为您是那样世故而又诡计多端。您应该觉察到，他连续五天没到我这里来，他已经不太在乎我了，他有些心烦意乱了。您想他对我似乎不再喜欢了，会抛弃我，但在星期二，使您万分惊奇的是阿辽沙所做所为的果断。您对此如何是好呢？”

“对不起，”公爵叫了起来，“恰恰相反，事情是这样的……”

“请听我讲，”娜塔莎毅然决然地把他的话给打断了，“那个晚上您对自己说：‘这该如何是好呢？’您打算这样做：为了能够给他以慰藉，您同意了他与我的婚事，但只是表面答应，是假的。您已经意识到了这件事，您是这样考虑的：婚礼能够随意延期，在这中间却有可能另觅佳丽。这样，所有的期望就在于是否能够另觅佳丽了。”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公爵小声说着，像是反躬自问，“与世隔绝，胡思乱想，还在看小说！”

“就是这样，所有的期望就在于是否能够另觅佳丽了，”娜塔莎对公爵所说的全不在意，整个人都义愤填膺，而且越来越强烈，她把这话又说了一次，“一切都有待于另觅佳丽！佳丽出现的时候，他对那个女孩的所有好处都一无所知。那个晚上，他对这个女孩说明了一切，他说他并不喜欢她，他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女孩，他有义务不能这样，——在这之前，虽然他也相信她是高尚纯洁的，却没有想到她在思想上是完美无暇的，因为在那时，在他面前，她展现的是无比宽阔的胸襟，表现出的是对他和她的情

敌的深刻的怜悯，表现出了来自心底的理解。那时他到我这里来，——她给他的印象是无比完美的，说的都是她的情况。的确，第二天，也许只是为了表达感激，他不由自主地觉得必须去看看这完美无暇的女孩不可。难道他不能去看望她吗？清楚的是，留给新的佳丽的时间是短暂的，他已不再为他的未婚妻而苦恼了，这是命中注定的，他的一生都属于他的未婚妻了。如果对这短暂的时间娜塔莎也妒火中烧，那她真是太不给情面了。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从娜塔莎那里拿去的时间并不是短暂的，而他对于这一切却茫然无知。在这几天里，她是如此崇高而又楚楚动人，跟他的脾气一样，是一个单纯的孩子。在他的面前，她的行为是全新的，这一切都在预料之外。他们彼此发誓，对这种兄妹情谊、这种友情要一生保持，渴望永远都能在一起。他的心整个被俘虏了，为了这些全新的情感，他敞开了心扉，就在这'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讨论以后'……您是这样考虑的：对于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情感，他会找机会同他的未婚妻进行对比。她那里所有的都是陈旧的、熟悉的；她那里所有的都是严厉而仔细的；在那里，他得到的是无比的痛苦，是妒忌还有责骂……他不被当做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就算是与他嬉戏、玩耍，他也只是一个顽皮的小孩……但最重要的是：一切如故，毫无变化……"

娜塔莎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她流着泪，伤心地颤抖着，但她又尽力使自己安定下来。

"接下来又如何呢？跟娜塔莎举行婚礼的日子还没决定；时间还长，所有的事情都可能改变，接下来就要付出光阴……再有就是在那里时您的说辞、暗示、辩解、诡计……甚至要对这个烦人的娜塔莎进行污蔑；为了人们对她的记忆持久，要对她进行丑化……我不清楚这样的事是如何结束的，但您却取得了最终的成功！我的朋友，阿辽沙，不要怪罪于我！对于你的爱，我是很清楚的，我对它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对于我的牢骚此时此刻你大概不会理解，但我很清楚，你依然是爱我的。我很清楚，我已犯下了

滔天大罪，因为我说出了所有的事情。可是，我对你的爱却越来越深……甚至是……疯狂的地步，所有这些我全都明白，我又如何是好呢？”

她坐在椅子上，一脸无奈，以手掩面，痛哭起来，仿佛是孩子的哭泣。阿辽沙惊叫起来，他扑向了她。一旦他见她落了泪，他也会跟着哭泣。

她的哭泣给了公爵极大的帮助：在这长时间的倾诉过程中，娜塔莎释放了她所有的能量，对于他，她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很鲁莽的，完全可以令他气愤不已），所有的事情完全出自于她的狂热的妒忌心的发泄，出自于她的爱情受到了污蔑，还可能出自于她的不正常的心态。这时可以对她进行安慰……

“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您应该安静下来，心胸宽阔一些，”公爵表示同情，对她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想像、是狂热、是固守闺中所造成的……对于他的不忠行为您非常恼怒……但这种不忠是他个人的行为，您要清楚这一点。对于在星期二出现的情况，您已经明确提出这个最为关键的情况，应该能够对您表明他对您的爱是无比真诚的，但恰恰相反，您却这样考虑……”

“哎，请您别再对我说话了，起码现在您不要再令我痛苦了！”娜塔莎把他的话给打断了，她悲伤地流下了眼泪，“我早已明白了自己心里所想的，早就明白了！他对我的感情已荡然无存了，难道您认为我不清楚这一点吗？就在这里，当他离开我，把我抛弃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空荡的屋子里……所有的事情都被我经历了……所有的事情我都再三考虑……但我却束手无策！阿辽沙，我并不怪罪于你……可你为何要将我欺骗呢？我也曾自欺欺人过，难道您不清楚吗？……啊，我曾小心翼翼地听着他话语中的每一个字母，有过无数次，无数次啊！我已经学会根据他的神情和眼睛来判断是非……所有的，所有的事情都灭亡了，所有的都烟消云散了……啊，我是如此凄凉……”

阿辽沙在她面前跪下了，他流泪了。

“的确，的确，都是我不对！所有的事情都是我造成的！……”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在絮叨着。

“阿辽沙，别这样，不要责怪你自己……是另外一些人……我们的反对者！是那些人……那些人！”

“可是请您最终给我机会说几句话，”公爵开始说道，他有些急不可耐，“难道您有什么证据把所有的……事情都怪罪于我吗？这都只是您的主观猜测，你并不能拿出证据……”

“证据！”娜塔莎叫了起来，她飞快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您这样狡猾的人，您需要证据吗？在您到了这里说出了您的想法之后，您已经完全，完全抱着既定的目的！为了使您的孩子能够较为愉快，较为心甘情愿地与卡佳结合，您要能够说服他，消磨他的善良；不然他就永远不会忘记我，就会违背您的意愿，但您实在已忍无可忍了。难道事实不是如此吗？”

“我坦白，”公爵冷笑一声，说，“如果我想叫您上当，那么我就会按既定目的行事；您是……聪明人，可是您想用那些难题去欺侮他人的话，您首先要出示证据……”

“证据吗？这以前您打算在这里把他带走的时候，您的所有的行为如何评说？那个人把他的儿子送上邪路，教他如何轻视和玩弄这些责任，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飞黄腾达！刚才您还责怪这楼梯和这简陋的房屋。为了能够用贫苦和挨饿把我们分开，正是您，把对他一直给予的补助给停止了。您是个两面派，就是因为您，才有如此简陋的屋子和楼梯，但现在您却在咒骂它们。那个晚上，突然间您情绪高涨，发表了许多独特的见解，虽然它们与您的本性不一致，这些又来自何方呢？难道您真的需要我吗？四天之中，我在反复走来走去；对于您的所有的话和您的所有的神态表情我都在无数次思考、估量，最后我坚信，所有的全是骗局，是一出闹剧，是一场表演，一场无耻的、下流的、可憎的表演……我对您很清楚，早已清楚了！每次阿辽沙从您那里到我家里来，对于您所告诉他的和暗示他的所有的事情，我都能从他的神情

中了解到；对于您是如何向他施加影响的，我很清楚！您是不可能让我上当的！大概您另有企图，大概我刚才讲的只是微乎其微的；这些都是无所谓的！最重要的是——您欺骗我！我要直截了当告诉您的就是这一点！”

“还有吗？所有证据都在吗？您这个发了疯的女孩，你应该考虑一下：我用这样的表演（您对星期二的言论这样称呼）实际上是自己捆绑了自己。对我来说，这样的做法的确是太过草率了。”

“您究竟，究竟怎样将自己捆绑的？对我的欺骗在您看来只是小事一桩。欺负了一个女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的父亲离开了她，她衣食无助，只是一个不走运的私奔女人，她行为不轨，自己糟蹋自己！假如这样的把戏对您有一定的益处，即使是微乎其微的，对她又有什么情面要讲呢？”

“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您考虑一下，您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自己！我对您加以欺辱，您坚定不移地这样认为，使我一头雾水的是，既然这样的欺辱非常严重，非常损害自尊，那么您是如何弄明白的呢，而且您对这样的想法坚定不移。请允许我直言不讳：能够这样容易地考虑到这一点的人一定有前车之鉴。您要挑拨我的儿子站在我的对立面，因此我能够责骂您：也许现在他并没有站在我的对立面，但他的内心却在这么想……”

“父亲，不是的，不是的，”阿辽沙叫了起来，“对于你的为人我完全相信，所以我不会站在您的对立面，而且对人有这样的欺辱我是闻所未闻的。”

“您明白了吗？”公爵问道。

“都是我的不对，娜塔莎，你不应怪罪于他。这很叫人害怕，这是莫大的过错！”

“文尼亚，你听到了吗？他开始站在我的对立面了！”娜塔莎叫了起来。

“好了，”公爵说，“应该了结这个叫人伤感的情形了。通过这

样的广阔的、茫然的、急切的妒忌的表现，对于您的性格特征，我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对于我是一次提醒，我们太急于求成了，太急于求成了。对于我所受到的委屈，您甚至丝毫没有察觉出来。这对您来说不值一文。我们太急于求成了……太急于求成了……的确，我所说的是真理，可是……作为父亲、我对儿子的好运充满期望……”

“您并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娜塔莎叫了起来，她很生气，“遇到了时机您会喜不自禁！就在两天之前，您知道吗，在这里我一个人做出决定：他是可以收回他的承诺的，在大家面前我再次强调这一点。对于他提出的婚事，我不接受！”

“大概就是这样，对于他以前的所有顾虑、使命感，‘苦恼于自己的责职’（这是刚才您自己的观点），您想要召唤回来，以此来同样地再一次使他和您能够结合。我之所以这样讲，是从您的理论推理出来的，但已经足够了；解决这件事的办法只有等待。”

“但愿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要完全割断，我会在恰当的较为安静的时候向您解释清楚。希望对于我，您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原本今天我计划把一项关于您的父母的事情对您说出来，这其中您会发现……就到这里吧。伊凡·彼得诺维奇！”他来到我的面前，继续说，“现在对于我来说与您发展深厚的友谊比其他事情更为重要，而且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但愿您能够对我有所了解。就在最近，我会对您登门拜访，您能答应吗？”

我行了一个礼。我知道，目前同他发展友谊是不可避免的了。他握着我的手，无言地对娜塔莎行了一个礼，走了出去，那样子仿佛是他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第　四　章

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几分钟过去了。娜塔莎突然间垂头丧

气，她坐在那儿遐想，显得悲伤而又无奈。她的一只手正把阿辽沙的手握住，她似乎在凝视着前方，仿佛是在梦里一样。对于她的伤痛，阿辽沙只能用无声的眼泪来冲散，偶尔既惧怕又奇怪地瞟她一下。

最后，他开始怪罪自己，很胆怯地在开导她，请求她不必再如此气愤；的确，他屡次提起想为父亲开脱，但却怯于明确地讲出来，只担心这样会增加娜塔莎的气愤，这令他的情绪十分低落。对于她，他发出了誓言，在为他对卡佳的感情辩解时，他说对于她，他要自始至终地爱她；他继续地反复表明，对于卡佳，他不应该把她完全抛弃，这样就会显得有点残忍和无情无义了，但他只把她当做一个妹妹，一个友善的、聪颖的妹妹；他说如果娜塔莎见到了卡佳，她俩会成为挚友，而且将形影不离，他可以肯定这一点，那样任何的不愉快都不会发生了。对于这种观点他很在意。这个悲惨的人只会说实话。对于娜塔莎的担心，他不能弄明白，她对他父亲说的那些话他根本没有完全理解。他们在争吵，他只知道这一点，仿佛心里有块石头不能落地，这令他倍感压力。

"你怪罪于我是为了你的父亲吗？"娜塔莎问道。

"我不会怪罪于你的，"他带着伤感的神色回答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不对。你这样气愤，都是我造成的，因为你要替我开脱，所以你很生气地批评了他；我不值得你这样为我开脱。你想找到罪魁祸首，因此你疑心他就是这样的人。但事实上，他千真万确是个好人！"阿辽沙叫了起来，他精神焕发起来，"难道他会怀着这样的念头来这里吗？难道他会有这样的计谋吗？"

他看到了娜塔莎悲哀而愤怒的表情，突然他觉得脸红了。

"就这样，我到此打住，不提了，请你谅解我，"他说，"都是我的错！"

"阿辽沙，是的，"她难过地继续说，"现在他开始干涉我们的

生活，他要破坏我们幸福的生活。一直以来，你对我是最为相信的，现在，受他的影响，你的信任里掺杂了疑虑和警惕，你要怪罪于我了；你的一半的信任已经被他从我这里抢走了。从我们之间穿过去的正是一只黑色的猫。”

“娜塔莎，不能这样讲。‘黑色的猫’是什么意思？”听到这个名词以后他感觉很别扭。

“为了把你的心挖去，他用了虚伪的情义和矫揉造作的宽广心胸，”娜塔莎继续说，“以后，对于反对我，他会循序渐进地加强力量。”

“不可能，我可以对你发誓！”阿辽沙叫了起来，他愈加兴奋，“当他说了‘我们太急于求成了’的时候他愤怒了，——明天，或者几天以后，你自己就会明白，你会豁然开朗的，我可以对你发誓，如果他真的因为不同意我们的结合而发火的话，我会拒绝他的。大概这样做我会有绝对的胆量的……谁能够支持我们，你知道吗？”

他叫了起来，为自己的突发奇想而感到高兴，“卡佳会支持我们！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会清楚的，你会清楚的！你会明白，她并不是要成为你的情敌，她并不想把我们拆散！你刚才讲，我是那种新婚后很快就会见异思迁的人，你的话太不讲道理了！听到这样的话，我是非常伤心的！不是的，我不是这样的人，虽然说我经常到卡佳的家里……”

“够了，阿辽沙，你随时随地可以到那儿去。你并没有弄得绝对清楚，刚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对于你的心，我并不要求它所给予我的超出它的容量，不管你想跟谁结合，我都祝福你能顺心……”

玛芙拉走进屋里。

“茶都开了两个小时了，不需要上茶吗？已经十一点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因为对娜塔莎很不满，她显得郁闷不乐，她用粗俗的、生气

的口吻说话。整个过程是这样的：自星期二那天起，因为她的小姐（她对小姐很关心）就要结婚了，几天里她始终是兴高采烈的，在楼上楼下、街坊邻居和杂货铺里，她已经把这件事传播开来，也对房东说了。玛芙拉亲自听到的是，公爵是个将军，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又非常富有，对于这门亲事，他亲自登门请求小姐答应，她把这些热情洋溢地炫耀了一阵，现在所有的事情突然间烟消云散了。公爵走的时候十分气愤，甚至还没请他喝茶，不必说，这都是小姐的过错。她对他讲话的时候，玛芙拉听到了，她很不尊敬他。

“哎……拿上来。”娜塔莎说道。

“点心也要拿过去吗？”

“点心也拿上来吧。”娜塔莎已经颠三倒四了。

“太忙了，太忙了！”玛芙拉继续说，“从昨天开始我已精疲力尽了。为了买酒，我到了涅夫斯基，但现在……”她很气愤地出去了，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娜塔莎很不好意思。她瞧了我一下，感觉很奇怪。这时候，茶和点心都拿了上来。有一种不知名的鱼是野味，有两瓶好酒是从叶利谢耶夫那儿买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做这样的准备？”我心里想着。

“你看，文尼亚，我怎么会这样，”娜塔莎一面说，一面走向桌子，甚至在我的面前她也感到害羞了，“你明白的，如今所有的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是我曾预计到的，但我还是感觉，大概并不会这样了结。阿辽沙一到这里，他应该开始同我和好，我们能够和好的；我的所有的疑心看来都是错误的，他们应该能够让我放弃……我考虑到，也许我们会谈天说地，持续到……为了预防万一，我预备了这些点心。”

说话的时候，娜塔莎的脸上泛着红晕，她多可怜啊。阿辽沙又开始兴奋了。

“娜塔莎，你看！”他叫了起来，“两个小时以前你对自己还深

信不疑，现在你也开始怀疑自己！不是的，所有的事情都得重新说明：我不对，全都是我的过错，所有的事情都得重新说明。娜塔莎，请允许我立刻到我父亲那里吧！你错怪了他，你侮辱了他，我得到他那儿去。他应该得到安慰，我要代表自己，代表我一个人对他说出所有的情况，我不会涉及到你的。我要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妥当……你别对我生气，因为我如此匆忙地到他那儿去，留下你孤独一人。事实并非如此。我很爱惜他，你会明白的，我会向你表明他并没有错……明天一早我会到你的家里，我陪你一整天，不到卡佳那儿去……”

娜塔莎并未阻拦他，甚至催他快走。她很担心阿辽沙整天有意地、百般无奈地在她家里，由此对她产生厌烦感。对于他，她只要求讲话的时候不要牵扯到她，在同他告别的时候，她尽力显出很高兴的模样，给他以微笑。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突然间来到她的面前，在她旁边坐下，握住了她的两只手。

“娜塔莎，我的爱人，我的神灵，别再生气了，从今以后我们不再争吵了。你要对我发誓，对于我的所做所为你永远相信，我也同样对你发誓。我的神灵，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我记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有过一次争吵，都是我的不对。我并不想首先认错，但我心里很难过。我们谁都不理谁。我在路上踱来踱去，到处乱逛，我要到朋友那儿去，但我却非常伤心，非常伤心……当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如果说，就是你，因为某种原因得了病，并且去世了，那该如何是好呢？想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突然间我悲痛万分，仿佛你真的要永远离开我了。我的伤心逐渐加强，我的恐惧也逐渐加强。这以后我似乎是在梦中，我来到了你的墓地，我搂着它，在坟墓上昏倒了，在万分难过中死去了。我感觉似乎在亲吻着坟墓，为了你能有出来的可能，我呼喊着，为了使你能有片刻的复活，我在祈求上苍恩赐。在梦境中，我似乎跑上前去搂着你，把你拉到我的胸前，我亲着你，然后在无比的甜蜜中死去。我还能再一次拥抱你吗，像以前那样，就算只有一瞬间，我

也会感到极大的幸运。在我陷入想像的同时，我猛然间意识到：我和你在一起已经有六个月的时间了，但现在我却在祈求上帝恩赐一段光阴给你。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有过很多次争吵，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互相不理睬。我们并不看重我们的幸福，总是长时间地争吵，而现在为了你有片刻的时间从坟墓里出来，我在祈祷着，为了这片刻的光阴，我愿意以一生来换取！……在我进行这些想像时，我终于心软了，我朝你飞奔而去，我到了你这里，你正在那儿等待我的到来，吵嘴结束了，我们又拥抱在一起，我还很清楚，我把你搂到我的胸前，把你抱得那样紧，仿佛我很担心你会离开我。娜塔莎！我们的争吵就到这里结束吧！这样会让我总是非常伤心！上帝啊！你为什么会想到我将离开你呢？”

娜塔莎泪流满面。他和她紧紧地拥抱着，阿辽沙又在向她保证，今生今世都不会离开她。说完，他就飞速地奔往父亲那里去了。对于这所有的事情，他相信自己能够处理好，一切都能圆满解决。

“所有的事情都了结了！所有的事情都了结了！”娜塔莎握着我的手，全身颤抖，“他爱我，并且今生今世都会爱我；但他对卡佳也有爱，终会有一天，他对我的爱会不及对她的爱。那个诡计多端的公爵会很清楚的，到那时……”

“娜塔莎！对于公爵的狡猾我也坚信不移，只是……”

“他所说的话你并不相信！你的神色中透露出这样的想法。至于我是对了还是错了，只要你稍等片刻就会清楚了。那是个令人心惊胆颤的人，我所说的是略及一斑，谁也说不清他有什么阴谋！在这间房子里，我徘徊了四天，一切我都明白了。让阿辽沙减轻或放弃阻碍他的日常生活的心头大患，让他放弃对我爱的责任就是他的目的。为了能在我们之中树立他的威信，他想出这门亲事，并用崇高和胸襟开阔来使阿辽沙上当。文尼亚，这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阿辽沙的脾气。对于我，他应该很放心，他对我的不放心会烟消云散的。他也许这样考虑：现在她已经成为我的

妻子，我们会永远在一起，这样，对于卡佳，他会不由自主地愈加注意。这个卡佳，公爵一定是考察过了，他预计他和她会很相配，她比我对于他更加具有吸引力。啊，文尼亚！现在我的全部期望都寄托于你了：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他很想与你相识，与你交往。亲爱的，在上帝面前，你应该答应，你应尽快到伯爵夫人家里去。在结识了卡佳这个人，对她有了一定细致的观察以后，你应该弄清楚：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对于你对那个人的评价我很想了解。你应该清楚什么是我想要的，因为你是最了解我的一个人。以下情况你也要观察：他们的关系究竟进展到怎样的地步，他们之间是否十分亲密，他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你要注意的主角是卡佳、卡佳……我亲爱的，可心的文尼亚，我期待着我们之间的友情能够再次得到检验！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你了，就在你的肩上了！……”

深夜十二点多了，这时候我才回到了家里。为我开门的时候，内莉正半梦半醒。她冲我笑了笑，很愉快地瞟了我一眼。这孩子很可怜，本来她想等到我能回来，然而她自己却睡着了，她在严厉地责怪自己。她对我说，一个人到我这里来过，她陪那个人坐了一段时间，最后留了一张便条。写便条的是马斯诺包耶夫，他约我明天中午十二点到他那里去。那可怜的孩子已经疲惫不堪了，我没回来的时候她只睡了半个小时，然后就在等我回来。对于内莉我原想问个清楚，但我强迫她去休息了，我打算明天再解决这个问题。

第　五　章

第二天一早，关于昨天来的客人情况，内莉向我作了汇报，其中的一些事很是奇怪。我很清晰地记得，我们上次会见的时候我对他说过我是不会呆在家里的，他一定明白，因此很离奇的

是，马斯诺包耶夫竟然会在昨天晚上到我这儿来。内莉对我讲，因为她很恐惧，开始的时候她不想让他进来，当时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但是在门口，他恳求她说，如果那时不给我留下便条，我就会在第二天莫名其妙地不走运。她让他进到屋里，他马上写了便条，然后踱到她的面前，坐在了她旁边的沙发上。“我不愿意理睬他，所以我并没有坐着，”内莉说，“对他我很恐惧。他提到了布勃诺娃，说她现在对我已经无可奈何了，他非常地气愤，然后就对您进行了夸耀；他讲他和您在孩提时代就是朋友了，你们可以说是老相识了。那时候我开始同他进行谈话。他拿出一些糖果给我，我不想要；他说他并不是坏人，他能歌善舞，为了极力让我相信，他跳起来舞蹈起来。这令我忍俊不禁。然后他对我讲，他还要呆一段时间，‘我要等待文尼亚，也许他能够回来’，他就在我旁边坐着，始终告诉我他是个好人。虽然我坐了下去，但我跟他毫无共同语言。突然他告诉我，他跟我的母亲和姥爷很熟……这以后我就开始说话了。他呆了很长的时间……”

“你的谈话到底涉及怎样的问题？”

“涉及到我的母亲……布勃诺娃……姥爷。他聊了两个多小时。”

我没有进一步打听，因为内莉好像不想透露他们的谈话涉及了什么，但愿能从马斯诺包耶夫那里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我猜想，马斯诺包耶夫想要同内莉一个人谈话，因此他有意在我不在的时候到这儿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问自己。

她掏出那三块糖果交给我。这种水果糖用五颜六色的纸包裹着，也许是在副食店买的，质量极差。内莉开始发笑，同时把糖果交给了我。

“难道你不想吃吗？”我问她。

“是的，”她回答说，一脸严肃的表情，“这些都是他自己放在这儿的，我并不想要这些东西。”

我向内莉说了再见，今天我要在外面完成很多工作。

“你孤独一人是不是不高兴？”我往外走着，同时问道。

“既高兴又不高兴。你总是很晚回来，我就会不高兴的。”

她在说话的同时瞟了我一下，带着无比的温存。今天早上，她很愉快，她总是这样柔情似水地望着我，满是关爱，与此同时，她又有胆怯、害羞的神情显露出来，她好像很害怕我会不高兴，我会不喜欢她……她似乎担心她的情感被察觉，因此有些不好意思。

“你的意思是‘既高兴又不高兴，’那么什么时候你会高兴呢？”我不由自主地问她，面带笑容，——我发现，她这个时候很招人喜爱。

“这个我自己很清楚，”她回答道，同样也笑了起来，不知什么原因又不好意思起来。我们说话的时候门并没有关。内莉和我相对而立，她低下头，一只手把我的肩膀抓住，另一只手把我的袖子攥在手里。

“你要对我保守秘密吗？”我问道。

“不是的……并不是这样…我，——我看了您的书，那时候您不在家，”她小声地说着，这时她抬起眼睛，盯着我，表情温和而富有深意，脸上泛起了红晕。

“情况是这样的！对我的作品你感觉如何？”我感到不大自在，仿佛一个作家想当面听到别人的称赞，如果此时此刻又亲了她，究竟会如何呢。也许我是不会亲吻她的，内莉许久不说话。

“那个人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她问我，似乎非常难过，她扫了我一眼，突然间又低下了头。

“究竟谁死了？”

“书中那样说的……他很年轻，却得了肺病。”

“内莉，我也无可奈何，事实如此。”

“怎么会是这样，”她似乎在自言自语，突然间她撅起了嘴，显得很鲁莽而又愤怒，然后一动不动地望着地面。

时间渐渐过去了。

“但是她……对，就是他们……那个女孩和那个老人，”她仍旧攥着我的衣袖，而且比刚才攥得更加用力，小声地说道，“他们不会分开吧？他们会幸福吗？”

“内莉，不是的，她要同一个地主结婚，因此要奔向远方，她会孑然一身的，”我回答道，对于她，我只能说这样令人心痛的事，因此我感到很抱歉，真的很抱歉。

“你看……看！难道是这样的吗？哎，他们多可怜！我简直都读不下去了。”

她很气愤，把我推到了一边，突然转过身去，走到桌子那儿，对着角落，低头对着地板，她也许太过悲伤，她面红耳赤，呼吸也起伏不定。

“内莉，好了，何必生气呢！”我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她那儿，“你应该清楚，所有这些都是假造的，是不真实的，——是文学作品；好了，何必这样气愤呢！你这个多愁善感的小女孩！”

“我并没有发火，”她说着，带着胆怯，抬起眼睛盯着我看，带着宽厚而多情的神态。突然间，她把我的一只手抓住，把头靠在我的身上，不知不觉地泪流满面。

但与此同时，她又笑了起来，——哭笑不得。我也感觉这很有趣，还有一点儿……幸福。无可奈何的是，她不想抬起头来看我，我想把她的头从我的胸前挪开的时候，她却无论如何都不动，笑声也越来越大。

终于，这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告一段落。我有急事要办，于是我们分别了。内莉满脸通红，似乎仍旧有点不好意思，两只眼睛分外明亮，像繁星一般，她边请求我早些归来，边沿着楼梯往下跑，追着我。我承诺一定早点回来，争取回来吃午餐。

首先，我要去探望两位生了病的老人。安娜·安德列芙娜重病在床，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则在他的书房中休息。他知道了我的到来，但他最快得十五分钟以后才能会见我，这是他一贯的做法，我很清楚这一点，目的是让我们能够长时间交谈。我把昨天

晚上发生的事简略地对她讲了，为的是不想让安娜·安德列芙娜太过伤心；令人惊奇的是，老人虽然也对此感到悲哀，但她却对也许俩人会分开的话却并不相信。

“是这样，孩子，不出我的预料之外，”她说，“您离开之后，我思量很久，最后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是那样一个坏家伙，对于上帝的恩赐，我们没有资格接受，就别盼望他能弃恶从善了。他很清楚他是没有理由的，但他还是从我们这儿拿走了一万卢布，这绝不是在开玩笑，但他的确是拿走了，他抢了我们最后的口粮。他们对阿赫米涅夫就快背叛了。娜塔舍奇卡是个聪明人，她对他表示怀疑，她是对的。孩子，你还记得吗，”她继续说着，放低了声音，“对于这门亲事，那老头子，那老头子！他坚决不同意。他说了出来：‘我不同意’，这是他的话！开始我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可我错了，他的确是很认真的。到那时，我的宝贝，她究竟会如何呢？他对她的一生都会责怪的。就这样吧，阿辽沙如何，他是怎样说的？”

她又问了我许多问题，我每回答一个问题，她就会不断地感慨，不断地惋惜，这是她一贯的做法。似乎她对每一个消息都觉得惊心动魄，一句话，我发现近来她是飘忽不定的。对于娜塔莎遭受的不幸，她感到这是对身心的折磨。

老头子披着睡衣，穿着拖鞋，走了进来。他埋怨自己患了伤寒病，我在他们家里的时候，他关爱着她，像管家一样，此刻他正充满深情地望着自己的爱人，注视着她的双眼，他似乎有一些恐惧。他的神情是一往情深的。对于她的病，他很害怕，他知道，如果没有了她，他生活中所有的乐趣都会荡然无存。

离开的时候，我在他们家里已经呆了大概一个钟头，他同我来到前厅，提到了内莉。对于她，他想把她作为女儿一样接到他这儿，不过他正在仔细地拈量。如何使安娜·安德列芙娜赞成我的提议呢，他征求我的意见。对于内莉，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寻问关于她的事，问我是否清楚她的最新情况。我急切地对他说了

一些事情，他对我所说的非常满意。

“关于这件事，我们还要继续商量，”他很果断地说，“目前……等到我的病情有所好转的时候，我会亲自登门拜访的。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吧。”

我到达马斯诺包耶夫那儿的时候正好十二点。我迈进了他的房间，第一眼见到的人竟然是公爵，这令我惊奇万分。在前厅里，马斯诺包耶夫正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忙碌着，给他穿上外衣，把手杖交到他的手里。对于公爵，他曾对我说过他们已经结识过，但这一次的偶遇还是叫人大惊失色。

公爵也发现了我，他好像也有些手忙脚乱。

“啊，原来是您！”他叫了起来，显得有些兴奋过度，“这的确很偶然！您和马斯诺包耶夫先生本来就是好朋友，这是刚才我从他那儿知道的。对于遇见您，我万分荣幸，很兴奋，非常兴奋；我早就想见到您了，我还期望能马上到您那里去，您会同意吗？有一件事情我要请求您的帮助，对于目前的情况，希望您能解释清楚。我讲的是昨天发生的事，您应该清楚……整个事件的发展经过您都知道，在那里，您是他们的朋友，是一位有地位的人物……请原谅我，我必须马上离开……我还有急事要办呢！不过，几天以后，可能更早一些，我会亲自登门拜访的。我马上……”

我的手被他握住了，非常用力地握着，他同马斯诺包耶夫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匆忙离开了。

“请你对我说清楚，在上帝的面前……”我进了屋子，立刻对他说。

“总之，我不会对你讲任何事情，”我的话被马斯诺包耶夫打断了，他慌忙地拿起帽子，走到前厅，“朋友，要事在身！我必须离开，否则就来不及了！……”

“你在便条说叫我十二点到这儿。”

“说了又能如何？便条是我昨天写的，有人又在今天写便条给我，弄得我手忙脚乱，——事实就是如此！我必须走了。文尼

亚，很抱歉。我可以对你提议，打我一顿，因为我莫名其妙地打扰了你，这样你会得到补偿的。假如你想得到补偿的话，赶快动手吧，不过在上帝面前，请你马上动手！我很忙，放了我吧！我有急事要办！……”

“难道我会打你吗？你很忙，你可以去做你的工作，意外的情况总会遇到。不过……”

“是的，但是对于这个，我应该对你说清楚，”他把我的话打断了，他跑到前厅，把外衣穿上了（我同样要穿外衣）。“我有非常紧急的事要同你商量，正因为如此我才写便条找你的；这件事同你关系密切，涉及到你的切身利益。看在上帝的份上，现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不可能对你说清楚，请你今天晚七点整到我这里来，我会等你的，不要过早来，也不要来晚。”

“就在今天？”我不太确定地说，“就这样，朋友，虽然今晚我还有……”

“现在你应该去办你晚上要办的事，这样晚上就可以来见我了，亲爱的文尼亚，对于我将对你讲的事你肯定会意想不到。”

“就这样吧，就这样！但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呢？说真的，我可对这件事很感兴趣。”

这时我们早已出了大门，此刻在人行道当中站着。

“你肯定会来吗？”他坚定不移地问我。

“我会准时的，我答应你了。”

“不行，你要用你的名誉来发誓。”

“哎，你怎么会这样！好吧，我用名誉来发誓。”

“这样很正式的，也很崇高。你往哪边走？”

“我往那边走，”我回答到，指了一下右边。

“就这样吧，我往这边走，”他说着，指了一下左边，“文尼亚，再见！七点整，别忘了。”

“莫名其妙。”我望着他离去，心里想着。

我原本打算今晚到娜塔莎家去。我决定现在立刻奔往她那

里，因为刚才我已经对马斯诺包耶夫发誓了。我猜阿辽沙一定在她家里。

不出所料，他的确在，我的到来令他很愉快。

他很高兴我能到这里来，娜塔莎也在尽量表现得很愉快，但很不自然。他非常友善，对娜塔莎百般体贴。她一定是夜里失眠了，面容憔悴，苍白无力。不知是什么原因，她对阿辽沙温柔关爱。

阿辽沙口若悬河，说了很多话，目的是让她愉快起来，想抹去她脸上那种似笑非笑的勉强神态，但对于卡佳和他父亲，他却只字不提。昨天他为和解而付出的辛苦是失败的。

"你大概不清楚，他迫不及待地想抛弃我，"娜塔莎小声地对我说，此刻他在外面跟玛芙拉商量事情，"但是他又有所顾虑。对于我自己让他离开，我也有顾虑，因此到时候他可能有意呆在这里，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会寂寞无聊，因此对我也会置之不理！这可如何是好？"

"上帝啊，你们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呢？你们之间充满了防备，彼此怀疑对方。你们可以进行一次直截了当的谈话。这种地方也许真的让他寂寞无聊。"

"这该如何是好？"她叫了起来，十分害怕。

"不用着急，所有的事情我都会为你们处理好的……"因此我进了厨房，我的一只胶皮鞋满是污泥，我找借口让玛芙拉把它冲洗干净。

"文尼亚，当心！"她站在我的后面，叫了起来。

我一来到玛芙拉那儿，阿辽沙也突然出现了，他仿佛在等待我的到来。

"亲爱的伊凡·彼得诺维奇，我该如何是好啊？我昨天向卡佳保证，说我今天要到她那儿去，我不应该言而无信，你快给我想想办法吧！我对娜塔莎的爱称得上死去活来的，为了她我宁愿粉身碎骨，但不应该把卡佳完全抛弃呀，您也会赞成我的……"

“这样的话，您先走吧……”

“对娜塔莎该如何是好呢？这样做会令她很难过的。伊凡·彼得诺维奇，你快点帮帮忙……”

“在我看来，您最好还是去吧。她非常地爱您，这您清楚。现在要您陪伴着她是在强人所难，这又何必呢？这样她会感觉到对于她您已经厌烦了。但是我们先过去吧，我会助您一臂之力的。”

“亲爱的伊凡·彼得诺维奇！您真是一个好人！”我们过去了，呆了一会儿，我告诉他：

“方才我遇到了您的父亲。”

“在哪里遇到的？”他非常惊奇，叫了起来。

“偶然在路上看见的。他停下了一会，同我谈起话来，再一次请求能与我结交。他提到了您，向我打听是否知道您的下落？他想尽快找到您，有一些事情要告诉您。”

“啊，到你父亲那儿去吧，快去吧，阿辽沙。”对于我的企图，娜塔莎很清楚，她马上有了响应。

“但是……我现在到哪去找他呢？他会在家里吗？”

“不在家，好像他告诉我要到伯爵夫人家里去。”

“这该如何是好呢……”阿辽沙十分幼稚地说着，同时盯着娜塔莎，显得很茫然。

“啊，阿辽沙，你是怎么了！”她说，“为了不让我担心，你会真的同她一刀两断吗？真是太幼稚了。第一，这是不可能的，第二，你这样的行为对卡佳来说是背信弃义。这样残忍地断绝关系是不应该的，因为你们是朋友。还有，假如你觉得我的嫉妒心太强，这的确是对我人格的贬低。请答应我的要求，快离开这里吧，快点！你的父亲也不会担心的。”

“娜塔莎，你是神灵，我简直不及你身体的一小部分！”阿辽沙叫了起来，他兴奋异常，同时又万分悔恨，“你真是一个好人，但是我……我……我还是对你说出实情吧。刚才我在厨房里的时候，为了能到卡佳那儿去，我要伊凡·彼特罗维奇帮忙。他同

样预料到了这件事。娜塔莎，我的天使，请你不要怪罪我！我一点不对的地方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最爱你的一个人，比任何人都爱你，为此我考虑了一个新的想法：把所有的事情都对卡佳讲出来，对于当前我们的全部事情和昨天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她。为了帮助我们，她会想出办法的，她从内心里对我们很坦诚……”

“赶快到那儿去吧，”娜塔莎笑了起来，回答道，“亲爱的，还有一件事，我想同卡佳成为朋友。我该如何去做呢？”

阿辽沙异常兴奋，对于这次相会，他马上就有了打算。从他的计划出发，事情并不复杂，卡佳肯定会拿主意的。他充满了激情，对他的计划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他向我们保证，就在今天，在两个小时之内，他会通知我们，而且要在娜塔莎家里度过整个夜晚。

“真的是这样吗？”娜塔莎问道，同时把他送了出去。

“你不相信我吗？再见，娜塔莎，再见，我的宝贝，——你永远都是我的宝贝！再见，文尼亚！哦，我的上帝，不知不觉中我叫了您文尼亚了；您应该知道，伊凡·彼得诺维奇，我非常地爱您——难道我们不能相互以你相称吗？就这样吧，以你相称。”

“好吧，就这样。”

“多谢上苍！这件事我已考虑了千遍万遍，但不知什么原因，我没有胆量跟您提起。看啊，我又在以您相称了。看来以你相称并不是简单的事。我记得大概在某一部作品里，托尔斯泰讲过这样的一件事：两个人虽然已经商量好了，却不管怎样都无法实现用你来称呼，因此在交谈中就总是回避使用人称代词。啊，娜塔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共同读一下《童年和少年》吧，那是一本好书。”

“快去吧，快点！”娜塔莎笑了起来，催他快走，“如果兴奋了，嘴就停不下来……”

“再见！两个小时以后，我肯定回来见你！”

他拿起她的手亲了几下，匆忙地离开了。

“文尼亚，你看啊，你看啊！”她说着，同时流下了眼泪。

在她家里，我劝解她，让她能够彻底心平气和起来，我大约呆了两个小时。的确，她对我讲的事情肯定是没错的，她的所有的忧虑也肯定是没错的。一想到她目前的状况，我的心里就开始担心，我对她很不放心。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感觉阿辽沙也行为反常：他对她爱的程度并不比从前有所减少，也许由于忏悔和感动，有了更为强烈的、更惊心动魄的爱。但就在这个时候，新的情人在他的心里占有了一席之地。很难估计到这件事该怎样结束。想见卡佳一面的好奇心强烈地吸引着我。我又一次向娜塔莎保证，我要见卡佳一面。

最后，大概可以说，娜塔莎不那样难过了。需要补充的是，关于内莉、马斯洛鲍耶夫和布勃诺娃的所有事情，关于今天我怎样在马斯诺包耶夫那里见到了公爵，还有七点钟的见面，我全都对她讲了。所有这些令她的兴趣大增。对于她，我并没有过多涉及两位生病的老人，对阿赫米涅夫同我会见的事则避而不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表明要和公爵决一死战的事情会令她感到惊恐的。她同样感到惊奇的是，公爵和马斯诺包耶夫会成为朋友，还有他也很想同我成为朋友，然而对于这些情况，眼下的局面就能够解释清楚了。

大概下午三点的时候，我到了家里。内莉在迎接我，她抬起了那张热情洋溢的脸……

第　六　章

我到达马斯诺包耶夫那儿正好晚上七点。他张开两臂迎接我的到来，对我又喊又叫，很显然，他已酒醉神迷了。为了我的到来，他做了精心的准备，这使我倍感惊奇。对于我的到来，他们期

待已久了。在一张小圆桌上，桌布是美丽而华贵的，那只正在沸腾的荷兰黄铜茶壶格外美丽，茶具有水晶的、银制的和陶瓷的，它们都异常光亮，铺着同样美丽华贵桌布的另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形形色色的食物，有精致的糖果，干的和湿的基铺蜜饯、果酱、软果糕点、果冻布丁、法国蜜饯、桔子、苹果、三四种坚果仁，——一句话，这里像是一个水果店；第三张桌子的桌布是白色的，上面是各种各样的小食品，有鱼子、干酪、馅饼、灌肠、熏火腿、鱼，此外是精细的细颈玻璃瓶排成一排，装着各种让人垂涎的美酒，有绿色的、红宝石色的、褐色的、金色的等等。

此外，旁边还有一张小桌，同样是白色的桌布，两瓶香槟放在上面。三瓶酒摆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分外醒目：一瓶索特尔纳白葡萄酒，一瓶拉斐特红葡萄酒，一瓶白兰地，——这些名酒是从叶利谢耶夫那里买到的。阿列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坐在茶桌的跟前，她的打扮十分简单，但效果确实不同凡响，一定是精挑细选、考虑再三的结果。为此，她十分荣耀，因为她很清楚，这样的装束符合她的身份。欢迎我的时候，她站了起来，显得很典雅。在精神焕发的脸上，她的神情显出了高兴和得意。坐在一边的马斯诺包耶夫，穿着一双精制的中国拖鞋，他的外衣端庄高贵，内衣则簇新美丽。他穿的那件衬衫上，新潮的领扣和袖扣钉在了所有需要钉扣子的地方，他整理过了头发，擦了油，留了一个新潮的偏分头。

我站在屋子中间，显得不知所措，张着嘴巴，一会儿瞧瞧马斯诺包耶夫，一会儿瞧瞧阿列克桑德拉·谢苗诺芙娜，她显得洋洋得意。

“马斯诺包耶夫？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你要召开聚会？”我叫了起来，心里七上八下的。

“不对，今天只有你一个人。”他回答说，显出一副正式的模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的是那些小食品）？这能够供给一

个团来享用！”

“还有那些酒，——别把重要的忽略了：好酒！”马斯诺包耶夫加了一句。

“这些都是为我准备的？”

“所有这些全是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的杰作，也有她的一份。”

“算了吧，别听他的！我自己清楚！”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叫了起来，她脸上泛起红晕，但她得意的神态却依然不改，“如果我对客人招待不周，我肯定要受到责备！”

“从清晨就开始工作了，您看，从清晨就开始工作了，知道今晚您来拜访，她便忙碌起来，这也令她很发愁……”

“你不讲实话！从昨天晚上就准备了，并不是从清晨开始准备的。昨天晚上刚到家，你就告诉我，客人在我们家要呆上整个夜晚……”

“您没有听清楚……”

“我听得非常清楚，你就是这个意思，我一向是说实话的，难道我不能这样对待客人吗？我们家里应有尽有，我们总是呆在家里，没有人到这里做客。应该让所有的好人都清楚，我们的生活同别人的绝无两样。”

“最重要的是，您是一位非常大方热情的女主人和女管家，这一点应该让大家清楚，”马斯诺包耶夫加了一句，“朋友，你看，我竟然落到这种境况。她织了一件荷兰衬衣，钉上了扣子，叫我穿上拖鞋、中国外衣、亲自帮我梳头，并涂上了香柠檬油。她还打算把法国香水喷在我身上，我再也接受不了了，我进行反抗，摆出了男人的威力……”

“那是法国最好的一种发蜡，装在一个彩色的小陶瓷罐里，而不是什么香柠檬油！”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的脸上泛起红晕，她反问道，“伊凡·彼得诺维奇，您是一个公正的人，他只给我买衣服，不让我去戏院，不允许我去跳舞，那么多衣服有

什么用啊?穿上了那些衣服,我仍然不能出门,只好呆在家里。几天前,他答应带我去戏院,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那时我忘了别胸针,回到屋子里,就在那么片刻之间,他已到了酒柜前一连喝了几杯酒,弄得醉意朦胧,已经去不了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登门拜访过;大概有一个人在清早来过,我还要回避。我们什么都有,有茶炉,有餐具,也有美丽的茶具,都是别人拿过来的,他们也送给我们食物,还有发蜡,以及馅饼、火腿等小食物,只有酒是我们自己的,还有您吃的糖果。我们一直盼望有人来参观一下我们的生活。我自始至终这样考虑: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迎接来访的人,一位郑重其事的客人,让他彻底地享受一下:他肯定是万般称赞,我们也会因此而快乐;对于他,他这个笨蛋根本没资格享受在头发上抹油的待遇;他就是应该总穿着又脏又臭的衣服。看到他那件外衣了吗,并不是他自己买的,他穿这样的外衣,合适吗?他简直就是个酒鬼。他肯定要让你喝酒,而不是饮茶,您会知道的。"

"她说的对,事实情况就是如此:文尼亚,我们先来点儿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到了我们神清气爽的时候我们还有别的酒。"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

"莎申卡[1],不用大惊小怪,为了您的安康,我们决定干一杯加入白兰地的茶。"

"哼,果然是这样的!"她叫了起来,拍了一下双手,"这是前天一个生意人送来的可汗茶,一磅值六卢布,但他却想加进白兰地来喝。伊凡·彼得诺维奇,别理他,赶快倒一杯给我……这究竟是怎样的茶,您会清楚,您自己会完全清楚的!"

就这样,在茶炉旁边,她忙了起来。

很明显,他们的目的是让我在这儿度过整个夜晚。所有的这些都是我没有考虑到的,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用了一

---

① 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的昵称

年时间等待客人的到来，现在，她想让我感受到她全部的热情。

“马斯诺包耶夫，我告诉你，”我坐了下来，对他说，“我到你这里来不是为了聚会，我有要事与你商量；是你自己说有事找我，才让我到你这里来的……”

“当然了，事情自然会办，我们也可以像好友那样说说心里话。”

“我的朋友，这可不行，到了八点半我就得离开，您别抱希望了。我还有事。我已发出誓言……”

“你不能这样。上帝啊，你怎么对得起我？你怎么对得起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你看到了吗？她非常吃惊。你应该知道，她给我上发蜡为了什么？她涂在我头上的是香柠檬油啊。”

“马斯诺包耶夫，你别再开玩笑了。对于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我向她保证，下个星期，也许是周五，我能够到你家里吃午餐；朋友，可是当前，我已经对你讲了，我可以重申一下，我必须要去那个地方。你想对我说些什么，最好你现在能告诉我。”

“您真的到八点半就离开吗？”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大声地说，声音有些害怕和抱怨，她把一杯好茶递给了我，眼中含着泪水。

“莎申卡，不用害怕；他说的不是真的，”马斯诺包耶夫应声着，“他说的不是真的，他不会走的。文尼亚，请你把实际情况对我讲出来：你经常去哪儿？你要办的事是什么？能告诉我吗？你每天都去什么地方啊，不是去工作吗？……”

“但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呢？大概以后我会说给你听的。现在你最好能够说清楚：昨天你到我那里是因为什么事？你不记得吗，我告诉你我昨天会在外面的？”

“昨天我没记起这些，后来才记得的。我的确要跟你谈一些情况，但最重要的目的是对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进行

开导。'看呀,'她说,'不是有一个在那儿吗,他同你还有过交情,还是把他叫过来吧。'朋友,就这样,连续整整四天,她唠叨着,一定叫我把你请到我家。的确,我涂上了这香柠檬油,又到了十八层地狱,就是我有了四十宗罪恶也不可能脱身了,但是我在考虑,难道我们就不能同知己一样共同度过一个夜晚吗?因此我想了一个办法:写了便笺留给你,说有重要事情商量,如果你不到这儿,我们就会阴沟里翻船。"

我请求他以后还是应该说实话,不应该这样行事。对于他所做的解释,我并没有完全接受。

"既然这样,今天早晨为何我看到你,你却要出去呢?"我问他。

"我说的绝对是真话,今天早晨我确实要出去办事。"

"这事同公爵有联系吗?"

"您觉得我们的茶如何?"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用甜美的语气问我。

她已经在那里等了五分钟,等我对他们的茶做出评价,但我却把这件事忽略了。

"非常好,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简直好极了!这样的茶我以前从未品尝过。"

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非常高兴,她脸上泛起了红晕,马上又给我倒了一杯。

"公爵!"马斯诺包耶夫叫了起来,"朋友,这位公爵他绝不是一个好人,是个伪君子……朋友,就这样,现在我就对你说:虽然我自己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我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尊严,我是不想跟他同流合污的。到此为止吧,这已足够了,我对他所作的评价仅此而已。"

"但我专程赶到这里,你说有重要的事要商量,同时要了解一下他的情况。这件事日后再议。昨天晚上我不在家,你给了叶玲娜水果糖,当着她的面翩翩起舞,这是什么原因? 在一个半小

时里,你跟她都说了什么事情?”

“叶玲娜,那是一个小女孩,大约十一二岁,在伊凡·彼得诺维奇家里暂住,”马斯诺包耶夫立刻向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进行解释,“你看,文尼亚,你看,”他用一个指头指着她,继续说,“听到我给她不认识的女孩送水果糖她就难以接受,她的脸红得像苹果,全身都在吓得发抖,就像有人对她开了一枪一样……看她两只眼睛,就像是燃烧的火球。一切都表现出来了,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一切都表现出来了。您嫉妒了。多亏我说了那个女孩只有十一岁,否则她会马上抓我的头发;香柠檬油也无济于事!”

“现在它已经无济于事了!”

说着,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从茶桌边一下子蹦到我们这儿,她抓住了马斯诺包耶夫的一绺头发,用力地揪了起来,他还未来得及保护好他的头。

“你敢这样说!你敢这样说!在客人面前说我嫉妒,看你还敢不敢说,还说,还说,还说!”

虽然她还在笑,脸却涨得通红,但马斯诺包耶夫却为他的话付出了代价。

“任何使人难为情的事他都会讲出来!”她加了一句,转过头来看着我,显得很严肃。

“你看,文尼亚,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样的话,一定要喝些伏特加酒了!”马斯诺包耶夫坚定地说着,同时在弄好他的头发,差不多是飞奔着扑上酒瓶。对于他的这种做法,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早有预料,她立刻跑到酒桌边,自己倒了一杯拿给他,还拍了拍他的脸,显得很甜蜜。马斯诺包耶夫看了我一眼,显得很骄傲,抿了一下嘴,郑重其事地把酒喝光了。

“对于这水果糖,真是一言难尽,”他坐在了我旁边的沙发上,对我说,“那是前天醉酒以后,我在一家副食店里买的,——为什么买我也不清楚。但是,大概是对俄国工商业的援助——我

不知道。我还记得，我走在路上踉踉跄跄，在污泥里摔倒了，我哭了，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我在抓着自己的头发。这样，我忘了买的水果糖还在我的口袋里放着，直到昨天，在你家坐下来之后我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至于手舞足蹈，也是醉酒后的一种表现：每次我喝醉的时候，经常对我的人生感到满意，时常就舞蹈起来，而昨天我喝了很多酒。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还有，大概我对这个孤儿有了怜悯之心；再有，我翩翩起舞是让她能够高兴起来，因为她不想跟我交谈，仿佛还很气愤，所以我给了她水果糖。”

“难道你不是在诱她上钩，然后从她嘴里知道一些事情？你说实话：难道你不知道我不在家？借机你到我那去，能够跟她单独交谈，好从她的嘴里知道一些事情。我很清楚，你跟她一共谈了一个半小时，你使她确信你跟她死去的妈妈是朋友，还有别的一些情况。”

马斯诺包耶夫眯着双眼，笑了起来，显得很狡猾。

“你这样考虑似乎很不错，”他说，“不是的，文尼亚，事实不是如此。我的初衷是，既然已经到了你那儿，何不就此打听一下呢；事实并非如此。你听清楚，兄弟，你应该清楚，菲利普永远会忠实地对待你，我的意思是，我绝无不良用心，虽然今天我同样已经很醉了。”

“这样看来，你对我很忠实了。”

“是这样的……绝对忠实的。这件事就这样算了，我们喝酒吧，说正经事！说起来这件事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喝了口酒继续说，“我彻底明白了，那个布勃诺娃没有任何借口收养这个小女孩，对于她，她并没有把她当做义女或其他关系那样对待。那个妈妈不还她的钱，她就把这个女孩给带走了。虽然布勃诺娃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她同所有女人一样是愚蠢的。所有的事情都很明了，因为那个死去女人的户口保存完好。叶玲娜在你那里暂住，现在最好能找一个富有爱心的人家正式地收养她，但目前只

能住在你那里了。这并非有什么不便，我会替你把一切事情都办好的：布勃诺娃丝毫不能构成对你的威胁。我几乎不了解确切的实情，只知那是一个死去的妈妈，叫做扎利茨曼，是一个人的遗孀。”

“原来如此，内莉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好吧，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现在，文尼亚，”他对我说，神情显得略带威严，“我对你的要求是很低的，你应该向我保证。对于你目前正在四处办理的事情的具体情况，请你对我讲清楚，你最常到的是哪里，你白天黑夜都在哪些地方度过？虽然我听到了一些，知道了一些，但对更为具体的事情我也要搞清楚。”

对于这样严肃认真的神情，我十分惊讶，以至于感到紧张。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你清楚了这些有什么用？看你那副严肃认真的样子……”

“文尼亚，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直言不讳地说：我想帮助你。兄弟，你看，如果我打算玩弄你，我也没有必要对你的隐私这样严肃认真地打听。但你却在怀疑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对于刚才你打听水果糖这件事，我是心知肚明的。我并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你能得到好处，否则我就不会这样严肃认真地与你谈话了。所以你别再起疑心了，有什么话你就直来直去——告诉我真实的情形……”

“你怎样来帮助我？听到了吗，马斯诺包耶夫：关于公爵的事，你为什么避而不谈呢？这件事我得弄清楚。只有这样你才能帮助我。”

“关于公爵！哎……就这样吧，对你说实话：关于公爵的情况，我也有事情问你。”

“什么事？”

“情况是这样的：兄弟，我已经注意到他或多或少地掺和到你的事情中了；顺便提一句，他曾问过我你的情况。他是如何知道我们是朋友的，——这事与你无关。这位公爵是一个里通外国

的犹大，比犹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你得时刻防备着他。所以我知道他对你的事情进行干涉就十分担心。但是我对任何情况都不清楚，所以请你对我说出来，这样我才能出谋划策……今天我邀你到我家里来的目的就在于此。我真心实意地告诉你，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起码应该告诉我一些情况，也可以告诉我为何一定要防备着公爵。”

“情况是这样的，兄弟，我经常去办一些别人托付给我的事情。但是你自己可以考虑一下：有人托我去帮助他们的原因在于我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难道我可以把这些事情对你讲吗？你不要惊奇，因为我所能告诉你的都是一些表面的情况，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他并非什么正人君子。就这样吧，你就先告诉我你的情况吧。”

对于马斯诺包耶夫，我并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坦白。娜塔莎的事算不上隐私，而且我还希望马斯诺包耶夫能助她一臂之力。的确，我对他讲话的时候，对某些事情避而不谈的。对于与公爵有联系的各种情况，马斯诺包耶夫听得很认真；他几次把我的谈话打断了，不断询问详细情况，我对此进行了一一解答。我跟他大概谈了半个钟头。

“啊！这个女孩的确很聪明，”马斯诺包耶夫进行了一番评价，“她一开始就很清楚她所接触的人是怎样的货色，并同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虽然她没有彻底识破公爵的真面目，但这的确是件好事。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干得很好！祝她健康，干杯。”他干了一杯酒，又继续说，“为了不上坏人的当，需要的是聪明，还要有一颗心。她的心并没有遮住她的视线。但是，公爵步步紧逼，阿辽沙也另觅新欢，她仍然失败了。令人惋惜的是，阿赫米涅夫给了这家伙一万卢布！谁为他接下这个案件的，是谁在替他出力？一定是他一个人在奔忙！啊，那些性情急躁的流氓都是如此！这些人的确都是废物！同公爵交往绝不能如此这般。哎，——我

原本可以为阿赫米涅夫雇用律师的！”他敲打着桌子，显得很懊悔。

“现在你就说一下公爵的情况吧。”

“你总是不忘记公爵。我后悔不应该向你保证，关于他没有什么可说的。文尼亚，你应该清楚，我的意思是给你提个醒，对这个伪君子要加倍防范，举个例子，别让他的说法左右你的思想。你一定要加倍小心，因为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都处于不安全之中，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你总是认为我会对你讲那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巴黎秘密，你简直可以写小说了！你看，对于一个伪君子，确实无话可说，伪君子就是伪君子……好吧，我可以再说一件事，这只是一件小事，不涉及地点，不涉及城市的名字，保留人物姓名，也就是说，不是十分精确的事。你应该清楚，在他年纪不是很大的时候，那时候他是公务员，只能依靠公务员的薪水来谋生，一个富人家的女儿嫁给了他。唉，他对这个女人很粗鲁，亲爱的文尼亚，我们的主人公并不是，但我应说明，在他的一生中，他最喜欢从这样的事情上得到益处。又一个时机到了，他去了国外。在那里……”“稍等片刻，马斯诺包耶夫，你指的是哪一次的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发生在九十九年零三个月之前。你听着，在那里，他把一个父亲的女儿拐跑了，同她一起私奔来到巴黎，注意他接下来的所做所为。那位父亲大概是工厂的厂长，也许在某家工厂拥有股份，我记不清了。你应该清楚，我是根据以前的资料进行分析和概括出来的，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你。那个公爵采用欺骗的手段，蒙混进了工厂。他彻底地上当受骗了，所有的钱都进了他的账户。但是，那位父亲手里有某些文件，那些文件可以使公爵身败名裂。公爵想把那些文件据为己有，这样他就能免去法律的制裁，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一个小偷。那位父亲有一个女儿，长得很美，一个十分优秀的男人爱上了他的女儿，这

个人是席勒[1] 的兄弟，是位诗人，也是一个生意人，而且是个喜欢幻想的年轻人，一句话，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名字大概是费费尔库辛。”

“难道费费尔库辛是他的姓吗？”

“大概不叫费费尔库辛，管他呢，这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公爵也出现在他女儿的面前，一切进行顺利，她爱上了他，而且如痴如狂。公爵那时候想得到两样好处：第一，拥有他的女儿；第二，把所有能够证明他有罪的那些文件据为己有。他的女儿掌握着父亲所有箱子的钥匙。父亲对他的女儿非常喜爱，甚至想把她一直留在身边。事实就是如此。他对女儿所喜欢的男人都怀着嫉妒之心，这个奇怪的人来自英国，他不敢想像女儿出嫁以后该怎么办，就这样，他把费费尔库辛赶出家门……”

“来自英国？这些事情又是在哪儿发生的呢？”

“我只是借用一下，说他来自英国，但你就这样无端插嘴。事情在桑塔—菲—德—波哥大发生的，也许是克拉科夫，大概同矿泉水瓶子上的名字一样，在拿骚公国[2] 进行的，这是最有可能的了，肯定就在拿骚进行的，这会如何？就这样，从她的父亲那儿，公爵把她的女儿带走了，公爵再三要求，那女孩就把文件偷了出来。文尼亚，你应该知道，这样所谓的爱情是并不罕见的！我的上帝，那是一个真诚、淳朴、正派的女孩！说实话，她肯定对那些文件的价值一无所知。惟一令她放心不下的是，父亲在诅咒她。这时候，公爵又突发奇想，为了让她相信他会娶她，他同她立了公证，有法律依据的公证。他是这样来安慰她的：说这只不过是他们在国外进行的一次旅游，等到父亲的愤怒烟消云散以后，他们就会回去，而且他们已经结了婚，那样他们三个人就永远不会分开了，共同发展事业，等等，等等。她跟别人跑了，父亲义愤填

---

① 席勒（1759—1805）：德国作家，诗人。

② 拿骚公国：德意志的一个小公国，一八六六年加入普鲁士王国。

膺，而且一无所有了。弗劳因米尔希非常爱她，他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放弃了他的生意，他跟随她到了巴黎。”

“稍等片刻，怎么出来一个费劳因米尔希？”

“就是刚才的那个人呀！姓费尔巴赫……不，他妈的，叫费费尔库辛！你看，公爵肯定不会跟他结婚的：赫列斯托娃伯爵夫人[1]会说什么呢，波莫伊金男爵[2]又会考虑什么呢？因此他就是一个骗子。他骗起人来简直不要任何颜面。首先，他差点儿打了她；其次，他有意请费费尔库辛到他们那里去。费费尔库辛时常去探望她，成了她的知己，他们经常共同哭泣，整个夜晚坐在一起泪流满面地诉说彼此的遭遇，他还劝解她：你是不了解这种天使一样的人物的。公爵有心地埋伏了陷阱：有一天他深夜回家，正好抓住他们，于是说他们私通，他说他已亲眼所见，于是给他们设置了重重障碍。就这样，他把他们赶出了自己的家门，自己则到了伦敦暂住。她就要分娩了；被赶出后不久，她生了一个女孩……应该是个男孩，并不是女孩，她有了儿子，起名叫沃洛季卡。他的教父就是费费尔库辛了。费费尔库辛还剩下一点钱，于是他把她带走了。她到了瑞士、意大利……在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饱览了一番。她总是要伤心哭泣，费费尔库辛也跟着落泪。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年已经过去了。那个小女孩[3]已经长大成人了。公爵一切都很顺利，只是一件事未能如愿以偿：保证娶她的那张凭证他没能弄到手。‘你根本不是什么好人，’俩人分手的时候她对他说，‘你霸占了我的财产，使我无脸见人，而且还要将我抛弃。再见了，但是公证我要保留。因为这张公证会让你担惊受怕，并不是我还想跟你结婚，我要永远把它留在身边。就这样，她气愤异常，公爵却无动于衷。从常理来看，这些伪君子总能得到善良的人的信任而同他交往。他们太过于善良了，上了骗子的当

① 指搬弄是非的人。
② 指喜欢说他人坏话的人。
③ 马斯诺包耶夫的叙述有前后矛盾之处。

都茫然无知。而且，在遇到了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们的骄傲和真诚会使他们抱着无所谓的心理，即使可以用法律解决，他们一般不会郑重其事地依法照办。就说这个孩子的母亲吧：虽然她的手中拥有公证，但她的心理却是骄傲而无所谓的。但是公爵心知肚明：他近一段时间不会祸从天降的，因为她即使去自杀也不会利用这个公证的。虽然她对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进行诅咒，但沃洛季卡仍然跟随她生活着。她离开人世以后，他该如何是好呢？但是这种结果她并没有预料到。布鲁德夏弗特也在鼓励她，他同样没有预料到。席勒的著作是他们经常看的。这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布鲁德夏弗特精神萎靡，去世了……”

“你指的是费费尔库辛？”

“是他，真该死！但是她……”

“稍等一下，他们用了多长时间到处游历？”

“正好两百年。就这样，她返回了克拉科夫。父亲并不欢迎她，诅咒她，她也去世了。但公爵却兴奋地感谢上帝。我到过那里，喝了蜜酒，蜜酒沿着胡须流淌，总是喝不到酒，他们给了我一顶高高的帽子，我戴上了，然后从门缝里逃跑了……亲爱的文尼亚，我们喝酒。”

“马斯诺包耶夫，我怀疑你正在帮他办这件事。”

“你肯定要这样考虑吗？”

“令我迷惑不解的是，对于这件事，你能帮什么忙？”

“你看，既然在离开十年之后，她改了名字，回到了马德里，那么她对所有情况都应当知道：布鲁德夏弗特近况如何，她的父亲怎么样了，难道她真的回来了，她的孩子又怎样了，她还活着吗，她是否仍把公证留在身边，很多很多，还有其他的情况。他简直太坏了，文尼亚，你一定要小心谨慎，至于马斯诺包耶夫，你要明确一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千万别说他是坏人！即使他不是一个好人（在我看来，所有的人都不是好人），他也不会对你构成威胁的。我已经酩酊大醉了，听清楚了：如果有那么一天，不

管什么时间，可能是现在，或者是明年，只要你认为马斯诺包耶夫在某件事上玩弄你（一定记住这个词：玩弄），——你应该清楚，我是为了你好。对于你的猜想，别去相信它们，因为马斯诺包耶夫总是在帮助你，你最好能总到我家来，像我的兄弟一样，毫无保留地对马斯诺包耶夫说说心里话。就这样吧，你现在来点儿酒吗？”

“不要了。”

“需要吃点儿什么吗？”

“不想吃，兄弟，很抱歉……”

“那好，现在是十一点四十五分，你有急事要办，你就离开吧，到了你该离开的时候了。”

“怎么了？你在说什么？你要赶客人走，真是烂醉如泥了！他经常如此！哼，不知羞耻的家伙！”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叫了起来，她差点流下眼泪。

“走路的人同骑马的人不能齐头并进！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我们两人在这里亲热一下吧。这是一位将军！不是的，文尼亚，我说的不是真的，你不是将军，但我的确不是一个好人！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在你面前，我是什么人啊？真抱歉，文尼亚，你别再评价我了，我想说说……”

他同我拥抱在一起，流下了眼泪。我真的要离开了。

“啊，我的上帝，我们准备好了晚餐，”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夫娜非常难过，问我，“您能在星期五到我们这儿来吗？”

“我会的，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我向您保证，我会到这儿来的。”

“也许您对他不屑一顾，因为他是如此……一个酒徒。伊凡·彼得诺维奇，您不要对他不屑一顾，他心地善良，十分善良，他对您非常喜爱！如今一天到晚他总在我面前提到您，经常提到您。对于您的作品，他特意买过来叫我读，我还没来得及，明天就要读了。如果您能到我们家，我就会感到非常愉快！没有人到我

们这里做客，我一个人都瞧不见。我们的东西应有尽有，却总是形影相吊地呆着。刚才我在旁边总是在听你们说话，我全听见了，这简直太好了……就这样吧，您星期五再来吧……”

第　七　章

马斯诺包耶夫所说的令我惊奇万分，我离开后马上回到家里。只有上帝知道我会预料到将要发生的事……我到了家里恰巧又遇到了一件事，这件事令我颇感震惊，如遭晴空霹雳。

有一盏路灯立在我所在的那幢房屋的门口对面。我刚一迈进家门，突然间，一个奇怪的影子从路灯下出现朝我狂奔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这真的是一个人，显得十分恐惧，全身抖擞，痴痴癫癫的样子，这个人也尖叫了一声，同时把我的手给抓住了，我很害怕。这个人是内莉！

“内莉！你这是怎么回事？”我叫了起来，“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就在……在我们家的……楼上……”

“谁在那儿？ 我们上去，跟我一块上去。”

“我不上去，不上去！ 我要等到他离开这里之后……在走廊里……我不上去。”

我跑到楼上，带着一种莫名的不祥之兆，推开门一瞧——原来是公爵。他正拿着小说坐在那儿看，起码书并没有合上。

“伊凡·彼得诺维奇！”他叫了起来，兴奋异常，“我太高兴了，终于见到您了。我在这儿等了一个多小时，差一点就要离开了。我已向伯爵夫人发誓，今晚晚上要带您一同去拜访她，她已再三地恳请过了。她非常真诚地、热烈地盼望着同您结识。您已经向我保证过了，所以我想尽快地到您这儿约您一同去拜访，趁你在家没有外出。我到了您家，您的仆人就说您出去了。我感到非常难过。如何是好？ 您应该清楚，我已经用我的名誉发过誓要

带您去拜访她，所以我只好等您回来。原本想您一刻钟以后差不多能回来，没想到等了这么长时间，于是我就看起了您的著作。伊凡·波特罗维奇，这部作品真是太出色了，您还没有得到过正确的评判、您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是很少流泪的，可今天却哭了……”

“那么您打算带我去伯爵夫人那儿了？实话对您说，目前……虽然我没有意见，但是……”

“我们去吧，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您会令我非常愉快的，我用了一个半小时等待您啊！这些您都清楚吗？……还有，我是如此盼望能跟您交谈，——您知道我要说什么事情吗？所有的事情您更加心知肚明……您考虑一下，也许我们会下定决心，或者得出一些真理。请您答应我吧，看在上帝的面子上。”

我考虑到，我迟早都要到那里去。当然，娜塔莎现在需要我，她只有一个人，但是她自己也曾要我马上去打听一下卡佳的情况。也许阿辽沙也正在那里……我很清楚，除非我把有关卡佳的情况告诉娜塔莎，否则她是不会心安的，所以我打算到那里去。但是内莉却令我无可奈何。

“稍等片刻。”我对公爵说，然后下了楼梯。内莉正在一个阴冷的角落里站着。

“内莉，你为何不想进屋？他对你做了什么？他是怎样跟你说的？”

“什么都没说……我不想，不想……”她重复再三，“我很害怕……”

任凭我如何安慰她都枉费心机，最后我跟她说好了，我与公爵刚一离开，她马上就进屋把自己关在里面。

“内莉，任何人来都不要开门，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

“您要和他一起离开吗？”

“对，是这样。”

她的身体颤抖了一下，她把我的双手抓住，仿佛在说你不要离开我，可是她并没有说一句话。我打算明天再详细地问她情况。

我对公爵说了句对不起，然后开始换衣服。他立刻向我表明，到那里去根本不用换衣服，也不必装扮。“这样大概能令您更加精神焕发！”他又加了一句，然后把我全身打量了一番，就像一个法官，“您应该清楚，这些只是上流社会的偏见……不可能将这些偏见完全废除。在我们的上流社会中，这些偏见要永远存在的。”他看到我穿了一件燕尾服，心满意足，然后进行了一番议论。

我们离开了。到了楼梯的时候，我把他丢在那儿回到了屋里，内莉已经不知什么时候潜进了屋。我再一次跟她说再见。她激动异常，脸色发青。让她独自在家我很不放心，这让我非常伤心。

“您的这个仆人不太正常，”公爵一边下楼一边对我说，“这个女孩是您的仆人吗？”

“不是的……她应该……是在我这里暂住。”

“这个女孩很不正常，她一定是疯了。您看，我开始问她问题时，她答的很好，但是后来，她仔细地看着我，突然向我扑过来，叫了起来，颤抖不止，而且抓住我……她想要说话，却又表达不出来。说实话，我吃了一惊，感谢上天，还没等我自己逃跑，她已经先逃了。我非常奇怪，你们如何能在一起生活呢？”

“她患了癫痫病。”我对公爵说。

“唉，原来如此！这样的话，既然她是癫痫病患者，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就在这时候我突然想到：昨天我在外面，马斯诺包耶夫知道这一点却登门拜访；今天我去了马斯诺包耶夫家，在喝醉以后，马斯诺包耶夫很不情愿地告诉了我一些事情；他对我提出的邀请是今天晚上七点；他要我一定不要把他当做狡猾的人，后来，

公爵用了一个半小时来等我，也许当时我正在马斯诺包耶夫那儿他是清楚的，而且内莉又逃了出来跑到马路上去了，——所有这些事情我想都是彼此有联系的。有那么多的情况我都得仔细考虑。

他的四轮马车正在门口等着我们。我们上了马车离开了。

第　八　章

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不语，走了不一会就到了托尔戈夫桥。我总是在考虑：他会首先涉及什么呢？我认为，他会首先对我打探一番，看看我的情况，弄清我的态度。出乎意料的是，他丝毫没有说废话，直截了当地对我讲起来。

“伊凡·彼得诺维奇，现在我有一件令我魂不守舍的事，”他继续说道“我想先把这件事告诉您，请您帮我出主意：很早以前我就打算抛弃我打官司得到的那些东西，对于阿赫米涅夫的那一万卢布，颇惹是非，我会还给他。我该如何是好呢？”

“您一定知道该如何是好，”我脑海里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想法，“难道你不是在耍弄我？”

“公爵，我不清楚，”我回答道，显得很轻松，“在其他事情上，也就是同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有关的事情上，我很高兴把您和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知道的东西告诉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您肯定比我了解的情况更多。”

“不是的，不是的，我知之甚少。您同他们结识过，也许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自己也多次就这件事向您陈述过她的意见；我的原则立场就是这样。这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您应该给我以极大的援助。我已经考虑好了，不管其他的那些事情如何解决，我要放弃这些钱，我肯定要把它们物归原主，——您知道吗？但是，该如何处理呢？采用何种形式呢？这就是现在的麻烦。那个

老头顽固、孤傲：也许他会积怨成恨，把那些钱都向我抛过来……”

“但是，很抱歉，您怎样看待这些钱：属于您，还是属于他？”

“钱应该属于我，官司的胜方是我。”

“但是实际情况呢？”

“当然，这些钱是应该属于我的，”他回答道，他对我那灼灼逼人的气势觉得不大公道，“但是，对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您好像并不清楚。我实话对您说，对于老头子的欺骗行为我并不怪罪，我也从未怪罪于他。他那一副被人冤枉的模样是做给人家看的。按照我们以前签订的合同，对于某些此类事件，他应当承担责任，他的不称职在于他玩忽职守，对交给他的任务并不重视。可是您清楚吗，实际上事情的核心在于：我们之间的争论引发了这场事件，我们那时相互之间的伤人粗话而引发了这场事件；总之，是两个人的个人尊严都受到侮辱而引发了这场事件。对于那不值一提的一万卢布，我那时大概并未在意；但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和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您是很清楚的。我承认自己疑心太重，大概是错误的（指我那时是错误的），但这一事实并未引起我的注意，而且他那漫无边际的辱骂令我很难堪，感觉很气愤，于是我不想放弃时机，把他告上了法庭。对于我的这种做法，您可能会觉得有些卑鄙。我不想为自己开脱，我只有对您说，气愤，主要的是尊严受到的侮辱——这并非是没有人道，而是合乎本能的、原始的事情，我实话实说，我再重复一遍，您应该清楚，对于阿赫米涅夫，我知之甚少，对于那些阿辽沙和他女儿的种种传闻我坚信不疑，所以我坚信，他的偷窃行为是有意的……还是不说的好。迫在眉睫的是，目前我该如何是好？对于那些钱，我可以归还他；但是我想要同时表明，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同他打官司是对的话，那么情况就是，这些钱是我赠送给他的。还有现在有关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的变化不定的情况……他肯定要把这些钱抛向我……”

“您看，这是您的话：他把这些钱抛向您；由此可见您可以不必怀疑他偷了您的钱，因为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完全可以到他那里去真诚地告诉他，您把他告上法庭是失礼的，这样做可以毫无避讳，阿赫米涅夫对于他自己的钱也会欣然接受的。”

“什么……他的钱，事情就在于此，您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主动找他承认，我把他告上法庭是失礼的。既然您心知肚明自己是失礼的，为何还要同他打官司？——每个人都会当面这样评价我的。我把他告上法庭是正确的，我不应该受到种种非难；对于他把我的钱偷去了，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或者写出来；对于他的玩忽职守、粗心大意，把事情弄糟的事实直到今天我仍坚信不疑。所以，请不要把诬告的罪名加在我身上，这简直是强人所难，因为那些钱千真万确是我的。最后，我再重申一遍，那老家伙是自讨苦吃，但是，即使我受了委屈，您还要我向他赔礼道歉，——这太强人所难了。”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愿意和平解决，那样的话……”

“您觉得这样很简单吗？”

“对，是这样的。”

“不是的，通常是很难的，特别是……”

“特别是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同这件事纠缠不清。公爵，我对您的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同您儿子的事情，那些必须由您决定的问题，事情的解决在于您，而且应该使阿赫米涅夫夫妇二人同意。只有在那个时候，关于您和阿赫米涅夫之间的官司，您才能真心实意地说明白。现在，一切事都处于搁置状态，您只有一种选择：承认您把他告上法庭是失礼的，而且要真诚地表明，必要的，甚至是当众表明，——这就是我的看法；您自己要听取我的看法，所以我才实话实说，您也许也不想我耍弄您。现在我可以勇敢地向您请教：为何在要把钱还给阿赫米涅夫这件事上您如此为难呢？如果您

认为把他告上法庭是正当的，您为何又要还他钱呢？抱歉，我的好奇心很强。但是，这件事同其他一些事情在一起纠缠不清……”

“您怎样看这件事情？”对于我的陈述，他好像充耳不闻，突然问我，“如果把钱还给他时的态度很粗暴，也……也……也不提赞扬他的话，您是否坚信阿赫米涅夫会拒收那一万卢布？”

“肯定会拒收！”

我义愤填膺，甚至于浑身战栗。他对我的话表示不信任，真是卑鄙无耻，就好像公爵把一口痰吐在了我的脸上。但我受到的屈辱还有很多：他拿出了上流社会那种不可一世的神态，对我的陈述置之不理，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我的陈述，而且用另一件事改变了话题，也许是要让我清楚，你太过认真了，也太不像话了，因为我竟然对他的权威发起挑战。以前我曾尽一切可能不让阿辽沙摆出上流社会的神态，我对此恨之入骨。

“唉，您镇静一点，您不可能依照您的想像去办大千世界的所有事情，”对于我的大喊大叫，公爵无动于衷，“但是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也是可以出谋划策的，您可以告诉她这件事。她是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的。”

“她丝毫不会提出她的意见，”我回答道，态度很强硬，“我说话的时候，您把我的话打断了，因为您不喜欢听。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会清楚的，如果您不是真心实意地要还钱，还钱时也不表达您刚才所提到的任何赞美的话，那这就表明，您还钱给她的父亲是因为他的女儿不在身旁，而且因为阿辽沙离开了她，您也要给她钱，总而言之，您是用钱来代替他们所失去的东西……”

“哼……我的善解人意的伊凡·彼得诺维奇，您对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公爵发出了笑声，他为何而笑呢？“但是，”他继续说道：“我们仍然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共同商讨，只是现在时间短暂。有一件事我请求您明白：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和她全部的将来都同此事密切相关，而我们两个人做出怎样的决定，怎样

的建议，对全部问题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您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您自己也应该清楚。所以，如果现在您对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仍然在意的话，那么，虽然您对我的同情心是那样微小，但您不能放弃同我的商议。我们已经到了……过一会儿再说吧[①]。”

第　九　章

伯爵夫人的生活非常惬意。虽然屋子里的各种家具摆设没有一星半点儿的豪华雍容之气，却显得舒坦而颇有品味。然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给人以一种暂住的感觉；这儿并不是那些豪门高第的固有住宅，它只不过被当做是一处较为令人满意的小憩之所，因而它不会像富家贵室的房宅那样堂皇，里面的家具铺排也不会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那样讲排场。据传，伯爵夫人每年只要一到夏天就会去位于辛比尔斯克省那块属于自己的农庄里消夏（这座农庄早已零落衰败了，而且很多次还被当做抵押品弄出去），公爵陪着她一块儿去。我对这些传言早有耳闻，随即便开始担心：要是卡佳和伯爵夫人一道去消夏，那么阿辽沙会怎样了呢？我还没有把这件事和娜塔莎说过，因为我对此感到有些惴惴不安；但从一些很明显的表现我已看出，她也许知道了这些传闻，但只是暗中唉声叹气，却并不说出来。

伯爵夫人在接待我时显得十分热情，她一边和蔼可亲地把手向我伸过来，一边还连声称她很早就有想认识我的想法了。她亲自动手给我斟茶，使用的是一只十分精致华美的银茶炊。我们这些人全都围坐在茶炊四周，在我和公爵之外的人当中，还有一位颇有贵族气质的绅士，他已上了些岁数，胸前一颗星形的奖章

① 原文为法文。

闪闪发光，他的行为举止有些不自然，但很有些外交使节的派头。这位客人好像颇受众人敬仰，自从今年冬天从国外回来以后，伯爵夫人还没有时间如其所愿和预期的那样，在彼得堡建立起自己的交际网，以求得自己在上流社会中的地位。而尊贵的宾客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位以外，就再无其他人了，而在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就再没有人来造访了。我左顾右盼地到处找寻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的身影；而当她和阿辽沙听到我们已经来到的时候，就马上从旁边房间里走出来欢迎我们。公爵走上前去把她的手放在嘴边吻了吻，神态十分殷勤，而她则在伯爵夫人的授意下同我互致问候。公爵也不失时机地介绍我们认识。我急忙地上下打量着她。她的个头不太高，模样显得十分娇小，长着一头浅黄色的头发，身着一袭白色的连衣裙，脸上的神情很是安然宁静，正如阿辽沙所说的那样，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眸，但这只不过是因为拥有青春而散发出来的美罢了。我原来还以为眼前会出现一位艳丽绝伦的美人，然而却没有料到她并不算什么美人。一张椭圆形的脸，线条和顺、端端正正，五官非常清秀，一头秀发十分厚密，的确格外美丽，发型属于家居式，并无特别之处，目光平静而且专注；——我想如果我在其它地方遇上她，她可能根本就不会引起我格外的注意，我们也许就那么擦肩而过了；但是这些只不过是她初步给我留下的感觉，在这之后的时间里，她留给我的印象又进了一步。她全神贯注，目不斜视地望着我，没有跟我说一句话，却把手递给了我，我对于她的这种举止感到十分不解，我不禁对她微笑了。此时，我明显地感觉到一个纯真可爱的少女出现在我的眼前。伯爵夫人也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她。卡佳显得有些着急，匆匆忙忙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就离我而去，找到房间另一端的阿辽沙，和他呆在一起。“我在这儿稍待片刻，立刻就得过去。”阿辽沙一边跟我寒暄，一边压低声音对我说。

“外交使节”（由于目前我还不清楚他的尊姓大名，所以暂且称其为外交使节，毕竟对他得有个叫法）正在神情自得又颇具威

严地针对某个问题而高谈阔论。伯爵夫人也在侧耳倾听。公爵也好像对他的观点十分赞同，不时地微笑点头，一脸的阿谀奉承之相；正在发表议论的人也许认为这位听众看上去比较体面，因此，时常转身面向着他讲话。在此期间，我并没有受到什么打扰，除了那些为我斟茶倒水的人之外，对这一点我感到很满意。这让我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好好观察一下伯爵夫人，可以说，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让我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了亲切感。可能她的年龄已经不算小了，但我认为她最多不过二十八岁。凭借着她的脸色仍旧明艳这一点，我可以想像得出当她正是风华正茂时有多么的美丽。一头仍然浓密的暗褐色头发，她的神情使她看上去心地纯良，但是稍显得有些不庄重，甚至夹杂着一些调皮的戏谑的味道。但这个时候，她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而明显地不敢再那么放肆了。这种模样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才会具备的，而最重要的是这充分说明了她的善良和活泼。我是这样认为的，在她身上所有的品质当中，占优势的应该是有一些放肆，喜好享乐，另外再加上一种淳厚的，但也许是非常热烈的利己主义。公爵对她的行为完全具有支配作用，她也明显的深受公爵的影响。我早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不清不楚，而且据说他们在国外的时候，公爵对伯爵夫人的事压根就不爱吃醋；然而我总有一种感觉，——现在这个感觉仍然存在，——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还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而不仅仅单纯是他们过去的交往，好像是他们彼此双方出于对某种利益的考虑而在一起，仅是在尽义务而已……总而言之，这个东西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的。我也很清楚，她现在对公爵而言是个包袱，但是他们始终维持着这种关系。也没准儿他们同是出于要在卡佳身上获得利益的考虑，这就是维持他们关系的特别原因，自然是公爵率先想出这个办法的。由于这个原因，公爵才没有陷入他同伯爵夫人的婚姻当中（伯爵夫人确实有过要和公爵结婚的建议），而且还促使她同意将她的继女嫁给阿辽沙。以上的这些结论，是我凭着阿辽沙的那

些朴实无华的讲述而得出的，由此可见，阿辽沙多多少少也发现了一些情况。我总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伯爵夫人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对公爵还是有些震慑力的，虽然她对公爵总是言听计从的，这也是我从阿辽沙的讲述当中得出的结论。阿辽沙也同样观察到了这些。在此以后我又听说，公爵根本就不愿娶伯爵夫人，而是想让她同其他人结婚，正是多多少少出于这个想法，他才让伯爵夫人到辛比尔斯克省去，希望借此机会，她能在外省碰到一位意中人。

我坐在那儿一边静静地听着，一边心里暗暗盘算着如何尽快寻找与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单独交谈的机会。“外交使节”这个时候正在针对伯爵夫人问他的有关目前的国内外形势、当前的改革如何开展，以及改革是否会引起恐慌等问题发表议论。他说话的时候口若悬河，神色如此泰然自若，就好像他的话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一样。尽管他的议论非常精妙机敏，然而却让人禁不住一阵阵地产生厌恶之情。他始终毫不动摇地觉得，无论是改革还是改良的一切思想都会使一定的后果随之而来；当这种后果产生以后，看到它的人们，思想觉悟都会得到提高，到那个时候，不但这种新的思想会在社会（当然不是指社会的全部）上不复存在，人们也会依据自己的经验而发现他们的荒谬之处，当然就会比以前更加倍地珍惜旧有的传统秩序，并努力维护它；旧有的知识，哪怕不是愉快的，也会给人们带来很大的益处，因为人们通过经验的指导，才会更加维护这种利于人情世道的旧有传统，而且它还赋予了这种做法以新的意义；正是出于这一点，我现在甚至满心希望这种不负责任的举措能够快点达到高峰。“缺少我们是不行的，”他最后得出了结论，“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没有我们而仍然存在的社会，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东西会失去，反之，我们还会获得一些新的利益；我们一定会锋芒毕

露的，会锋芒毕露的，我们目前应该将‘越糟就越好’[1] 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公爵不无赞许地又朝他笑了笑，表情实在让人生厌。而演讲者却对自己的议论颇为自得。我真是愚蠢极了，竟然还想驳斥他的观点；我内心激情澎湃。但是公爵看了我一眼制止了我，眼神中有些敌意；他私下里瞥了我一眼，这使我感到，公爵也许正期待着我由于不谙世故而作出一些奇怪的、不合时宜的行为；也没准儿，他非常希望我真会这么做，这样他就可以在旁边看我如何出丑、如何败坏我名誉的笑话了。在这同时，我也肯定“外交使节”根本就不会理睬我对他的驳斥，甚至对我本人也会不理不睬的。要不是阿辽沙及时出现救了我，我和他们待在一起会难受死的。

阿辽沙默不作声地来到我的旁边，轻轻碰了一下我的肩，表示有些话要和我讲。我判断是卡佳派他来找我的。结果当真如此。片刻之后我们俩就已经坐在一起了。刚开始的时候，她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上下打量，好像在心里默默地说：“原来你长得是这个样子。”在起初的一分钟内，我们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展开我们的交谈。尽管如此，但我敢肯定，她一定是那种一打开话匣子，就会说个不停的人，谈话会持续到明天早上。此时我脑海里闪过一句话，就是阿辽沙说过的“只说五六个小时”。阿辽沙坐在我们身旁等着我们谈话的开始，神情十分焦急。

“你们俩怎么谁都不讲话呀？”他满含笑意地望着我和卡佳，又接着说，“难道见了面又没话说了吗？”

“噢，阿辽沙，你看你……我们俩就要开始了，”卡佳说，“您也清楚，这儿有太多事情需要谈了，伊凡·彼得诺维奇，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我们俩真应该早点儿相见；真的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因为我很早的时候就知道您这个人了。我想见到您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啊。甚至我有过写信给您的冲动……”

---

[1] 原文为法文。

“写些什么呢？”我忍不住笑着问道。

“可写的东西很多呢，”她诚恳地回答说，“例如，当阿辽沙提及起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时曾说到，尽管他此时将她独自留下，但她却并不生气，这是事实吗？您瞧，是否能如他那般做事呢？你能否向我说明你这会儿还呆在这儿的理由？”

“哦，我的上帝，我这就走。我刚才不是讲过，我只在这里坐上片刻，看看你俩，看看你俩如何聊天，随后我便去那里。”

“这不我们都在这里了吗，不都呆在一块了吗，——您瞧见啦？他总是如此，”一层淡淡的红晕出现在她的脸上，她用手指着他向我继续说道，“‘片刻’，他老是这样说，‘只坐片刻’，但是您看，一坐就坐到半夜三更，他再去那儿就晚了。‘她不会怪我的，’他说，‘她心地善良’，这便是他的借口！您说，这种言行对吗，您说，这种做法算是高尚的行为吗？”

“我想我得走了，”满脸愁云的阿辽沙说道，“然而我很想与你们在一起……”

“你与我们在一起干什么？恰恰相反，我们想单独谈谈很多事情。你可以听，但你别不高兴；这是有必要的，——对此你应该完全明白。”

“既然是有必要的，那我这就离开……有什么可不高兴的。我只去列文卡家坐上片刻，就立刻到她那里。您瞧，伊凡·彼得诺维奇，”他把自己的帽子拿了起来，继续说道，“您清楚，父亲打算不要那笔他与阿赫米涅夫打官司所获得的钱。”

“我清楚。他曾跟我提过。”

“这事他表现得有多崇高。但卡佳却对这种崇高举动表示怀疑。这事还是您与她谈谈吧。回头见，卡佳，还有就是我对娜塔莎的爱情你不要不相信。为何你们总是用这些条条框框来束缚我，怪我，督促我——就仿佛你们在监视我一样！她清楚我对她的爱，她信任我，我坚信她是信任我的。我为了爱她抛弃了一切，为了爱她抛弃了一切责任与义务。我说不清我爱她有多深。但

我就是爱她。因此我压根就不该被当做罪犯来被追问。你若不信，那就问伊凡·彼得诺维奇好了，他今儿就坐在这里，他会证明给你看，娜塔莎有多么好嫉妒，尽管她非常爱我，可有很多个人主义的东西掺杂在她的爱中，她不会因我而牺牲她自己的任何东西。”

“你说什么？”我惊奇万分地问，我几乎不相信这是我听到的。

“你怎么这样说，阿辽沙？”卡佳挥起两手一拍，喊了起来。

“这算什么，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吗？伊凡·彼得诺维奇清楚。她总是让我待在她身边。即使这并不是她所需要的，但显而易见，她还仍旧想这样。”

“不要脸，说出这种话你也不觉得羞愧！”气愤的卡佳面红耳赤地说。

“为什么这就不要脸啦？卡佳，你这人真够怪的！要明白我比她以为的还要更爱她，如果她真能爱我像我爱她那般，那她就应该会以牺牲自己的快乐为代价换取我的幸福。诚然，我出来是经她允许的，但我根据她的神情可以推断的出，她在这样做的同时心中可很不舒服，因而对于我而言，我出来她允许与不允许都是一样的。”

“不是这样，他所说的这些话像是有人指使！”卡佳喊道，双眼饱含愤怒，重又转回头来面对我，“你该坦白，阿辽沙，你该立刻坦白，全是你父亲教你说的这些话吧？是今天他教你的吧？请你不要与我玩花样：我立刻就能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错，他讲过，”阿辽沙不好意思地说道，“这又如何呢？今天他在冲我说这些的时候是那般平易近人，自始至终他都在向我说她的好，我都觉得不理解：他被她如此地羞辱了，而他此时还说她的好。”

“可您，您却信以为真了，”我说，“她给了您她所能给您的一切，直至此时此刻，今天，她都一直在关心着您，生怕您觉得郁

闷，生怕您没抓住机会而看不到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这是今天我亲耳听她对我说的。谁知您竟蓦地听信了这些蒙人的胡话！难道您不感到羞愧吗？”

“背信弃义！可这也没什么办法，他本来就是个不知羞耻的人！”卡佳说道，对他将手一摆，好像他已无可救药了一般。

“你们怎么这样！”阿辽沙愁眉苦脸地继续说道，“你总是这个样子，卡佳！你老是以为我在做见不得人的事……而您伊凡·彼得诺维奇，我就不加评论了！你们觉得我不爱娜塔莎。我是说她有些自私自利，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她。我仅仅想表达出，她非常爱我，以至于爱得有些极端了，让我和她都感觉到有些不舒服。父亲从未蒙骗过我，即使有意欺骗也做不到。我是不会上他的当的。他始终都未心怀不轨地说她自私自利，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他对我所讲的与方才我对你们所说的是完全一致的：她非常爱我，爱得过于极端，几乎都有些自私自利了，让我和她都感觉到有些不舒服，日后我可能会越发的不舒心。这又有什么不对，他所说的都是事实，是缘于对我的爱，因此这压根儿就不能算是羞辱娜塔莎；恰恰相反，他觉察出了她那极端的爱，无止境的爱，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爱……”

但他的话被卡佳截断了，并没让他讲完。她开始愤怒地责怪他，证明他父亲说娜塔莎的好话目的只有一个，即摆出一副虚伪的和蔼可亲的样子来让他上当，好让他俩绝交，好让阿辽沙自己对她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产生出厌恶之感。她激情而又聪敏地向他说明。娜塔莎是多么地爱他，而何种爱情也无法宽容他对她的态度，——所以他自己，阿辽沙才是那个真真正正自私自利的人。逐渐地卡佳觉得他十分痛苦，后悔不迭；坐在我俩身边的他一直盯着地板，沉默不语，一副悲伤的神情，早已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但是卡佳却心硬如铁。我充满好奇心地看着她。我希望能早些弄明白这位奇怪的女孩。她根本就是一个孩子，然而是一个奇怪的、充满自信的孩子，她自己有一套始终坚持的准则，她

与生俱来地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如果还能将她称之为孩子的话，那么她就应被归于在我国的家庭中数量不算少的那类有想法的孩子。很明显她对很多问题都进行过思考。倘若可以对这个有想法的小脑瓜来一次窥探，瞧瞧那些完全出于孩子的见解与观念，怎么能够在大脑中与那些生活体验（因为卡佳早已在生活中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正经的印象和理解掺杂在一起，这件事倒是十分有意思，再说她脑子里还有一些思想，是她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生疏的内容。是不具体的，来源于书本知识的思想，它们接踵而来，美得让人应接不暇，让她惊叹没准她自己还觉得这些思想是她从自己日常的生活中归纳提炼出来的呢。我认为，自从这个晚上开始，加上其后的日日夜夜，我对她的分析研究已经相当明晰。她那颗心灵如此的热情、如此的敏锐。有一些时候，她对自己言行缺乏束缚，而把待人真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把人世之间的规矩、礼节看成是不可理喻的鄙陋习气，而且她还好像因为自己拥有这样的思想而引以为豪，很多总是充满着热情的人们，即使是一些不太年轻的人们，也往往都是这样。也正是这一个特点使她浑身充满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她热爱思考问题，也热爱对真理的追求，然而却不是那种固执的、迂腐的人，相反却从头到脚都洋溢着让人哭笑不得的孩子般的十足朝气。这一点使得任何人一看见她，就会被她的奇特之处所吸引而不会跟她斤斤计较。

我又想到了列文卡与鲍林卡，我认为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令人费解的事情是，在我初次遇到她的那一刻，根本没有觉得她的那一张面孔有什么出众的美丽，可当那天晚上来临之后，我却越来越发现她的面孔的美丽，越来越发现这张脸的招惹人爱之处。这种夹杂着一半孩子般稚气、一半理性思考的女人的单纯的神情，这种虽然幼稚但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对真理、对正义的热切追求与渴望，加之那种对自己的梦想充满着坚定的，无人可以将之动摇的信念——所有的这一切使一种美丽的真挚的光彩从她的

脸上流露出来，而这种光彩因其真诚而赋予了它一种高尚的、精神上的美丽，所以，这时你才开始慢慢地懂得，要真正能够理解到感受到这种美丽的全部内涵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可不是任何一双平平常常的、冷漠无情的眼睛都能够一下子欣赏出来的。所以我也清楚，阿辽沙必定会为她魂不守舍的。既然他自己不能够独立思考，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他很自然就会爱上一个能够代替他动脑子，甚至替他憧憬未来的人，——而他此时已经被卡佳监控起来了。因为他的内心是崇高的，所以当这颗心一遇到任何正直而且美好的事物时就顿失抵抗力地被俘获，而卡佳在同他谈许多事情的时候是满怀着所有如同孩子般的真挚情感和同情心的。他没有主见；而与之相反，她却有着众多丰富而坚定、炽烈的主张，而阿辽沙本人则只对那些能够掌握他甚至对他发号施令的人倾慕。在他和娜塔莎初恋的时候，娜塔莎也是因为部分具备了上述条件才吸引住了他，然而卡佳因为她本身就是个孩子，所以当然她比娜塔莎具备更优越的条件，而且从现在看来她在以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也仍然会是个孩子。她的这种孩子般的稚气，她的超乎常人的聪明才智，同时又有一些时候缺少理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让卡佳在阿辽沙眼中变得更为可爱。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越来越被卡佳所吸引。我坚信，当他们单独相处，一起聊天的时候，卡佳进行的原本相当正经的话题没准儿会变成一场兴趣盎然的游戏。虽然也许卡佳经常批评阿辽沙的无知，甚至已经将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心里，但是他觉得跟卡佳在一起远比跟娜塔莎在一起更为自由与放松。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起更为匹配。

“算啦，卡佳，算啦，行啦；每次你都是正确的，我总是错误的。这主要是由于你的灵魂远比我的高尚，”阿辽沙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将手伸向她同她握手告别，“我不去探望列文卡了，现在立刻就到她那里去……”

“你现在根本没有必要到列文卡那里去，如果你能按我所说

去找她，你就已经相当可爱了。”

“然而你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要可爱上一千倍，”阿辽沙满面愁容地回答道，“伊凡·彼得诺维奇，您得听我说一两句话。”

我们迈出两三步。

“我为今天的行为举止深感羞愧，”他对我低声说道，“我的行为真是太可耻了，我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深感歉疚，特别是她们两人。今日午饭后父亲把阿列克桑德琳娜介绍给我认识（她是一名法国姑娘）——她确实很有魅力。我……被她吸引住了……哦，说这个干什么……我和她们并不匹配……回头见，伊凡·彼得诺维奇！”

“他心肠很好，人格高尚，”我重新坐在卡佳身边时，她连忙说道，“但今后我们还会有很多机会在一起议论他，现在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您认为公爵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坏人。”

“我觉得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这样我们以后就更容易评论事情了。此刻我们再来说一说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您十分清楚，伊凡·彼得诺维奇，我真心希望您能将光明带给处于黑暗之中的我。您一定要清清楚楚、原原本本地向我解释这一切，因为，我是对阿辽沙所告知我的情况作出猜测，并以这种猜测作为我对最主要的问题作出判断的根据的。除此之外，我就无法从别的任何人口中了解到什么情况了。如此说来就请您如实告诉我，第一（此点是最重要的），您觉得阿辽沙与娜塔莎生活在一起会幸福吗？……这一点是关系到我最终决定自己将如何行事的前提条件。”

“谁能说得清楚这种事呢？”

“不能说得很清楚也是很自然的，”她插入我的话，“可您到底怎样认为？——因为您是个充满智慧的人。”

“我觉得他们是难以幸福的。”

“原因何在？”

“他们不相配。”

“我想也是这样！”她的两只小手紧紧绞在一起，好像痛苦不堪似的。

“那么请您再说得具体点。您听着：我急切地想与娜塔莎见面，由于我要跟她讲许多话，所以我认为，只要我能和她在一起，什么事儿都能迎刃而解。可是现在她的样子只能在我脑海中一遍一遍地被描摹出来：她肯定是一位异常聪明、认真、真诚和美丽的人，对吗？

“对。”

“我也敢肯定是这样的。嗯，如果她是这样的人，她又怎么会爱上一个像阿辽沙这样的孩子呢？您能否帮我分析分析：我经常思考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这根本是无法分析清楚的，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真是难以凭想像得出一个人是出于什么原因，究竟怎样堕入爱河的。不错，他的确是个孩子。然而您清楚人们是如何爱上孩子们的吗？”我望着她，她那双眼睛凝视着我，眼神中充满着真挚、认真、与热切之情，我看到这些心肠就软了下来。“愈是娜塔莎自己不像个孩子，”我继续说道，“她就愈是严肃认真、愈是快速地迷恋上他。他是那样的诚恳、真诚，而且非常单纯，有的时候真是单纯得令人感动不已。可能她是——我该如何表达呢？——可能是由于内心同情他才爱上他的。同情和怜悯会使一颗宽以待人的心堕入爱河的……然而我认为我不应该向您解释任何事情，相反的，我倒是要问问您：您是否爱他？”

我很冒失地向她提出了上面这个问题，并且我觉得尽管我问得有些突兀，但是还不至于因此而打扰这一颗天真纯洁之至的坦白的心灵。

“我真的还不很清楚，”她低声地答复我，眼神十分安详，“可是似乎是很爱他……”

“好，您看看。您能说出您爱他的原因吗？”

“他不虚伪，”她思考了一下接着答道，“当他一边凝望着我的眼睛一边同我说着什么事的时候，我十分喜欢这个样子……您听我讲，伊凡·彼得诺维奇，您是个大男人，而我只是个姑娘，现在我和您讨论这些问题，您觉得我这样做合适吗？”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什么关系。当然，这能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他们，”她朝围坐在茶桌周围的那一群人望了一眼，“他们一定会这样说，这么做不好。他们说的正确吗？”

“当然不正确！既然您心里认为这么做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那么……”

“我自始至终都是这么做的。”她打断了我的话，明显是出于要尽可能多地同我交谈的目的，“每次当我对什么事情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就会马上扪心自问一下，如果它是安安静静的话，那么我也就可以泰然处之了。人就该这样才对。我现在能够开诚布公地与您讲话，就如同对待我自己一样的原因，那就是，第一点，您是一个十分出众的人，我也知晓您在娜塔莎与阿辽沙相遇之前与娜塔莎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当我听闻这件事的时候，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您是从谁那儿听说的？”

“自然是阿辽沙了，他向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也忍不住哭了；如果从他那个角度来考虑这真是太妙了，我十分高兴见到他这个模样。我认为您爱他的程度比不上他爱您的程度深，伊凡·彼得诺维奇。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才开始爱上他的；嗯，第二点，我之所以能像诚实地对待自己那样开诚布公地对您讲话，那是因为您的头脑中满是智慧，您能够为我作出许多指导，为我作出的决定提供建议。”

“您何以认为我的智慧已经达到了一个足以指导您的水平？”

“您这个人真是的，怎么如此发问！”她陷入了思考当中。

“这只不过是我说说而已嘛，下面我们还是就最重要的问题谈一下吧。伊凡·彼特诺维奇，请您替我指点一下迷津：现在我觉得自己成了娜塔申娜[1]的情敌，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该如何处理它呢？我之所以问您他们在一起是否会快乐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日日夜夜都在考虑着这个问题。娜塔莎在这样的处境下是多么悲惨，多么悲惨啊！您想一想娜塔莎已经不再是阿辽沙所爱的女人了，可阿辽沙对我的爱意却变得越来越浓。事情是如此的吧？”

“大概如此。”

“他并没有欺骗过她。就连他自己也没搞清楚他自己已经不再爱娜塔莎了，然而娜塔莎也许已经知道此事了。多么大的痛苦在缠绕着她啊！”

“那您究竟想如何处理呢？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

“我这里有多种计划可以实施，”她严肃地说道，“但是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最为妥贴合适的。我如此急切地盼望着您的到来，就是期望您能够为我的这个难题出谋划策。您了解这一切事情的程度远比我深得多了。现在的我就把您视作救苦救难的神灵一样，您听一听呀，我当初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是真心相爱的话，那就应该设法使他们快乐地在一起，出于这种考虑，我宁愿自己作出牺牲去成全他们，对吧？”

“我清楚您为此作出的奉献。”

“是啊，我牺牲了自己的感情，但是以后他又开始跑来找我，而且爱我的程度越来越深了，所以我就开始暗自思忖，我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应该牺牲，还是不应该牺牲呢？按道理这是很不应该的，难道不是吗？”

“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答道，“事情必然会是这个样子的

---

[1] 对娜塔莎的亲切称呼。

……这根本也不是您自己的错。”

“我可不这么认为，您的善良仁慈让您这么对我说。然而我深深地感到我的心灵并不是十分高尚无私的。如果我的内心是高尚无私的话，我就会很快知道我应该作出怎样的选择了。我们还是不要再谈论这个令人烦心的问题啦！此后我又分别从公爵的口中、从母亲[①] 和阿辽沙的口中更多更清楚地知晓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这些情况中我认为他们在一起并不合适；如今您的说法又对此加以了证明。我下面思考的问题更多了：事到如今该如何应付？与其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们还不如干干脆脆地分手；于是我作出了最后的选择：从您那儿得到更为全面详细的信息，然后我会自己到娜塔莎那里，和她一块儿对事情作出最后的抉择。”

“然而如何抉择正是问题之所在。”

“我要让她知道：‘如果您热爱他超过您热爱其它一切，那么您就应该把他的幸福看得比自己本身的幸福更为重要，因此您们俩必须得分手。’”

“好，但是当她听到您的这一番话后将会怎么想？即便她接受了您的建议，但是这样做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她有吗？”

“这个问题也正是日夜困扰我的问题，另外还有……还有……”

这时，她突然难以抑制地哭了。

“您可能还不清楚我是多么地同情娜塔莎。”她轻声地说着，嘴唇因为哭泣而不断地抽搐着。

此外也没有什么交谈的必要了。我默默地望着正在哭泣的她，内心怀着一种似乎是爱怜的情感，我禁不住黯然神伤，也快要哭出来了。这个孩子是多么让人心疼啊！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问她凭什么会认为她自己能够让阿辽沙生活得快乐了。

---

① 原文为法文。

“您爱听音乐吗？”她问道，显然这个时候她已经不再那么激动了，但是因为刚才她一直在哭，所以郁郁寡欢的表情依然不可避免地挂在脸上。

“喜欢啊。”我回答，对她的问题我觉得有些惊讶。

“如果不耽误您时间的话，我想给您弹一下贝多芬的第三协奏曲。我现在正在练习这首曲子。这首曲子中蕴含着这所有的一切情感……这些与我现在的体会简直一般无二。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还是等到下回再谈这件事吧，目前我们还得继续我们的谈话。”

于是我们针对她如何才能看到娜塔莎、这一切又该如何处理等问题开始商量对策。她对我说，她的行动受到了别人的监视，尽管她的继母确实是个好人，而且也十分爱她，但是不管怎样也要想方设法不让她和娜塔莉娅·尼克拉芙娜相识；鉴于这种情况，她只能绞尽脑汁耍些滑头。有时候，她也一大清早的乘着车去外面兜风，但是几乎每次都有伯爵夫人陪伴。即便有时候伯爵夫人没有陪她一起出去，她也会让一个身体生着病的法国女人陪自己出去。这样的安排通常是在伯爵夫人感到头痛的情况下作出的。当然在这安排之前，她完全有把握去说服那个法国女人（一个作为女伴的老太婆），这是因为那个法国女人有颗仁慈的心。这样就使得她无论怎样也无法将去拜访娜塔莎的日子事先就确定下来。

“您一定会见到娜塔莎的，并且我敢保证您不会为此事而感到丝毫的后悔，”我说道，“娜塔莎本人也十分渴望能了解您，哪怕仅是由于要了解将接受阿辽沙的人究竟抱有怎样的目的，她也得认识您。所以请您千万不要再为此事而过分地忧愁。您不用再费心，这些问题就留给时间去解决吧。你们是不是有到乡下去的意图呢？”

“对，马上就要去了，没准下个月就走，”她回答道，“我自己还不太清楚，是公爵他自己非要这么做的。”

“您觉得阿辽沙也会追随你们一起下乡去吗？”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她注视着我继续说，“他一定会去的，这一点，您是十分清楚的！”

“嗯，他一定会去的。”

“我的上帝啊，这一切该会怎样收场，我真弄不清楚，伊凡·彼得诺维奇，您注意听我说。我一定会经常写信给您，要写很多封信，因为我要把所发生的一切情况都在信中告诉您。我想我现在是赖着您不放了。您以后还会经常来探望我吗？”

“我也说不准，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这一切得视具体情况而决定。或许今后我再也不会来看您了。”

“那是什么原因呢？”

“这与很多种因素相联系，最主要是由我同公爵的关系决定的。”

“他为人并非正派的，”卡佳斩钉截铁地说，“您可清楚，伊凡·彼特诺维奇，如果我到您那儿去找您，这样的行为妥当与否？”

“您自己是如何想的呢？”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这下我就可以亲自前去探望您……”她莞尔一笑，接着说，“我之所以这样讲，除了因为我十分敬重您以外，——也是由于我十分喜欢您……这样，您还可以教我学很多知识。我很喜欢您……我对您说这些话，您会不会觉得我有些恬不知耻？”

“怎么能说恬不知耻？我早已经感到您对我来说就如同我的亲人一般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那么您情愿与我交朋友啰？”

“噢，是的，当然是的！”我连声答道。

“嗯，但是他们一定会说，一个年轻女子做这种事是十分羞耻的，真是太不妥当了，”她说，又一次用手指点向围坐在茶桌四周聊天的那一伙人。公爵也许是专门给我们一个能够单独畅所欲言的机会，这一点我是有必要指出的。

“我的心里再明白不过了，”她继续说道，“公爵想要的是我的财产。在他们眼中，我完全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甚至对我讲话都毫不避讳。然而我却不这么想。我早已经成熟了。他们可真是一些奇怪的人；他们自己才像一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呢；嗯，他们究竟在为些什么忙得不可开交呢？”

“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我还没有问您：经常和阿辽沙在一起的列文卡和鲍林卡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都是我的亲戚，远房亲戚。他们头脑都十分聪明，为人也都很正派，但缺点是他们太爱讲话了……我对他们如何为人处事是十分清楚的……”

她又莞尔一笑。

“您打算在您拿到财产的时候，将一百万卢布送给他们，这是不是真的？”

“嗯，您看看，就以这个问题为例，他们总在针对一百万而喋喋不休，真是把人烦透了。当然，我也是乐善好施的，我很愿意为一切公益事业贡献力量，如此数额巨大的一笔款子放在我这能有多大用处呢？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我若想把它捐献出来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可以，然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进行财产分配啦、讨论啦、叫嚷啦、吵闹啦；钱究竟用在哪些地方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甚至他们就因为这个问题而争吵不休，——这可真是件奇怪的事。他们也太沉不住气啦。然而他们到底还是那样的真实，一点儿也不做作，并且……聪明过人。他们是在学习知识，这总比其他人过的那种日子好。您觉得呢？”

我们的交谈又涉及了很多事情。她甚至快要把她所能记住的一生的经历全都向我倾诉了，与此同时，她也对我的陈述极感兴趣，聚精会神地听着。她总在请求我多讲一些娜塔莎和阿辽沙之间发生的事情。当公爵来到我们跟前提醒我们该告别了的时候，时针已经指向十二点了。我向她告辞。卡佳握着我的手，满含热情，还用她那饱含深意的眼神望了我一眼。伯爵夫人请我以

后常去她家做客。于是我就跟着公爵一起离开了。

在这里，我又禁不住想发表一下我的一点儿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十分奇特，也许有些不妥当的。在我与卡佳进行一段长达三个小时的交谈过后，我获得了许多有关她的印象，但除此之外，心目中还产生了一种信念，这个信念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但又是如此的深刻，令人难以忘怀：她还完完全全是个孩子，对于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根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她所发表的一些议论，甚至当她在谈论一些十分严肃主要的问题时所运用的一本正经的口气，都变得如此荒诞和可笑……

第　十　章

我们上了马车，公爵对我说："您是否愿意同我去吃些宵夜？"

"这还真不好说，公爵。因为我没有吃宵夜的习惯……"我颇为踌躇。

"啊，是这样，我们可以利用吃宵夜的时候交流一下思想。"他接着说道，眼睛始终盯在我的身上，闪过一丝狡诈的神情。

"显而易见他想说点什么，"我猜，"但这正合我意。"于是我点头示意。

"太好了，那就去餐厅，大莫尔斯卡亚街的那一家。"

"什么，餐厅？"我略显紧张地问道

"对啊，有什么不妥吗？我一般不在家中吃宵夜的，您不会不赏脸吧？"

"但我没有吃宵夜的习惯，这您是知道的。"

"偶尔为之也没关系的嘛。再说这算什么，是我请您……"

我很清楚，他这么说，明摆着表示由他来为我买单。最终我同意去，但是我打算自己掏钱。公爵包了一个雅间，像是非常在

行地要了两三样菜和一瓶不错的葡萄酒，但这价钱实在是太高了，所以我只点了半只松鸡和一杯拉斐特酒。而这引起了公爵的不满。

“哦，难道您不愿和我一起吃饭，这可真令人发笑！朋友，请原谅！[①] 这真是……让人反感的畏手畏脚的拘于小节，是一种如针鼻儿般大小的自我保护心理。而且我敢肯定，这不仅仅是那可怜的自尊心在作怪，还戴着阶级的有色眼镜。您伤害了我的骄傲。”

可我并没有让步。

“哦，那就随你吧，”他说道，“我不勉强您……但我想问，伊凡·彼得诺维奇，我们能否像友人般地聊会儿天？”

“随你。”

“太好了，所以我以为您刚才那样为小节所拘是很不好的。就像其他作家那样。您这样一位文学家本应视野开阔，多与外界接触，可恰恰相反，您只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当然我现在说的已不仅是简单的一只松鸡了，而是您的固执，于是自我封闭，把我们这些人拒之于千里之外，这是不对的。这样会使许多美好的东西与您擦肩而过……而更重要的是，您将失去高升的可能，——退而言之，您出去多走走、多看看、多交往，也会为您创作小说提供许多素材，包括人物和类似这里的客厅布置，何乐而不为……哦，我把话题扯到哪儿了？当然，我知道你们对颓败的情景、逝去的外套[②]、皇帝派出的亲信、尚武的军官、政府的官员、悠久的历史和分裂派教徒的生活等等更感兴趣。”

“可是，公爵，您说得不对。我之所以有时与您们那个‘尊贵的群体’保持距离，是有原因的。一是那样的应酬太无聊；二是我实在不太适应那里的气氛，总觉得无事可做。但是无论怎么样，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小说《外套》，俄国作家果戈理著。

我还是会常去的……”

“当然，我就是在您一年才去一次的P公爵那儿认识您的。可其余时间，您去了哪里？不过就是在阴暗的小房间里怀揣民主主义的自尊心而消沉下去，当然作家们并非全是这样。其中一部分人更具探险精神，甚而是猎奇心理，我都有些受不了……”

“我恳求您，公爵，难道再没有更好的话题了吗？难道非得谈及我的那个小房间吗？”

“啧……您怎么生起气来了。您说过我们可以像友人般地聊天。当然，我是没有做出什么可以让您像对待友人那样对待我的事情。 他来，先尝尝这葡萄酒，味道挺好的。”

说着他就从那装满高级葡萄酒的酒瓶中，给我倒了半杯酒。

“亲爱的伊凡·彼得诺维奇，您听我说，我当然知道赖着与别人交友是何等的无趣与丢脸。但我们并非您以为的那样粗俗、鲁莽、高傲、让人生厌。同样您应予以肯定的是今晚你我共进宵夜，并非是您与其他作家不同，愿与我们交往，对我们这个圈子感兴趣，而是因为我俩今晚达成共识，要像友人般地聊天。您不否认吧？”

他笑了。

“因为目前您正扮演着一位女士的利益保护者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今晚您肯屈尊来此，是想探探我的口风，对吗？”他面露不太善意的笑容接着说道。

“您说得很对，”我赶紧截住了他的话，(我看透了他，他是那种对别人稍有控制力，就会显露出来以震撼别人的人。而他确实震慑住了我，使我不能马上就走，以至于我非得硬着头皮听完他的话，这一点他太明了了。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已不再像先前那样恭敬，甚而已不平等，讽刺的意味溢于言表。)“您说得很对。我之所以坐在这儿，确实就像您所说的。”

我原想说：“要不是因为这个，我是根本不会与您待在一块儿的。”可是我并没有说出口，而是用了另外一种语气缓和的词

句，可这样做并非是出于害怕，只因那讨厌的懦弱和绅士风度。

可话又说回来了，对方再怎么无理，再理所应当地受到羞辱，这样做也总觉有些不妥，虽然我打心眼儿里想回击他。公爵像是看透了我的心理，当我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流露出讽刺、不屑的神情，像是在观看我的胆怯，那种表情就仿佛是在宣战："量你也没这个胆，你只不过是在瞎说，啊，伊凡老弟！"绝对是这样，要不为什么我刚说完他就大笑起来，并像怜悯战败者那样假惺惺却故作关怀地拍了下我的膝盖。

"你可真逗，亲爱的伊凡老弟，"——从他的眼中我看出了"弦外音"。——"走着瞧吧！"我思忖着。

"今天我可真开心！"他大声说道，"可我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哦，对了，对了，老弟，是这样的！我很想与你说说那位女士的事情。我也想最好能把这事说明白，好与您达成一个共识，望您能理解。至于我刚才提到的那笔款子和那个头脑迟钝、口无遮挡，但已年过花甲的老人……算啦！算啦！我们先不去说他，这些都是随口说说而已！哈哈哈！大作家，您会想到的……"

我用惊讶的眼神望着他：我想他并没有喝多。

"说句实话，对于那位少女我确有敬爱之情，请相信我。而她的脾气、个性正印证了半个世纪前常挂在人们嘴边的那句，'没有不带刺的玫瑰！'还有一句经典的话：这刺因与玫瑰在一起，自己也沾了光，别具韵味。说实在的，阿列克谢虽智商不高，但单就其眼光来说，我想我在某些方面原谅他是不成问题的。这样的女孩除了让我喜欢以外，我还想在她的身上——（他的双唇随之抿紧，颇显深意）实施一些别的计划……算了，现在不提这些事情……"

"哦，公爵，您瞧瞧看！"我大声说道，"我实在无法适应您这种忽左忽右的方式，可是……还是说些别的吧，我恳求您！"

"您怎么又不高兴了！那行……我说些别的吧。但是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我的伊凡老弟，您敬仰她吗？"

“那还用说。”我冷冷地而又不耐烦地回答了这个令人反感的人。

“嗯……那、那您是否也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上帝呀，这丑恶的嘴脸始终不放过我。

“我不记得了！”我大声道。

“哦，对不起，我不再问了！请不要这样激动，别破坏了今晚我们如此好的情绪。我很久都没这样开心了。来，我们喝香槟吧！您以为呢，我的大作家？”

“哦，不，我并无此意！”

“别这样！您今儿得陪我喝几杯。我今天十分高兴，我的这番盛情让我都觉得感伤，以至于我无法独享这份快乐。谁预料得到呢，在将来为你干杯也不无可能。哈哈哈！伊凡老弟你对我知之甚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触的增多，我会让您产生好感的，但今天、眼下，我真希望您能与我悲喜与共，尽管我企盼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伤心流泪。嗯？伊凡·彼得诺维奇。请您想一下，要是我的热情随着失望的到来而退去，如云烟飘散，那么我保证今晚您来此想听点什么的愿望不会实现。您来这儿，不就是想探探口风吗？难道不是吗？”令人厌恶的他不知羞耻地又眏了眏小眼睛说道，“那就随您的便吧。”

这分明是最后通牒。而我也只好答应。难道他有意把我灌倒？我猜测着。在这儿我倒可以顺便说一则我先前听到的有关他的传言。听说在上层社会的沙龙中颇具绅士风度的公爵都喜好在夜里尽情疯狂、酩酊大醉，并拈花惹草、狂蜂浪蝶，堕落于令人厌恶而又神秘莫测的灯红酒绿的世界中……我还听过更耸人听闻的传闻……知道父亲酗酒的阿辽沙极力隐瞒这些事实，更不想让娜塔莎知道。这些本来他曾想跟我透点口风的，但终未说出，用别的话给岔开了，对我的提问也予以回避。而这些事都是从其他人那里听来的，说真的，我在开始时对此传闻还心存疑惑，眼下我不得不通过他下一步的行动来进行判断。

香槟酒端上来了。公爵给我和他各斟了一些。

“这个女孩可真招人喜爱，尽管她曾经羞辱过我！”他有滋有味地品尝着香槟，继续说道，“可是那个时候这些美丽的姑娘就会变得更加动人……您瞧，她一定以为这样做会让我蒙羞。还记得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吗？我被她彻底摧毁了！哈哈哈！她泛起红晕的脸更添妩媚。您了解女人吗？嗯？老弟。这苍白的脸颊有时会因红晕的突然出现而更加美丽动人，您是否留意过？哦，上帝呀，您怎么又生气了？”

“没错，我是不高兴！”我失控得喊了起来，“我现在根本就不想听您谈及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因为您用了这种不恭敬的口吻。”

“我……我绝不允许您再这样说下去！”

“哎哟！那就听您的，我们说点儿别的行了吧。我这人的脾气很好，容易相处。不如我们来谈谈您吧，我的伊凡老弟。说句实话，您挺招人喜欢的。我像朋友一样地待您，还满怀着发自内心的关心与怜悯……”

“可是公爵，我想谈些正经事会更好些。”我接过话头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想说说我们的事了。您看，您刚开口我马上就领会了，monami，可是如果刚才您不打断我的话，我就会向您证明我们谈论您的事与主题多么接近了。那么我将继续：我想说的是亲爱的伊凡老弟，您现在这样生活下去根本就是在折磨自己。请相信我，这样敏感的话题我是出于友谊才说出口的。您并不富裕。每次您都把刚从老板那里预支的稿费的一半用来还债，另一半用来维持接下来长达半年的生活，喝的茶水淡而无味；您不得不在小阁楼里急急忙忙又心存不安地写您的老板办刊物所需要的小说。您的情况是这样的吧……”

“即便是这种状况，也要比……”

“比一些小偷小摸、厚颜无耻、腐化堕落、奸诈龌龊要强得多。我知道您要说什么，这些书上都有。”

“那么我们就没有继续谈我生活的必要了。总不至于您要我教您——公爵大人如何做人吧。”

“哦，不必劳烦大驾。可是古语说得好，‘是脓包，总是要挤的’，难道我们还能避而不谈不成。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暂且不提那无味的小阁楼，除非那儿发生了令我感兴趣的事情。”让人烦到极点的笑声再次响起，“您这种毫无怨言扮演二流人物的做法真是让我感到惊讶。不过，我好像确曾在某处听到一位文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心甘情愿地充当一个不重要的角色，那么他有可能将在平凡中建立不平凡的功业……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论调好像别处都有，但是您要清楚，您的未婚妻被阿辽沙给拐走了，这却是事实。这一点我很清楚可您就像被蒙住了眼睛、冲昏了头脑，席勒式地做起了他们两个的月下老人，忙乎这，忙乎那，就像侍应生那样听从他俩的差遣，替他们做事……哦，对不起，伊凡老弟，我太激动了。请您谅解我，我只是想让您清楚这是他们玩的一种伤害您那正直、纯洁的情感并很让人生厌的把戏……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会引起你的反感，但这都基于事实。如果此种情况换了是我，我想我早就烦恼得命丧黄泉。这真是太现眼了！”

“公爵！”我高声断喝，气愤之情溢于言表，“您想怎样，难道说把我约出来吃宵夜，就是为了捉弄我、羞辱我！”

“我绝无此意，我的伊凡老弟，我绝无此意，今晚我只是毫不拐弯抹角地说出了事实，而且我盼望您能得到快乐。总之一句话，我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即让事情能够很恰当地得到处理。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先不提这段不愉快的事，但我还有几句话想讲给您听，请不要不高兴，即使两三分钟也行。是这样，如果让您和一位佳人走进教堂，举行婚礼，尊意如何？我现在所说和刚才说的完全是两码事，难道非得用如此诧异的眼光盯着我？”

“我正在静听您的后文。”回答时我确知自己的表情如他所言——惊诧。

“简而言之。我作为您的朋友，只想看到您幸福，拥有那种天长地久、真真正正、可以依赖的情感。为此，我斗胆介绍一位貌美如花、青春焕发的女子与您认识，只不过……这并非是其第一次罢了，您意下如何？我举个例子，我想您会理解我的，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就是那样的姑娘，而且与之而来的还有一笔足以令人心动的酬劳……（请您留意，眼下我所说的是另外一码事，与你我之间的事毫无联系）嗯，伊凡老弟，您是怎么想的？”

“要我说，您……已精神失常了。”

“哎哟哟！您是不是想对我饱以老拳来泄愤啊？”

我确有此意。真是令人忍无可忍。此时我觉得他就好比一只令人恶心的毛毛虫，一只让人见了就想把它踩得粉碎的蜘蛛。看他那自鸣得意的德行，全建立在对我的羞侮之上，他以为我就像一颗棋盘上的棋子任其支使，要我朝东，我不敢朝西。我可以想像得到，他正处于一种满足的畅快感觉之中，那种抛掉了、准确点说是揭下了虚伪、自以为彬彬有礼、高尚正直的外皮，尽显卑鄙、龌龊本质的轻松和满足，没准还使肉体也得到了一种欢愉。此时的他在一边观看我所表露的惊诧，观看我所表露出来的害怕与胆怯。可以看得出来，他从心里面就鄙视我、嘲弄我。

最初我就觉得事情好像是被提前计划过的，他必然会借此机会完成什么企图；但是对此我却无能为力，处于一种虽不愿意也要听完他最后一句话的境地。但我要忍下去、承担下去，为了娜塔莎我会这样做的，因为现在很可能就是整个问题被解决的关键时刻。然而这样的羞辱、蔑视的语言又叫人怎能忍受得下去，叫人如何心静如水地去宽容他！何况他非常明确地知道，我正处在非听不可的尴尬境地，这太让人无地自容了。“但是我对他也有用。”我这样想着，并不留情面，言辞犀利地回击了他。我想他清楚这一点。

“哦，我的朋友，”他又换了一种庄重的语气对我说道，“你我这样确实无法把话题深入下去，不如我们就此达成一个共识。这

些全是我的肺腑之言，那您就应非常友好地对此表示应允，而我的每一句话您都不理不睬。说实在的，本来也应该这样。行啦，朋友，您能坚持得下去吧？”

虽然他用尖酸刻薄的嘲弄眼神盯着我，好像要激怒我来回击他，但我强忍着按下了心中的怒火，缄口不言。而他就把我的这种沉默当做是不会离去的肯定回答而继续说道：

“别不高兴伊凡老弟，您干吗要冲我发火呢？这是生得哪门子气呢？是不是我说话太直率了，才让您如此？但是说老实话，您也压根就没有希望我还会说些其它的，这确实与态度是恭敬的还是如今这样毫无干系。因为不管怎样，我想表达的意思就和这会儿我所说的，没什么区别。您看不起我，对吗？老弟，难道您不觉得我身上有许多优秀品质吗？例如善良、纯真、直爽，还有善心肠，热心肠。[①] 我现在有一种想把什么都告诉您的欲望，包括在我孩童时期所有的那些调皮捣蛋的事。当然，我亲爱的[②]，其实事情并不难解决，如果您的热情、好心再多一些的话，我们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并可借此在互谅的基础上以期深入了解，达成共识。您不必对我的言行有所不解，以至诧异：那些纯真无邪，那些阿辽沙如诗如梦的田园牧歌的生活，那些席勒的气质，还有那些同娜塔莎（我确实应该承认她是一个非常天真美丽的女孩）所做的种种不可告人的事情中所有的高贵正直的品质，都使我厌烦到了极点，所以厌恶之情促使我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一切的一切拿来嘲弄一下，而我也会因此而乐不可支，这是发自内心的欢愉。这不，幸运天使已经降临，带来了机会。再说我也真想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哈！”

“我确实已惊诧于您的言行。我也确实琢磨不透您。跳梁小丑说话的神态，语气竟同您这么一致。这直爽让人始料不及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

“哈！您所说的确实有些颇有道理！多么让人心动的比方！我尽情饮酒疯狂放纵，我的老弟，我酩酊大醉，但是我却从中得到了快乐。可您，我的大作家，应给予我最宽容的胸怀。哦，算了，我们还是再干一杯吧，”他自鸣得意地边说边倒酒，“老弟，您对那个在娜塔莎家度过的可笑的晚上应该还未忘却吧，而我就在那个夜晚被完全摧毁了。没错，娜塔莎本人非常招人喜爱，但是我却始终不能忘记我从她那儿回来时的感觉：气得快要发疯，对此我刻骨铭心，也绝不回避。放心，也会有我们发表意见的一天，而且这个机会马上就会来的。不过现在我们先不去理会它。我顺便跟您说一声，我有一种不为您所知的不同别人之处——对那所有无聊的、根本无价值可言的纯真和田园牧歌，我均表憎恨、厌恶。而我所钟爱的享乐之一就是和他们一样，并和他们混在一起，配以同样的说话口气，友好地善待并支持一个青春永远焕发的席勒，之后突然吓住他；我会当着他的面揭下虚伪的外衣，露出一副早已扭曲、不成人样的脸孔，与早先洋溢着热情的脸成天壤之别，像小鬼般对他吐出舌头，吓他个措不及防。怎么？您对我的做法还并不理解，可能您以为这些做法无耻、卑鄙、龌龊，对吗？”

“没错。”

“哦，您很直率。但是如果我要被他们欺负了，您说我该怎么办呢？我也坦白得有点过头了，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还想再告诉您一些我人生中的其它一些特别的事。通过这些事您可以更深、更全面地认识我，再说这些特别的事还挺有趣。是的，我今晚好像是有点像跳梁小丑；但小丑恰恰是坦诚的，对吗？”

“您瞧，公爵，现在时候不早了，我想我还是……”

“什么？上帝呀，你怎么这么倔！这么晚了您慌慌张张地想去哪儿？不如我们再坐一会儿，就像友人一般说说心里话，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喝喝酒、聊聊天的那种。您以为我醉了。哈

哈！我不在乎，倒有点歪打正着的劲儿。真的，这种洋溢着友情的约会总会让人勾起美好、愉快的回忆，如昨日之事历历在目。哦，伊凡·彼得诺维奇您并非那种易感伤的人，而且冷血无情。对于我这样的友人，您怎么忍心连一两个小时也不愿花在我的身上？再说这也涉及到了你我之间的事……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您还应该感谢我给了您这样一个好机会，我的大作家。要知道，我可以成为您新小说的主人公原型，哈！上帝呀，我今儿可真是坦白得惹人爱。”

很明显，他醉了。凶狠、憎恶的神情映于他那扭曲的脸上。他表现得要讽刺人、攻击人。“不过这样也挺好，最起码醉了的他会清静点儿，”我想，“酒后吐真言。”此时他的头脑是清晰的。

“我的老弟，”他开始自鸣得意地说道，“我刚才曾说过，有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对着某些人吐舌头。不过我这样说好像有些不准确。我的坦白直率、孩子般的纯真，您却把这些全看做是跳梁小丑所为，真是让人觉得好笑。可是您如果因为我的礼貌不周，甚而觉得我的行为像无知的粗俗乡下人，简而言之，因为我与您谈话语气、方式的改变，您就对我抱怨、生气，并对我的行为显出不解、诧异，那么您可真是大错特错了。首先，我行我素让我心中畅快；其次，我并非在家中，而是与您在一块儿……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和您能像友人一般饮酒取乐；最后就是我有一种喜欢把那些异想付诸实施的嗜好。您知道吗，某一时期，我自己由于一意孤行，都快使自己成为空想家和慈善家了。哦，我想我的这些想法与您也许不谋而合了吧！不过这些异想与做法都是在我年轻气盛时才有的，离现在已经很久了。我还想得起来，那时我曾到乡下我的庄园去，只因怀揣着人道主义的想法。不过现在想来觉得真是没劲到了极点；您是不会料到那时我都做了些什么。百无聊赖的我就去接近那些年轻貌美的少女……哎，您还没有生气吧？我的老弟，别紧张，我们这是轻松的朋友聚会。这时应该揭掉面具，纵情享乐。我是俄罗斯人，有着真正的俄罗斯

人的性格，我热爱我的国家，享受着狂歌纵饮的快感，更何况人生如浮云，应尽情享乐才对。否则等灵魂升天之时，一切都已晚矣，所以我开始接近那些美丽的女人。我还记得有一位有夫之妇，她是个牧羊女，丈夫是个年轻、英俊的农民。为了得到这个女人，那个农民被我折磨了一番，甚而差点儿被我支出去当兵（我的大作家，这些全是以前所办的蠢事）。最后他死在了我在乡下开的一所医院里……那是一个配有十二个床位的医院——它的医疗装备先进，卫生情况良好，还配有地板。只是它早已被我拆了；而更可怜的是，那个拥有美丽少妇的农民差点儿一命呜呼于我的皮鞭下……嘿，怎么您又生气啦？您是否因听到我刚才说的而感到浑身不舒服，您是否觉得自己正直崇高的情感被侮辱了？算啦，算啦，我的伊凡老弟您还是安静下来吧，心平气和些，因为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那时心怀浪漫主义的我做这些事时还在想着是在造福于人类，对他们施以我的善良……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当然现在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拿着鞭子打人。哦，您此时可以做鬼脸了，因为现在正适合我们这样做……那个阿赫米涅夫倒是如今最令我发笑的人，他会知道那个农民的事，我敢担保……可您知道吗？那个阿赫米涅夫心肠太好了，以至我觉得他的心软得就像棉花。不仅如此，那时他还对我倾慕已久，可想而知，他以为我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对的。于是他坚定地支持我，别人说的他一概都不听信，确实是言行一致；而这种一致也就意味着他拒绝了事情的真相，前后长达十二年之久，这其间他对我的信任坚如磐石，直至有一天他发现我这个披着慈善外衣的家伙是个祸害，并且已在侵害他的家庭，哈哈哈！只是这都是些题外话，我们还是再喝一杯吧，我的小老弟。不过我想问您一句：您对女人感兴趣吗？”

我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而他也开始了继续演讲，并打开了第二瓶酒。

“那些美丽的姑娘总是我在吃宵夜时谈话的主题。不如一会

儿我们用完餐之后，我把一位菲莉贝特小姐[1] 介绍给您，——行吗？您的意思怎样呢？哦，您瞧，您这又是怎么啦？难道连看我一眼也不愿意吗？哼！”

他默然了，像是在思考着什么。可是蓦地，他抬起头看了看我，颇有深意，然后又开始说道：

“大文学家，我想告诉您一个自然法则，而且您对这些好像完全不了解。我知道，我在您的眼中是个有罪的人，说得更严重些就是流氓、无耻之徒。但是您听我说，如果我们可以做到（但就每个人的自然属性而言，这恐怕是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的），如果我们能做到揭下面具、敞开心扉、把自己心灵最深处那些一直封闭、隐藏的东西拿出来同别人讲讲，这些东西中有他一直不敢说和那些以前从来都不会对别人说的，以及连对自己的好朋友都难以启齿的和自己都不敢去面对，没有胆量讲出来的事情，——那么当我们做到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世界已被我们心中那些本不敢告人的东西给弄得污浊不堪，我们大家也都未能幸免于这场灾难而归西。顺便说一下，其他人之所以赞扬、羡慕我们上流社会的习惯、规矩，其实原因就在于此。而这些被赞扬的风气、习惯并非只是些表面化的东西，而它本身还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含意，——这绝不是指道德品质，而是指自我保护以及生活上的舒服安适。不过，更准确一点地说，还是指舒服安逸吧，因为我觉得道德和安逸好像是一码事。换句话说吧，安逸就是道德的延伸，我们竭力使所做的符合道德标准，其实无非是想过得更好。而对于规矩、礼节等问题，我想还是等到以后有时间的话再聊，因为现在有点偏离了我谈话的中心，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在将来就这个问题跟我谈一谈。不过通过今晚你我的谈话，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您说我无耻下流、毫无道德、无可救药，因而来怪罪我，但是我想说的是之所以造成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只因

[1] 原文为法文。

为别人隐瞒了自己，而我揭下了自己的外衣罢了；也就是说我讲出了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事实，而这我在前面已提到过……我知道这样做会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是我现在就想讲出来。哦，您可千万不要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他笑着并带着嘲弄般的口吻说道，“我知道因为我这样做了，才使您怪罪于我，但我并不后悔，也不想让您原谅我。并且我还想强调一点：我并没有要把您置于尴尬不安境地的意图，我也并没有逼您讲出您自己是否内心也有类似的事情，好拿着您内心的秘密来安慰与支持自己。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可见人的。而我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

“哦，公爵，您这根本就是信口雌黄。”我用鄙视的口气对他说道。

“什么，信口雌黄？哈哈哈！您是不是想让我说出您现在的想法？那么好吧。您现在的疑问就是您被我带到这儿来，并且毫无理由地听我说出了那么多的心里话，您是想问，我是出于何种目的？对吗？”

“没错。”

“好吧，这一答案您将来会知道的。”

“我想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您喝了大约两瓶酒……神智已不太清楚了。”

“什么，您是说我已经醉了？可能吧。不过说我神智已不太清楚了！总比说我‘醉得不省人事’要客气一些。嗯，你可真是个左右逢源的人！不过……我们之间好像又动了肝火，但是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多么吸引人啊！大文学家，如果你问我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魅力，最吸引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您——女性。”

“可是，公爵。我不理解的是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以至于我被当成了您的朋友，并且您还毫不遮掩地把您心灵深处的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或是说隐情告诉了我？”

“哦，这个嘛……我刚才不是说过嘛，您将来会明白的。您没有必要因此而心神不宁；但是这本身好像就没有道理可讲；您是个作家，您应该能明白我，再说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对您说了。一个人蓦地揭下自己虚伪的外衣，并且近乎疯狂，不顾体面地无所畏惧地把自己展露于人前，我告诉您，他是为了从中体味一种不同寻常的心满意足之感。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巴黎，有一位官员精神不很正常，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他的言行确实只能是一个疯子所为，所以这位官员被人们送到了精神病院。您知道当这位官员病发之时，他是如何表现的吗？还是我来说吧，他是这样自娱自乐的：在家里这位官员把衣服一件一件脱掉，甚至于遮羞布都毫不犹豫地脱下，一丝不挂的像个刚出生的婴儿。不过比婴儿还多几件，穿着袜子和鞋，披着一件完全可以裹住全身的斗篷。不过这一身装束绝非是在家里用的，因为他就这样面不改色，无所顾忌地上街了。不过，全身裹着大斗篷的他从外表看起来与旁人并无不同，在街上慢慢悠悠地踱着步，以此消闲。但是如果在一个清静无人打扰的场所他遇到了一个独自行走的人，那么他就像发现目标一样径直朝那个人走过去，脸上没有任何不轨的神情，且恰恰相反，他满面肃穆，但他会在那人面前猛地停住，并敞开了自己的斗篷，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身体。这种局面僵持了一会儿之后他就又重新裹起斗篷，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从那个早已被吓傻的行人身边走过去，此时这位官员的神情是那般的庄严肃穆，安然无事，就好像戏剧《哈姆雷特》里的那个幽灵。他把这样的做法当做消遣，并以此为乐，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成年人，甚至还有小孩，此幕常常上演。人们也并没有放弃反击的权利，而是在那个席勒式的不正常的官员没有丝毫准备的时候，突然伸出舌头，做个鬼脸，而在他们因为如此做法也从中获得异常的欢乐的同时，那位官员已成了‘木鸡’，真是瞠目结舌，您觉得这个词用的如何？它曾出现在与你们同一时期的一位文学家的大作里。”

“但是那位官员精神错乱，可是您……”

“我精神正常？”

“没错。”

公爵放声狂笑。

“是的，伊凡老弟，很对。”他说道，卑鄙、不知廉耻的神情溢于言表。

“公爵，”见到他那种不知羞耻的样子而感到浑身不自在的我说道，“您怨恨我们，当然我也在其中。于是您就把一切都归咎于我，并开始单冲我一人复仇。这些全是您那不值一提的虚荣心在作怪。而且您的憎恨，那些对于我们的憎恨也是不值一提的。我们冒犯了您，就在那个您一直耿耿于怀的夜晚。不过，您也只能如此了，除了彻底摧毁我的人格、自尊心，加以鄙视以外，您还能怎样？您还能有什么杀手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本应遵守的礼节都遭到了您的侵犯、践踏。您不过就是想让我明白，您可以非常直接坦白地、出人意料地在我面前揭掉您那虚伪、令人厌恶的外衣，并无任何愧色，其实这无非是想显示您的不知羞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他紧盯着我，野蛮而恶狠狠地说，“嗯？难道是为了表明您能看透人心？”

“只是为了告诉您：对您，我并非捉摸不透。”

“这是什么意思，我亲爱的，”[1]他又重新回到了那种轻松自然，热情高涨的谈话氛围之中，变换了口气说道，“没事，您只是扰乱了我想说的中心意思而已。咱们喝酒吧，我的朋友，[2]来，让我给您倒一杯酒。我并没有别的意思，刚才只是想给您讲一件十分有趣十分美好的事情。那我现在就简要地说一下吧。以前我结识了一位女人，之所以称她为‘女人’是因为她已有二十七八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岁了，早已过了青春少女的时代，但是她貌美无双！酥胸坚挺、身材苗条、婀娜多姿！她的眼光似闪电，有神而又不可侵犯；她的行为透出冷峻，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大家都说她是冰山，是那般的高不可攀，给人以震撼，让大家都可望而不可及。在她的那个活动集团里，再也没有人能比她更不讲情面。她对那些放肆的淫荡行为严惩不贷，而且对其她女人所表现出来的，一点点软弱也不放过。而且在她的那个活动集团里，她拥有着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并配以相当的权力。所以在她的势力范围之内，就连在那些自命不凡、德行兼备、最让人发怵的老妇人眼里，她也是被崇敬与被恭维的对象。她对其他人的铁面无私就好像中世纪时的女修道院院长。那些年轻貌美的女人一看到她像鹰一般锐利的目光，一听到她对自己不满意的评价，她们就会非常害怕。因为她哪怕只是一句话的评价或是一个含蓄的暗示就能使人名誉扫地的威力——在社会上她给自己创立了这么一个权威的位置；——而这一切连男人都会让她三分。后来，她参加了一个信奉消极无为的秘密组织，当然这个组织标榜着庄重威严、心如止水、别无所求……可是结果如何呢？您想也想不到，那个惩治别人放荡行为，铁面无私的女人自己却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幸运地成为了她的搭档。也就是说——我是她的只在屋内不在街上的情人，我们把秘密约会安排得天衣无缝，无人察觉，包括她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发觉出蛛丝马迹，甚而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去想。而这不可告人的一切让她的一个美丽如花的法国女佣知道了，但是这个女佣并没有说出去，恰恰相反，她还严守秘密；因为她也参与了进来，我们三人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而这位女佣是如何与我们混在一起的，我现在暂且不提。而那个女人的放荡行为我想就连德—萨特侯爵[1] 也未必能想像得到。而与这个女人寻欢作乐时最吸引你的、最让你神魂颠倒的就是那

---

① 法国色情作家。

种神秘感以及不知羞耻的道貌岸然,我和伯爵夫人所做的一切正是对她在社会上所推崇的、所树立的、所一直在竭力维护的一种讽刺与挖苦,其间还夹杂着我们魔鬼般、放肆的淫笑和肆无忌惮地捣毁、摧残社会上极力维护的行为准则的快感——而关键的是我们做这些事时的那种肆无忌惮,那种无所顾忌,那种颠狂至极点的感觉。而这一切绝不是一般人能想像得到的,甚而那些情场老手也从未体验过——而这些就是我和伯爵夫人作乐时感触最深的东西,而这一切与她平日的冷峻、庄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真的,相信我,伊凡老弟,她是幽灵的再现,但是这个幽灵却让你心荡神驰,乐不可支,你根本是不能,也不愿拒绝的。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她,都会热血沸腾,抑制不住的喜悦。当那飘飘欲仙,死去活来的性爱高潮到来之时,她就会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叫并放声大笑,我太了解她是因何而癫狂大笑,所以我也就跟着同样颠狂大笑起来……至今我想起那个令人激动的场面仍旧心动不已,血往上涌,虽然这一幕幕发生在多年以前,但仍让人记忆犹新。不过好景不长,一年以后,我就被她给甩了。虽然此举让我气愤不已,并想回击她,对她的所作所为加以惩治,但我静下来想想也是无计可施,只怕还会引火上身。您想那,谁会相信那个高贵的她会做出这种事?谁会相信我的话?啊?我的伊凡老弟,您会怎么想呢?"

"真下流!呸!"我就像受刑一样听完了他那番令人作呕的话,无法控制地喝道。

"您这样的回答倒是真符合您的身份,要不我也就不会认您为朋友了。因为我早就猜到了您要这么说。哈哈哈!不过这一切您现在还无法理解,我的朋友,等到您再成熟些,经历得多些的时候,您就会明白我所说的意思了。不过目前——您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些肤浅的事件。但是从您刚才所说的话来看,还不能称您为文学家:您还不如那个贵妇会生活,会懂得从生活中找到并体味那些快乐。"

“可是您干吗要做这种不能见人、遭人唾弃的兽行？”

“您所说的不能见人的兽行指的是什么？”

“就是您刚才讲的和那个女人一齐做的那些事。”

“哦，上帝呀，您怎么可以把这叫做‘兽行’呢？——从这就可以看出您还不成熟，没有自己的主见，要不别人说什么，您怎么就会信什么。没错，我坦白地说，有时这个‘有主见’也会得出背道而驰的结果，不过……算了，算了，我们还是说些浅显易懂，不太复杂的，怎么样？我的朋友……您不得不肯定地说，这些全部是瞎编乱造。”

“那您说什么是真实可信的呢？”

“我本人，就是我——绝非瞎编乱造。这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世界都是因我而生，是为了我。而且我还坚信，我的伊凡老弟，我们本来可以过得更舒心。我所说的这些话在我看来是一种信仰，是一种支持我们活下去的信仰，哪怕是清贫、痛苦的生活，我们也可咬牙挺过，否则等待我们的只有服毒自杀。听说，还真有一个愚蠢的人照此做了。他高谈阔论，谈那些深奥的哲理，而后他发现这世上的一切，包括早已被人们认可的、理所应当的、合乎常规的人类应尽的义务，都该被摧毁，于是他什么也没有留下，有的只是一片空白，最终他忍无可忍，意识到氢氰酸[1]才是这世界上惟一美好的东西。不过我猜您会说，这些都并非实际生活，而是像戏剧中的哈姆雷特那样被赋予了异常气愤以致使人心灰意冷的想法，总而言之是一种我们始终都无法理解、让人恐惧的事物。但是您是个文学家，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并不起眼的人，所以在我看来，看待事物的时候越简单、越实际越好。这就好比，我现在已经甩掉了身上的一切包袱，踢开了阻挡我的一切绊脚石，这其中还包括我本应承担的责任。不过如果这些责任之类的东西能给我带来一些利益的话，我还是可以把它接受下来

① 一种化学物质：毒药，药性很强。

的。哦，不过我想您是不会像我这样看待事物的；因为您的双脚已经被锁链牢牢地拴住了，而您的喜好也是不同一般、有些不正常的。只有梦想、崇高的品德才是您所关注、欣赏的。可是，我的伊凡老弟，虽然我很愿意相信您对我说的那些话，但是我也不得不坦白地说，那些极端的，近乎疯狂的个人主义才是您所推崇的崇高品德和正直无私的根源。那么您要我相信谁呢？可是我知道如果一件事情的外衣越华丽，那么其中肮脏的黑暗也就越多，个人主义也就更加充斥于其中。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只坚信并执行一条原则——关爱自己。其实人生就如同一场买卖；您没有必要浪费金钱，但也可以拿出些钱来花在其他人身上，只当是履行自己对亲戚朋友等人的照顾义务，——而这就是我的道德标准。不过既然您特别想知道我到底是如何以为的，那么我也就不向您隐瞒了。其实在我个人看来，为照顾亲戚、朋友而花的那笔钱也完全可以省下来，并且尽一切可能让他们无偿为您劳作。我承认，我确实没有什么梦想，更确切点说，我也并不愿意有什么梦想，因为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我虽然没有梦想，但我自以为过得舒舒服服，生活得自由自在……并且就一般情况来说[1]，我不用氢氰酸，也过得去，对于这一切我感到很满足，很快乐。因为您要明白，如果我还有些道德品质的话，没准我还真有可能会用到它，就好似那个傻瓜哲学家（他绝对是个具有日尔曼血统的人）。哦，我绝不可能采取那一愚蠢的举动。这世界、这生活被多少美丽、诱人的事物所点缀！我热衷于荣誉、地位和房产；我喜欢打牌时孤注一掷的感觉（我十分热衷于打牌）。然而比这一切更吸引我的，更让我为之倾倒的还是女人……那些形形色色的女人；甚至于我更欣赏那种躲躲藏藏、神神秘秘的感觉，寻欢作乐时越是出人意料、手法多样、新鲜，我越是觉得过瘾，以至于因我与太多的女人发生了关系而染上了一些疾病……哈哈

[1] 原文为法文。

哈！怎么您又生气了。哦，不是，这次从您脸上、眼中看到更多的不是愤怒，而是鄙视！”

“算是让您说对了。”我回答说。

“哦，那就听您的吧。可是我想说，无论如何服氢氰酸都要比染上这种疾病要痛苦得多，对吗？”

“错了，服氢氰酸总算还可以清清白白地一了百了。”

“我刚才特意在话的最后加了一句‘对吗？’就是为了想听到您的答复；而这一答复我也早已预料到了。可是，我的伊凡老弟：如果您是打心眼儿里热爱我们这个世界，尊重我们的人类，那么您就该祈求大家——那些智商高的人拥有和我同样的喜好，甚而不妨也可和我一样染上这种疾病。因为这样做就不至于这个世界上只剩下那些愚蠢的人，而智商高的人却因孤单一人而绝望无助了。那样的话他们可就快乐无比啰！您知道，时下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弱智儿童欢乐多。您要知道，其实最大的快乐就是和那些愚蠢的人在一起，并且对着他们说道：‘这蛮不错的呀！’您还别说，您认为我不愿抛掉那些个人的主观意见，保守死板、热衷于追逐名利，其实不然，全因我发现我存在于一个虚伪、无聊的世界里。可是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倒也感觉不赖，舒心安逸，所以我就开始随波逐流，并且坚定地宣布我要支持它，可是我一旦觉得时机成熟，我会第一个站出来去反对它、批判它。你们的那些新理念，我全了然于心，只是不说而已，但这些理论从来就没有吸引过我，它也确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把我吸引住。我也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有所愧疚。原则就是您如果能让我感到舒心，心满意足，那么我就会支持你，而像我这样的人一抓一大把，而我们也确实过得如意开心。这个世界中的一切一切都有灭亡、被摧毁的一天，可是只有我们这类人可以长驻于世，得到永生。而我们的存在是自打世界存在的那天开始算起的。整个世界就像一座城市那样被海水淹没，而我们就像一座座冰山那样坚不可摧，漂浮于海洋之上，直到永远。随口问一句，您

以为我们这类人有多强的生存能力？我想我们这类人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生存能力。您是否对此表示出了怀疑？可是您也看到了，我们这不全都活到了八九十岁。换句话说，幸运天使始终在我们的头顶上转。哈哈哈！我一定能活到九十岁。我讨厌死，我对死也心怀恐惧。只有鬼才会知道你会是个什么死的方式？嘿，我们干吗要说这些丧气、倒霉的话题。准是那个服用氢氰酸求死的愚蠢哲学家让我引发了这么一大串的感慨。去你的吧，倒霉的哲学！让我们喝酒吧，我亲爱的！[①]开始时，我们是在谈论那些美丽的少女……哎，伊凡老弟，您要去哪儿？”

“我得走了，而您也应……”

“行啦，行啦！怎么说我也是向您说了那么多掏心窝的话，可是您看看您，甚至于对我所说的仍处于麻木状态。而我所说所做的一切不都非常明显、有力地表明了我对您的友情吗？哈哈哈！我的大文学家，您太冷血了，太不通人情了。不过请再坐一会儿，我还想请服务生再拿一瓶酒呢？”

“什么，这已是第三瓶酒了。”

“第三瓶。要是说起品德，我的晚辈（我相信您不会介意我用这么亲昵的词来叫您：谁又能肯定呢，也没准由于今日我对您的开导、教育，会给您今后的生活带来许多的裨益呢）……哦，总而言之，我的晚辈，对于那些品德，我刚才已经对您提起过，我是这样说的：‘一件事情的外衣越华丽，那么其中的肮脏、黑暗也就越多，而个人主义也就更加充斥于其中。’为了您能更清楚地领会这一句话的意思，我给您举个例子、一个美好的例子：我曾经爱上了一个少女，那种对她的倾慕几乎是发自内心的，而她确也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

“是不是那个被您骗光了钱财的可怜少女？”我厉声喝断他的话，实在忍无可忍。

---

① 原文为法文。

听此，公爵浑身颤抖了一下，面色苍白，两只眼睛就像两条火舌一样想吞噬我，此时的公爵陷入无比的疑惑、恐惧和愤怒当中。

“嘿，慢着，慢着，”公爵好像在喃喃自语地说，“慢着，给我点儿时间，让我回忆一下，我有些想不起来了，我可能真的喝多了，头脑有些混乱……”

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但是双眼依旧那般愤怒、不解、狠毒地盯着我，而且还传送着询问的信号。与此同时，他的一只手紧握着我的手，我相信，这绝不是什么友好的表示，而恰恰相反，他是怕知道这件事后我拔腿就走。周围一片寂静，空气都要凝结了似的，但我保证，此时公爵的脑子正在飞速地思索，推测并判断这件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是怎样泄露出去的，而我又是从哪里听说的，这其中是否隐藏着什么玄机，甚而是陷阱？这种局面持续了将近一分钟。之后他又蓦地改变了态度，回到了先前的那种状态，双眼又被那种令人厌恶的讽刺、鄙视、醉酒之态所笼罩。他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哈！您顶多是个塔列兰[①]而已！可是您来看看，那个女人竟然用手指着我的脸骂我是骗子，偷走了她的钱财，我可真是平白无故地被人羞辱！你都想像不到，那个时候她的声音有多尖，嗓门有多大，说的话——确切点儿说应该是骂的话有多么难听啊！简直就跟疯了一样……她自己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与行为。可是您说几句公道话吧，我可真是平白无故受辱：首先，我从来就没有做像刚才您所说的那种卑劣行为——骗取那个女人的钱财。因为事情的真相是她自愿把钱给我的，所以我也并没推辞，就收下了。这难道不对吗？这就好像现在您如果心甘情愿把这件体面、潇洒的晚礼服赠送给我（他说时，用手指了指我身上

① 塔列兰（1754—1838）：法国人。是一位毫无准则可言、奸诈，但目光长远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穿的也是我仅有的一件晚礼服。可我并不觉得它体面、潇洒，恰恰相反，我以为它并不合身，这还是三年前一位名叫伊凡·斯科尔尼亚金的裁缝给我做的），我会毫不客气地穿上它并向您致谢；可是过了一年之后，您又蓦地回头来跟我要这件晚礼服，并且与我大吵大闹，可是我只能遗憾地告诉您它被我穿坏了。难道这是我的错吗？那么我就要问您了，谁让您早先把这件衣服送给了我呢？再说，这钱虽属于我，但我也没有说再不还给她了，可是您也得为我想想啊，我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能弄到这么多钱，而且您让我去哪儿去筹这笔钱？其实这也并不是无法解决，关键的问题是我讨厌那些田园牧歌和席勒的气质，而这一点我早就已经提过了。可是您根本想像不到她当时的样子：她当着我的面，故弄玄虚、夸张作势、高声大喊地说她把钱送给了我（当然她说的那笔钱已经属于我了）。我气愤异常，但是我极力控制自己，保持头脑冷静，并对当时的整个场面进行了评估与判断，我之所以这般随机应变，全是由于我从来都不会放松警惕：我在想，如果我现在一旦心软，把那笔钱重又给了她，我可能会后悔莫及，因为也许这样做可能会害了她。我的做法反而会使她免于遭到不幸和品尝痛苦，而这一切要归功于我。而这样她一生都不会咒骂因为我还给了她钱而使她饱尝艰辛。可是我的伊凡老弟，您要知道，至于那种不幸和痛苦其实可以从其中获得一种近乎于高尚的欢愉，因为她会感到她本人是多么的心胸宽广和何等的英明，而且她还可以任意行使她那把欺骗和侮辱她的人叫做色鬼的权利。确实，在席勒式人物的身上，这种欢愉，这种从埋怨、愤恨当中提取、生成的欢愉并非是不容易见到的；——将来的某一天，那个女人可能连一粒米也不会有，但是我以为她不会忧愁的，恰恰相反，她还会感到快乐。所以我并没有把钱还给她，因为我实在不忍心毁掉她享受这种快乐的机会。而这样的做法及其结果更令我坚信了我信仰的原则：人们表现的大方越是令人注目越是宣扬得娓娓动听，那么其间掺杂、隐匿的令人厌恶、道貌岸然

的个人主义也就充斥其中……怎么您还没有看透这些把戏？那么为什么您老是想揪住我的小辫子不放，进而去讽刺我、嘲弄我呢？哈哈哈！嘿，我的伊凡老弟，您承不承认老想着抓住我的小辫子呢？……哦，塔列兰！”

“再见！”我起身说道。

“慢着！您再稍等片刻，我只有两句话了，”他喊道，那种令人厌恶的语气突然又庄重了起来，“请让我把这最后的两句话说完：我希望您能从我今晚对您说的这一席话当中，准确清楚地得出一点结论（而我也相信，您应该能看得出这一问题所在），即我绝不会因为其他人而抛掉我的权力和好处。我热衷于对金钱的攫取，因为我不能没有钱。而卡吉琳娜·菲奥多诺芙娜手里有大把的钞票，这都是她那收了十年酒税的父亲给她的。也就是说，卡吉琳娜手里有三百万卢布，而我太需要这笔钱了。哦，我确实得承认阿辽沙和卡佳俩人可真是绝配：全都是愚蠢之极的笨蛋，而这一点正中我下怀。我非常想看到他们两人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并且我要为撮合此事不遗余力，我正在焦急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据我所知，伯爵夫人和卡佳在两三个星期以后要到乡下去。而阿辽沙必须得随同她们前往。所以我想请您给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捎去个口信：不要给我来什么田园牧歌，也不要给我来什么席勒气质，这一切都令我反感，所以不要和我对着干。我可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手段毒辣的人，因为我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放弃我的利益，您要知道，我并不惧怕她，所以事情应该照我的想法发展下去，一切都该照我的话做。之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就是要向她提出忠告。要她做事时需小心留意，言行举止千万不要鲁莽，可别一时冲动做出什么不明智的事来。否则她会为她的行为付出代价的。她本应该感谢我的，只因我并没有运用法律的手段好好地惩治她。而您，我的大文学家，您应该懂得家庭的和谐安定是需要法律这一武器来维护的；孩子遵从父母之意这是受法律保护的，而法律对那些挑拨、煽动孩子不听从父母

安排，不担负对父母的义务的人是绝不允许的。

“另外，我还想请您再思量思量，那些达官贵人都与我有交往，而她呢？根本没有……这您还不清楚吗？我可以狠狠地惩治她……但是我一直还没有这样做，就因为时至今日她还算懂事，没有做出什么令人不高兴的事。这一点您完全可以信任我：尤其是这半年以来，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没有逃出我那鹰般尖锐的眼光，甚至一些琐碎的小事我也一样了然于胸。所以我安安稳稳地等着瞧她被阿辽沙所遗弃，而这个苗头已经出现了；眼下这是他最美妙的娱乐方式。而在他的眼里，我仍旧是一个关爱、照顾他的父亲，我也希望、愿意他这样想。哈哈哈！那天晚上我差不多是奉承了她一回，赞扬她不愿意与他定终身，是多么的胸怀宽广；不过我倒还真对她将如何嫁给他感兴趣！关于那天晚上我去拜访她，其实只是认为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该完结的时候了。我不过是想亲眼目睹并亲自来完成这一转变……行了吧？这下您总该心满意足了吧？哦，是不是您还想弄明白我为什么要请您到这儿来，并且在您面前虚张声势、无所顾忌地坦言许多事，而这一切也压根不需要我如此这般坦白直率地讲出来，——对吗？”

“对。”我尽力控制着自己，而且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有专注地听着。

“我的伊凡老弟，这么做全是因为我看到我们那两位小笨蛋并不如您一般通情达理，也不如您一样有锐利的眼睛。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您可能早就看出来了，并且早就开始揣摩我了，而我并不想让您把这么多心力都浪费在我的身上，所以我经思考后决定开门见山地向您说明我的为人，好让您尽快地也尽量准确地知道在与什么样的人交手，而我想这样直截了当看清一个人的方式是最难能可贵的。所以我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朋友。您现在明白了是与什么人交手，而且您倾慕了她，那么就请您使用您的所有亲和力和影响力（您对她还是有一定的

影响力的），帮她躲开那些让人不开心的事情。否则，很有可能会有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出现，这一点，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您，可千万别大意了。最后，我该告诉您第三个我对您坦白直率相告的原因了，这就是……（不过我想您早已料到了，我的伊凡老弟）没错，我就是想对整件事情加以羞辱，而且要当着您的面……”

“那么我告诉您，您做到了，”我声音有些发颤地说道，“我理解，您也只能用这种坦白直率的方式当着我的面来泄愤、来表示您对我们大家（当然包括我）的鄙视，因为别无他法。更为甚者，您已经毫不顾忌您的坦白会导致在我心中您形象、声誉的受损，您也根本在我面前丢掉了廉耻之心……现在看来您倒很像那个披着宽大斗篷的精神病者。而您这些言行压根就没把我当做人来看。”

“哦，您说得很对，”他起身说道，“我的大文学家，您全说对了。真希望我们之间可以开心地分手。我们可否交个朋友？来，干杯？”

“您醉了，因此，我不能照您的意思回复您……”

“嘿，怎么又是说话吞吞吐吐的，您还没有说出真正要对我说的话呢，哈哈哈！您是否愿意让我来为您结账？”

“不必了，我自己来。”

“那好吧，别多想，你我不顺路吧。”

“是的，我们要各走各的路了。”

“再会，我的文学家。希望您已经对我有所了解了……”

他离去了，身体有些摇晃，头也没回。他被仆人扶上了马车。我也离开了。此时已是午夜两点多。漆黑的夜里雨滴点点落下……

第四部

第　一　章

我实在不想再去叙述当时我的愤怒已到了何种程度。虽然发生的这些事我早已有所察觉，但是发生时仍旧让我万分震惊；他好像是丑态百出地站在我的面前，这太出人意料了。但是我还依稀想起，我的感受就像是被一层雾蒙着，模模糊糊：就好比我被什么东西弄伤了，压在了底下，一种压抑的、沉闷的感觉占据了我的心灵，我呼吸困难；我担心娜塔莎，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日后必有灾难临头。而我对于这些日后的灾难却束手无策，我不知该如何躲过它，我也不知当整件事情发生之前该如何做，才能使损失降至最低，而我知道，整件事情必然会发生，并且迫在眉睫。所以现在有必要先来对这件事情将如何发生作一番推测！

我已记不清我是怎么回家的，只知道我淋了一身的雨。到家时已是清晨三点钟了。我当时走到我那套住宅的门口，轻轻地敲了一下门，门便慌忙地被打开了，伴随着一声呻吟，我看到了站在门口等候而压根就没有休息的内莉。她手里举着一根燃烧着的蜡烛。我被吓坏了，被内莉那张几乎扭曲的脸给吓坏了。她的两只眼睛就像得了热病似的通红，仿佛根本不认识我似的怯懦地望着我。她的手很烫。

"没事吧，内莉，是不是生病了？"我低下头，用手抱着她问道。

她颤抖地靠在我的怀里，就好像惧怕着什么，接着就快速地、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了起来，仿佛她憋了许久，正迫不及待地想找个机会讲给我听似的。但是她说时语无伦次，根本没有头绪，让我十分不解，其实我压根就没听懂，以为她在说胡话。

我赶忙把她送上了床，可她却重又扑向我的怀里，把我搂得紧紧的，好像非常恐惧的样子，仿佛要求助于我，让我帮她驱赶

什么人以保护她一样。当我好不容易哄她躺在床上时，她仍旧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就像害怕我走开似的。她的这些举动让我大吃一惊，也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颤，看着她那痛苦、无助的样子，我流下了眼泪。我也病了，她看见我落泪了，便聚精会神地长久地注视着我，就像要从我的脸上看到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似的。而为达到这个目的，很明显她耗费了太多的精力。最后，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出现在她那红红的脸上；而每次癫痫病严重发作以后，她都会在一个时间段内失去思维能力，说话也是语无伦次、颠三倒四的。而现在的她就是这样：她想跟我说些什么，虽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我仍旧无法理解她的话。这一点她倒好像觉察出来了，于是向我伸过一只手来，并抹去了挂在我脸上的泪水，紧接着她用手勾住我的脖颈，并用力往下拉，亲了我一下。

很明显：她的病在我出门以后发作了，而且就在门前，就在她走向大门的那一瞬间发作了，等她清醒过来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仍旧无法控制自己。与此同时，现实与妄想纠缠在一起折磨着她。而她因此刺激回想起了一些令人恐惧的东西，可能是那些梦幻、幽灵般的东西。而此时，她可能下意识地记起我回来时一定会敲门，所以她就躺在门边的地板上，随时等待着我来敲门，而确实是我刚一敲门，她就起身打开了。

“但是她干吗非要站在门口呢？”我思索着，蓦然，我不解地发现，她身着短皮袄（这是我不久前给她买的，是从一位与我很熟，经常到我住处来做生意的一位老妇人那里买来的，我还可以在她那儿赊账）；从此迹象可以推断她是准备出门的，很有可能已经打开了大门，没想到此时癫痫病发作。可是她要去哪里呢？难道说那时她就已经旧病复发，处于妄想状态之中？

此时她的身体仍然很烫，并且又处于神志不清之中，思维已经混乱了。在我的家里她已两次旧病复发，但都平安度过了。可这次显然比以前严重，好像在发烧。我坐在她旁边待了半个小

时，接着把几把椅子并在沙发前睡下了，离她很近，并且是和衣躺下的，以备她叫我时，我可以马上到她身旁照顾她。我让蜡烛继续燃烧着。临睡前我看了她好几眼：她脸色很不好，嘴唇因为体温太高而裂开了，一些血渗了出来，仍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恐惧与苦痛，甚而在她的睡梦中这些也未能消失。我告诉自己一旦她的病有严重的趋势，那么第二天清早我一定要去找医生。我怕她会得上热病。

“她是被公爵吓的！”我惊觉道，浑身颤抖了一下，也想起了他昨晚告诉我的一个女人把钱掷到他的脸上并辱骂他的事。

第　二　章

……两周过去了，内莉也逐渐恢复了健康。谢天谢地，她并没有染上热病，但是，她的病情比起以前有加重的势头。四月底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她终于走下了病床，而那时正好离复活节还有一个星期。

真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人啊！我以下要讲的已经不能按正常的叙事顺序那样描述了。我所要讲的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直到今天，那些令人痛苦的场面仍旧压在我的心头，无法从记忆中抹去，那个令人心疼的毫无血色的脸庞，那凝视、犀利的双眸都让我处于极度苦痛中，还记得那时家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她虚弱地躺在床上，双眼长时间地注视着我，就好像让我从她的眼中读出些什么似的；直到她发现我什么也没看出来，仍是那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时，她就会偷偷地、浅浅地一笑，之后蓦地柔情似水地向我伸过一只干枯而炽热的手来，而今这一幕幕都已随时间的流逝而远去，真相也已浮出水面，但是直到今天，她的所有秘密，那些隐藏在被百般羞辱，早已不正常的心灵深处的秘密，我却并不知晓。

我觉得这个话题我已不想再继续了，可不知怎的，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内莉。令人不解的是，我现在孤单单地躺在病床上，周围却没有任何一个我曾经热烈喜欢过的人，可就在此时，我会突然回忆起一件我当时并未留意而且马上就被我遗忘的事情，但此时回忆起来却给我带来了出人意料的、与以前有根本区别的含意，且其间包含的意义是那般的完好无损，足以告诉我时至今日还未弄懂的问题的答案。

内莉旧病复发后的前四天，我和医生都非常担心她的健康，可是当第五天到来时，我被医生叫到了一旁，他告诉我说不用再忧心忡忡了，她必然会恢复健康的。这位医生是我早先认识的一位有善心，但至今仍孑然一身、不同寻常的人，我还记得内莉第一次发作，把他请来时，内莉曾对挂在他脖子上的一枚硕大的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倍感惊奇。

“您的意思是不用再担心了！”我兴奋地说道。

“没错，她目前已开始痊愈，但问题是不久以后她就会死去。”

“她会死！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喊出了声，确实是被他的话给吓坏了。

“没错，她不久就会离我们而去。她的心脏有先天性的疾病，即便是遇到一些我们看来并不严重的事，她都会因深受刺激而旧病复发。当然有可能她也会痊愈，但也会又一次发作，直至死亡。”

“那么，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治她吗？不，这绝不是真的！”

“遗憾的是这是事实。但是如果能使她避开那些不好的事情，过一种恬静、舒心的生活，那么也许她会多活几天，不过也没准，遇到一些出人意料的……非同一般的……总而言之，就是如果许多有利的条件都具备的话，她也有可能会获救，但是你要明白，即使如此，她也绝不可能被完全治愈。”

“可是，哦，我的上帝呀，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照我刚才说的，带她去过恬静的生活，按时吃药。不过我觉得这个女孩的脾气很怪，蛮固执，喜怒无常，有时还表现出作弄人的意味；她并不能十分听话地按时服药，你看，今天的药她刚才就拒不服用。”

“没错，医生。她的脾气是有些不寻常，不过对于这些，我认为是疾病的原因。昨天她就很听话地把药吃了；而今天，我把药拿给她吃时，她好像是无意地撞了一下药匙，因力道太猛，匙子里的药都洒在了地上。而当我正要给她重新拌制药品时，她突然从我手中抢过小盒子并把它扔在了地板上，接着哭了起来……但是这一切仿佛并不是因为我要让她吃药才造成的……”我思考了一下，补充说道。

“嗯，她所经历的那些痛苦折磨、百般羞辱（内莉的过去我都已坦白地向医生讲明，而我所说的一切让他震惊不小），都一层层地堆积起来，终于导致了疾病的侵袭。而目前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督促她按时吃药，而且一定要让她吃下去。为此，我要再去努力地安慰她、劝导她，让她明白她有义务配合医生，听从他们说的话，还有……一般常说的……吃药。”

我们俩走出了厨房（因为我们是在那儿进行的谈话），医生重又来到内莉的病床前。可是好像我们的谈话被内莉听到了；大约她把头从枕头上支了起来，并竭力侧耳倾听着我们的谈话。这一点是我在注意到了半开半关的门时想到的。当我和医生俩人走到她床前时，她就像是个顽皮的孩子快速地滑进被窝，面露讽刺、作弄的神情看着我们。经过这四天病痛折磨的小内莉憔悴了许多：眼窝深陷，身上依然那般滚烫。而那表现出来的顽皮、作弄、愤怒的样子以及炯炯有神的双眼，都更增加了她脸的奇异，而这些让医生——所有居住在彼得堡且具有日耳曼血统的人中最好的一个——都感到非常诧异。

医生面露庄重而严肃的神情，又想尽力把自己的声音调和得轻柔，他就用这种温柔和缓的语气去对内莉讲明吃药的原因

和这些药的良好作用，并讲明病人都有遵从医嘱吃药的责任。而内莉本来好像要仰起脸来，谁知突然她又好像并不是故意似的用一只手把药匙碰翻了，这回匙子里的药仍旧像先前那般洒落一地。这回我认定她是故意的。

“这样的不小心可不好，”医生心平气和地说道，“我总觉得你这样做并非无心，这样可不行。不过嘛……这些都可重来，我再为你调制一匙药。”

内莉盯着医生的双眼，笑了。

医生习惯性地摇了摇头。

“这可不对，”他边调药边说道，“这十分不好，十分不好。”

“哦，您可别生气，”内莉说道，之后又忍不住地笑着说，“我保证吃……不过我想知道您喜欢我吗？”

“我十分喜欢你，如果你真能听我的话。”

“十分？”

“十分。”

“难道我现在不招您喜爱吗？”

“不是的，我现在也喜爱你。”

“如果我吻了您，您是否会吻我？”

“会的，如果你理应得到吻的话。”

此时内莉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这个人倒是挺乐观的，不过我觉得她现在的言行均是精神不正常和古怪想法的表现。”医生低声地对我正经八百地说道。

“那，好吧，我吃药，”内莉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喊道，“但如果这样，等到我长大成人以后，您是否会娶我？”

可能是因为突然想了这么一个顽皮的念头，她显得非常快乐；她那出神的双眼注视着面露惊异神情的医生，等待着他的答复，而此时她早已笑得不成样子了。

“我想会的，”他说时也因这个想法过于奇特而笑了起来，

“会的，不过这要取决于您能否变得更温柔，更有礼貌，以及您是否能听从我的话并去……”

“吃药？”内莉马上问道。

“啊！没错，就是吃药。我的好女孩，”他又低声对我说道，“她有很多，很多……的温柔与机灵之处，可是……要我娶她嘛……这个想法太奇特……”

医生再次将药向她递了过去。可她这一回干脆也不装出是无心之失了，而是直接把药匙从下往上给掀翻了，泼了那倒霉的医生一脸一身的药。而内莉却因这一幕兴奋不已，放声大笑，可这种笑已绝非是以前那般的纯真善良。其间充斥的是一种阴险、毒辣的意味。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她好像在刻意躲闪着我的眼神，而仅仅是在作弄老医生一个人，可是我分明从她作弄别人的兴奋中看到了心神不宁，而她正在等着“让人发笑”的老医生采取措施。

“哦，您怎么又……可真不幸！不过……我可重新再调一次药。”老医生边说边用手绢抹去他脸上、身上的药汁。

这一举动反而让内莉吃惊不小。她本以为我们会大动肝火，诅咒她、辱骂她，也有可能她潜意识里想让我们对她发火，她就可以以此作为借口，正大光明、毫无顾忌地大声哭泣，甚而可以继续采取行动把那匙药再次掀翻，进而去打翻其它东西，想通过这些行为放松一下她那固执的、受尽折磨和侮辱的弱小灵魂。而这种想法并非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有，也并非只有可怜的内莉才有。因为我也经常在屋内走来走去，有时居然会盼望此刻能有人进来对我大加羞辱、指责，哪怕只是简单地说一句欺负我的话，而这样我便可以立即冲他发火，以此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不过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利用这种手段来“释放”自己的时候，可能都会滴下发自内心的泪水，而那些感情更加细腻的女人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做出许多疯狂的举动。这其实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了，它理解起来并不难，当一个人的心被一种旁人所不知晓的

苦恼所占据时，此时的她必然想把这些感受讲给人听，可如果恰在这时她找不到人来听，那么这种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可是此时的内莉却一声不吭，我想是因为她看到了那个被她嘲弄的老医生的慈善，和他根本就没发火而只是继续调药所表现出来的心平气和及顽强毅力，这一切都让她大吃一惊。嘴角上原本挂着的讽刺、嘲弄也已逝去，她涨红了脸，双眼被泪水润湿了；此时她躲躲闪闪地用目光扫了我一眼，又马上将脸扭过去。老医生把药给她送了过来。内莉顺从而又怯懦地吃下了药，她握住老医生一只温暖的手，缓慢地把头抬了起来并注视着他的双眼。

"医生，您……不高兴了……全怪我这么不懂事，"她本来还有话说，但她还没说完就躲进了被窝，连头也没有露出来，只是在里面肆无忌惮近乎神经质地失声痛哭。

"好了，好了，我的女孩，你不要再哭了……这算不了什么……这只不过是神经质。来，先喝些水。"

然而内莉听不进去。

"您先安静一下……别这么痛苦，"他继续说道，而此时医生自己也差点儿落下泪来。看来他是个感情细腻的人，"我已不怪你了，而且我也想请您嫁给我，只要您的言行举止能像正经姑娘那样庄重……"

"吃药！"神经质的，但却"悦耳动听"的笑声从被子里传出，但之后马上又被叫喊和痛哭所代替，——这声音对我而言，并不陌生。

"哦，善良的、天真的女孩，"医生神色庄重，双眼饱含泪水地说道，"真是让人心疼的孩子！"

从那时起，医生与内莉之间开始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但却真挚的情感。而内莉对我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她开始被忧愁、沉闷所笼罩，越发的神经质，而且很容易因一些小事就发火。我真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该怪谁，我只是觉得很不能理解她，特

别是她最近的变化来得有些太快。她旧病复发的头几天对我可真是顺从体贴；那时的她老是对我百看不厌，也不让我走开，总是用发热的纤纤细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把我拉到她的身边坐下，每当我稍显出不高兴或是躁动不安，她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让我高兴，要不给我讲有趣的事，要不跟我一起打打闹闹，而且笑容总是挂在她的脸上，可是我知道她是强压着自己内心的巨大痛楚的。她要求我不能工作至深夜，也不容许我在她身边陪伴她，我若是没有听从她的话，她准会生气。可有时我也会觉察出她好像有什么心事。我开始被她盘问，她像是想从我的回答中发现我不高兴的缘由和我内心所想的事情。但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每当我提起娜塔莎，她立刻就不吭声了，要不就是假装说些其它的事，把这个话题给岔过去。她总是避开谈娜塔莎这个话题，这一点让我感到很惊异。每当我从外面回到家里，她都很开心。而每次我拿起帽子要出门时，她就会非常沮丧，甚而有些奇怪地、不满地望着我离去。

她病发的第四天，我整晚都在娜塔莎家里，直至午夜以后很久。那晚我们要说的事情太多。我还记得在出门之前曾对内莉说，我马上就会回家，当然我自己也想这样。我毫无觉察地在娜塔莎家里待了很长时间，不过我还是放心内莉的：她并非独自在家。而是由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陪伴。马斯洛鲍耶夫曾到我这儿小坐过，也是他把内莉病发的事情告诉了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同时，她也听说了我目前正为很多麻烦事所苦恼，而且还是个单身汉。我的上帝，别提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有多善良啦，她可真是能干啊！

“看来，他这会儿不会来咱家用午餐了！……噢，上帝！他现在还是个单身汉，真可怜，是个单身汉。那么，现在该是我们对他关怀备至，让他感受我们热情的时候了。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她坐着马车，很快就来到了我家，并且还带着一大包东西。

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她从现在起就待在此地，并且告诉我她来的目的就是帮我解决那些麻烦事儿的。她把那个大包打开来，从里面取出了给病人吃的果汁糖浆、果脯，病人复原期吃的几只雏鸡和一只老母鸡，烘着吃的苹果、橙子，产于基辅的干果（当然这有待医生的允许），除此之外还有换洗的内衣、床单、餐巾、女式衬衫、绷带、药布，——总之差不多医院里的所有东西都被她给带来了。

“我什么都带来了，”她很快近乎慌忙地冲我说，好像马上要离开这儿赶着去别的地方似的，“您是个单身汉，所以我想您可能会缺少很多东西。那么请您同意我……这也是菲利普·菲利培奇让我这样做的。那么好吧，现在我们来干些什么呢……快点，我们现在要干些什么呢？她好些了吗？神志清醒了吗？瞧啊，她这么躺着多难受啊，应该把枕头重新摆一下，让她枕得稍微低一些，您要知道……是否换个皮枕头感觉会好点儿？我想皮枕头清爽些。噢，看我有多笨！我怎么没想到应该带来一个。我这就去取……您不认为应该生个火吗？我叫那个老妇人到您这儿来，我认识一个老妇人，您这儿怎么没有女佣人……那么现在要干什么呢？这个是什么？草药……是不是医生给的啊？我想可能是用来沏茶的？我这会儿就去烧火。”

我让她坐稳，安静会儿。对此她很不能理解，仿佛还有些难过，不过确实因为没有太多事需要做，可是即便这样，她也一点儿都没有放弃。她很快就与内莉成为了朋友，在内莉得病这段时间，她真是帮我做了很多事。差不多她每日必到我这里，来之后总给人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仿佛丢失了什么东西，又或是什么东西偷偷跑掉了一般，应该尽早把它找回。而且她每次都要加一句，“这也是菲利普·菲利培奇让我这样做的。”内莉很让她喜爱。俩人就跟亲姐妹似的。在我看来，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和内莉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之处，颇像小孩。她讲各式各样的趣事给内莉听，哄她高兴，而内莉也在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

诺芙娜走后时常感到无聊、孤单。其实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首次出现在我家时,曾引起了内莉的不解,可是她马上就明白了这位陌生人来这儿是做什么的,她也就因此表现出了常见的态度——皱眉、无礼,再加上沉默不语。

“她干吗来我们家?”内莉等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走了以后,非常不高兴地问我道。

“关心你,内莉,她来照顾你。”

“照顾什么呢? ……干吗要这样呢? 我又没有这样对她好过。”

“但凡是个好人,都不会在意是否得到过别人的好处,内莉。他们愿意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人,即便这些被照顾、被关怀的人没有给他们什么东西。这就已经足矣,内莉;这样好的人世界上有许多。这些好人你从没遇到过,在你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却并没有遇到过这些好人,这只能算你不走运而已。”

内莉一声不吭地从我身边走过。过了十五分钟,内莉小声地唤我到她跟前,要了一些水,蓦地紧紧搂着我,靠在我的怀里,许久都没放下手臂。次日,内莉笑迎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只是不知什么原因,她在阿历克桑德拉跟前仍显羞涩。

第　三　章

我在娜塔莎家呆到很晚,那一天我到家时已是深夜,内莉已经休息了。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虽然很累了,但她仍旧坐在内莉床边等我。当她看到我以后,就马上匆忙地悄悄对我说,刚开始的时候,内莉还挺开心的,有时还大笑,可到后来她就显得特别沉重,当发现我还没有回家时,就变得忧心忡忡,沉默不语。“之后她又说头疼,并哭了起来,哭得那么大声,我都不知如何是好了,”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接着说道,“她向我

谈起了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可是对此我并不了解；她也就不再问我了，可仍接着哭，直到睡着为止。回头见，伊凡·彼得诺维奇；根据我的观察，她已好些了，我现在要回家了，菲利普·菲利培奇让我这样做的。我得向您坦白，他本来只让我来此两个小时，而我却自作主张留下来了。不过没事，别替我担忧；他不会冲我发火……但也有可能……哦，上帝呀，亲爱的伊凡·彼得诺维奇，我现在该如何是好：最近他总是喝了很多酒才回家！也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事，他从不告诉我，总是闷在自己心里，独个儿想办法；我觉察得出来。在夜里他总是喝太多酒……不过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这会儿他要是回家，由谁来侍候他休息呀？我真的得走了，走了，回头见。再见，伊凡·彼得诺维奇。我翻看了您的书：您有那么多书，这书肯定有很多的道理；不过我很笨，从来也不看书……行啦，明天见……”

可是次日清早，内莉睡醒后却眉头紧锁，极不高兴，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她就像赌气一样对我不予理睬。我只觉察到她仿佛躲躲闪闪地看了我几次；从她的眼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心灵创伤，不过从中仍旧可以看出她在注视我时所不曾闪露的一丝温柔。同一天，她与医生因为吃药的事产生的争执，我也不知该怎样认识这件事。

可内莉却完全改变了她对我的态度。从此她总显得很奇怪，非常固执，甚至有时我觉得她好像在怨我，而这一变化一直到她离开我时都未曾改变，直到本部小说结尾时所发生的那幕悲剧为止。可这些以后再说。

但是有时在某一两个小时内她会突然对我好，并且是非常地好，不过在这一两个小时内她也常常哭泣。可这段时间过去以后，她又会像过去那样怨恨我，或是像在医生面前那样固执，要不就是她觉察出我对她的某些顽皮不满时，她就会放声大笑，可差不多最后总是以眼泪而告终。

甚至有一次她还同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拌嘴。内

莉向她表示，她的东西她都不要。为此我当着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的面数落了她，她突然像火山爆发一样对我进行了回击，不过马上又沉默不语了，之后的两天她未与我说过一句话，她也拒绝吃药、吃东西以及喝水，而这时只有那位老妇人能开导她，并让她觉得羞愧。

我前面已提到过，那天吃药以后，她和医生之间便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却美好的情感。内莉深深地被他迷住了，每当医生到来时，她总是以微笑来欢迎他，而不管先前她是多么地烦恼。至于那位医生，开始时他每天都来，之后有时一天来两次，直至内莉痊愈、可以下床时他还是如此，她好像也把他给迷住了，甚至他一天没听到她的笑声，没听到她对他开得可爱的玩笑，他就不能活了。他给她带了一些有意义的书，并附有插图。其中一本是他特意为她买的。以后他还给她带来糕点、用美丽的小盒子装着的糖果。通常这个时候，他总是像长寿老人那样严肃地走进来，而内莉也早已猜到有礼物了。可他不直接把礼物拿出来，而是面露诡秘的微笑，坐在内莉的身边提示她说，假如有个女孩温柔庄重，并且在他不在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么这个女孩应被奖励。这个时候，他真诚而又亲切地望着她，虽然此时内莉会作弄他，但我们可以从她那炯炯有神的双眸中看到坦白、炽热的依赖、热爱之情。最后，老医生起身，送给内莉一盒糖果并说道："我未来的妻子，这是送给你的。"而我想这时他可能比内莉还感到快乐。

然后他们就会坐在一起聊天，不过医生每次都会严厉地告诉她要注意身体，并一定要按时吃药。

"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他以劝告的口吻说道，"第一应该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二要身体健康，只有这样做了，才有能力得到快乐。让我心疼的小姑娘，如果你有什么烦心事，就把它给忘掉，最好的是尽量不想它。如果你没有什么烦心事……那就更不用去想它，而该去回忆那些让人高兴的事……那些让人心情爽朗，愉悦的事……"

“什么是让人心情爽朗的事呢？”内莉不解地问道。

医生当时就被问住了。

“比如说……那些与你年龄合适的游戏，要不就是……反正就与这些相似的……”

“我不爱玩游戏，”内莉说，“我最喜欢的是漂亮的新衣服。”

“新衣服！嗯，可这并不好，我们应该在各个方面都学会节俭。可是……好像……喜欢新衣服也无伤大雅。”

“您娶我为妻之后，会给我做许多漂亮衣服吗？”

“你怎么想到那儿去啦！”医生皱着眉头说道。内莉调皮地笑了笑，甚至还高兴地看了我一眼。“当然……如果你的举止端庄，适合穿新衣服时，我是会考虑为你做一件的。”医生补充道。

“您娶了我之后，是否天天都要我吃药？”

“哦，不用了，那时你就不用每天吃药了。”医生笑着说。

他们的聊天被内莉的笑声所取代。这时老医生会微笑地、饱含深情地凝望着快乐的内莉。

“可真是个淘气的小姑娘！”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不过从中仍旧可觉察出固执、刁蛮和不安、烦躁的性情。”

医生说得没错。我现在对她确实有点儿找不到头绪的感觉。她仿佛不愿与我谈话，就跟我做了什么对她不利的事情似的。这些让我感到很难过。我开始为此愁眉紧锁，感到心神不安了，有一次我一天都没有跟她谈话，结果次日我却为此感到十分愧疚。她经常不知为什么就哭了起来，而我也被弄得措手不及，不知该如何劝慰她。不过有一次她主动打破了与我的僵局。

一天黄昏，我从外面回来，刚好看见内莉迅速地将一本书压在了枕头下面。那本书是我以前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可能是她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拿来阅读的。这本没有什么，但她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而不让我发觉呢？她好像是很害羞的样子，——虽然我这么考虑着，可我却假装并未发现什么似的。十五分钟后，我进厨房待了一会儿，这时她趁我不在，赶紧从床上跃起，并把小说放

回了原处；我再回到屋里时看到那本小说已被摆在了桌上。几分钟后，内莉把我叫到了她的跟前。她的嗓音有些颤抖。差不多四天了，她没对我讲过一句话。

“您……今天……是不是去娜塔莎家啦？”她支支吾吾地问道。

“是的，内莉。我今天必须要去找她。”

内莉不语。

“您……非常……爱她？”她用弱小的声音又向我问道。

“没错，内莉，我非常爱她。”

“我也爱她。”她低声地接了一句，之后又是沉默。

“我想到她那儿，并跟她生活在一起。”内莉边说，边怯懦地望了我一下。

“这不可能，内莉，”我答道，这令我不解，“难道你觉得在这儿不开心？”

“怎么不可能？”她的脸通红，“您不是一直让我同她父亲住在一起吗，只是我并不乐意。她有女佣吗？”

“有。”

“那这样吧，让她把原来的女佣解雇了，我去伺候她。我什么都能做，而且不要一分工钱。我想她会喜欢上我的，我还可以为她做饭。今天您就这样对她说。”

“可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内莉，你怎么突然有了这样的念头？你对她是这么看的吗？她是绝对不会让你做饭的，就算她会要你，也绝不会把你当做佣人、喝来唤去的，她只可能把你当做妹妹。”

“不，用不着这样。我不想与她平起平坐。我不想……”

“为什么？”

内莉再次不语。她又要哭了，嘴唇已开始微微颤抖。

“将来那个她爱的男人会离她而去，您怎么忍心让她独自在家？”最后她问道。

我不解。

“内莉,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全是您自己讲的。前天早晨,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的丈夫来过,而我也问了他这些事,他都说了。”

“马斯洛鲍耶夫来过这里了?”

“是的。”她低头答道。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来过?”

“这……”

我思索了半天,那个马斯洛鲍耶夫怎么会突然一声不吭地跑到这儿来,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我得去拜访一下他。

“可是,内莉,如果她被他遗弃,这又与你有何关系呢?”

“您不是非常爱她吗?”内莉仍旧低着头说道,“既然您很爱她,那么您就等到她被他遗弃之后,可以去娶她啦。”

“哦,不行,内莉,我是很爱她,可她并不是这样对我,况且我……这是行不通的,内莉。”

“我可以为你们服务,听你们差遣,就好像你们两个人的女佣一样,你们会过得很幸福。”她并不看着我,只是自己在低声诉说。

“她没事吧?”我猜测着,心却像碎了一般。内莉沉默了。整晚也没再吭一声,之后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跟我说,她在我走后哭了一整晚,直到上床休息。梦中还曾哭泣、呓语过。

从那以后,内莉就更愁苦、沉闷了,并且不再跟我说一句话。当然,她悄悄地看过我两三眼,都被我觉察到了,而且我还从她的眼中看到了柔情。但是这种状态和促使她突然这般温柔的那一刹那都已逝去,并且她好像是为了全盘否定这种状态,忧愁郁闷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包括医生来的那段时间,以至于让医生对她情绪上的这些波动大为诧异。不过与此同时,她差不多也恢复了健康,也经医生同意,可以出去走走,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不过时间不能太长。屋外风和日丽。这时离复活节还有一个星期,

今年的复活节可真是姗姗来迟。我清早就出门了。因为我得去看望一下娜塔莎，不过我还是想尽快回家，好带内莉出去散散步。这时她正一人在家。

可是我无法说出回到家时我受到了怎样的刺激。我匆忙赶回家里。当我来到门前时，发现门外的锁眼里插着一把钥匙。我推门进屋，却没发现任何人。我吓呆了，我发现桌上有一张纸，上面留有几行用铅笔写的浓重的、不均匀的字：

我走了，并且再也不会回来了，可是我非常爱您。

您的忠诚的内莉。

我惊叫着，冲出了屋门。

第　四　章

还没等我冲到大街上，还没等我思考出下一步该如何做时，一驾轻便马车就停在了我家大门口，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从车上走下来，拉着内莉的手，她牢牢地拉着内莉的手，生怕她又跑掉了似的。我赶紧跑到她们的面前。

“内莉，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喊道，“你去了哪里，干吗要这样做？”

“稍安勿躁，有什么话咱们进屋再说，一会儿您就都知道了，”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嘴不停地唠叨起来，“这件事我得讲给您听，伊凡·彼得诺维奇，”她边走边匆忙地悄悄对我说，“这事真不可思议……咱们还是先进去吧，您一会儿就都知道啦。”

从她脸上所表露出的神情可以看出，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

“来，内莉，来，到床上去休息一下，”我们进屋后，她就对内莉说道，“你看上去很疲劳，走了这么长的路，可不轻松啊，大病初愈你就这样，对身体可不好，来，内莉，躺在床上，休息会儿。现在咱俩出去，别吵着她，让她好好休息一下。”她向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跟着她去厨房。

然而内莉并没有去床上休息，而是坐在沙发上，用双手遮住了面孔。

我们走到了外面，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便对我讲了事情的始末，之后我又听说了与之有关的更为详细的情节。整个事情的经过如下：

在我回家前的两三个钟头，内莉给我写了一张纸条就离开了，最初她跑到了医生家。他家的地址是内莉早先就已问好的。医生对我说，当他在家里见到跑进来的内莉时，都被吓得说不出话来，在内莉待在他家的那段时间里，他始终“不能相信自己所亲眼目睹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他说完之后又接着说，“我是永远也不会相信的。”可是事实上内莉确实去过他家。当时，在书房身着睡衣的他正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圆椅上，品尝着咖啡，突然内莉冲了进来，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就冲到了面前，抱住了他的脖颈。她哭泣着搂住他、亲吻他，她亲他的双手，坚定地、但又断断续续地恳求他同意她能留在他家里；她说，她不愿意也无法再与我生活在一起了，因而她就离开了那里；她非常伤心。她再也不作弄他了，再也不要新衣服了，她会老老实实的，她要学做家务，她要学会“为他洗胸衣、烫胸衣”（估计在来的路上她就把这些话给想好了，不过也有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她就已经考虑好了），另外，她会遵从他的嘱咐，她不管何种药都会吃，即便每日吃药她也愿意。而对于她以前提出的要他娶她的事，她则表示那是说着玩儿的，其实她并无此意。那个德国老人坐在圆椅上，吃惊得合不拢嘴，抬起来的一只手上还夹着一支雪茄，但是他已忘记了它，雪茄也不再冒烟了。

“姑娘，”最后，他好不容易能说出了一点儿话，“姑娘，依照我的判断，你是来恳求我把你留下的。可是这不可能！你知道吗，我的生活窘迫，薪水也很少……除此之外，你有没有想过就这样急急忙忙地……哦，这太恐怖了！另外，依据我的判断，你像是离家出走的。这是很不对的，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另外，我仅仅同意在风和日丽、有你的恩人陪伴的情况下，你才可以出来散散步，而你却离开你的恩人逃到我的家里来，可现在你本该好好照顾自己的，还有……还有……吃药。另外……另外，我怎么也不能理解……”

内莉没让他继续说下去。她重又痛哭起来，再三地恳求他，但是毫无结果。那位老人越听越觉得诧异，越听越觉得摸不着头脑。末了，内莉走开了，只喊了一句：“啊，我的上帝呀！”就冲到了门外。“我整整病了一天，”说完后医生又接着说道，“我临睡前还吃了一副汤药……”

内莉又来到了马斯洛鲍耶夫的家。她也记下了他们的地址，虽然中间几经波折，但她最后还是找到了他们。马斯洛鲍耶夫在家。内莉刚把希望他们收留她的恳求说出来时，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就惊诧得抬起双手拍了一下。她开始询问内莉：干吗要这样做？是否在我那儿过得不开心？然后内莉不说一句话，就扑到椅子上失声痛哭起来。“她哭得是那么悲痛，哭得那么无法自制，”阿列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对我说，“我怕她会哭得昏厥过去。”内莉向他们哀求道，她能做侍女，能当厨娘，她还说她能清洁地面，还能学会洗衣服（她把很大的希望都寄托在为别人洗衣服这件事上，也说不清楚她为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把这个作为最有利于她被收留的理由）。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的想法，是在事情还未水落石出以前，先收留她，同时通知我此事。但菲利普·菲利培奇却执意反对这么做，并让她马上把这个离家出走的人给送回到我这儿来。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在送她回来的路上，抱着她、亲吻她，但这样做却使内

莉哭得更厉害了。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望着她，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她俩就这样哭着回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内莉，干吗不想住在他家；他对你不好吗？”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哭着问道。

“没，没对我不好……”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愿住在他家里……我无法……我总是对他很不友好……而他总是那么善良……可是我却对他那么不友好，我想做事。”她边说，边神经质地痛哭起来。

“那么你干吗要对他不友好呢，内莉？……”

“我只能这样。”

“我只从她嘴里得到一句‘我只能这样’，”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抹去脸上的泪水说道，“为什么她这么悲惨？她是否患了急惊风？您怎么认为，伊凡·彼得诺维奇？”

我们重又来到内莉的身旁。她躺在床上，将脸埋于枕中，哭泣着。我跪到了她的跟前，捧起她的小手亲吻着。她把双手抽回，哭得越发伤心了。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正在这个当儿，阿赫米涅夫老人走进了屋。

“你好啊！伊凡，我找你有事。”他看着我们大家，说道。发现我跪在那儿，他觉得很不能理解。近来老人一直疾病缠身，因而他的脸色惨白，面容憔悴，可是他好像要表现自己的力量给什么人看似的，他无视自己的病痛，不听安娜·安德列芙娜的话，也不躺在床上静静地休养，只顾为自己的案子四处奔忙。

“再见，”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认真地看了看那个老人，说道，“菲利普·菲利培奇要求我马上回家。我们有点儿事。傍晚时，我会再到你家来待一两个小时的。”

“她是谁？”老人小声地问我，很明显他正思考着别的问题。我回答了他。

“嗯。我来是找你有事，伊凡……”

我清楚他是为了什么事来此，我一直在恭候他。这次他来的目的是要与我和内莉商议，允许我让内莉到他那儿去住。安娜·安德列芙娜最终答应留下这个孤苦伶仃的姑娘。这可是我和她多次密谈的成果：我劝服了安娜·安德列芙娜，并告诉她，这个可怜的姑娘的母亲同样受到了自己父亲的辱骂，如果让咱们这位老者见到这个孤苦伶仃的姑娘，没准他还会改变原来想法，重新考虑。她接受我这种清楚无误地设想，而今她已主动让自己的丈夫来领养这个可怜的姑娘了。而那位老者肯去做这件事也是有理由的：首先，他想使自己的安娜·安德列芙娜心满意足；其次，他还有他本身的另外打算……但是这些等我以后再具体地解释……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那位老者初次来我家时，内莉就对他表示了反感。后来我还观察到，只要有人在她跟前提及阿赫米涅夫的名字，就会有一种憎厌的神情呈现在她的脸上。老者干脆直截了当地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他直接走到了内莉的身旁，她正躺在床上，将脸埋于枕中，这时他攥住了内莉的一只手，问道：她是否肯搬到他家去住，以取代他自己的女儿？

“我曾有一个女儿，我对她的爱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生命，”最后老人说道，“但是现在她已离开了我。她死啦。你是否肯到我那儿来取代她，并且……在我内心中占据那个位置？”

他那双黯然神伤的、因得热病而完全变红的眼睛饱含眼泪。

“不，我不想。”内莉低着头回答道。

“可这是为什么呢，我的女儿？你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伊凡也不可能总把你留在身边，而你去了我那儿就会让你感觉到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我不去，因为您不好。没错，您不好，不好！”她边抬起头，边坐在床上脸冲向老者接着说道，“我本身也不好，而且比别人都坏，可是我还不如您坏！……”此时的内莉脸上毫无血色，双眼炯炯有神，并且因为感情的骤然释放，那双唇也变得越发抖动、惨

白，以至于都几近扭曲。老人诧异地望着她。

“没错，比我还不好，因为您不肯宽容您的女儿；您想彻底地忘记她，再另外领养一个姑娘，但是自己的亲骨肉您又怎能忘记呢？您只要见到我，就会意识到我并非您的亲女儿，与之相连您又会想到还有过一个亲女儿，但是您却要忘了她，这全怪您是个残忍的人。我可不会住在一个残忍的人家里，我不肯，我不肯！……”内莉抽泣起来，并悄悄地瞥了我一眼。

“再过两天就是复活节了，我们应该相互拥抱、亲吻，大家都应尽释前嫌，谅解所有曾犯下的过错……这我清楚……只有您……只有您一个人……哼！坏心肠的人！滚吧！”

她流泪了。她所说的这些话仿佛是早都已经准备好了，也记熟了，如果老者再次请求她去他家的话，她仍旧可以再说一次。老者吓了一跳，脸上也没有了血色。此时他的面部呈现出难过的神情。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大家都要这样为我张罗？我不想，不想！”突然内莉发疯般地喊道，“我去要饭！”

“内莉，你没事吧？内莉，我的朋友！”我禁不住喊了起来，但是我的喊叫只是往火上扔了一把柴。

“没错，我倒不如上街要饭，我可不想再住在这里，”她边哭边喊道，“我母亲也乞讨过，她临终前曾亲口对我说：‘宁愿过着贫穷的生活、要饭，也不要……’要饭并没什么丢人的：我并非向一个人乞讨，我是向大家乞讨，大家又并非一个人；向一个人乞讨很丢人，但向大家乞讨就不丢人；我这是听一个要饭的妇人说的；我还是个孩子，我找不到工作赚钱。所以我就向大家要饭。但我不想住在这儿，不想，不想，我不好；我比所有人都坏；你们看我有多差劲儿呀！”

突然内莉出乎意料地抓起桌上的茶具，把它扔向了地板。

“我把它打破了，”她一副自鸣得意的神情挑衅地望着我，接着说道，“茶杯一共才两个，”她说，“那一个我也要砸碎……到时

候看您用什么饮茶呢？”

她仿佛精神不正常了，但又好像是从这种异常举动中获得了一种快感；然而她像是也觉察到这样的做法是坏的、丢人的，但又放纵自己再这样荒唐下去。

“她病了，文尼亚，是这样，”老者说道，“可能……也可能我真弄不清她到底是怎样的姑娘。回头见！”

他把帽子拿了起来，与我握手告别。他仿佛彻底失望了，他被内莉毫不留情地伤害了；我不知所措。

“你不同情同情他，内莉！”就剩我俩时我喊道，“你也不觉得羞愧，羞愧！不，你不善良，你确实是个坏心肠！“我又像从前一样未戴帽子就去追那位老者。我想送他到大门口，即便说两句话劝慰他一下也行。从楼梯往下跑时，我好像看见了因为我的责怪而使内莉变得毫无血色的脸孔。

我很快就追上了那位老者。

“可怜的小女孩遭受了屈辱，她自身也很痛苦，您瞧，伊凡；是我把她卷进我的事里来的，”他无奈地笑道，“我揭了她的伤疤。俗话说得好，饱汉不知饿汉饥；另外还有一点，文尼亚，有时饿汉也不一定了解饿汉的‘饥’。就这样吧，回头见！”

我本想对他说说其它的事情，但是老人仅仅将手一摆。

“没必要劝慰我，你还不如回去看看那个小女孩是否又逃走了呢；她像是会逃掉的。”他气愤地加了一句，而后快速地走开了，挥动着手杖敲打着人行道。

他自己也没想到，竟被他说中了。

等我回到家里，不禁吓了一跳：又找不着内莉了！我冲到过道，在楼梯上寻找她，喊她的名字，甚至敲遍了周围邻居的大门也没有问到她的去向；我不敢相信，也不肯相信，她竟然再次离家出走。她是怎样离开的呢？这公寓只有一个大门，她必定是趁我和老者在说话的当儿从我们身旁溜走的。可是让我最后悔的是，我马上就反应过来，如果她能先藏在楼梯上的某处，那么她

就可以等我回来后再逃，而这样我是不可能遇到她的。但不管怎样，她跑不了多远。

我又急急忙忙地冲出去找她，并没有锁门，以备万一。

我先去了马斯洛鲍耶夫家。在他家我既没遇到马斯洛鲍耶夫，也没碰到阿列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我留了张纸条给他们，告诉他们刚刚发生的可怕事情，并嘱咐他们，如果内莉去了他们那儿，就请尽快告诉我，之后我又去了医生家；医生不在，他的女佣对我说，除了上午内莉来过这里以外，再也没人来过。这如何是好呢？我去了布勃诺娃那儿，那个我认识的棺材匠老婆告诉我，不知因何缘故女主人从昨日就待在了警察局，而关于内莉，从那时起人们就再也没在那儿看到她了。精神几近崩溃、体力完全耗尽的我再次来到了马斯洛鲍耶夫的家，然而结果依旧是没人来过，连他们俩也没回来。桌上依然放着我留下的纸条。我该怎么办呢？

直至很晚，我懊丧地往家走去。本来今晚我该去看望娜塔莎的：早上她就要我去。可我这一整天连饭也没顾得上吃，对内莉的担心已让我魂不守舍。"这到底是怎么了？"我猜，"这一切会不会是因她的病而造成的？她是否发疯了，又或精神不正常啦？但是我的上帝啊，——现在她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在哪儿能找到她！"

我刚想到这里，突然在离我没几步远的瓦西利耶夫桥上发现了内莉。她站在一盏路灯边上，没看到我。我原想冲到她跟前，但又停住了。"她干吗在这儿？"我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我坚信这会儿不会再将她丢掉了，因此我就稍等片刻，看看她在干什么。约摸过了十分钟，她始终站在那儿盯着路过的行人。末了，内莉向一位衣着讲究的老者走去：那老者也没停脚，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什么给了她。她给他弯了一下腰。这个当儿我的感想真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我的心像被鞭子抽了似的收紧：就像有一样贵重的东西，一样曾被我爱护、珍藏和抚摸的东西此时在我眼前受

到凌辱，我忍不住落下了泪。

没错，我为不幸的内莉落泪，可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了无法抑制的愤慨：她上街要饭并非出于生活的窘困；也并非是他人抛弃了她，让人置之不理、弃而不管了；她并非是因一些残忍的迫害者而跑出来的，恰恰相反，她是从一些关爱她、同情她的友人那儿跑出来的。她仿佛想用她的业绩来让人惊讶，或是吓人一跳；她仿佛是在向大家夸耀自己！然而在她心里有一件不让人知晓的事正在逐渐思考成型……没错，老者说得没错：她遭受了屈辱，她的伤口还没有愈合，好像她有意采取这种让人捉摸不透的行为和对我们所有人的怀疑态度来竭尽全力加重自己的创伤；好像她想从自己的苦难中，想从这种只看重自身受难的利己主义（如果可以这么讲的话）中得到一种满足与快乐。我能领会这种让自己受更多的苦、好从中得到快乐的心理；很多被命运作弄并深感不平的被欺辱的人，都采取此种方式从中获得快感，然而我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能让内莉如此不满呢？好像她想用自己的业绩、自己的奇特行为和疯狂举动来让我们感到惊讶，吓我们一跳，好像她确实在向我们夸耀……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她是一个人，我们没有人看到她在要饭。莫非她能从讨饭中获得快乐？她这样做是为什么，她用讨来的钱干什么？

她拿起要来的钱，下桥走向一个灯火通明的商店。在商店的窗口她数起了讨来的钱，我就站在离她十几步远的地方。她手里拿着很多钱，很明显她早就已经开始讨饭了。她手里攥着钱，穿过大街进了一间店铺。我立刻来到了店铺敞开的门口，想知道她要干吗？

我看见她将钱搁在柜台上，店员把一只茶杯递给了她，这个茶杯很一般，但很像那日早晨她为给我和阿赫米涅夫证明她很不好而砸坏的那种。大约这个茶杯值十五戈比，可能还不值这个价。店员用纸包住杯子并扎好，递给了内莉，内莉满足地迅速从店铺中走出。

“内莉!”当她走向我这边时我喊道,“内莉!”

她颤抖了一下,望了我一眼,茶杯从她手中滑落到地上,碎了。内莉脸色惨白,可她望了我一眼,确信我都已看到,并且也都知道了,她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这说明她现在有一种无法忍耐的、令她非常难过的愧疚。我握住了她的手将她带回了家,也没几步路。一路上我们都未说话。进到屋里,我坐下了;内莉站在我面前,她显得忧心忡忡、焦躁不安,面色依旧那般惨白,双眼径直看着地板。她无法看着我。

“内莉,你去讨饭啦?”

“没错!”她怯懦地说,头低得更厉害了。

“你是打算凑钱买一只茶杯,来赔你早晨砸坏的那只茶杯吗?”

“没错……”

“可是,难道我是怪你了,难道我因茶杯而责备过你了?难道你没觉察到,内莉,你的举动中有种坏的东西,有种自鸣得意的坏东西? 这对吗? 难道你不羞愧? 莫非……”

“我羞愧……”她用微弱的声音轻轻地说道,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羞愧……”我重复道,“内莉,亲爱的,如果我做了什么对不住你的事,请你谅解我,让我们握手言和吧。”

她望了我一眼,顿时泪流满面,旋即扑向我的怀中。

此时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像飞般地冲进了屋里。

“什么! 她在家? 又出走啦? 哎呀,内莉,内莉,你这是干什么呀? 算啦,不管怎样,你再次回来了……您是在哪个地方发现她的,伊凡·彼得诺维奇?”

我给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使了个眼色,示意她不要说话,她领会了我的意思。我温柔地与内莉道别,而她还在哭泣,我恳求好心肠的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陪伴着内莉直到我回来,她应允了,我就冲向娜塔莎家。我已经晚了,所以很

焦急。

今晚是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我有很多话要与娜塔莎说，可我还是将内莉的事放在其中讲了，并事无巨细地告诉了她。娜塔莎对我所讲的很感兴趣，甚至让她吃惊不小。

“你知道吗，文尼亚，”她思考了一下说道，“我认为她爱你。”

“什么……这不可能？”我诧异地问道。

“没错，这就是爱情的开端，女人的爱情……”

“你没事吧，娜塔莎，算了吧！她只是个小姑娘！”

“一个差不多快十四岁的小孩，这种冷漠是缘于你对她的爱情的不解，没准她自己都不明白她自己。这种冷漠虽带有很多孩子气，但它是真诚的，是令人悲伤的。关键的是她妒忌你对我的爱。你是这般爱我，你在家中肯定只想念着我一人，嘴里说我，心里想我，因而你就会不大在意她了。她意识到了这点，因而她显得忧愁。也许她想与你谈谈，觉得有必要跟你说清楚自己的心思，可她又不知该如何做，她有些羞怯，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她寻找着机会，可你不仅不想方设法让这个机会早点儿来临，而且还经常撇下她来这儿，甚而在她被疾病缠身的时候还整日让她一人在家。她也因此而哭泣；她关心你，而最伤她心的是你却并未察觉。直至此时，你仍因我而将她一人留在家中。明日她就可能因此而患病的。你怎么可以将她一人留在家中呢？赶快回到她那儿吧……”

“我不是有意要留下她，但是……”

“我明白，是我要你到这儿来的。可这会儿你还是回去吧。”

“我这就回去，毫无疑问我对你所说的话一点儿都不相信。”

“她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和其他人都大不相同。你仔细琢磨一下她的一切人生历程，仔细地想想，你会相信我所说的。她和你我的成长经历不同……”

我到底还是回家迟了些。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对我说，和那天晚上一样，内莉仍是抽泣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又“哭

着入睡的”。“这会我该走了，伊凡·彼特罗维奇，菲利普·菲利培奇交待过我。那个可怜的人儿现在正等着我呢。”

我对她道了谢之后，便在内莉的床头边坐了下来。我也为竟然在此时此刻将她单独留下而痛苦着。我在她的身边坐着，一直思考到深夜……这应该是一个有所变化的时候。

可我仍需要交待一下这两星期中发生的一切事情……

第　五　章

当我经历了和公爵在S餐厅的那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夜晚之后，我连续很多天时不时因为娜塔莎而忐忑不安。“不晓得那混蛋公爵会以什么手段恐吓她，到底会以何种形式向她回击呢？”我没有一刻不这样扪心自问，我被许多的猜测包围着。最终我得出一个结论：不能无视他的恐吓，这并非虚张声势，如果阿辽沙继续和她住在一块儿，公爵一定会找她的茬儿。他鼠肚鸡肠、睚眦必报、深不可测、阴险狡诈，——我是这样认为的。想让他忘掉曾经受过的羞辱和不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力图回击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在这次事件的全过程里，他向我指明了一点，同时还将这一点阐释得十分清楚：他坚决要求阿辽沙和娜塔莎结束目前的关系，同时还祈盼着我能让娜塔莎对即将到来的分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分手的时候绝不能有“饱含田园牧歌和席勒气质的场景”。自然，最关键的是他希望阿辽沙对他绝不能有不满情绪，仍然将他视为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这一点对于以后他以最快捷的方式霸占卡佳的财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目前我要做的便是让娜塔莎对即将面临的分手有充分的准备。可是我觉得娜塔莎对我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从前直言不讳的真诚已经消失；更重要的是，她好像已经对我缺乏信任感了。我的慰藉只会徒增她的烦恼；我一连串的问题愈加令她反感，以至于令她发

怒。我经常是在她那儿坐着，望着她：她两手一背，从房间的一角走到另一角，心情郁闷，脸色惨白，仿佛什么都不记得了，甚至也忘记了我就在她身旁。当她偶尔向我这儿看的时候（她甚至不愿和我对视了），在她脸上明显地写着烦躁和愤懑，她会立刻扭过身子。我很清楚，也许她是在思考自己面对就要到来的分手应有的打算，她这样思考时怎么会不难过、不悲伤呢？我确信无疑，她已决定要与阿辽沙脱离关系了。可她的那种阴惨惨的绝望仍然令我忧伤，使我恐惧。何况，有的时候，我连和她讲话的胆量都没有，也没勇气抚慰她，因此只能心怀恐惧地静观其变。

因为我对娜塔莎的心有高度的信任感，对于她在我面前表现出的冷峻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虽然我也觉得难过和痛苦，但我能够理解：她的极度忧伤和难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外界的一切纷扰只不过是徒增她的恼怒与愤懑。在如今的情势之下，那些和我们亲密无间的了解实情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纷扰令我们感到格外的烦躁和气愤。可我心里十分明白，娜塔莎最终还是会回到我这儿来的，并从我这儿寻求慰藉。

我当然不会向她叙述公爵和我谈话的内容：这样做的后果只会让她情绪激动，并加重她的伤感。我只不过顺便向她提及，公爵与我曾去过伯爵夫人的住所，并坚定不移地将他视为令人恐怖的恶棍。可她压根儿对他的事情没有兴趣，这点令我很开心；可她却如饥似渴地听着我对和卡佳会面时的描述。当叙述结束，虽然她对于卡佳只字不提，可她原本苍白的脸颊却变成了潮红色，整整一天她的心情都十分激动。我并没有对关于卡佳的事做任何的遮掩，我毋庸讳言地告诉她，卡佳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不错的。我何必要遮遮掩掩呢？毫无疑问，这一定会被娜塔莎识破的，同时会就此事大发雷霆。因此我刻意地作了十分详尽的交代，并且提前对她有可能提出的问题尽量作了回答的准备，这得归咎于她现在所处的地位，主动询问对她而言真的是勉为其难：说实话，谁能表现得漠不关心去询问自己情敌的长处，这该

是多么困难啊？

据我猜测，她仍然不了解实情，公爵向来说一不二，照他的命令，阿辽沙一定得陪着伯爵夫人和卡佳去乡下，我不明白怎么做才能既让她清楚此事又尽量使她有能力承受。谁知道我刚打算说就被娜塔莎制止了，还说她压根儿不需要我的劝慰，原来她五天前就知道这件事了，真是让我大吃一惊。

“上帝！”我大叫一声，“这都是谁跟你说的？”

“阿辽沙。”

“什么？他都告诉你了。”

“对，我把什么都想好了，文尼亚。”她又补充了一句，从她的神情看来，她已经很不耐烦了，而且是告诫我停止谈论此话题。

阿辽沙经常来探望娜塔莎，可每次停留的时间都很短。只有一回在她那儿连续呆了好几个小时，然而那一回我没碰上。他每次进门都愁眉苦脸地、怯怯地又柔情似水地凝望着她；而娜塔莎则亲切、温柔而又热情地回应他，让他将所有的不快都抛到九霄云外，变得兴高采烈。他也开始经常探望我，差不多每天如此。真的，他活得太痛苦了，一个人独自烦闷的日子，他是一刻都熬不下去的，因此他总是不断地从我这儿寻求心灵的慰藉。

我和他又能有什么好说的呢？他责怪我冷漠、没人情味，以至于埋怨我恨他，他心烦意乱、痛哭流涕，便时常去卡佳那儿，从她那儿获得抚慰。

那一天，也就是娜塔莎跟我说她已知道阿辽沙要走的日子那天（即公爵与我谈话一星期之后），他彻底失望地跑到我的住所，抱着我趴在我的胸口上失声痛哭，那时的他就像个孩子。我静静地听着他的一字一句。

“我实在是一个无耻而又龌龊的人，文尼亚，”他这样开口说道，“快拯救我的灵魂吧。我哭泣并非为了自己的无耻与龌龊，而是为了我即将给娜塔莎带来的痛苦。是因为我她才会痛苦……文尼亚，我的朋友，请给我说说，帮我作个抉择，她们二人，谁是

我的最爱：是卡佳还是娜塔莎？”

“这件事不能由我说了算，阿辽沙，”我答道，“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明白……”

“不，文尼亚，你不明白，即使我蠢不可言也不会提出这种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就是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扪心自问却没有答案。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可能比我更明白……好吧，你如果实在不清楚，就随便谈谈吧，你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你爱卡佳多一些。”

“你竟然是这样看的！不，不，绝对错误！你压根儿不会想到。我对娜塔莎充满无限的爱意。不管怎样我绝不能将她抛弃，我永远都不会这么做；对卡佳我也是这么讲的，卡佳十分赞同我的观点。你为什么沉默不语？方才我看到了你的笑容。唉，文尼亚，每当我如此痛苦悲伤之时，你却从未给过我半点安慰……再见！”

他朝屋外跑去，给吃惊不已的内莉内心留下了十分特别的印象，她一直静静聆听着我们的对话。那会儿她还卧病在床，正吃着药。阿辽沙从未和她说过话，每次来看望我时，他对她差不多都是视而不见。

两小时后，他再次回到我这儿，对于他脸上兴高采烈的神情，我觉得十分诧异。他还搂着我的脖子和我紧紧拥抱。

“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他叫道，“所有的误解都消失了。我从这儿径直去了娜塔莎的住所：我实在太难过了，我绝不能失去她。一进门我就跪在了她的石榴裙下吻她的脚：我一定得这么做，我情愿这么做；否则，我会愁死的。她静静地抱着我，伤心流泪。我十分坦然地对她讲，就卡佳和她而言，我更爱卡佳……”

“那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关怀我、抚慰我，——而我竟对她说了那样的一番话。她实在是太会安慰人了，伊凡·彼得诺维奇！啊，我什么都和她说了，并向她哭诉了内心的痛苦。我很坦率地告诉

她，我十分爱卡佳，可不管我有多爱她，也不管我爱的是谁，如果失去了她，失去了娜塔莎，我仍然无法生存，终究会死去的。真的，文尼亚，失去她我也会死掉的，对这一点我感受颇深，真的！因此我们打算立刻结婚；因为在我们走之前还不能处理这件事，如今正处于大斋期[1]，婚礼无法举行，因此必须等我回来，那会儿是六月一号。毋庸置疑，爸爸一定会同意的。对于卡佳，真的无所谓！您应该能体会，失去了娜塔莎，我会死的……我们的婚礼一完就一块儿去那儿，去卡佳那里……”

值得同情的娜塔莎！为了安抚这个人，她付出了那么多，并和他坐在一块儿，听他的告白，同时还以立即和他结婚的谎言来安抚这位只为自己着想的幼稚派。阿辽沙的情绪真的稳定了几天。他经常去娜塔莎那里，实质上是由于他脆弱内心的承受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可当分别的日子愈加临近之时，他再次被不安和泪水包围了，他仍然时不时地到我这儿声泪俱下地陈述自己的凄惨。最近他越来越舍不得离开娜塔莎，甭说一个半月，哪怕就一天他都离不了。可直到最后时刻他仍深信不疑，他只是和她分开一个半月，回来以后就马上娶她。就娜塔莎而言，她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将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阿辽沙从此一去不回头，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们分手的日子终于到了。娜塔莎病倒了，——她面无血色，双眼布满血丝，双唇发干，时不时喃喃低语，有时会以极快的速度狠狠地看我一眼。阿辽沙进门时发出的巨大声响传来之时，她并没有哭泣，也不答复我，只是颤抖着，活像树上的一片叶子。她的面颊如同夕照时的霞光，她快速向他跑过去，她抽搐地和他相拥，吻他，同时又面带微笑……阿辽沙对她上下打量，很紧张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并劝慰她说，他与她分开的时间不会很久，回来之后俩人就举行婚礼。显而易见，娜塔莎是尽量抑制自

---

[1] 复活节之前的四十天。

己的情绪，将眼泪往肚里咽。在他面前她不曾流泪。

有一回，他说起得为她准备一笔足够她在他不在的日子里花费的钱，他还让她放宽心，父亲已经许诺会给他很多在旅途上必需的花费。娜塔莎那时双眉紧锁。当我们二人独处的时候，我对她说，我手头有一百五十卢布，她随时都可以支取。她并未询问这笔钱的来源。这件事发生在阿辽沙离开的前两天，也是娜塔莎与卡佳第一次、同时又是最后一次会面的前夕。卡佳拜托阿辽沙带了个便笺，希望娜塔莎能同意她第二天登门拜访的请求；还有几句写给我的话：她希望她们会面时我也在场。

我发誓，不管怎样，十二点（与卡佳约定的时间）我必须到娜塔莎那儿去，虽然确实有太多的琐事和阻碍。内莉就甭提了，阿赫米涅夫妇最近也给我惹了不少乱子。

早在一星期前就有接二连三的麻烦出现。一个清晨，安娜·安德列芙娜派人来请我，让我无论如何马上到她那儿去，理由是有一件不容延误的火烧眉毛的事。我赶到她的住所时，就只有她一人：她情绪激动，面色惶恐如发疯般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哆哆嗦嗦地等待着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归来。像平时一样，我花了很长时间都没能从她嘴里问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她害怕的原因，而每一分钟似乎都格外宝贵。她不断地责怪我，情绪激动，而这些责怪在我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你怎么总不来呢，我们如同没人要的孩子被你丢在一旁，只得伤心落泪"，还有"鬼知道你没来时发生了啥事情"，最后她才跟我说，三天以来，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情绪总是那么激动，"实在是不知如何表达"。

"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她说，"他如同发狂一般，每天晚上偷偷摸摸地给神像下跪，并在神像前面默默祈祷，睡觉时老发出呓语，活像个疯子；昨天喝菜汤的时候，匙子摆在他面前，他偏偏看不到；你问东，他答西。他总爱出门，总说：'我得出门办点事，要去看律师'；另外，今天清晨，他将自己锁在书房内，说：'为了打官司，我得草拟一篇公文。'好啊，我自个儿琢磨，匙子就在盘

子边上你都发现不了，还说是草拟公文呢？可当我私下里透过锁孔向里看时，他正泪汪汪地坐在那里写着什么。我暗自寻思，他到底写的是哪门子公文呀？也许是由于离不开我们的阿赫米涅夫；那我们的阿赫米涅夫岂非一点希望都没了。正想到这儿，他突然从桌子边上跳了起来，将笔使劲扔在桌上，脸憋得红红的，双眼满是泪光，拿上帽子走了出来告诉我：'安娜·安德列芙娜，我马上就回来。'他离开后，我立即来到他的书桌旁；关于我们那个官司的公文在他那儿堆得老高，他连碰都不准我碰。我曾反复提出要求：'你能否让我将这些公文挪开，就一小会儿，我得把桌上的尘土擦掉。'绝不允许'，他一边喊一边挥动双手；自从他来到彼得堡之后，脾气越来越躁，碰上点儿事就吵吵嚷嚷。我走到书桌边上去寻觅：方才他写的是什么公文？因为我再清楚不过了，那些东西还在这儿，当他从桌边起身时他将它和别的公文搁在一块儿了。这不是嘛，老弟，伊凡·彼得诺维奇，看看，这正是我一直在寻觅的。"

然后她将一张信纸交给了我，那纸的一半写有字，可几经修改，一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了。

值得同情的老先生！光看开头几行便不难发现信的内容和写信的对象。是写给娜塔莎的，他最最疼爱的女儿。信的开篇还热情饱满，亲切感十足；对她来说，他是宽容的，他让她回家。信的内容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因为他的思路不清，情绪也太激动，又有许多的改动。仅可以觉察出，令他开篇写下充满温情话语的那种强烈情感，在完成了开头的几行以后，立刻转化成另外的情绪：老先生开始表示对女儿的不满，用轻松愉快的语气历数了她的桩桩错事，恼怒地提及了她的顽固不化，谴责她没心没肺——也许她压根儿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父母的事。他发话说她会因自己的高傲而受到惩罚和诅咒，最后还让她马上老老实实回家，"到了那会儿，也只有那会儿，等你在'亲人中间'毕恭毕敬地，以榜样的形像重头做人的时候，我们大概能够对你的行为

表示宽容，”他是这样表述的。显而易见，他是在回顾自己的开头时将自己开始的宽容之心视为软弱，并因此而觉得羞愧难当，最后他受不了因强烈自尊给他造成的伤害与痛苦，便以愤恨和恐吓收场。老太太的双手放在袖口里，在我跟前站着，等我将信读完再说给她听。

我将自己的想法向她和盘托出。我认为：老先生如果离了娜塔莎肯定无法生存，确定无疑的是，他们得立即和解；可这还要受制于现实条件。我还陈述了自己的以下推断：首先，官司的惨败也许大大刺伤了他，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他震惊，关于被公爵击败而令他自尊心受挫所带来的强烈刺激，因为官司竟有如此的结局而给他的心灵造成的重大创伤就更不在话下了。在这样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找寻一份心灵的支持，因此他格外怀念那个自己在世上最最疼爱的人；另外也许是因为他可能对阿辽沙就快抛弃她的事情有所耳闻（因为他总是关注着娜塔莎，关于她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对于她现在的境遇，他再清楚不过了，同时凭自己的经验，他知道她极需别人的关怀和体贴。可他依旧不能屈尊降贵，总觉得女儿欺侮了自己。他也许曾这样认为：终究不是她先做出让步的，也许她压根儿没考虑过他们，觉得和解之事实在没什么必要。“他绝对是这么认为的，”当我为自己的想法做总结时说，“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无法继续写下去，也许这些会导致更多不愉快的事，而这些会给人带来更为强烈的震撼，况且，谁晓得呢，这也许会使和解的时间一天天拖下去……”

老太太边哭边听我讲。到后来，我说自己得立即去看看娜塔莎，我都耽搁很长时间了，这会儿，她哆嗦了一下，说自己忘了正事。当她将信纸从众多文件中抽出之时，不留神将墨水瓶弄翻了，墨水溅到了信纸的一角上，老太太被吓坏了，生怕老先生凭这些墨迹判断出有人背着他看了他的文件，会察觉出安娜·安德列芙娜看了给娜塔莎的信。她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仅是我们了解了他心中的秘密这一条就足以令他羞愤并内心另生

怨恨，同时还会因为自己的骄傲绝不宽恕亲生女儿。

可当我回顾了整件事的经过之后，又让老太太别放在心上。因为他写信时情绪过于激动，那些琐屑小事肯定注意不到，可能他还会认为都是自己的过错，慢慢将此事淡忘。我用这样的话让安娜·安德列芙娜放宽心，接着又很小心地将信搁了回去，我突然想到走之前得和她好好谈谈内莉。我认为，这个令人同情的被抛弃的孤苦伶仃的姑娘，因为她的母亲也有过被自己父亲咒骂的经历，所以她能够谈谈自己以前的生活，谈谈她母亲的死，她讲的这个悲伤而又凄凉的故事可能会感动这位老先生，并激起他的宽容；他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时机已经很成熟了；对女儿强烈的思念使他的高傲和受伤的自尊显得无足轻重。现在缺少的就是一种催化力量，是最终的有利机会，内莉恰好能够创造这样一个机会。老太太十分认真地侧耳倾听，脸上神采奕奕，充满希望与喜悦之情。她很快开始怪我：怎么不早点对她说这一想法？她心急火燎地打探关于内莉的事情，后来还信誓旦旦地许诺，这回她会自动向老先生请命，将那位孤苦伶仃的姑娘领进家门。她由衷地热爱内莉，对于内莉的病痛，她觉得心里很不好受，询问她的病况，强迫我将那罐她专门去储藏室拿来的蜜饯带给内莉；她认为我穷得请不起大夫，还给了我五个卢布。我坚决不收，这令她十分过意不去，当听到内莉缺少连衣裙和内衣时，她心里这才舒服了，原因是她终于有机会帮帮内莉，随后她马上在箱柜里乱翻，将里面的衣服都拿了出来，挑选出一些能送给“孤女”的。

我去了娜塔莎的住所。我开始已经提到，她那里的楼梯是螺旋形的。当我在最后一截梯子那儿停下的时候，看见她门口站着个人，他正欲敲门，可一听到我上楼时发出的声音便不敲了。他犹豫了一阵子，最后也许忽然放弃了内心的念头，转身下了楼。在最后一个楼梯拐角的小台阶那儿，我与他碰了个正着，当我发现他就是阿赫米涅夫之时，我的吃惊就别提了。尽管是白天，楼

梯上的光线仍很昏暗。他紧贴墙面让我先过，现在我还能想起那两只眼睛看着我时的奇特眼神。我认为他是因为害羞才满面通红，至少是因为慌乱，甚至是惊慌失措。

“哦，原来是你，文尼亚！”他的声音发颤，说，“我到这儿是想找个人……一个记录员……都是因为那官司……前一阵他搬家了……搬到这附近……似乎并不住这儿。我搞错了，回头见。”

他以极快的速度下了楼。

我打算将这次会面的事情先搁一搁，等阿辽沙离开后就她一个人时，我一定马上对娜塔莎讲。现在她过于悲伤，就算她可以彻底想通并懂得此事的全部意义，但可能不一定会如她日后处于被最终的苦痛和彻底失望征服之时那样去理解和感受它。这会儿的时机仍然不够成熟。

那天我本想再去阿赫米涅夫家一趟，我也十分愿意去，可最终也没去。我认为，老先生和我见面之后心里一定会不好受；他可能还会以为我是专门为了碰面的事去找他。第三天我才登门拜访；老先生十分沮丧，却又十分随和地欢迎我，谈话内容总离不了他的案子。

“哦，你那天去那幢高楼上找谁呀，你记不记得我们曾在那儿碰头，——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大概是前天。”他很随意地忽然问我，可不知为何并不看我，眼睛注视着其他地方。

“那儿住着位朋友。”我回答时也同样不看他。

“噢！那次我是去找我的记录员，阿斯塔菲耶夫；有人告诉我他住那儿……搞错了……哦，方才我们正谈着那件案子：枢密院决定……”等等，等等。

一说起他的案子，他就满面红光。

正是那天，为了让安娜·安德列芙娜开心，我就将一切和盘托出，还求她现在别以古怪的眼神观察他，别叹息、别暗示，一句话，千万别让他知道她了解了他近期来的古怪行为。老太太十分吃惊和开心，最开始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还跟我说，

她已旁敲侧击地向尼古拉·希尔戈耶维奇提及了那位孤苦伶仃的姑娘，但他没什么反应，可以前又总催促她答应把小姑娘往家里带。我们商定，第二天她必须开门见山地表明我们的想法，不应含糊其辞，也不该做暗示。谁知道第二天我们竟然会颤栗不安。

事情是这样的：阿赫米涅夫早上与主管他案子的官员碰面了。那位官员说自己已见到了公爵，尽管公爵已将阿赫米涅夫留在了自己身边，可“因为某种家庭情况”，他决定给老先生一万卢布的报酬。老先生从那位官员那直接跑到我这儿，他十分气恼，眼中直冒火花。不知什么原因，他将我从屋内喊到楼梯上，非要我马上去找公爵，并提出与他决斗的要求。我吃惊极了，过了很久也没想到处理此事的办法。开始时我好言相劝。可老先生急火攻心，立刻晕厥过去。我马上回去倒了杯水；可当我回到楼梯时，他已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我去找他，可他已离开家了；连续三天没见他的踪影。

等到第三天我们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从我那儿离开之后便径直去了公爵家，公爵外出了，他便留了个便条给他。条子上说公爵和那位官员对话的内容他已知晓，并将此视作人生最大耻辱，还说公爵是个无耻的小人，基于以上理由，他得和他决斗，并恐吓公爵不许逃避，不然让他身败名裂。

安娜·安德列芙娜跟我说，他回家那会儿情绪十分激动，懊恼之余倒头就睡了。他对她温情脉脉，却丝毫不理会她的盘问，很明显他是心急火燎地期盼着什么。第二天清晨，市邮局送过来一封信；他阅读完毕大叫起来，抱住了自己的头。这把安娜·安德列芙娜吓得目瞪口呆。而他很快拿着帽子与手杖夺门而出。

那信是公爵写的。他言简意赅地、客客气气地告诉阿赫米涅夫，关于他和那位官员的对话内容，他认为没有向任何人解释的必要。尽管他也替阿赫米涅夫在官司上惨败深表惋惜，可不管他

觉得多惋惜，他也不能对在官司上打败了的人有正当理由为了复仇找自己对手决斗的理论表示认同。关于那个让他“身败名裂”的恐吓，公爵则让他不用操心，原因是他压根儿不会身败名裂，也没有那种可能性；阿赫米涅夫的信立即会被呈给相关单位，警察如果早得到消息一定会采取措施执行保护工作。

阿赫米涅夫随即带着信去找公爵。公爵又外出了；老先生从听差那儿打听到，公爵这会儿可能在纳英斯基伯爵那儿。他未曾深思熟虑便直奔伯爵家。他已经登上了楼梯却被伯爵的司阍一把拦住。老先生火冒三丈，举起手杖便往他身上打。他很快被逮住了，拽到门口，送到警察那儿，接着又被送进警察局。有人向伯爵通风报信。当时正在那儿的公爵告诉老色狼，他就是阿赫米涅夫，即那个娜塔莉娅·尼古拉芙娜的父亲（公爵曾经多次在这种事情上替伯爵效力），那位大老爷听罢报之以微笑，由开始的恼怒变成了仁慈；他命令下属将阿赫米涅夫放掉，可等到第三天老先生才被放出来，释放时还被告知是公爵亲自请伯爵赦免他的（可能也是遵照公爵的意思）。

老先生发疯一般回到家中，倒在床上不动弹，就那样躺了一个小时；他最后起身严正宣告，他会永远地诅咒自己的女儿，让她永远失去父母的祝福，这让安娜·安德列芙娜惊恐万状。

虽然她被吓得够呛，可是又有责任帮助这位老先生，她差不多什么都忘了，夜以继日地伺候着他，用醋敷他的额头，还加上冰块。他的体温很高，不断地呓语。我一直呆到凌晨两点多才告辞。可第二天早晨阿赫米涅夫起床了，当日就到了我的住处非要将内莉带走。可他和内莉交往的详情我都说得很清楚了，这事儿着实把他吓了一跳。到家之后他就躺倒在床上。这所有的事儿都发生在复活节前的礼拜五，这一天也是卡佳与娜塔莎会面的日子，次日，阿辽沙与卡佳就要一道离开彼得堡。这次会面我也参加了：会面定在一个清晨，在老先生还没找我之前，也是在内莉首次逃跑之前。

第　六　章

在会面的前一个钟头，阿辽沙便跑来通知娜塔莎。我恰恰是在卡佳的四轮马车在大门口停下时到达的。和卡佳同行的是位法国老妇人，她经过卡佳的再三恳求和自己长时间的犹豫以后，终于答应和她做伴，还同意她可以单独到楼上和娜塔莎会面，但前提是得有阿辽沙同行；而这位老妇人则独自呆在马车内等待。卡佳将我叫到她身边，她没从马车上下来，恳请我把阿辽沙喊过来。我发现娜塔莎正在哭泣，阿辽沙和她一起在哭。当她知道卡佳来了，便离开椅子迅速起身，将泪水拭去，情绪激动地在与门相对的方向站着。这天清晨她一袭白衣。她深褐色的秀发梳得光溜溜的，在脑后盘成一个巨大的发髻。我特别钟爱这种发式。娜塔莎见我留下和她做伴，便让我与她一道出门迎接客人。

"以前我根本不可能来看望娜塔莎，"卡佳一边爬楼梯一边跟我说，"总有人盯着我，实在恐怖极了。我在阿尔贝特夫人[1]面前哀求了整整两个星期，最后她才答应。可是您，您，伊凡·彼得诺维奇，从来都不看望我！我既不能也不情愿给您写信，因为信并不能充分表达我想说的话。我是如此地渴望与您见面……上帝，我的心跳在加速……"

"楼梯的确很陡。"我回答说。

"对……楼梯是……哦，您觉得娜塔莎不会怪我吧？"

"不，怎么会怪您呢？"

"对呀……当然，怎么会怪我呢？我立刻就能看见她了，何苦还要打听呢？……"

我搀扶着她。她的面色苍白，似乎非常紧张。她在最后一个

---

① 原文为法文。

拐角处停留片刻，喘了喘气，在看我一眼之后便毅然继续向上爬。

她在门口又一次驻足，用极低的声音告诉我："我得径直走向她和她说话，我十分信任她，因此才会毫无顾虑地来……可我为什么要说这些；我矢志不移地相信娜塔莎具有无比高尚的人格，不是吗？"

她就像个罪犯一般胆怯地进了门，目不转睛地看着娜塔莎，娜塔莎随即报以浅浅的微笑。这会儿卡佳以极快的速度来到她面前，紧握她的双手，用自己丰厚的双唇贴在了她的唇上。她一句话也没对娜塔莎讲，然后便冷峻地，几乎可以说是严厉地将身体转向阿辽沙，让他出去，以便我们三个人能够独处半个小时。

"请别介意，阿辽沙，"她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得和娜塔莎好好聊聊，谈话内容是非常重要和认真的，你不需要听。你办件好事就快点出去吧。可您，伊凡·彼得诺维奇，我希望您能呆在这儿。您一定要听到我们对话的所有内容。"

"我们坐下谈吧，"阿辽沙离开后，她对娜塔莎说，"我们还是面对面坐着吧。我打算先好好看看您。"

卡佳和娜塔莎差不多是在一条直线上面对面坐着，认真地注视了她一阵子。娜塔莎不由地对她微笑。

"我曾见过您的相片，"卡佳说，"是阿辽沙拿给我的。"

"是吗，本人和相片上一样吗？"

"相片不如您本人漂亮，"卡佳一本正经地果断回答说，"以前我一直觉得您本人一定比相片漂亮。"

"是吗？而我都快被您迷住了。您是如此美丽！"

"看您说什么呀！我怎么比得上您！……我亲爱的！"她再次补充道，她双手发颤，抓住娜塔莎的一只手，她们默不作声地相互欣赏。"请听我说，可爱的天使，"卡佳首先开口，"我们单独相处的时间就半个小时；阿尔贝特夫人还认为时间过长，可我们得好好谈谈……我想……我得……这样吧，我直截了当地问您：您

是不是非常爱阿辽沙？”

“是的，非常爱。”

“既然如此……既然您那么爱阿辽沙……那么……您必须为他的幸福着想……”她吞吞吐吐地小声补充说。

“对呀，我渴望他生活幸福……”

“既然这样……那么剩下的问题是：我能给他带来幸福吗？我是否有资格这样说，因为是我把他从您手里抢走的。如果您认为您能为他带来更多幸福，而当前我们又能确定这一条那么……那么……”

“而这些都已成定局了，亲爱的卡佳，您不是都瞧见了吗，什么都是铁板钉钉的事。”娜塔莎小声回答，慢慢垂下了头。显而易见，她认为谈话无法再继续了。

卡佳好像曾打算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她们二人中的哪一个更能令阿辽沙幸福，谁最终应该妥协？可听到娜塔莎的一番话，她很快知道，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一切都不可能改变了。她美丽的樱桃小口微微张着，莫名其妙而又忧伤地望着娜塔莎，而且她的手自始至终都紧握着她的手。

“您对他的感情很深吗？”娜塔莎突然问了一句。

“是的。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也是我到这儿来的目的：请回答我，您到底爱他哪一点呢？”

“不清楚。”娜塔莎答道，她的回答明显地让人感到一种不耐烦而又难过的心绪。

“您认为他是个聪明人吗？”卡佳问道。

“不，我只是爱他而已……”

“我和您一样。我总认为自己这样对他是出于同情。”

“我有同感。”娜塔莎答道。

“而今我们应如何对待他呢！他怎么可以因为我而放弃您呢，我不清楚！”卡佳叫道，“现在我们又怎么会面对面坐着，我实在搞不懂！”娜塔莎没什么反应，只是静静地望着地板。卡佳有一

阵儿也不说话了，她蓦地离开椅子，迅速起身，温柔地和她拥抱。她们二人抱在一起，双双落泪。卡佳坐在娜塔莎圈椅的扶手上，仍然和她拥抱着，开始亲吻她的双手。

“您不知道我对您的感情有多深！”她边哭边说，“让我们成为好姐妹吧，我们要永远地保持联系……我会爱您一辈子……我会这样表达对您的感情，这样表达对您的感情……”

“他和您说过我们在六月结婚的事吗？”娜塔莎问道。

“是的，他说您也有此意。而这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让他安心，对不对？”

“那是肯定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一定会很爱他的，娜塔莎，我会将一切都诉诸于信纸，让您知晓。照现在的情形，他马上就是我的丈夫了，应该是这么回事——他们总是这么说。亲爱的娜塔舍奇卡，您如今打算……回到家中吗？”

娜塔莎并未作答，而是静静地、深情地吻了吻她。

“希望您生活美满！”她说。

“我也……希望您……希望您生活美满。”卡佳说。此时此刻，阿辽沙打开门走进来。他实在挨不到半小时之后。看她们拥抱着双双落泪，他软弱无力、心如刀绞一般在她们面前跪下了。

“你为什么要哭？”娜塔莎问道，“难道是由于要离开我？是不是会分开很长时间？六月份你不就回来了吗？”

“那会儿你们就举行婚礼。”卡佳很慌张地带着哭腔说，她也是出于让阿辽沙安心。

“但我不能和你分开，不能和你分开，娜塔莎，一天都不行。离开你我无法生存……你知道吗，如今你对我而言是多么的珍贵呀！特别是现在。”

“那好，你完全能照自己的意思办，”娜塔莎的情绪突然变得兴奋，说，“伯爵夫人不是会在莫斯科逗留数日吗？”

“对，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卡佳迅速回应道。

“一个礼拜！那你可以这么做：明天你先将她们送至莫斯科，这只须花费一天，随后你马上返回。当她们离开莫斯科的时刻来临，你再赶到那陪她们不迟，这样的话，我们分手的时间便缩短了，仅有一个月。”

“对呀，那样的话……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又多了四天。”卡佳对此非常赞同，她和娜塔莎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下。

对于阿辽沙得知这个新提议后表现出的极度喜悦，我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他突然间得到了足够的抚慰。他满面春风地与娜塔莎拥抱、亲吻卡佳的纤纤细手、再度与我拥抱。娜塔莎面带愁容地边微笑边凝望着他，可卡佳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她用灼热的目光看了看我，并与娜塔莎拥抱，然后便离开椅子，迅速起身，打算离开。恰在此时，那位法国老妇人派人过来要求会面立即停止，会面时间已超出预先讲好的半个小时。

娜塔莎站起来。她们二人脸对着脸、手牵着手站在那儿，似乎希望通过眼神向对方传递内心的所有话语。

“我以后再也看不到你了。”卡佳说。

“再也见不着了，卡佳。”娜塔莎回答。

“那好，我们后会有期。”她们拥抱在一起。

“请别诅咒我，”卡佳立即喃喃低语道，“我会……永远……请信任我……我会让他幸福的……我们先告辞了，阿辽沙，送我出门！”她拽住他的一只手，飞快地说道。

“文尼亚！”他们离开之后，娜塔莎情绪激动而又忧郁地对我讲，“你也和他们一道离开吧……不需要再回来了：晚上阿辽沙会陪伴我直到八点；此后他再也不能陪我了，他必须离开。只有我孤零零的……请你九点钟再到我这儿来吧！”

九点，我将内莉留下交给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这事儿发生在摔茶杯事件之后），就去了娜塔莎的住处，她茕茕孑立、焦躁不安地盼着我的到来，玛芙拉为我们准备了茶炊。娜塔莎为我倒了杯茶，坐在了沙发上，她希望我能和她更靠近。

“什么都完了。”她望着我幽幽地说道。她当时的眼神令我永世难忘。

“我们的爱情已经告终。半年的日子！我的一生也就差不多了。”她抓着我的手补充说道。她的手温度很高。我便说服她多穿一点儿，去床上躺躺。

“我立刻就去，文尼亚，我立刻就去，我亲爱的朋友。你就让我多说两句，好好想想……如今我已是心力交瘁了……明天我要再最后看他一眼，十点……最后一眼！……”

“娜塔莎，你染上了寒热病，立即会全身发冷；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什么？他离开后的半个小时，我始终盼望着你的到来，文尼亚，依你的意思，我心里有什么想法，我就哪些问题扪心自问？我自己问自己：我到底爱不爱他，我们的爱情到底是怎样的？文尼亚，到这份儿上我还会问这样的问题，你是否认为我可笑？”

“别庸人自扰了，娜塔莎……”

“你看，文尼亚，我敢肯定自己并没有将他视为一个彼此般配的人去爱他，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女人爱男人。我爱他好比……差不多我就如同他的母亲。我还认为，世上根本不存在双方彼此般配的爱情，对不对？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忐忑不安地望着她，生怕她的热病已经发作。她好像被什么给迷住了；她觉得自己说话的愿望十分强烈；她的话语序颠倒、条理混乱，有时几乎表达不清。我非常地忧虑。

“他以前属于我，”她继续说道，“差不多当我见他第一面时，我的内心就强烈地渴望：要让他属于我，立即属于我，让他除我之外不再看第二个女人，谁都不了解……卡佳前一阵子说得对，我正是如此爱他的：似乎因为某种原因我总同情他似的……我心中时刻都有一个强烈愿望——让他幸福，让他的幸福永不枯竭，当我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那强烈的愿望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折磨。一看见他的面容（对于他的面部表情，文尼亚，你是深有体

会的）我就心潮澎湃；没有人会有他那种面部表情，他的一个微笑便能令我浑身冷得直打哆嗦……真的！……”

“娜塔莎，听我说几句……”

“大家常说，”她又插话道，“而你也讲过，他的个性过于软弱，同时……智商如孩子一般不发达。而我最爱的正是这一点……你能信吗？可我自己也不大清楚，我是不是恰好由于这一点而爱他；他的一切几乎都是我的所爱，假如他不是现在这样，个性刚硬一些，智商再高一些，可能我也不会如此爱他了。你知道吗，文尼亚，我得跟你说件事：你记不记得三个月之前我和他的那次吵架，他那会儿去那个女人——她的名字是什么？哦，去了那个叫明娜的住所……我明白了，我调查到了，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十分地难过，但似乎又有些欣喜……我不明白原因何在……我就有一个念头，他只不过是为了找乐子……我的意思是他并非和大人一般，和其他的那些大人一样去拈花惹草，去明娜那里！我……通过那场争执我获得了许多快乐；后来我便宽恕了他……噢，亲爱的！”

她望着我的脸，十分诡异地笑了笑。接着她似乎开始深思，仿佛仍然在回想。她一直那样坐了很长时间，嘴角略带微笑，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特别喜欢宽恕他，文尼亚，”她继续说道，“你知不知道：每逢他将我单独留下之时，我总在屋内踱来踱去，伤心落泪，可有时我又觉得：他越对不起我，我越是高兴……真的！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将他视作一个小男孩：我坐在那儿，他将脑袋靠在我的膝上，睡过去了，我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脑袋，充满爱意……再每逢他离开我时，我却是如此地幻想着……请听我讲，文尼亚，”她蓦地又说了一句，“卡佳真的好可爱呀！”

我认为她是有意向自己的伤口撒盐，这是由于一种强烈的欲望，一种希望自己饱尝绝望与痛苦的强烈欲望……一般遭受重创的人几乎都是这样！

“我认为卡佳能为他带来幸福，”她继续说道，“她个性刚毅，言语中似乎充满自信，对于阿辽沙的态度又是如此的严正和谨慎，——总告诉他一些为人处事的准则，她仿佛是个成年人。但她本身，她本身——还彻彻底底是个小孩！这姑娘太讨人喜欢了，这姑娘太讨人喜欢了！啊！祝他们生活幸福美满！希望如此，希望如此，希望如此……”

泪水和痛哭突然一股脑儿从她内心涌出。

在差不多半个钟头的时间里，她总是无法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

娜塔莎，你真是讨人喜爱的天使！虽然是这样的一个夜晚，虽然自己的内心如此难过，而她却还不忘关怀我。当我发现她的情绪稍微稳定下来之后，抑或是有些累了，为了让她心情放松，我便和她谈起了有关内莉的事情……这个夜晚我很晚才离开她，一直守候到她进入梦乡，临走之前我再三恳求玛芙拉，希望她整夜都守着已得病的女主人。

“啊，要立刻，立刻！”在回家的路上我这样叫道，“必须立刻让这些苦难消失！不管凭借什么，也不管以何种形式，反正要马上，马上！”

次日上午十点，我已在娜塔莎那里了。阿辽沙和我在同一时刻到达……告别。对于这样的场面，我实在不愿去描绘和回想。娜塔莎仿佛在尽力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还表现出十分开心的样子，并不是特别在意的神情，可是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她抽搐般地死死抱着阿辽沙。她几乎不和他说话，却是用痛苦万状的，发疯似的目光长时间地凝望着他。她如饥似渴地听他说每一句话，而他似乎并不理解她所讲的。我记得很清楚，他恳请她能原谅，原谅他的这种爱情，原谅他在此期间带给她的所有委屈，原谅他对她所做的不忠行为，对于卡佳的爱情和他的离开……他语无伦次，泪流满面，哽咽着，差不多快窒息了。有的时候他蓦地开始劝慰她，说他们只会分开一个月，至多是五个星期，夏天他

一回来便和她举行婚礼,爸爸定会恩准的,最终,主要是说后天他会从莫斯科返回,那会儿他们还能有四天的相聚,因此他们此时只是面对一天的分离。

令人惊奇的是: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认为自己后天定会从莫斯科返回……那他又何苦要如此伤心以至落泪呢?

最后钟声表明十一点到了。我好不容易才将他劝走——那趟去莫斯科的火车是十二点的。就只剩一个钟头了。娜塔莎在后来的日子里跟我说,她记不清自己是怎样目送他离开的。在我的记忆中她为他画了个十字,为他祝福,并吻了吻他,接着用手捂住脸,跑进了房间。我必须将阿辽沙送进马车,不然他会再次回到楼上,再也下不来了。

“所有的一切都只能拜托给您了,”他在下楼之时对我说道,“文尼亚,我的好友!我辜负了你,我再也没有资格去赢得你的爱,可我希望你我这辈子都是兄弟:爱她,千万别不理她,把所有的一切用信向我诉说,能写多细致就写多细致,字迹愈小愈好,这样一来,信上的字就会多一些。后天我还会返回的,一定会回到这儿的,一定!可在此之后,我离开之后,你务必要写信给我!”

我扶着他上了轻便马车。

“后天我们又见面了!”他在马车开动后又朝我大声喊道,“一定!”

当我回到娜塔莎的住所,心里很不好受。她在房子中间站着,抱着双臂,迷惘地呆望着我,似乎不记得我是谁了。她的头发散乱,在一边披着,双目混沌。玛芙拉在门口站着,若有所失,茫然而又担心地望着她。

娜塔莎的双眼忽然开始放光:

“啊!是你!你!”她对我大喊,“如今就你一人了。你对他怀恨在心!你永远不会宽恕他,因为我和他相爱……如今你又呆在我身边吗?你有什么目的吗?是为了安抚我,说服我回到曾抛弃过我并诅咒我的父亲身边吗?昨天我就料到了,两个月之前我就

料到了！……我不干，不干！我同样诅咒他们！……请离开吧，我不愿见你！离开！离开！”

我很清楚，她现在有些神志不清，看见我就火冒三丈；我很清楚，最终结果就是这样，我认为自己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一直坐在楼梯末端的第一个阶梯上等待。我有时也会起身，将门打开，把玛芙拉叫过来问点儿事；玛芙拉流泪了。

一个半钟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逝去。在此期间，我的心绪简直难以用语言描绘。我的心抽紧了，那种痛苦的滋味就别提了。忽然，门开了，娜塔莎从楼下跑到了楼上，她戴了顶帽子，披着斗篷。她好像知觉全无，后来她告诉我，她对这事儿只有一点印象，她弄不清自己要奔向何处，也弄不清自己想做什么。

还没等我从坐的地方跳起，再到别处避避风头，她忽然发现了我，不禁吓了一跳，便静静地站在了我的面前。“我忽然记起来了。”后来她告诉我，“我这个疯狂的冷血动物，把你，你，我的好友，我的兄长，我的救命恩人，给轰走了！当我发现，你，值得同情的人，饱尝了我对你的辱骂后仍坐在我门口的楼梯上，迟迟不肯离开，等我让你离开，——上帝啊！——你知道吗，文尼亚，那会儿我心里是啥滋味！真的是心如刀绞啊……”

“文尼亚！文尼亚！”她将双手递给我，喊道，“你在这里！……”然后就投入了我的怀抱。

我将她一把抱起送进房间。她不省人事了。“这下如何是好！”我想，“毫无疑问，她的热病又发作了！”

我打算立即去请医生，一定要让她得到及时的医治。医生马上就会来的；每天下午两点之前，那个德国老先生一般都会在家里呆着。我再三请求玛芙拉片刻都不要丢下娜塔莎，不许她上任何地方去，接着就立即去请医生。上帝助了我一臂之力：如果再耽搁片刻，我就毫无办法从老先生的家里请到他了。我找到他那会儿，他已然在街上蹓跶了。我不由分说拉着他上了我新雇的马车，当他还云里雾里莫名其妙的时候，我们的马车已驶向娜塔莎

的住所了。

对呀，是上帝拉了我一把！我不在的那半个钟头里，娜塔莎遇上了这样一件事：若非我们及时到达，单是这事儿便会将她的未来断送。我离开还不到一刻钟，公爵便到这儿来了，他才把阿辽沙等一干人送走，便径直从火车站赶到了娜塔莎的住所。这次拜访应该说是酝酿已久、早有预谋的。娜塔莎后来跟我说，最开始的一瞬间，对于公爵的到来，她并不觉得特别吃惊。"我的脑子乱糟糟的。"她说。

他就坐在她面前，望着她，目光中充满了怜悯与温情。

"我亲爱的，"他长叹一声，说道，"对于您的痛苦我深表同情；我很清楚此时您的内心感受，那种滋味真的很不好受，因此我觉得到这儿看望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您可以尽您所能想开一点，最起码您因为放弃了阿辽沙而为他带来了幸福。而关于这些您应该想得比我要透彻，只有这样您才能有如此伟大的行为……"

"我一直坐那儿听着，"娜塔莎跟我说，"可开始我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只记得自己全神贯注、目不斜视地盯着他。他将我的一只手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他似乎认为这样一来能令自己心情畅快。我的心里乱极了，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手从他手心抽出来。"

"您很清楚，"他继续说道，"如果您成了阿辽沙的妻子，以后势必引起他对您的憎恶，您是位有强烈自尊的人，因此对于这一点定会有所察觉，并做出抉择……可是，——我到这儿的目的并不是奉承您。我想对您说的是，您绝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发现我这么好的朋友。我对您表示怜悯和同情。我不由自主地掺和进了整个事件，然而——那都是您份内的事情。具备高尚人格的您一定对此深有体会，并发自内心地理解我，不和我闹别扭……我心里比您还痛苦；关于这一点，请务必相信。"

"说完了没，公爵，"娜塔莎说，"能不能给我片刻的宁静。"

“好的，我马上就离开，”他回答说，“但我真的是像对待亲生女儿那样爱护您，希望您同样让我经常探望您。希望您能够将我视为您的父亲，并同意让我为您效力。”

“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多余的，请离开。”娜塔莎再次将他的话打断。

“我十分清楚您高傲的个性……可我当前向您吐露的全是肺腑之言。现在您有什么计划吗？与父母和解？这真是个好主意，可您父亲不仅不讲理，而且专横跋扈、骄傲自满；请您宽恕我，可事实就是这样。回家带给您的只会是无尽的痛苦和苛责……而现在对您最重要的便是自食其力，我当前的任务，我庄严的责任——便是在这个时候关怀并帮助您。阿辽沙恳请我千万别弃您而去，而是和您做朋友。可您除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他们对您也是热情有加。您应该恩准我把纳英斯基伯爵介绍给您吧。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和我们又有亲戚关系，甚至说是我们所有人的恩公都不过分；他帮了阿辽沙不少忙。阿辽沙非常地爱戴和敬仰他。他拥有强大的权力和庞大的势力范围，已步入垂暮之年，作为一个姑娘，您完全可以侍奉他。我曾在他面前提起过您。他会替您安置一切的，假如您同意，他还甘愿替您在他的某位女亲戚那儿弄一个美差……我在很久之前便开诚布公地、真心实意地将我们的事告诉了他，激起了他内心仁慈而又高贵的情感，如今甚至再三恳请我快点向您介绍他……他是位善于发现美欣赏美的人，请务必信任我——作为一个慷慨大方令人敬仰的老先生，他很会珍惜旁人的长处，前不久他还因为一个案子以高度的宽容对待了您的父亲。”

娜塔莎仿佛被针刺了一下，微微抬了抬身子。如今她什么都知道了。

“请您快走，立即离开这儿！”她大声地喊道。

“可是，我的朋友，请务必记住：伯爵同样能为令尊效力……”

“我父亲绝不愿从你们那里得到任何的好处。您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娜塔莎又一次大声喊道。

“哦，上帝，您真是个急脾气，对别人多么缺乏信任感！我都做了什么，竟换来这样的回报，”公爵说道，并且有些紧张地环顾四周，“不管怎样，望您能恩准，”他继续说道，接着便从衣服口袋中拿出了一个大纸包，“您一定会恩准我为您将这个作为凭证的东西留下，它足以表明我对您的怜悯，特别是可以表明纳英斯基伯爵对您的怜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吩咐的。这个纸包内有一万卢布。请耐心一些，我的朋友，”他发现娜塔莎已怒气冲冲地从椅子里跳了起来，便赶紧说，“稍安勿躁，请让我把话说完：您明白吗，您的父亲官司打败了，这一万卢布是当做报酬，它……”

“快滚，”娜塔莎大声喊道，“和这些钱一起滚蛋！我已经看透您了……噢，简直是个阴险、阴险、阴险的小人！”

这回是公爵气得从椅子里跳起来，脸色白得吓人。

他此行的目的可能是想了解大致的情形，了解大概状况，他也许对一万卢布的作用曾有过幻想，娜塔莎的境遇实在不佳，她贫困交加，又被父母、情人遗弃。公爵向来以阴险无耻著称，他曾多次在为纳英斯基这个老色狼猎艳上效犬马之劳。可他非常憎恶娜塔莎，一看形势不对，立即转变口风，以嘲笑讽刺的口吻对她极尽侮辱之能事，这样一来他也算没白跑一趟。

“您干嘛发那么大火，我亲爱的，这样可不太妙呀，”他心急火燎地想立即欣赏他侮辱别人带来的后果，以至于连话音都有些发颤了，“这样太说不过去吧。有人想替您找个依靠，而您反而把尾巴翘到了天上……难道您不明白，这都多亏了我呢；我本来老早就能把您关进妓女收容所，由于那个被您勾引得神魂颠倒的小伙子是我儿子，他被您骗了不少钱，可我却没这么做……嘿嘿嘿嘿！”

可那会儿我们已进了房门了。我在厨房便听到了响动，就让医生稍稍放慢脚步，这样才听到公爵的收尾之词。然后又听到了

公爵那令人作呕的冷笑和娜塔莎彻底失望后的惊声尖叫:“哦,我的上帝!”这会儿我立即冲了进去,直扑公爵。

我对着他的脸就是一口唾沫,用最大的力量给了他一巴掌。他本打算向我还击,可看到他要对付的人有两个,就立马拿起桌上的那包钞票,以极快的速度逃走了。是的,这都是他的所作所为;是我亲自看见的。我从厨房的桌上抄起一根擀面杖立即向他追去……当我回到娜塔莎那儿的时候,发现医生正抱着娜塔莎,可她仿佛得了惊厥症一般使劲在医生的手臂里挣扎着。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后来她终于被我们安置到床上去了,她似乎仍然处于病痛的迷乱之中。

“医生!她是咋的啦?”我问道,恐惧得心都快蹦出来了。

“请稍等,”他回答,“得做了深入的观察之后,才能给病情下……可照常理推断,病情不会太糟。结局也许是热病……但我们可以想办法……”

可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个念头。我恳请大夫多看护娜塔莎两三个小时,并要求他许诺一刻都不撇下她。他许诺之后,我便赶紧往家里跑。

内莉紧张而又忧伤地在角落里坐着,非常惊奇地望着我。可能当时我的面部表情也相当地怪异。

我紧握着她的双手,坐在了沙发上,让她在我的膝上坐下,十分深情地亲了亲她。她羞红了脸。

“内莉,我的天使!”我说,“你是否情愿帮我们一把?情愿帮我们大家一把吗?”

她迷惘地望着我。

“内莉!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有一位父亲,是你见过的,知道的;他的女儿饱受了他的诅咒,昨天他还上这儿来要求你去做他女儿的替身。而今,她,娜塔莎(你不是曾经说过爱她吗!)被遗弃了,被她的爱人遗弃了,她也是因此才离家出走的。她的爱人是那晚上到这儿找我的那个公爵的儿子,你还记不

记得，那位公爵发现就你一人在屋，可你却当着他的面跑掉了，结果你生了病……你认识他，对吧？他是个十恶不赦的恶棍！”

“我认识。”内莉边回答边打了个哆嗦，脸吓得煞白。

“对呀，他是个恶棍。他对娜塔莎怀恨在心，原因是他儿子阿辽沙想与她成婚。阿辽沙今天离开了，一个小时之后，他父亲便去她的住所对她极尽侮辱之能事，还恐吓说要将她关进妓女收容所，并百般讥讽她。你懂我说这话的含义吗？”

她乌溜溜的双眼熠熠生辉，可马上便低下了头。

“我懂。”她的声音可能她自己都听不见。

“如今就娜塔莎一个人，还得病了；医生正照顾她，我回来是为了找你。你要听好，内莉：现在我们去娜塔莎的父亲那儿；虽然你对他没有好感，也不愿意去他那儿，可如今我们还是得一块去。进门之后，我便说你现在情愿去他那里做他女儿的替身，做娜塔莎的替身。而今老先生也得病了，由于他诅咒自己的女儿，由于那位公爵前不久对他百般侮辱。他现在压根儿不愿听人谈起自己的女儿，可他爱她极了，爱她极了，内莉，他还愿意与她和解；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什么都清楚！是的！……内莉，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她回答的声音还是那么小，和她说话时我哭得伤心极了。她还时不时胆小地看我两眼。

“你觉得这事儿可信吗？”

“可信。”

“既然这样，我把你带进门，你坐定之后，他们会招呼你，会对你很热情，并不断地向你发问。那会儿我便引导他们注意关于你过去生活的细节，关注你母亲与你外祖父的事情。你就把实情全部跟他们讲，内莉，正如过去你告诉我一样。你必须把什么都说出来，都说出来，要说得言简意赅，千万不要有丝毫隐瞒。你要跟他们说，那个恶棍如何遗弃了你母亲，她是如何死在布勃诺娃的地窖内，你与你母亲如何沿街要饭；她弥留之际都跟你说了什

么，对你有什么要求……你还应该把你外祖父的事儿和他们说说。你着重谈谈他是如何不肯宽恕你母亲，她弥留之际又是如何派你去找他，求他去她那里去宽恕她，而他死活不肯去……再讲讲她是如何死去的。所有的事都要说，所有的！你和他们说这些的时候，老先生的心里一定会有感触。你看，他很清楚阿辽沙如今已将她遗弃，就剩下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饱尝了屈辱却无人照应，被敌人随意摆布。对于这些，他都了解……内莉！帮娜塔莎一把！你心甘情愿去做这件事吗？”

“愿意。”她答道，深吸了一口气，还用很怪异的眼神望了我很长时间。我明显地感觉到她的目光中略带责备。

可我不能就此罢手。我认为这个想法一定能解决问题。我拽着内莉的一只手便一同出门了。那时已是下午两点多。天空中彤云密布。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总那么闷热，然而现在却从远方传来春季的第一个响雷；风呼啦啦地在满是尘土的街道上刮着。

我们雇了辆出租马车。沿途内莉一直沉默不语，偶尔会以那种怪异的、神秘莫测的眼神望着我。强烈的呼吸令她的胸脯起伏着，在马车内我一直搀着她，明显地感受到我的手掌之下有一颗小小的剧烈跳动的心，它似乎就要从她的胸腔内蹦出来了。

第　七　章

这段路对我来说似乎永无止境。但我们终究还是走完了全程，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房间拜见二老。我不清楚自己将以何种方式与这个家分离，可有一点我很清楚，不管怎样，在我离家之时一定要让老先生同意宽恕自己的女儿，并心甘情愿与她和解。

已经三点多了。二老像平时一样孤零零地在那儿坐着。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垂头丧气，他得了病，双腿舒展地半躺在那张令人倍感惬意的圈椅内，脸色惨白，四肢无力，头部被一块儿手

帕包着。安娜·安德列芙娜就在他身边坐着，时不时地将醋往他的太阳穴上面敷，并不断地以关注的而又难过的神情注视着他的面部，这好像让老先生觉得很紧张，甚至还觉得有些烦恼。他固执地沉默不语，她便也不吭气。我们的突然来访着实让他们吓了一跳。面对我和内莉，安娜·安德列芙娜忽然心生恐惧，我怎么想也不明白，最开始的时候，她望着我们的面部表情宛如她突然想起自己犯了什么过错一般。

“我亲自把内莉给你们送上门了，”进门之时我这样说道，“她都已经想好了，如今她心甘情愿到你们家来了。希望你们好好招呼她、关心她吧……”

老先生用怀疑的眼神望着我，从他的目光中我可以觉察出他洞悉了一切，换言之，他很清楚娜塔莎如今已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被阿辽沙甩了，也许还受到了百般凌辱。对于我们此行的目的，他十分好奇，用询问的眼神望着我和内莉。内莉浑身直打哆嗦，拉着我的手不放，注视着地面，连怯生生地四处张望的时候都很少，就像一只被俘的小动物。可安娜·安德列芙娜立即反应过来了，想起了我给他的建议：她赶紧走到内莉身边，亲她、抚摸她，以至于热泪盈眶，她很温柔地把内莉让到自己身旁，紧紧抓住她的小手。内莉以惊奇的眼神斜睨着她。

可当老太太完成了对内莉的一番爱抚，又和她并肩而坐之后，便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因此以幼稚的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老先生双眉紧锁，似乎已经明白我此行将内莉带来的目的。当他发现我正关注着他那不满的神情和蹙起的前额，便抬起一只手摸了摸脑袋，不着边际地说：

“文尼亚，我头疼。”

我们依然保持沉默，在那儿坐着。我正在想我的开场白。屋内光线昏暗，乌云正缓缓移来，轰隆隆的雷声再次从远方传来。

“打雷了，这个春季雷雨来得格外的早，”老先生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那里三七年的雷雨比这次还早。”

安娜·安德列芙娜长叹一声。

“茶炊是否应该端上来了？”她胆怯地问了一句；可是没人理会她，她便将目光投向了内莉。

“我亲爱的，应该怎么称呼你？”她问内莉。

内莉用极低的声音回答了她的问题，愈发地低下了头。老先生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可怜巴巴的内莉。

“是叶玲娜，对不对？”老太太又说话了，一改当时的沉默。

“我姨子普拉斯科维娅·安德列芙娜有个侄女也叫叶玲娜，”尼古拉·希尔戈伊奇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的名字应该是内莉吧。”

“你真的无亲无故吗，我亲爱的，无父又无母？”安娜·安德列芙娜再次发问。

“是的。”内莉小声地硬梆梆而又胆小地回答。

“关于这些我都有所耳闻，有所耳闻。你母亲过世很长时间了？”

“不太长。”

“我亲爱的，无依无靠的孩子，”老太太以充满同情的眼神望着她，继续说道。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急不可耐地用手指一个劲儿地敲打桌面。

“你母亲不是本国人，对不对？您以前不是这样对我讲的吗，伊凡·彼得诺维奇？”老太太胆小地又问。

内莉那双乌溜溜的眼睛求援似的猛地向我看过来。她喘气的样子已经不太正常了，非常费劲的样子。

“安娜·安德列芙娜，”我开始说话了，“一位英籍男子与一位俄籍女子生下了她的母亲，因此，说她是位英国人，还不如说她是个俄国人；而内莉的出生地点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也应该在国外。”

“可她母亲怎么会和自己的丈夫去了外国呢？”

内莉的脸突然涨得通红。老太太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错话

了,看见老先生那已怒气冲冲的眼神,她的身子禁不住一颤。他凶神恶煞般地朝她看了看,便扭过脸将目光转向那扇窗户。

“一个无耻下流的恶棍欺骗了她的母亲,”老先生忽然回过头对安娜·安德列芙娜说道,“她瞒着自己的父亲和他一同跑了,并将父亲的钱给了自己的情人。那个恶棍将她的财物弄到手以后,将她带出俄国,把东西抢光之后便把她扔了。有位好心人并没有抛弃她,一直给予她帮助,直至他去世。他死之后,两年前,她返回到父亲身边。你是不是这样讲的,文尼亚?”他突然问道。

内莉情绪激动地起身,正欲走向门口。

“内莉,过来,”老先生最终把手伸给了她,说道,“来,坐这儿,坐在我旁边,是这儿,——坐吧!”他低下头吻了吻她的额,开始温柔地抚摸她那小巧可爱的脑袋。内莉的身子一直打颤……可毕竟还是将情绪稳定了下来。安娜·安德列芙娜被深深地打动了,她满怀愉快的憧憬望着终于开始关心这孤苦伶仃姑娘的尼古拉·希尔戈伊奇。

“我再清楚不过了,内莉,你母亲是被一个恶棍,一个卑鄙下流的恶棍毁掉一生的,我也很清楚,她非常地尊敬和爱戴自己的父亲。”老先生的情绪十分激动,他终于忍不住要在此时这样说道。他轻柔地抚摸内莉那小巧可爱的脑袋。他那惨白的面部这时也略略有些泛红;可他尽力控制着自己,目光就是不转向我们。

“母亲对外祖父的爱远远超出了外祖父对她的爱。”内莉怯生生地、却又斩钉截铁地说道,她也尽力不往我们这边看。

“你从何而知?”老先生毫不留情地问道,这时的他就像个孩子一样非常地沉不住气,对于自己耐不住性子,他似乎也觉得不好意思。“我很清楚,”内莉硬梆梆地回答,“他不愿收留我母亲……并将她赶出家门……”

我发现,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本打算对此发表一些看法,对

她的话进行批驳，比如说些那个老人把女儿赶出门自有他道理之类的话，可他向我们这儿看了看便一声也不吭了。

“什么，你外祖父不收留她，那你们在何处容身呢？”安娜·安德列芙娜问道，她突然变得那么执着，非将这个话题深入下去不可。

“我们回国之后，费了很大功夫去寻找外祖夫，”内莉回答说，“但我们却一点线索都没有。那会儿母亲跟我说，外祖父原来相当富有，本打算开个工厂，可如今却一贫如洗，因为和母亲一同私奔的那个人从她手里抢走了外祖父的一切资产，根本没有还她的意思。这是我亲耳听到的……”

“哼……”老先生对此嗤之以鼻。

“她还告诉我，”内莉继续说道，她愈发地活跃起来了，对于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她似乎有反驳的欲望，可她却面向安娜·安德列芙娜继续往下说，“她告诉我，外祖父对她气愤至极，她心里满是对他的愧疚，如今这个世界上，除了外祖父之外，她再无第二个亲人了。她一边向我诉说，一边伤心落泪……‘他是绝不会宽恕我的’当我们还在回国途中之时她便是这样告诉我的，‘可他见了你也许会非常地爱你，为了你，他可能会宽恕我的吧。’母亲非常地疼爱我，她说这些的时候总是不断地亲吻我，但却没有勇气去面对外祖父。她还让我为外祖父祈福，自己也为他祈福，她还跟我说了好多事儿，说她以前是如何和外祖父住在一块儿，外祖父是如何疼爱她，超出了对其他所有人的爱。每个夜晚，她为他弹钢琴、读书，外祖父就亲吻她，送她很多礼物……不管什么都送，有一回，是母亲的命名日，他们还因此事起了争执；由于外祖父要送母亲礼物，而母亲早知道是什么了，但外祖父还蒙在鼓里，以为她什么都不知道。母亲希望自己能得到一副耳环，可外祖父却总是有意欺骗，说他不会送耳环而是送胸针给她；可他拿出耳环的时候，察觉到母亲知道了一切，便因此而大发脾气，半天都不理她；最后又亲自来到她面前亲吻她，恳请她

的宽恕……”

内莉有滋有味地说着，她那惨白的、病怏怏的面庞都微微发红了。

显而易见，她的母亲曾反复和自己的小女儿谈论起往日的幸福美好，那会儿她正蜷缩在某个地下室的角落里，拥抱并亲吻自己的小女儿（这便是她人生中惟一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一边面对孩子伤心落泪，一边完全明了她谈论的这些会给一个心理不健全的、敏感而又早熟的有病的孩子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

可说话入了神的内莉好像突然反应了过来，她满是疑惑地四处望望，便再也不吭气了。老先生双眉紧锁，又开始在桌面上小声敲打；安娜·安德列芙娜热泪盈眶，她轻轻地用手绢将泪水拭去。

“母亲回到这儿时病情已十分严重，”内莉细声细气地补充说，“她胸口的病已经恶化。而对于外祖父我们又是杳无音信，便只能在地下室内租一个角落。”

“一个角落，身患重病……”安娜·安德列芙娜大声说道。

“是啊……一个角落……”内莉答道，“我母亲一无所有。”她跟我说，‘贫穷并非罪孽，富有，同时随意欺凌别人，这才是罪孽……还说自己遭受的一切是报应。’”

“你们是不是在瓦西利耶夫岛上租了个地方？那是布勃诺娃的房间吧？”老先生扭过脸望向我然后发问，他想方设法地不让人察觉自己的问题过于唐突。他提问的理由好像是觉得自己坐在那儿一声不吭不大自在。

“不，并不是那地方……最开始是在小市民街，”内莉回答说，“那是个既阴暗又潮湿的地方。”一阵沉默之后她又开始说道，“母亲的病愈加严重，可那会儿她还可以行走。我替她洗衣服，她就伤心落泪。那地方还住着一位老太太，她丈夫是个大尉，已经去世；还有一位已离职的官员，他每次回来都是酒气熏天，每天夜里都吵吵嚷嚷的。我非常地害怕。母亲便让我和她一块

儿睡，她抱着我的时候自己的身子也在发颤，那个官员仍然在那大吵大闹。有一回，他想打那个年迈的大尉寡妇一顿，她年纪一大把了，总拄着一根拐棍。母亲觉得她实在令人同情，便挺身而出，替她打抱不平，那位官员打我母亲，我就揍他……”

内莉再也无法继续了。回忆令她的情绪激动，双眼亮晶晶的。

“我的上帝呀！”安娜·安德列芙娜大声喊道，她都快被这个故事的情节迷倒了，她聚精会神地望着内莉，内莉的主要谈话对象也是她。

“母亲因此离开了那地方，”内莉继续说道，“也带走了我。这事儿发生在白天。我们总在街上踱来踱去，来回转悠，直到天黑，妈妈用手牵着我，总是边走边伤心落泪。那天我累极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吃。母亲总是自顾自地说着什么，并总是跟我讲：‘务必做一个穷人，内莉，我死之后，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的任何一句话。也不要去乞求任何一个人；你就自己过，老老实实做穷人，去找事情做，如果找不到事做便去要饭，不许去求着他们。’夜幕降临之时，我们穿过了一条大街，突然母亲大声喊了起来：‘阿佐尔卡！阿佐尔卡！’——突然一只浑身都秃了的大狗凑到了她的面前，尖叫着朝她扑了过来，母亲被吓得够呛，脸色惨白地大声喊叫着，在一个高个子老头的面前跪下了，那个老头头也不抬，一直盯着地面，拄根拐杖向前走着。这个高个子的老头儿便是我的外祖父，他已是皮包骨头，身上也是衣衫褴褛。我是在那天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外祖父。他也十分的惊讶，脸都吓得惨白惨白的，他看见母亲就在他身旁跪着，紧紧搂着他的双腿，——他奋力挣扎，将母亲推开，用拐杖敲打了一下石板，便立刻弃我们而去了。阿佐尔卡还滞留在那汪汪地叫着。它望着母亲，然后又朝外祖父的那个方向跑过去，咬着他衣服的一角使劲将他向后拽，外公就拿着拐杖打它。阿佐尔卡又往我们这儿跑，外祖父喊了它一声，它便跟外祖父跑了，还一个劲儿地汪汪叫着。母亲如同死

过去了一般在地上躺着，周围被围得水泄不通，警察随后也到了。我不停地在那儿叫喊着，将母亲从地上扶起来。她起身之后，四处望望，便和我一同离开了。我将她带回了家。那些人注视着我们，而且是长时间地，并不断地摇头……”

内莉这时终止了谈话，歇歇气，同时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的脸色白得吓人，但眼神中却流露着坚强与果敢。显而易见，她已决定将一切和盘托出。这个时候她的表情明显带有一种挑战的意味。

“嗯，”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用难以捉摸的音调说道，让人觉得他内心正涌动着急躁和愤怒的情绪，“嗯，你母亲侮辱了自己的父亲，他抛弃她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母亲也是这么跟我讲的，”内莉忽然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我们回家之后，她总跟我说：他是你的外祖父，内莉，我心里满是对他的内疚，他也诅咒我，为了这事儿老天爷至今仍不宽恕我，整个晚上及随后的几天中，她总是说这些话。好像她自己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一样……”

老先生不吭气了。

“那后来你们又怎么会换了住处呢？”安娜·安德列芙娜这样问道，她仍然小声地哭着。

“就在那个晚上，母亲生了病，大尉的寡妇在布勃诺娃那里找到了住的地方，第三天我们就搬到那个地方去了，大尉的寡妇也和我们一同搬到了那里；搬到那之后，母亲便重病在床，动弹不得，一躺就是三个星期，我精心护理着她。我们把钱全都用光了，大尉的寡妇和伊凡·阿列克桑德雷奇照料着我们。”

“也就是那个棺材匠，棺材店的老板。”我补充说明道。

“当妈妈可以下床活动的时候，她便给我讲了一些阿佐尔卡的事情。”

内莉停顿了一下。话题转向了阿佐尔卡，老先生好像特别开心。

“她都对你讲了些什么关于阿佐尔卡的事情？”他问道。他在圈椅内坐着，把身体深深地埋在其中，似乎非常不想让别人看见他的脸，他总是看着地面。

“她总和我说起关于外祖父的事情，”内莉回答说，“她生病那会儿总说起他，说呓语的时候也不忘。当她的病情有所好转时，又开始和我谈论她过去生活的一些场景……这会儿她也提到了阿佐尔卡。有一回在城外河边的某个地方，几个顽皮的小鬼企图用绳子绑住阿佐尔卡想把它淹死，母亲用钱将阿佐尔卡从他们手里买了过来。外祖父一见到阿佐尔卡，便将它大大讥讽了一顿。阿佐尔卡自己跑掉了，母亲因此而伤心痛哭；外祖父有些担心了，便散布消息说，谁能找到阿佐尔卡，就赏给谁一百个卢布。第三天就有人找到了阿佐尔卡；外祖父赏了那个人一百卢布，他开始喜欢上阿佐尔卡了。母亲是如此地爱它，以至于连床都愿意和它分享。她跟我说，阿佐尔卡曾经和卖艺的到处走街串巷，它十分擅长表演，让猴子呆在它的背上，还能够耍刀弄枪，会演很多的节目……母亲弃外祖父而去之后，外祖父便将阿佐尔卡留在了自己身边，总和它一起到街上去，因此母亲只要能够在街上看见阿佐尔卡，那她立刻便能想到，外祖父一定也在那里……”

显而易见，老先生并不愿继续听关于阿佐尔卡的事情，他的额头蹙得更紧了。他不愿再问什么了。

“这样说起来，你们以后就再没和你外祖父见过面？”安娜·安德列芙娜问道。

“不，母亲的病情有所缓和之后，我又碰到了外祖父。我去铺子里买面包时突然看到他独自一人，身边还有阿佐尔卡，我定睛一看，便认出了他。我紧贴墙根儿，在一边藏着。外祖父望着我，望了很长时间，那样子真的很恐怖，我觉得十分害怕。接着他便从我身边绕了过去。阿佐尔卡也认出了我，在我周围欢快地跳跃着，还舐我的手。我连忙往家走去，回头看时，外祖父又进到那间

铺子里了。这会儿我猜想：他一定是去打听关于我们的事了，我因此而更加担心。回家之后，我连提也没和母亲提，生怕她再次得病。次日我又以头疼为理由没有再去那家铺子。等我第三天再去的时候，一个人都没碰到，我害怕极了，撒腿就跑。又过了一天，我刚刚走到一个拐角处，突然发现外祖父与阿佐尔卡正在我前面走着。我快速走到另外一条街上，换了个方向向小铺子走去；谁知道又突然碰见了他，我被吓得目瞪口呆，连动都不会动了。外祖父就站在我的对面，又看了我很长时间，然后轻抚我的头，牵着我的手将我领走了，阿佐尔卡尾跟在我们的身后摇晃着尾巴。这会儿我发现对外祖父而言，走路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他总是拄着根拐杖，双手直抖。他将我带到了小贩那儿，那个小贩正沿街卖着蜜糖饼干和苹果。外公买了一块公鸡饼干，一块鱼饼干，一块糖和一个苹果，他拿出皮夹子掏钱那会儿，手一个劲儿地发颤，还将一枚五戈比的钱币弄到了地上，我替他捡起来了。他将这个五戈比的硬币及蜜糖饼干全部送给了我，还摸了摸我的脑袋，却一句话都没有说，将我丢下便回家去了。

“那时我碰见了母亲，便将外祖父的事情统统和她说了，我谈到自己开始十分怕他，总是避开他。母亲起初一点儿也不相信我说的一切，后来却十分开心，整整一个夜晚她都在向我打听，亲吻我，还流着眼泪，当我将一切都向她和盘托出之时，又告诉我从今以后不要再觉得外祖父可怕，因为他既然有意和我接近，那他必然非常地喜欢我。她还叮嘱我对外祖父一定要亲热一些，要和他说话。第二天清晨，她催我出门，尽管我已经跟她说过，外公一般傍晚时分才会出来。我离开家以后，她总是老远地在我身后跟着，在街道的拐角里藏着，第二天仍然如此，但外公却没出现，这几日总是阴雨绵绵，母亲患了十分严重的感冒，由于她总和我一块儿出门，所以又病倒在床。

“一个星期之后，外祖父又露面了，他又给我买了一块鱼饼干和一个苹果，又一句话都没说。他离开以后，我小心翼翼地尾

随其后，生怕他发现，因为我一直都想弄清外祖父的住处，那样就可以跟母亲说了。我老远地走在街的另一边，以便不让外祖父发现我。他的住处远极了，并不是那个他日后居住和去世的地方，而是在戈罗霍瓦亚大街上，那个房子也相当大，他住在四楼。我都弄明白之后，回家时就已很晚了。母亲一直非常担心我。当我将一切告诉她以后，母亲开心极了，立即想到外祖父那儿看望他，第二天就动身，可第二天的时候她越想越害怕，就这样连怕了三天；最终也没能去了。后来她将我叫到自己面前，说：'看吧，内莉，如今我得了病，去不了了，我这儿有一封写给你外祖父的信，你将这个交给他。你到那儿瞧瞧，内莉，看看他是怎样读信的，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要一直给他下跪，亲吻他，并恳请他宽恕你的母亲……'妈妈越哭越伤心，还一个劲儿地亲吻我，祝我一路顺风，并向上帝祈祷，要求我和她一同在神像面前下跪，尽管她的病情很重，但还是将我送到了门口，我回头向她看时，她一直没有离开、目送着我……

"我到了外祖父的住处，推开了门，门没有锁。外祖父坐在桌前吃着面包和土豆，阿佐尔卡在他面前站着，眼巴巴地瞧着，摇着尾巴。外祖父那个房间的窗户很低，很暗，同样也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他孤零零地住在那儿。我的出现把他吓得脸色惨白，浑身直打哆嗦。我也被吓得够呛，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走到桌跟前将那封信搁在了上面。外祖父一看见这信便暴跳如雷，跳着向我这个方向挥舞着拐杖，可并没真正打到我，只不过将我拽至穿堂搡了一下。第一截楼梯还没有下完，他已经将门打开，把那封信完好无损地丢给了我。回家之后，我向母亲说明一切。母亲再次病倒在床……"

第　八　章

这会儿外面雷声大作，瓢泼大雨不停地敲打着窗玻璃；屋内的光线愈加暗了。老太太好像有些胆小，在自己的身上画了一个十字。我们立刻都沉默不语了。

“一会儿就会好的。”老先生望了望窗子说道；然后他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内莉斜着眼睛望着他。她目前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强烈的、非正常的激动。我发觉了这一点；可我不明白她怎么总是回避我。

“哦，那后来呢？”老先生问道，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圈椅内坐下。

内莉怯生生地环顾四周。

“这样说起来，自此以后，你就没再和你的外祖父碰面？”

“不，有的……”

“那好呀，好呀！你说吧，我亲爱的，你说吧。”安娜·安德列芙娜急切地说道。

“我有三个星期没和他见过面，”内莉开始说道，“一直到冬季来临。冬天来了，天空中飘起了雪。我又在老地方碰见了外祖父，那会儿我多开心啊……因为母亲因为他总不露面而郁郁寡欢。我一发现他，便有意跑到了对面的街道上，让他觉察到我在躲着他。可当我回头看时，发现外祖父开始快步跟着我，接着又开始奔跑，试图赶上我，并冲着我大喊：‘内莉，内莉！’阿佐尔卡尾随其后。我认为他挺值得同情的，便停下了脚步。外祖父来到我面前，抓住我的一只手，领着我走，他发现我在流泪，便停了下来，望着我，并弓下腰吻我。这时他发现我的鞋子上有洞，就询问道：你就只有这么一双鞋吗。我立刻跟他说，母亲连一个子儿都没有，由于同情和怜悯，棺材匠夫妇才会给我们吃的。外祖父什

么都没有说，而是将我带到市场上，买了双鞋子给我，并让我立即穿上，接着将我带到了他在戈罗霍瓦亚街上的住所，在此之前他还去小铺子里买了个大馅饼和两块糖。我们回到住所之后，他让我吃馅饼，我吃着，他便看着，接着又把那两块糖给了我。阿佐尔卡趴在桌上，垂涎欲滴，我就给了它一块，外祖父会心地笑了。后来他将我拉到他身旁坐下，轻轻抚摸我的脑袋，并问我是否上过学，会些什么？我都告诉了他，他便跟我讲，一旦我有时间，每天下午三点我都能去找他，他会教我的。然后他让我扭过脸望窗外，他什么时候让我回头，我才可以回过头看他。我就那么站着，可我还是乘他不注意扭过了头，发现他拆开了自己的枕头，从一个小小的角落内摸出四个卢布。然后将四个卢布拿到我面前，说：'这些你只能自己用。'我本打算接着，可后来又想了一阵子，说道：'只让我自己用，我是不会收的。'外祖父突然不高兴了，跟我讲：'那好，你自便吧，收起来赶快离开吧。'我走的时候他没吻我。

“到家之后，我将一切都和母亲说了。她的病情愈来愈重了。有个大学生经常到棺材匠那儿，他还替母亲诊断，为她看病，并让她服药。

“我经常到外祖父那儿去，这都是遵照母亲的吩咐去做的。外祖父买了本新约和一本地理书，开始教我念书；有时他会跟我讲，这世上有哪些国家，这些国家都住着些什么人，世界上有哪些海，古代是个什么模样，基督是如何宽恕世界众生的。每当我向他提问，他就特别开心，因此我便经常提问，他也乐于回答我，他还告诉我许多关于上帝的事儿。当我们不学习的时候，便和阿佐尔卡一同玩耍，阿佐尔卡已和我混得非常熟了，它很喜欢我，它被我训练得能从拐杖上跳过去了，外祖父笑得很开心，总抚摸着我的脑袋。可外祖父一般是不笑的。有一天，他的话特别多，而后又突然沉默了，在那儿坐着仿佛是睡着了，而眼睛却没闭上。他一直这样持续到天黑，黑暗中的他看起来如此地令人恐

惧,他是那么苍老……有时我到他那儿去,可他却坐在椅子里陷入了沉思,对于外界的事情充耳不闻,阿佐尔卡就在他身边趴着。我一直等待,还咳嗽着;可外祖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便离开了。母亲在屋里一直等着我归来。她在床上躺着,我便把什么都对她说了,直到深夜我都没讲完,她一直听着关于外祖父的事情:他今天都做了什么,跟我讲了什么,讲了什么故事,给我上的哪门课。当我谈起阿佐尔卡,说起它被我逼着从拐杖上跳过去,外祖父笑了的时候,母亲突然也笑了,并笑了很长时间,接着让我又讲了一次,然后便开始祈祷。我总在思考:为什么母亲如此地热爱外祖父,可他根本不爱她。我一到外祖父的住处,便有意和他讲一些母亲是如何深爱他的话。他总是在听,满脸的怒气,但总是在听,却一言不发。那会儿我就会问,为什么母亲那么爱他,总询问关于他的事情,可他却对母亲漠不关心。这下子他发火了,将我赶出门外。我在门外呆了一阵子,他突然又打开了门,让我进屋,却总是怒气冲冲地一声不吭。后来我们念起了福音书,我又问: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应该相亲相爱,并宽恕那些对不起你们的人',可他始终不肯宽恕母亲?这会儿他便暴跳如雷,大声说这都是母亲让我这么做的,然后再次将我赶了出来,并再也不许我到他那儿去了。我说,如今我根本不愿再去他那儿了,然后便离开了他的住处……第二天外祖父便从他的住所搬至……"

"我方才就说了,暴风雨很快会停的,这不就停了吗?太阳也出来了……快看,文尼亚。"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扭过脸望向窗外,这样说道。

安娜·安德列芙娜十分惊奇地望着他,忽然,在向来都温顺而胆小的老太太的眼中出现了一股怒火。她静静地捏着内莉的手,让她坐在了自己的腿上。

"快跟我说说,天使,"她说,"我一定得听你说……让那帮冷酷的人……"

她的话还没讲完便开始流泪了。内莉望着我，显得有些好奇，好像还有些纳闷和惊恐。老先生望着我，耸了耸肩膀，很快又把脸扭过去了。

“继续，内莉。”我说。

“连续三天我都没到外祖父那儿去，”内莉继续说道，“这段时间母亲的病情愈加严重。我们一个子儿都不剩了，买药的钱都没有，我们没东西来填饱肚子，因为棺材匠夫妇自己也是一贫如洗，而且开始抱怨，说我们靠他们过活。第三天早上，我起床就开始穿衣服。母亲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外祖父那儿去要钱，她听了之后十分开心，因为我什么都告诉她了，我跟她讲，他如何将我赶出家门，还说我再也不想到外祖父那儿去了，尽管她伤心流泪地劝说我。我刚找到他的新住址，他便蹦得老高，冲着我使劲跺脚，我立即跟他说，母亲病得很重，急需买药的钱，别说五十戈比，我们连一个子儿都没有。外祖父开始冲我嚷嚷，将我推到楼梯上，接着关上了门，挂上了门钩。可在他推我的过程中我告诉他，如果他不给我钱，我会一直坐在楼梯上不走。我真的那样做了。过了一阵子，他打开了门，发现我还在那儿坐着，又关上了门。后来他这样反复了多次。最终，他将门锁上，领着阿佐尔卡从我身边走过，他出门了，什么都没跟我说。我也沉默不语，在那儿坐着，直到天黑。”

“我亲爱的，”安娜·安德列芙娜大声说道，“在楼梯上坐着该有多冷啊！”

“我穿了件皮袄。”内莉回答道。

“穿了件皮袄嘛……我亲爱的，你吃尽了苦头哇！你外祖父后来怎么啦？”

内莉的嘴唇开始打哆嗦，可她终于竭尽全力稳住了自己的情绪。

“他回来那会儿，天已经很黑了，他上楼时碰到我便大声问：‘是谁呀’？我回答，‘是我’。他一定以为我很早就离开了，但出

乎意料地发现我还在那儿坐着，吓了一跳，久久地在我面前站着。突然他用拐杖敲击着台阶，跑过去打开了门，不久便拿给我一些铜板，都是五戈比的，铜板被扔在了我身旁的楼梯上。‘给你，’他大声说道，‘拿走，这是我所有的钱，去跟你母亲说，我诅咒她。’他砰地一声关上了门。那些五戈比的铜板在楼梯上翻滚着，在黑暗中，我摸索着那些铜板，外祖父一定是知道铜板撒了一地，光线太暗，将它们拾起来实在不易，便打开门拿了根蜡烛，借着微弱的烛光，我以极快的速度拾起了所有的铜板。外祖父也和我一块儿捡，并跟我说一共有七十戈比，后来便丢下我离开了。回家以后，我将钱交到母亲手里，把所有的事儿都和她说了，母亲的病愈发地严重，那天晚上我也生病了，第二天还浑身滚烫，可我当时头脑里就一个念头，由于对外祖父极为不满，趁母亲睡着之后，我来到街上向外祖父住的地方走过去，还没到那儿，便停在了桥上。这时那个人从我身旁走过……”

“他是阿尔希波夫，”我说明道，“我曾和你谈起过他的，尼古拉·希尔戈伊奇，——他和一个商人去过布勃诺娃的家，并在那儿被狠狠揍了一顿。那是内莉第一次见到他……继续，内莉。”

“我喊了一声，他便停下了，我向他讨钱：一个银卢布。他望着我，问道：‘银卢布？’我说：‘对呀。’他忽然笑了，跟我讲：跟我来吧。我不清楚是否应该跟他去，突然有个老头儿过来了，戴了副金丝眼镜。他听说我要银卢布，便低下头问我为什么一定得要这么多钱。我跟他说，母亲生病了，得有这么多钱才能买到药。他又问了我们的住址，并一一记下，然后交给我一张一个银卢布的钞票。那个人一看见戴眼镜的老头立刻就离开了，再不让我跟他去了。我去了个小铺子将银卢布换成铜板；三个戈比，是给母亲的，我将它们包在纸里，那七十个戈比我没用纸包，成心将它们捏在手里，就上外祖父家去了。到了那儿以后，我打开门，在门口站着，挥一挥手将那七十戈比全部扔了回去，它们在地上打着滚。

“‘拿回您的钱吧！’我跟他说，‘母亲不愿意接受您的钱，原因是您诅咒她。’我砰地将门给关上，撒腿就跑。”

她的双眸熠熠生辉，以一种天真而富有挑战性的神情望着老先生。

“做得太对了，”安娜·安德列芙娜说，她连看也不看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只是将内莉紧紧抱在怀中，“这是他应得的，你的外祖父真是太残忍了……”

“哼！”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对此仍嗤之以鼻。

“喂，那以后，以后呢？”安娜·安德列芙娜急切地询问道。

“我从此再没去找过他，他同样不来找我。”内莉回答说。

“哦，那你和你母亲靠什么生活呢？ 啊，你们真令人同情，真令人同情啊！”

“母亲的病情愈来愈严重，连床都很少下了，”内莉继续说，她的声音在发颤，并且有了短暂的停顿，“我们一个子儿都不剩了，我开始和大尉的寡妇一同上街。她靠乞讨为生，有的时候挨家挨户地要，有时拦住街上的好心人讨一点儿。她告诉我，她并非乞丐，她的证件足以证明她的官衔和她的贫穷。这些证件被展示给别人看，她也能因此得到些钱。她还告诉我，找别人要钱并非什么丢人的事。我便和她一块儿乞讨，我们就这样靠别人的施舍生活着。这事被母亲知道了，由于其他的房客管我们叫乞丐，布勃诺娃也跟她说，如果将我交给她，我就不用在街上要饭了。她以前也和我母亲谈过，还送过钱来；母亲拒不接受，布勃诺娃便说：‘您何必如此高傲？’她还送了些吃的给她。如今她又这样谈起我，母亲于是开始流泪，胆子也变小了，布勃诺娃破口大骂，由于她那次喝多了，她说，我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整天和大尉的寡妇一起上街，那天夜里，大尉的寡妇就被她从那幢房子里赶走了。当母亲知道了这些事后，又开始痛哭流涕，接着她忽然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牵着我的手带我离开了。伊凡·阿列克桑德雷奇不许她离开，可她不理会这些，毅然带着我走了。母亲的

行动极为不便，走上一两分钟便要在街上歇一歇，我搀着她。母亲总说她要到外祖父那儿去，让我给她带路，那会儿已是深夜了。我们突然来到一条大街上。那儿有座房子，房前停着很多轿式马车，屋内走出了很多人，里面灯火辉煌，不断有音乐传出。那会儿母亲便停下脚步，拽着我跟我讲：'内莉，务必做个穷人，穷他一辈子，不要去找他们，无论是谁让你去，也无论是谁来找你，千万不要理会他，你本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做个阔气的人，穿着很光鲜的衣服，可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他们残忍而又狠毒，你千万要听我的：做一辈子的穷人，找点活儿做，再不然就要饭去，如果有人来找你，你就跟他说：我不会跟您走的！……'这都是母亲跟我讲的，那会儿她还有病，我永远都要听她的话，"内莉补充说道，她情绪激动，浑身发抖，小脸儿涨得像个红苹果，"我要永远服侍别人，找事儿做，到了这儿我也要服侍你们，找事儿做，我绝不会和你们的女儿一样……"

"好了，好了，我亲爱的，好了！"老太太紧紧地抱着内莉大声说，"你知道吗，当时是因为她生着病才会和你说这些的。"

"她神经不正常。"老先生刻薄地说。

"就当她神经不正常吧！"内莉忽然转向他，大声说，"就当她神经不正常吧，可这都是她叮嘱我的话，我会永远听从。当她和我说这些的时候，她都晕倒了。"

"上帝呀！"安娜·安德列芙娜大声说道，"她得病了，在大街上，还是冬天？……"

"有人打算将我们送进警察局，可有位先生走上前来，询问我们的住址，还给了我十个卢布，雇了个车夫将我们送到家里。母亲自那时起一直呆在床上，再没下来过，——三个星期后就去世了。"

"那她父亲呢？仍然没有宽恕她吗？"安娜·安德列芙娜大声问道。

"没有宽恕！"内莉答道，她非常艰难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母亲在她过世的前一个星期把我叫到她面前，说道：‘内莉，再到你外祖父那儿去一趟，最后一趟，恳请他到这里来宽恕我；你跟他说，几天之后我就要死了，要将你孤零零地扔在这世上了。你还要跟他说，我就这样死掉，心里万分痛苦……’我照做了，敲敲他的门，他打开了，发现是我，立即想将我拒之门外，可我使劲儿用手把住门，冲他嚷嚷：‘母亲就要死了，她让您去，去吧！……’可他还是将我推开，砰地关上了门。我回到母亲的身旁，在她身边躺着，紧抱着她，什么都没讲……她也抱着我，什么都没问……”

这个时候，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用手费劲儿地撑着桌子站起来，他用一种十分怪异而又迷离的眼神扫视着大家，然后好像非常疲惫而又无精打采地坐在了圈椅内。安娜·安德列芙娜早就不注意他了，而是抱着内莉恸哭不止。

“就在她临死的前一天傍晚时分，母亲将我喊到她面前，抓着我的手说：‘内莉，今天我该死了。’她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可终于没说出来。我望着她，而她似乎已看不见我了，只是用双手紧紧攥着我的一只手。我小心地把手抽出，从房间里跑出去，一直跑到外祖父的住所。一看见我，他便从椅子上跳起来，他瞪着我，我感到十分害怕，面色惨白、浑身发颤。我拉住他的手，就讲了一句话：‘她就要死了。’这会儿他突然开始着急了；拿起拐杖便跟着我跑，帽子都没有拿，而那天的天气非常寒冷。我抓住帽子，替他戴上，便一同跑了出来。我催促他快点儿跑，还建议他雇辆马车，因为她已经活不长了；可外祖父身上就七个戈比。他拦了几辆马车，和车夫们侃价，换来的只是对他和阿佐尔卡的嘲笑。阿佐尔卡也和我们一块儿跑，我们使劲跑啊，跑啊。外祖父已经精疲力尽了，呼吸都成问题，可仍然急急地向前奔跑。突然他摔倒了，帽子也掉了。我将他搀扶起来，又替他戴上帽子，一直搀着他，直到夜幕低垂之时我们才到家……可母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外祖父看到她，举起双手一拍，哆哆嗦嗦地在她跟前站着，什

么也没说。这时我来到母亲的遗体面前，抓着他的一只手，冲他叫嚷：‘你是个残忍的坏蛋，你看！……你看！’这时外祖父大叫一声，如死人一般倒下了……”

内莉跳了起来，从安娜·安德列芙娜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脸色惨白、精疲力尽、面色惶恐地站在我们中间。可安娜·安德列芙娜向她扑了过去，一把抱住她，心血来潮一般地大声说道：

“我，从这时起就是你母亲了，内莉，你便是我的孩子！是的，内莉，我们走吧，远离他们这帮残忍的坏蛋！随他们冷嘲热讽去吧，上帝，上帝会和他们算总账的……我们走吧，内莉，我们离开这地方，我们走吧！……”

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我从未见过她这个样子，我没想到她的情绪会如此强烈。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在圈椅内直起身子，站了起来，缓缓地问道：

“你到哪去，安娜·安德列芙娜？”

“去找她，找女儿，找娜塔莎！”她大声说道，并拉着内莉往门外走。

“别着急，别着急，等一会儿！……”

“没什么好等的，残忍的坏蛋！我都等了好长时间了，她也等了好长时间了，那么再见吧！……”

老太太说完回头看丈夫，不禁目瞪口呆了：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在她跟前站着，抓着自己的帽子，正用一双直打哆嗦的、毫无力气的手慌张地穿着大衣。

“你也……也和我们一起去！”她大声说道，同时哀求似地紧握双手，满脸狐疑地望着他，好像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幸福。

“娜塔莎，我的娜塔莎去了哪里！她在哪里！我的女儿在哪里！”老先生如火山般的激情终于爆发出来，“把我的娜塔莎还给我！她在哪里，在哪里！”他一把抓住我给他的拐杖冲向门口。

“他宽恕她了！他宽恕她了！”安娜·安德列芙娜大声说道。

可还没等老先生走到门口，门很快就开了，娜塔莎冲进房里，她脸色惨白，双眼如火球一般，就像热病发作了。她的大衣皱巴巴的，被雨水淋透了。本该在她头上的头巾滑至后脑勺，在她那一缕缕凌乱而又浓密的秀发上，大滴大滴的水珠晶莹透亮。她进屋后，一看见爸爸，就大喊了一声，跪在了他面前，并向他伸出自己的双手。

第　九　章

然而他已经将她搂在了怀中！……

他搂着她，如同抱一个孩子似的，让她坐进自己的圈椅里，接着在她面前跪下，亲吻她的双手、双脚；他迫不及待地吻她，又迫不及待地注视着她，好像他还不敢相信，自己又和女儿团聚了，又看见了她的样子，又听到了她的声音——她，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娜塔莎！安娜·安德列芙娜搂着她，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让她的脑袋紧贴自己胸前，就这样紧紧地搂着，一动不动地，什么也不说。

“我的亲人！……我的生命！……我的欢乐！……”老先生时断时续地大声说着，他抓住娜塔莎的双手，如情侣一般望着她苍白、憔悴，但依旧美丽的容颜，望着她那双噙满泪水的双眼。“我的欢乐，我的孩子！”他反复地说着，然后又一声不吭，以虔诚而又喜出望外的眼神望着她。“你们为何、为何要跟我说她瘦了！”他依然在她面前跪着，如孩子一般笑着，着急地跟我们说，“她瘦了，这很好，虽然脸色有些苍白，可你们看呀，她是多么的漂亮！比以前还要漂亮，是的，还要漂亮！”他补充说。精神上的痛苦，一种伴随欢乐而至的痛苦，让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种痛苦好像将他的心劈成了两半。

“快站起来，爸爸！您站起来吧，”娜塔莎说，“我也想吻您！

……”

“啊，亲爱的！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安努什卡[1]，她的话是多么的动听呀。”他颤抖着和她拥抱。

“不，娜塔莎，我，我应该在你的脚下躺着，直到我的心听见你宽恕我的声音，因为如今的我再也没有资格得到你的原谅！我曾抛弃你，我曾诅咒你，你听到没有，娜塔莎，我曾诅咒你，——我竟然会做出这种事！……可是你，你，娜塔莎：你会相信，我曾诅咒你！你相信了——你的确相信了！不该相信呀！你不该相信，一点儿也不该相信！残忍的心肝宝贝！你怎么不回来看我？你难道不知我会如何欢迎你吗？……啊，娜塔莎，你一定不会忘记，我曾经是多么地爱你！而如今，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你的爱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增加了千倍！我满怀着一腔热情来爱你！我恨不得将我那颗鲜血淋淋的心掏出来，将它切成几块任你的双脚蹂躏！……啊，我欢乐的源泉！”

“那您便吻我吧，您这个残酷的人，吻我的嘴，吻我的脸，正如妈妈那般吻我吧！”娜塔莎柔弱地、开心地哽咽着大声说道。

“还要吻眼睛！还有眼睛！记不记得，和从前一样。”老先生长时间地、幸福地和女儿拥抱了一阵，便反复地说，“啊，娜塔莎！你的梦里有我们吗？我差不多每晚都能梦到你，你每个晚上都来我这儿，一看见你我就流泪。有一回你来了，你记不记得，那会儿你还很小，才十岁，刚开始学习弹钢琴，——穿着件很短的上衣，一双漂亮的小鞋，还有那双红红的小手……那会儿她的小手总是红通通的，记不记得，安努什卡？——她来到我面前，坐在我的膝上，抱着我……你呀，你呀，你这个傻姑娘！你为什么会认为，如果你到这儿来，我会诅咒你，会不理你呢？……是呀，你应该明白我……快听听，娜塔莎：你知道吗，我经常去看望你，妈妈不知道，也没人知道；有时我在你的窗子下站着，有时我等着你：

[1] 安娜的昵称。

有一回我等了你好长时间，就站在你门外的人行道上；你哪怕偶尔出来散散步，我也能远远地望见你！夜晚来临，你的窗台上总点着一支蜡烛；有很多个晚上我都去了，娜塔莎，就算不能见到蜡烛也满足了，就算只能见到你在窗上的影子也知足了，我便能为你夜里的平安祝福了。你是否祝福过我一夜平安？你可曾想过我？你的心能感受到我就在你窗外吗？冬季里，半夜三更之时，我曾多次爬上你的楼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穿堂里站着，紧贴着门倾听，希望能传来你的声音：你到底是在笑、还是在骂我？是啊，那个晚上我去找你，希望你能宽恕，到了门口却又折了回来……啊，娜塔莎！”

他起身，将她从圈椅中抱起来，紧紧地，紧紧地将她搂在胸前。

“她又回来了，又回到了我的怀中！”他大声说，“哦，上帝，感谢你，因为所有的一切，因为所有的一切，因为你的愤怒，也因为你的慈悲！……也因为暴风雨后重新照耀着我们的属于你的阳光！因为现在美好的一切，我感谢你！啊！虽然我们饱尝欺侮，虽然我们饱尝凌辱，可我们最终团聚了，让那帮欺侮过我们的、傲慢的、藐视一切的人去洋洋自得吧！让他们向我们这儿扔石头吧！不要害怕，娜塔莎……我们要携手并肩，我还要跟他们说：这是我最珍贵的、最心爱的女儿，这是我纯洁无暇的女儿，你们曾侮辱她、欺负她，可我爱她，并会永远为她祝福！……”

“文尼亚，文尼亚！……”娜塔莎以极其低微的声音说道，从他父亲的怀里向我伸出了一只手。

哦！我永远都会记得，这个时候，她还没忘记我，并呼唤着我的名字。

“内莉在哪里？”老先生左顾右盼地问道。

“哦，她在哪儿呢？”老太太大声喊道，“我亲爱的！我们忽视了她的存在！”

可她不在这间房里；她偷偷溜进了卧室。大家都进了卧室。

内莉在门背后的小角落里站着，怯生生地躲着我们。

“内莉，怎么回事，我的孩子！”老先生大声说道，想和她拥抱。而她却莫名其妙地久久凝视着他……

“母亲呢，我的母亲去哪里了？”她说话时，思想好像已有些混乱了，“我母亲上哪去了，上哪去了？”她再次大声说道，将发颤的双手伸给我们，突然从她的胸腔内爆发出一声令人恐惧的、让人发毛的尖叫；她的脸开始剧烈地抽搐，旧病复发，她倒下了……

尾　声

最后的回忆

六月中旬。热，闷热；城里根本没法呆：灰尘漫天飞舞；石灰、脚手架和灼热的石头堆满了许多个角落；空气里也混杂着污浊的蒸气……令人庆幸的是，滚滚的雷声终于从天际飞来，真是太感谢上苍了！慢慢地，空中乌云密布；起风了，一股股灰尘随着大风疯狂地飞旋着。几颗硕大的雨滴又沉又重地扑向地面，紧接着，天际似乎裂开了一条缝，倾盆大雨向着城市纵情飞泄。三十分钟后，雨过天晴，我推开我那陋室的窗，敞开我疲倦的胸怀，尽情呼吸这清新的空气。我悠然神往，很想丢开那支破笔、丢开所有的工作、也丢开书商，上瓦西利耶夫岛上去会会我的那几位故友。尽管这种念头是如此的强烈，但我还是把内心的这种欲望克制住了。无可奈何，我只得又回到桌边埋头写作：不管怎么样，稿子总得写完！书商的要求很呆板，不按时完稿，甭想拿到钱。有人在那儿等我，不过，晚上我就可自由了，像风儿一样，完完全全地自由了，今晚将是对我的犒劳，因为在这两个昼夜里，我写了三个半印张。

终于结束了工作，把笔一扔，我站了起来，只觉得骨软筋酥、头晕脑胀。这个时候，我的神经已经极度衰弱，对此我一清二楚。我还似乎听到我的老大夫跟我说的最后一个劝告："不能这样，再强壮的身子骨也受不了这种折磨，这是不实际的。"但是目前，这竟然是活生生的事实了！我头晕眼花得都快撑不住了。但快乐，那无边无际的快乐却紧紧地充斥着我的心。我的小说稿终于都写完了，虽然我现在还欠了书商一笔钱，但他一旦拿到手稿，无论如何总得给我一点点稿费，就算是五十卢布吧，那也很不错嘛。——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过这么大一笔钱了！自由和钞票！……我兴奋异常地抓起帽子，挟着手稿，飞也似地跑了出去。我

得马上见到我们最最可亲的阿历克桑德尔·彼得诺维奇，在他离家前见到他。

见到他时，他正要出门。他也刚谈妥一桩买卖，虽然这买卖跟文学沾不上边，但十分有利可图。在他的书房里，他和一个皮肤黑亮的犹太佬连续谈了两个小时。好不容易送走那个犹太人，他颇有礼节地向我伸出了手，同时用他又温和又可人的男低音问候了我。他这个人心地善良，这不是笑话，我可是得到过他的很多帮助。虽然在文学事业上，终其身他也只能是一个书商而已，但这难道就是他的过错吗？他知道，文学事业离不开书商，况且他随即便领悟到这一点，所以他理应得到尊重，也有理由享受这份荣耀——书商的荣耀。

听说我已写完小说，他笑容满面，因为这样的话，下一期刊物的主要栏目就有保障了。同时，他也很惊讶——我怎么可能如约完稿呢，还非常亲切诙谐地说了几句笑话，然后走到他的那个铁箱前，给了我五十卢布，并把一本厚厚的敌对的刊物递给我，给我指出批评栏里的一篇文章，有几句话谈到了我新近发表的小说。

我看了一下：文章的署名是“文抄公”。他既未贬低我，也没捧高我，对此我十分高兴。但是“文抄公”又说，一般而言，我的作品总“有股汗酸味”，也就是说，为了作品的质量，我汗流浃背、呕心沥血地对它们进行百般润饰、精益求精，最后倒落了个让人发腻的感觉。

对此，我和书商只能一笑了之。我跟他说，上一部小说，我写了两天两夜，现在这三个半印张，我又是用两昼夜就完成了。——要是这位批评我写得太费事又太慢的“文抄公”获悉此事之后，又不知有何感受呢！

“但是，话说回来，这可是您的缺点啦，伊凡·彼得诺维奇。您干嘛老是这样作贱时间呢，最后不得不在夜间写作？”

不用说，阿历克桑德尔·彼得诺维奇是个十分讨人喜欢的

人，虽说他有一个“卓而不群”的缺点——老是喜欢向一些人兜售自己的文学观点，不过就是他自己也不敢确信，这些人到底是否完全理解他的观点，只是我并不打算与他砌磋有关文学见解的问题，一拿到钱，我便拿起我的帽子。阿历克桑德尔·彼得诺维奇正准备上他那坐落于瓦西里耶夫岛的别墅，获悉我也去这座岛屿，他就热情地要我搭他的马车一同前往。

“我刚买了辆轿式马车，您看见了吗？喏，那才真叫漂亮！”

我们一同走出大门。这马车确实是漂亮之极，因而，阿历克桑德尔·彼得诺维奇拥有这辆马车时，就难免有点得意，甚至于有股强烈的内心冲动，非让朋友遛遛这马车。

马车上，阿历克桑德尔·彼得诺维奇又多次就当代文学大发议论。在我跟前，他毫无拘束、泰然自若地拾人牙慧，把新近从某些文学家嘴里抠出的多种东西人云亦云地重复一遍，他对这些文学家无比信任，对他们的观点也就很是尊重。有时他也尊重某些奇谈怪论。有时候，他也会谈错别人的意见，或者是牛头不对马嘴地胡扯一通，其结果只能是赐人笑料了。我坐在那儿，默然以对，人类的欲望竟然是如此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让我觉得万分惊诧。“就说他吧，”我暗暗寻思，“他很会攒钱，那他就攒他的钱去吧；但是这可满足不了他，他还得出名，文学界、出版界、批评界响亮的名头。”

此时此刻，他正竭力地向我全面解释一种文学思想——三天前刚从我这儿获悉的文学思想，但是就在三天之前，他还是反对这种思想的，为此，他还跟我争辩过一场呢。但是现在，他却把这种思想占为己有了。不过，这样的健忘症在阿历克桑德尔·彼得诺维奇身上，说是屡屡出现并不为过，对他的所有熟人来说，他的这个无伤大雅的缺点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现在，坐在自己的马车里高谈阔论的他，是显得何其的惬意，何其的志得意满，又是何其的悠闲自在啊！他讨论的是学术上的、文学上的问题，就是他那温柔的、颇具礼仪的男低音也让他显得如此满腹

经纶。可是他又慢慢地表现出一种自由主义的倾向，转而又表现出一种天真的怀疑信念，也就是说，他觉得在我们的文学界，甚至在任何领域，不管什么人都不可能在任何时期都有正直和谦逊可言，而只是“互相议讦”而已——特别是在签约之初。我暗暗思忖，阿历克桑德尔·彼得诺维奇甚至认为任何一个直率而真诚的文学家都是笨蛋——至少是糊涂虫，就是缘于他们为人太过直率、太过真诚了。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阿历克桑德尔·彼得诺维奇太天真了，这种见解也就不会有了。

不过，我可不想再听他瞎扯了。到了瓦西里耶夫岛，他让我下了车，我就奔向我的朋友家。真不容易，这就是十三号街了，这就是他们的小屋了。一看到我，安娜·安德列芙娜就伸出一根手指，连连摆手，并对我嘘了一声，警示我小声点，别嚷嚷。

“内莉才睡着，这可怜的孩子！”她连忙对我悄声说道，“看在上帝份上，你就别弄醒她了！我亲爱的，她实在是太虚弱了。我们可都在为她担心呢。大夫说，目前还没什么关系。但是您那位大夫，他还能跟我们说些什么有用之言呢！这难道不是您的过错吗？伊凡·彼得诺维奇？我们一直在等着，等您来吃午餐……要知道，您可两天两夜没来过了！……”

“但是，我前天不是已经跟你们交待过了，这两天我来不了吗？”我跟安娜·安德列芙娜低声说道，“不管怎么样，我总得把我的工作做完嘛……”

“您不是已答应上这儿来吃午饭吗，那您又干嘛不来啊？内莉还特地下床了呢，我的小宝贝，我们就把她安放在躺椅上，抬着她去吃午饭。她说：‘我要等文尼亚，跟你们一起等’，但我们的文尼亚就是不来。要知道，都快六点了，您到哪儿瞎逛去啦，您？看看您，浪荡鬼！您使得她如此伤心，我都不懂得如何安慰她才好……好在她睡着了，我亲爱的人儿。尼古拉·希尔戈伊奇也到城里去了（他会回来喝茶的！），就留下我一个，呆在这儿操心……他已找到了一个工作，伊凡·彼得诺维奇，但一想到那工作

在彼尔姆这么远的地方，我的心就凉了半截啦……”

“娜塔莎跑哪儿去啦？”

“在小花园里，我的宝贝，就在小花园里！你看看她去吧……她也有点那个……我也不明白她到底是怎么了……唉，伊凡·彼得诺维奇，我好难受呀！她总是跟我说她又开心又知足，但我才不信哪……去看看她吧，文尼亚，然后再秘密地跟我说，她到底是怎么啦……听见了吗？”

我不想再忍受安娜·彼德烈芙娜的唠叨絮语了，便迅速奔进了小花园。小花园与那小屋相毗邻；长宽各约二十五步，园子里浓荫如盖，满地芳华。园中长着三棵枝繁叶茂的高大老树，几棵小白桦树，几丛丁香，几丛金银花；在某些角落里，还种有几丛马林果，还有两畦草莓；两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以十字形穿过花园。为了这座小花园，老爷子就像个怀了孕的新娘一样暗自得意，他确信不久之后，园中就会长出蘑菇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内莉喜欢上了这座小花园，人们经常让她坐在躺椅里，把她抬到花园的小道上。现在，内莉已经是全家的掌上明珠了。可就在这时，我看到的却是娜塔莎；她高高兴兴地欢迎我，向我伸出一只手。她是多么憔悴、多么苍白啊！我知道，她也是大病初愈。

“你的小说都写好了吗，文尼亚？”她问我。

“写完了，都写完了！自由了，整个晚上我都彻底自由了！”

“好啊，感谢上苍！你写得急吗？重写的地方多吗？”

“无可奈何啊！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都练出来了，繁重的工作、高度紧张的神经倒让我的想像力更加鲜活，我的感情也更为丰富、更为深沉了，甚至文思泉涌、欲罢不能，所以紧张的工作倒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一切顺心如意……”

“唉，文尼亚，文尼亚！”

我觉察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娜塔莎对我的文学成就和名声特别热衷。她读完了我近一年来发表的全部作品，还时常了解我的下一步创作意图，关心评论我的作品的每篇文章，有时还会

为某些批评而大动肝火，她执意要我在文坛上出人头地。她的这一愿望表达得特别热烈、特别倔犟，以至于我对她眼下的观点都颇感奇怪。

“这样下去，你会江郎才尽的，文尼亚，”她跟我说，“你这样殚精竭虑，总有一天会文思枯竭的；除此之外，这还会摧垮你的身体。就说 C*** 吧，他花了两个年头才写出一部中篇小说；还有 N* 写一部长篇就花了十年的工夫。然而他们的作品都是那么地精益求精，极尽润饰！实在是很难找出一点马虎大意的地方。”

“对，没错，可是他们有生活保障，也没人限定他们的脱稿时间；可我却是一匹拉邮车的驽马！唉，算了，所有这些只是废话而已！别谈它们了，亲爱的！噢，对了，有什么消息吗？”

“多得很哪。第一，他来信了……”

“又来信啦？”

“又来信啦。”她说完，就递给了我一封阿辽沙的来信。这已经是他们离别之后的第三封来信了。第一封信还是在莫斯科写的。那时，他的情绪好像很杂乱，他告诉她，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了，所以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像临别时所假想的那样从莫斯科回到彼得堡。通过第二封信，他匆匆说明，他会在这几天里回到我们这儿来，以便早点和娜塔莎完婚，并说这是已经决定了的，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止它。不过根据全信的口吻，我们很容易觉察出，他已濒临绝望，外人施加给他的压力已经使他身不由己，就是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了；他还顺便说到了卡佳。他说卡佳是他的上帝，是他的精神支柱，现在只有卡佳一个人在安抚他、支持他。我急不可待地拆开了他刚刚寄来的第三封信。

这封信用了两张纸，信写得颠三倒四、条理不清，而且还语无伦次、仓促随便，信上还有几处墨水和眼泪的痕迹。一开头，阿辽沙就开诚布公地说要跟娜塔莎断绝关系，并劝她忘记他。他极力论证，他们的结合是万万没有机会的，外人施加的影响过于强

大了，而且，他还说，他们俩在一起是不会幸福快乐的，因为他们俩不般配。但是至此他又受不了了，突然地把他以上的推论都置于脑后，既没有撕掉信的前半部分，也未划掉它，而是一下子就接着坦诚地承认，他有罪，对不起娜塔莎，并说他自己是没有指望了，因为他对来到农庄的父亲的意愿已经无能为力了。他说他难以表达出内心的苦痛；接着他又说他确信自己完全可以让娜塔莎过得开心幸福，写到这儿，他又陡然证明他们俩完全是门当户对的；他执拗地、愤怒地反对了他父亲的论点；他还描绘了他和娜塔莎结婚之后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的幸福生活，但他已经绝望了，又诅咒起了自己的无能与懦弱，并表示将和娜塔莎永别了。信是怀着满腔的悲痛写的。写信的时候，他显然已神志不清、忘乎所以了。我情不自禁，泪如雨下……娜塔莎又给了我一封信。这信是卡佳写的，它和阿辽沙的来信同用一个信封，但是单独封好了的。卡佳的信写得相当简短，只用了寥寥数语，就向娜塔莎说明，阿辽沙实在是忧郁万分，还时常掉泪，仿佛已经毫无所求，甚至还有点小病，然而有她陪着，他一定会幸福的。卡佳还极力想跟娜塔莎说清楚的是，恳请她千万别误会，似乎阿辽沙很快就会感到舒心，仿佛他的悲伤并不是衷心的。“他永远都很难忘记您，”卡佳又说，“他永远没有忘记您的可能，因为他的心不会这样善于忘记，他极度地爱您、永远地爱您，如果有一天他不再爱您了，或者说有朝一日他在想起您之时不再难受了，那么我也会由此而马上不再喜欢他了……”

我把两封信都给了娜塔莎。我们俩面面相觑，一言不发。看前两封信时，我们也是如此，总之，我们现在都尽量不提旧事，好像我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她心中有苦衷、难以忍受的苦衷，对此，我了然于胸，但是，就是对我，她都不愿吐露。回到父母身边之后，她得了热病，在床上歇了三个星期，如今才勉强康复。我们甚至很少谈起我们即将产生的变化，虽然她也清楚，老爷子已经找到了一个工作，我们很快就得离开了。虽说这样，但

这一段时间内，她对我，却总是那样的亲切热情，那样的温柔体贴，一切有关我的事情，她又是那样的关切。每当我要跟她说说有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时，她又总是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字儿也不肯漏过，刚开始时，我甚至为此而沉重异常——我总觉得，她是想补偿、补偿我的旧债。但是很快地，我这种沉重的心情就消失了：我理解了，她完全是另有初衷，她无非是爱我，毫无保留地爱我而已，因而她不能没有我，否则就活不成，也不可能不关心我的一切，我想，没有哪一个做妹妹的会像娜塔莎爱我一样地热烈爱着自己的哥哥的。就快到来的离别使她感到格外压抑、格外痛苦，对此，我了解得特别清楚；同时，她也明白，离开她，我也活不成。但是对于此事，我们都避而不谈，虽说我们常很细致地谈我们之间的种种事情……

我开始打听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的情形。

“我认为，他马上就会到家的，”娜塔莎回答道，“他说过要回来喝茶的。”

“他是不是一直在为他的工作奔忙呢？”

“就是，不过现在，工作毫无疑问是有着落了，今天，他似乎根本就用不着出去，”她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加了一句，“本来明天出去也行的。”

“那他干嘛出去呢？”

“因为我收到了一封信……为了我，他就好像是得了一场病似的，”娜塔莎停了下来，片刻之后又补充道，“这实在是太让我难受了，文尼亚。仿佛在梦中，他的眼里也只有我一个人似的。我坚信，现在塞满他脑子的都是这样一些问题：我怎么了？我还好吗？我正琢磨些什么呢？——除此之外，他什么也考虑不了了。我的任何烦恼都会在他身上产生作用，引起共鸣。我能觉察到，有些时候，他极力克制自己，极不自然地装出一副漠不关心我的开心模样，努力使自己得意洋洋的，甚至还有意逗我发笑。这种时候，连妈妈也糊涂了，她不敢相信他的笑是衷心的，于是就长

吁短叹起来了……她是多么不自然啊……一个直心快肠的人！”她马上笑着补充道：“瞧，我今儿收到信了，他就只好立刻往外跑，立刻逃避，逃避我的眼睛……我爱他甚于爱我自己，甚于爱世上的任何人，文尼亚，”她低下头，握着我的手，又补充道，“甚至也胜过爱你……”

我们在花园里前前后后走了两个来回，她又说话了。

“马斯诺包耶夫今儿又到我们这里来了，昨天才来过哪。”她说。

“对呀，最近，他经常到我们这里来的呀。”

“但你知道他到这里来干嘛吗？妈妈对他很信任，胜过了信任任何事情。她总以为，他对这一套东西（就是诸如法律之类的东西）无所不知，并认为他无所不能。你可明白她现在安的是什么心？因为我没成为公爵夫人，她感到痛苦万分，并觉得十分可惜。这种观念把她折磨得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她似乎已经把自己的所有想法都跟马斯诺包耶夫说了。她不敢跟爸爸提起这件事，她得先弄清楚，马斯诺包耶夫是否可以帮她的忙呢？依照法律，这件事办得到吗？看来马斯诺包耶夫并没有扫她的兴，于是她就请他喝了两盅。”娜塔莎以嘲笑的口吻补充道。

“这个无赖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呢。可你又是怎么弄清这些的？”

“是妈妈自己说的……拐弯抹角地说出来的……”

“内莉呢？她怎么啦？”我问道。

“我要为此而诧异了，文尼亚，你怎么可以直到现在才打听起她的情况呢！”娜塔莎带着责怪的口气说。

内莉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娜塔莎特别爱她，内莉也终于把自己的心整个儿交给了她，可怜的孩子！她根本不曾料到，竟然有这么一天，她能遇到这样一些善良的人，可以拥有如此深沉淳厚的爱意；我也看到，她那颗愤世嫉俗的心灵终于被软化了，她的心扉终于肯向我们大家敞开了，对此我十分高兴。她以一种病

态的炽热的感情回报了大家对她的爱，这种爱跟她过去的一切，跟郁结在她心中的不信任感、怨恨和桀骜不驯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即便是现在，内莉仍旧总是表现得很执拗，长时间地而又有意地对我们隐瞒郁结在她心头的和解之泪，但最后还是向我们大家抛出橄榄枝，完全以心相许。她深深地爱上了娜塔莎，接着又喜欢上了老爷子。对她而言，我也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如果我长久不去看她了，她的病情就会恶化。最近这一回，为了完成让我耽误了的工作，我不得不离开两天；临行前，我苦口婆心地跟她说了许多让她宽慰的话，……不用说，我说得很拐弯抹角。内莉仍旧不好意思而且非常直率、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她的这种状况让我们大家都深感不安。我二话没说就悄然决定，让她永远留在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家中，然而出发的日子一天天地逼近了，她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了。从我带她去拜访二老的那天起，从二老同娜塔莎和解的那天起，她就病倒了。我在胡说什么呢？她不是一直就有病吗。以前她的病情就已经日益严重，但是现在却以飞快的速度开始恶化了。我不懂得，也无法确切断定她患的到底是什么病。确实如此，她的病犯得比过去更频繁了；但主要还是她总显得身体衰弱，精疲力竭，而且还经常时冷时热、神志慌张，——这一切在最近几天竟使他的病情恶化，以至于不能下床了。说来奇怪，内莉的病情越严重，她对我们就越是温柔、越是亲热、越是坦诚。三天之前，当我走过她的小床边时，她突然抓住我的手，拉我到她跟前。屋里没有其他人。她的脸很烫（她已瘦得很可怕），两眼放着火一般的红光，她痉挛着、热情洋溢地向我探出身子，就在我向她弯下腰的同时，她又伸出她那又黧黑又消瘦的双臂，搂紧住我的脖子，并热情地吻了吻我，然后马上要求娜塔莎来看她；于是我赶快叫来了娜塔莎，内莉就执意要娜塔莎坐到她床上去，并看着她……

“我也很想看着您，”她说，“昨儿，我梦见了您，今儿晚上我

肯定又会梦见您……我经常梦见您……天天晚上都梦见您……”

她分明有话要说，但有种莫名的感情克制着她，就是她自己也说不清这到底是什么感情，更不懂得怎样才能把它表达出来……

除我之外，她最爱的就是尼古拉·希尔戈伊奇了。当然，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就跟爱娜塔莎一样爱着她。他很会让内莉开心，逗着内莉玩。他一在内莉面前出现，马上就会有笑声传出，甚至就有一场游戏开始。生着病的小姑娘就跟个小孩那样喜不自禁，跟他老人家撒娇、挖苦他、给他讲自己的梦，并且每次都要编点小故事，还缠着他讲故事，他老人家看着她的“小女儿内莉”，更是心满意足、得意非凡、日益喜欢她了。

“为了补偿大家的痛苦，上帝才把她赏赐给我们大家。”有一回他离开了内莉，像以往一样跟她道完晚安，就跟我这样说。

天天晚上，当我们大家相聚之时（马斯诺包耶夫差不多每晚都来），那老大夫偶尔也会来一下，他已经难以离开阿赫米涅夫家了；内莉也坐在躺椅里被抬了出来，紧挨着我们坐在圆桌边上。通向阳台的门敞开着，沐浴在霞光之中、满地苍翠的小花园一目尽揽。花园里飘着清新的绿叶香味和初开的丁香花的芳香。内莉坐在躺椅里，柔和地望着大家，神情专注地聆听我们的话语。她偶尔也会活泼起来，浑然不觉地说着什么……然而，此时此刻，我们大家总是忐忑难安地听她讲，因为在她的回忆中有一些我们都不敢也不愿提起的话题。有一天，当她忐忑不安、痛苦不堪地而又不得不跟我们大家谈谈她的一切往事时，我，娜塔莎，还有阿赫米涅夫夫妇都觉得很对不起她。大夫更是反对诸如此类的回忆，大家也一直努力着转换话题。此情此景，使得内莉也刻意克制自己的感情——我们的这番苦心她是理解的，于是她跟大夫或者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玩起了游戏……

不过，她的病情却日益恶化了，她变得特别敏感，心律也不

齐了。大夫甚至跟我说过，很可能她马上就会死去。

我不敢把这种话跟阿赫米涅夫夫妇说，免得让他们惶然不安。尼古拉·希尔戈伊奇还是坚信——在动身之前，她的病一定会康复的。

“听，爸爸回家啦。”娜塔莎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就说，“咱们回去吧，文尼亚。”

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像以往那样，一跨进门坎就高叫起来。安娜·安德列芙娜赶紧向他挥手示意。老爷子便马上一言不发了。但见到我和娜塔莎进来了，就迫不及待地跟我悄然说起他此行的所得：他一直在寻求的那份工作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因而他特别高兴。

“再过两个星期，就可以动身了，”他关切地斜睨了娜塔莎一眼，握着双手说道。但没想到娜塔莎却报以嫣然一笑，并走过去拥抱了他，于是他的所有疑虑就一下子灰飞烟灭了。

“要走马上任，要走马上任啦，我的朋友们，我要走马上任啦！”他兴高采烈地说道，“只是还有你，文尼亚，只是不得不跟你分别了，这一点太让人受不了……（有必要说一下的是，他从来就不曾要求我跟他一起走，不过，出于他那性格，他必定会说明这一要求无疑……也就是说，如果他还没弄清楚我爱娜塔莎的话，他也必然会这样做的。）”

“唉，我能怎么办呢？朋友们，我还能怎么办呢！我为此而难受万分，文尼亚；不过，换个环境就可以使大家焕发新的生机……换个环境——也就是换了一切！”他再次斜睨了娜塔莎一眼，补充道。

对此，他很坚信，而且还为自己的这一想法感到愉快。

“那内莉怎么办呀？”安娜·安德列芙娜问道。

“内莉？不错……她呀，我的宝贝儿，是有点儿小毛病，不过动身的时候，他绝对会康复的。她现在不已经有所好转了，你看

哪，文尼亚？”他用惊奇的口吻说道，忐忑不安地瞧着我，似乎只有我才可以消除他的担心。

“她怎么了？睡得怎样呀？没有什么事吧？现在是不是还醒着呢，她？你理解吗，安娜·安德列芙娜，我们得马上把小桌弄到阳台上去，把茶炊也都弄上去，朋友一来，我们也跟着一起落座，到时哪，内莉也会出来跟咱们坐在一块儿的……那该是多么的让人舒心呀！难道她还睡着？我进去探个究竟，就看一眼而已……不用担心，我不会吵醒她的！”看到安娜·安德列芙娜又向他摆手示意，他就加了一句。

不过，内莉早就醒了。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又像平时一样围坐在茶桌旁，品起了晚茶。

我们让内莉坐在躺椅里，把她抬了出来。大夫来了，马斯诺包耶夫也来了。他送给了内莉一束丁香，但他自己却似乎心事重重，苦恼万分。

顺便说说：马斯诺包耶夫差不多每天都会来的。我已经说过，所有人，尤其是安娜·安德列芙娜，都很喜欢他，但是对于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我们却从来就是只字不提；连马斯诺包耶夫自己也是如此。安娜·安德列芙娜从我这儿了解到，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并未成为他的正式妻子，所以她就暗自决定，现在既不要接待她，也不要在家中提到她。于是大家也就照此办事，这很突出地刻画了安娜·安德烈芙娜的个性。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有娜塔莎在她的身边，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如果未曾发生过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说不定她就不会这么挑剔了。

这天晚上，内莉显得郁郁寡欢，像在想着什么心事似的。又似乎是刚刚做了一个噩梦，梦中的情景还在她的脑海里迂回着。不过，对马斯诺包耶夫送来的礼物，她颇感兴趣，喜洋洋地欣赏着那束插在她跟前一只茶杯中的鲜花。

“你非常喜爱花吧，内莉，”老头说道，“等一下！”他兴致很高

地加了一句,“明天……嗯,你就可以看到了!……”

“喜欢,”内莉答道,“我不会忘记用鲜花欢迎妈妈的情景。那时,我们还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指国外),妈妈病得很严重,整整一个月没有离开过她自己的卧室。我就和海因里希合计了一下,等她能下床,第一次能自己走出卧室时,我们就把每一个房间用鲜花装点起来。说到做到。有天晚上,妈妈告诉我们第二天早上一定要出来和我们共进早餐,第二天,我们就起了个大早。海因里希带来了好多好多的鲜花,于是我们就用绿叶和花环把整个房间装点起来了。有常春藤;有种植物叶子,很宽很宽的,——到底叫做什么,我也说不出;还有一些叶子,真是有趣,见着什么就抓,一抓住就不肯放;有不少白色的很大的花;有水仙花,嗯,我最喜欢水仙花了;还有玫瑰花,那玫瑰花真是太美了。还有很多其它的花。我们把这些花全部插在花环上、花盆里、木桶里,——木桶里的花大得很,像一棵棵树似的,然后放在房间的四角和妈妈坐的躺椅边上。妈妈出来时,惊讶万分,却又异常开心,这下可把海因里希乐坏了……就是现在,我还能记得这事……”

这天晚上,内莉显露出一副极度衰弱的模样,神经也是格外脆弱。大夫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她。但是她的说话欲望颇高,她说了很长的时间,一直说到暮色降临,口若悬河地说的都是她过去在那个地方的生活。我们不便打断她的话。在那个地方,她和妈妈及海因里希游览了许多地方,昔日的回忆如在昨日,鲜明无比地历历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她激动地描绘着湛蓝的天空、满地冰雪的高山、山间的飞瀑。然后她又说到意大利的湖泊和峡谷,鲜花和树林,乡野的村民及其服饰、黝黑的脸庞和乌黑的双眸。她还叙述了他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接着她又说到了一座座大城市和一座座宫殿,特别是一座很高的教堂,那教堂有着漂亮的圆顶,圆顶上安装着各式各样的灯饰,刹那间灯火通明,五彩缤纷,煞是好看;最后她又说到南方一座炎热的城市,碧空如

洗，碧波荡漾……内莉从未如此详细地跟我们谈起她自己的往事。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她讲。在此之前，我们大家所听说的只是她的一些其他回忆——一座阴森森的、令人忧郁的城市，到处弥漫着令人压抑、沉闷的气息，糟糕透顶的空气，被侵蚀得满目斑驳、脏兮兮的珍贵宫殿，阴晦、苍白的阳光，还有心存恶念、半痴半狂的市民——她和妈妈置身其中，真是倒霉透顶，受尽折磨。这样一幅景象在我们眼前浮现：肮脏的地下室，阴暗潮湿的角落，破旧寒伧的床铺上，她们母女俩偎依在一起，回忆着她们的往事，回忆着已故的海因里希，还有异国他乡的奇景异色……内莉的身影也时常在我的眼前颤抖着：失去了母亲的她，如今只能独享这份孤寂，独自一人追忆着这一段往事，而布勃诺娃却妄想用殴打和残酷的兽行来压制她，逼迫她去干邪恶的勾当。

然而，内莉还是不能坚持下去，我们把她送回房内。老爷子甚是慌乱，后悔不已，说是不应该让她说得这么多。她的老毛病又犯了，神志不清。这种旧病复发的情形，对她来说，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苏醒过后，内莉执意要求见我，说有话要跟我一个人谈。她的要求是如此的强烈诚恳，大夫也只得同意她的这一要求，于是大家都走出房间。

“听我说，文尼亚，”只有我们两人了，内莉对我说，“我知道，他们认为我会和他们一起走，但是我不想走，我也不能走，我要和你呆在一起，我必须跟你说说这想法。”

我便安慰她；我告诉她，在阿赫米涅夫家，人人都很喜欢她，视其为己出。他们会非常爱她的。可是如果留在我身边则恰恰相反，她过起日子来会觉得处处不便的。虽然我也十分爱她，但是谁也无能为力，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分手的。

“不，不是这样。”内莉固执地说，“因为我时常在梦里见到妈妈，梦中，妈妈总是跟我说，我不能去他们那儿，必须留下来；她还说，如果撇下外公一个人不管，那可是罪孽深重。妈妈说这话的时候还直哭不已。我必须留下来侍候外公，文尼亚。”

“但是你的外公不是已经过世了吗，内莉。”听她这么一说，我惊奇地说道。

她想了一下，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再好好跟我说一次，文尼亚，”她说，“说说外公到底是怎样去世的，全都跟我说，什么细节也不能漏掉。”

她的要求，实在是让我诧异不已，不过我还是从头到尾地跟她明明白白重述一遍。我疑心她是在胡言乱语，至少发病之后，她的神志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她认认真真地听完了我的重述。我记得，在我重述的时候，她那乌黑的、闪烁着痛苦的但又是激动的光芒的双眼一直盯着我，牢牢地盯着我。屋子里已经暗了下来。

“不是的，文尼亚，他没死！”听完了我的话，又想了想，然后她坚决地说道，“妈妈常对我说外公的事。昨天，在我问她外公不是已经死了之后，她伤心得哭了，告诉我说外公没有死，是别人故意这样说的，他现在正在乞讨。‘就像咱俩过去乞讨时那样，’妈妈说，‘他总是在某个地方走来走去，就是我们第一次碰到他，我在他眼前摔倒了，阿佐尔卡认出了我的那个地方……’”

“内莉，这是梦，只是病人的梦而已，你现在不正生着病吗。”我对她说。

“我也老是在想，这毕竟仅仅是一个梦而已，”内莉说，“因此我从未跟任何人说起它。这一切我只希望说给你听。可今天你没来，我就睡觉了，不曾想却又梦见了外公。他坐在自己家里，正等着我，外公非常瘦，样子十分可怕，他说两天了，他什么东西也没吃，阿佐尔卡也是如此，外公对我十分不满，还责怪我。他还说，鼻烟他一点儿也没有了，而没有鼻烟他是万万不成的。这倒是真的，文尼亚，过去他曾这样跟我说过。那时妈妈已死了，我去找他，他病得很重，几乎人事不省。所以今天一听到他说这话，我就想：我必须出去，到桥头乞讨去，讨到钱后，我就给他买面包、熟土豆、还有鼻烟。后来，我还真的像在那儿乞讨似的，看见外公

在附近来回走着。他犹豫了一下，便来到我跟前，看我要到多少钱，然后就把钱统统拿走了。他说那点钱只够买面包，叫我再去为他要些买鼻烟的钱。我一讨到钱，他就又马上过来把钱抢走了。我告诉他，就是他不来拿，我也会把钱一个不剩地送到他跟前的。但是他不相信我，说，‘不，你会偷我的钱；布勃诺娃曾跟我说你是个小偷，因此今后我再也不带你上我家了。还有五个戈比哪，你把它藏到哪儿去啦？’我只能以哭相对，他不听我的辩解，叫嚷不迭：‘你偷了五个戈比！’还动手打我，狠狠地打我，就在那桥上。我可伤心了，使劲地哭……因此，文尼亚，我总觉得，他还活着，一定的，说不定正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来回踱着步，等着我去找他……”

我又开始劝她，极力劝她不要相信这种无中生有的事，后来我好像还真的说服了她。她跟我说她现在就怕睡觉，因为一睡着就会梦见外公。最后她拥抱了我，紧紧地……

“不，我还是不能离开你，文尼亚！”她把她的小脸蛋贴在我脸上，说道，“即使外公不在了，我还是不能离开你。”

内莉的这次旧病复发，把全家上下弄得惊慌失措。我把她的种种幻觉悄悄地跟大夫说了，并向他询问到底该怎样诊断内莉的病。

“目前，我什么都不敢肯定，”他一边思考一边回答，“眼下，我只能继续猜测、思考、观察，——不过……什么也无法肯定。总的看来，要康复是不可能的，她一定会死的。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个情况，因为你执意要我说，我就只能如实相告，但我还是很伤心，我建议明天为她进行一次会诊。说不定会诊之后她会渐渐康复的。我可怜的小姑娘——就像我的女儿似的……多么可爱，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你知道，她的思维是多么的活跃！”

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更是激动不已。

“听我说，文尼亚，我有个好主意，”他说，“你知道，她是多么喜欢鲜花的。你猜怎么着？等她明天一醒来，咱们就用鲜花来欢

迎她，就像她和海因里希上次欢迎她妈妈那样，就如她今天所说的……瞧她今天说这事时多么激动啊……”

“是的，她的确很激动，可是现在，激动对他并没有丝毫好处。”我答道。

“这倒不假，但是开心的激动却得另当别论！你要相信，亲爱的，相信我的经验，开心的激动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开心的激动甚至能治百病，增进健康……”

总之，老爷子已经完全陶醉于自己的主意了，他不禁喜不自胜，要反对他的意见，我无能为力，只好去向医生讨教，可医生还没来得及考虑，老爷子就已经一把抓起自己的帽子，跑着布置去了。

“知道吧，”临走时，他对我说，“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温室，挺豪华的。花匠们也出售鲜花，很是便宜——出奇的便宜！……你最好不要让安娜·安德列芙娜知道此事，否则她就马上会大光其火，怪我又乱花钱……就是这样，从来就是这样的……噢，对了！还有，我的朋友，你现在上哪儿去？你不是已经写完了自己的小说，闲来无事吗，那你又干嘛着急回家呢？甭回去了，就留在这儿吧，就在楼上那个明亮的小房间过一夜吧，还记得吗，那小房间，你过去曾在那儿睡过的。你的褥垫，你的床，都还保持原样，谁也没去动过的。保证你睡得跟法国国王一样舒舒服服的。感觉如何？你就别走啦。咱们明天早点儿起床，等他们一把鲜花送过来，我们就能在八点之前把整个房间装饰得漂漂亮亮。还有，娜塔莎也会过来帮忙的——她的审美能力可比咱俩都强……喂，考虑得怎么样了，同意在这儿过夜吗？”

我最后决定留下来过一宿。老爷子把买花的事办妥了。医生和马斯诺包耶夫也告辞走了。阿赫米涅夫一家通常睡得比较早，十一点就都睡了。临走时，马斯诺包耶夫欲言又止，像是有话要跟我说，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推迟到下次再谈。但当我跟二老道完晚安，上楼走进我那明亮的小房间时，居然在那里又见到了

他，这太出乎意料了，让我惊诧不已。他坐在小桌旁翻阅着书本，正等着我。“走到半道上，我又拐回来了，文尼亚，因为，还不如现在就跟你说的好。嘿，坐。你看看，这真是蠢事一件，让人伤透脑筋……”

“到底是怎么啦？”

“你那个公爵，真是可耻，就在两个星期之前，他对我大发脾气，把我弄得到现在还满肚子气。”

“怎样啦，到底是怎么啦？难道你跟公爵还有什么往来吗？”

“你干吗老问‘怎么啦，到底是怎么啦？’上帝也未必就清楚到底是怎么啦。我说你呀，文尼亚老弟，你怎么也跟我的阿历克桑德拉·希米尔诺芙娜一样呢？——总之，就是跟那些令人厌恶的女人们没什么区别……这些女人最让我受不了！……‘怎么啦，到底是怎么啦？’——就跟乌鸦叫一样，真是讨厌。”

“你别生气嘛。”

“我压根儿就没生气，但是，万事万物，我们只能用平常的眼光来看待，不能任意夸大……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他沉默了一下，似乎还生着我的气。我没打扰他。

“我说呀，老弟，”他又说话了，“我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条线索，……其实这发现根本不是不经意的，也根本谈不上是线索，这仅仅是我的某种感觉，……也就是说，根据某些想法，我推断出内莉……或许是……总之一句话，或许是公爵的合法的女儿。”

“你说什么呀！”

“瞧瞧，你瞧瞧，你怎么又叫起来了。‘你说什么呀！’跟你这种人简直无话可说！”他疯狂地挥了挥手，叫道，“我难道跟你肯定什么事了吗，你这傻瓜？我跟你说过她已经被证实是公爵的合法的女儿吗？我说过没有？真是的……”

“我说呀，亲爱的，”我非常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瞧在上帝的份上，你别再嚷嚷啦，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确确地解释一下吧。

说句实话，我能理解你的。你该知道，这事的分量有多重，它所产生的后果更是非同小可……”

“我当然清楚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但是这后果产生于哪儿？证据又是在哪儿？事情可不是这么简单，我也只是偷偷地跟你说说而已。至于我跟你提到此事的缘由，我们以后再说。但是，请你相信，我这样做总有我自己的道理。你先别吭声，好好听着。你得明白，这是件无人知晓的事情……”

“好好听着，事情是这样的。那时，还是在冬天，史密斯还在的，公爵一从华沙返回，就开始着手调查此事了。这就是说，公爵对此事的调查早就开始了，早在去年就开始了。但当时他只追查一件事，而现在则又开始追查起另外一件事了。问题在于他失去了线索。在巴黎，他同史密斯的女儿分手，并抛弃了她，屈指算来，这事也已经过去了十三个年头了。可是在这十三年里，公爵始终不渝地监视她的行踪，他知道她曾和海因里希同居过，今天内莉也提起过他；他还知道她有了个女儿，叫内莉，也知道她有病；总之，什么事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是，线索到此突然失去了。此时，海因里希好像刚去世不久，史密斯的女儿也似乎正准备回彼得堡。当然，在彼得堡，他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很快找到她，无论她回俄国后怎样变换自己的姓名。但是，问题出现了，他在国外的那些密探提供的假情报骗了他：他们使他相信了她住在德国南部一个偏僻的小镇里，这帮密探，由于工作马马虎虎的，也上了当：他们认错了人。光阴似箭啊，不知不觉间，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一年过后，公爵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根据某些事实，他早就感觉到那个女人好像并非他所要监视的。现在，问题又来了：那个真正的史密斯的女儿在哪儿呢？他灵机一动（只是灵机一动而已，并无真凭实据）：她会不会跑到彼得堡来呢？所以，在派人在国外调查的同时，他又另起炉灶，也着手在此进行调查，但是他显然不希望通过官方渠道来调查此事，所以他就认识了我。有人把我推荐给他：说我怎样怎样，是个业余侦探，——等

等，等等……

“于是，他就把事情原委跟我说了。不过这厮说起这事来前言不搭后语的，说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而且又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他颠三倒四地重复了好多遍，以不同的方式，在同一时间叙述同一件事，……好啦，大家都心知肚明，就算狡猾透顶，你总不能把全部线索藏着掖着吧。不消说，一开始我就低三下四，心地单纯地干起来了，总之，我显得奴颜婢膝，忠心耿耿。但是，从我一贯的原则和自然法则（因为这是自然法则）来看，我猜测，第一，他是否把他的真正用意跟我说了？第二，在这个已经说明的用意之后，是否还另有其他用意没有言明？如果真有后一种情形，我亲爱的，就是你那诗人的脑瓜应该也会明白，——我可就成了冤大头了：比如说吧，他的一个用意值一个卢布，而另一个用意则值四个卢布；而我却把值四个卢布的东西按一个卢布的价钱卖给他了，那么我不就是蠢驴一头吗。我可没那么傻，我开始好好琢磨起来，渐渐地得到了一些线索。一条是从他嘴里套出来的，另一条是从别人那儿打听而得的；第三条吗，是我的宝贝脑袋告诉我的。你是不是想问我：你干嘛非干这事不可呢？那你就听听我的答案吧：公爵心急火燎、惊慌失措的，就凭这一点，我就非干不可。因为说实在的，有什么可以让他害怕的呢？他把自己的情妇从她父亲那儿拐跑了，等人家有了孩子，他又把她给甩了。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啊。无非是公爵少年风流、逢场作戏而已。像他这样的人，哪会害怕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呢？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感到恐惧……于是，我就不能不起疑心了。顺便提一句，兄弟，我从海因里希那儿发现了一些颇有趣味的线索。不用说，海因里希已经死了；但他还有个表妹（嫁给了这儿的一个面包师，现在就住在彼得堡），他的这个表妹早就倾心于他，而且这十五年来还一直深深地爱着他，尽管她已跟那个肥胖的面包师有了八个子女——这也由不得她呵。不瞒你说，我略施妙计，连蒙带骗，终于从她那儿得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按照德国

佬的习惯，海因里希经常写信给他，又爱记日记。临死前，他又把一些自己的文件寄给了她。可她这头蠢驴，并不知道这些信件有多重要，她只会陶醉于信中谈到的月亮、我亲爱的奥古斯汀之类，可能还有维兰[①]的故居。然而，在这些信件之中，我发现了我所需要的东西，还有一些新的线索。比如说，我了解到了史密斯先生的某些事情，知道了他有一笔钱财被他的女儿偷走了，并且得知公爵把这些钱财据为己有了；还有，透过信中一些充满感慨、提示及警喻性的文字，我也大概掌握了事情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文尼亚，你必须知道！这些是一点儿也不能得到肯定的。——海因里希这混蛋故意要把此事遮盖起来，他只是作了些暗示，但综合了这些暗示，我顺理成章地想到：毫无疑问，公爵一定跟史密斯的女儿结过婚。至于在哪儿结的婚，怎么结的婚，到底在什么时候呢，在国外还是在这儿呢，结婚证书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一切疑问，我都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文尼亚兄弟，我懊恼不已，直揪头发。但我只能四处打听，没日没夜地调查个没完。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史密斯，不巧的是，他却突然离世了。我没来得及在他死之前找到他，真是遗憾。好在此时，也是机缘凑巧，我获悉有一个让我怀疑的女人在瓦西利耶夫岛上死去了，一打听，我就发现了线索。我连忙赶到瓦西利耶夫岛，应该没忘记吧，当时咱俩还见过面的。那回我了解到很多东西。一句话，内莉也帮了我不小的忙……”

“我问你，”我截住他的话头，“难道你认为，内莉知道……”

“什么？”

“知道她自己就是公爵的女儿？”

“你不是也知道吗？”他看着我，一脸的气愤，一脸的责备，接着又答道，“你这人怎么这样，提这种问题有什么用呢？真是无

---

① 维兰（1733—1813）：德国十八世纪作家。

聊。关键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她不仅知道她是公爵的女儿，而且是公爵的合法女儿——这道理明白吗，你？”

“不会的！”我叫道。

“一开始我是告诉自己说‘不会的’，就是现在，有时候我也对自己说‘不会的’，但实际上这是可能的，而且还很有可能正是这样。”

“不会，马斯诺包耶夫，不会这样的，你是不是在做白日梦呢？”我嚷道，“她不仅不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她也只是一个私生女。既然手中有着某些证件，那她妈妈为何还忍受得了在彼得堡的悲困生活呢？还有，她又怎么会让自己的孩子陷入无依无靠、贫病交加的状况呢？得啦，这是不存在的。”

“这一点，我也不是没想过，就是到现在，我还是一肚子的疑惑。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史密斯的女儿可是天底下最疯狂、最不可思议的女人啊。她是个不同凡响的女人。你只要想一下所有的情况，你就会明白，这就是某种浪漫主义，——一切都超然物外，又野蛮又疯狂的荒唐作为。就说这事吧：从一开始，她所幻想的就只是一种红尘外的天国和天使，她舍身爱上一个人，甚至忘记了自我的存在，并且给了他永无止境的信任，我坚信这一点，她后来发疯了，倒不是因为遭到他的抛弃，而是因为自己看错了人，而恰恰就是这个人，居然有能耐欺骗她，抛弃她；而是因为她理想中的天使居然变成了一堆臭粪，从而玷污了她、欺侮了她。她那浪漫的、不着实际的心灵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而且，她还很委屈：你知道吗，那委屈可有多大！因为恐惧，更因为高傲，她便跟他断绝了往来，无限轻蔑地跟他一刀两断了。她和他不再联系，并把所有的文件都毁掉了，鄙视金钱——甚至忘了这些钱并不是她的，而是她父亲的。他对金钱不屑一顾，无心接受，是想用她的高尚来与那个骗子相对抗，是想有理由把他当做贼，从而有权一辈子唾弃他。也许她还在那时说过，被当做是他的妻

子，无异于奇耻大辱。离婚在我们俄国是行不通的，但事实是[1]他们真的离婚了，那么她以后就不能去寻求他的帮助啦！你想想，都快死了，她还颠三倒四地告诫内莉：不要去找他们，要工作，就是活不下去了，也别去找他们，不管谁让你去，你都不许去（这就等于表明，她至死还幻想有人会来请她去，这样，她就又会有机会进行报复了，就又能以鄙视来对抗请她的人。总之，面包不是她维持生命的依靠，而是以怨恨和幻想为生）。兄弟，我从内莉那儿打听到许多事情，就是现在，我也不时打听一番。大家知道，她妈妈有病，痨病——这种病非常容易助长病人的怨恨和恼怒；然而，通过对布勃诺娃的一个干亲家的询问，我确信，她给公爵写过信：是的，就是写给公爵的，他本人的……”

“她写过信！那他收到了吗？”我急不可待地叫起来。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也不清楚他到底收到这封信没有。有一回，史密斯的女儿遇到了布勃诺娃的那个干亲（没忘记吧，布勃诺娃家有过一个浓妆艳抹的姑娘？就是现在进了妓女收容所的那个），她把信写好后，就托那姑娘送去，但是后来她没有把信给她，又要回来了。这件事是在她去世的三个星期前发生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既然她曾经决定把信寄出，即使她后来她又拿回来它，但她就有可能重新寄出。所以，她到底是不是把信寄出去了，——就不太清楚了；但是从另一个情形我们可以相信，她并未把那信寄出去，因公爵明确得知她就住在彼得堡，而且得知详细地址外，她好像已经死了。他肯定很开心！”

“对啦，我记起来啦，阿辽沙曾经提起过一封信，一封让公爵十分高兴的信，但这只是前不久的信，两个月都不到呀。还有，后来又怎样了：你跟公爵的事又是怎么啦？”

“我跟公爵的事怎么啦？你要知道：我虽然很有把握，但我一点真凭实据也没有啊——无论我怎样地竭尽全力，还是一点也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没发现。形势急迫！必须到国外去探一下，但是到了国外，我又能上哪儿去刺探呢？——我不清楚。不用多言，我当然知道我正面临着一场挑战，没办法，我只能拐弯抹角地去套他，去威吓他，装出一副我所知道的东西比我真正知道的要多的样子……”

“那又如何呢？”

“他并没有上当，不过他到底还是被吓得够呛，直到现在，他的心里还直打鼓哪。我们见过几次：他装出很凄然的样子，像个可怜的叫花子。有一次，他似乎真心以对，把这件事从头到尾都跟我说了。或许当时他以为我都知道了。他讲得头头是道，充满感情，很是坦诚，——当然，他只是恬不知耻地信口雌黄而已。他怕我怕到何种程度，我心里有数。有段时间，我在他面前假装成一个绝对的蠢货，但又向他显示我很滑。我呆头呆脑地吓唬他，——换言之，我是有意作出这副样子的；我还故意发发难，要挟要挟他，——我所做的这一切，就只为了让他认为我是一个蠢货，让他打开防线，多少吐露点真情，可又让他识破了，他这混账东西！还有一次，我假装喝醉了酒，但也一无所获：他真是狡猾到家了！兄弟，文尼亚，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我无论如何都得弄清楚他到底怕我到何种地步，还有，我得让他相信，我并没有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

“哦，那结果呢？”

“毫无结果。总得有证据，有事实啊，但我一无所有呀。不过有一点，他还算清楚，也就是我至少可以弄点丑闻出来。不用说，他当然担心的就是把他的丑事弄得路人皆知，更何况他已开始在这儿勇登高枝。你听说了吗，他就快结婚了？”

“没听说过啊……”

“明年，就在明年！去年，他就已看中了这个未婚妻；那会儿她才十四岁，如今已十五岁了吧，好像还戴着围嘴呢，可怜的孩子。她的二位高堂高兴万分！知道吗，他是多么盼望着他的妻子早点死掉啊？一位将军的女儿，一个有钱的小姐——家资逾万

啊！文尼亚兄弟，我们是永远也别想攀上这种亲戚的……不过有件事，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马斯诺包耶夫紧握拳头，猛捶桌子，吼了起来，“两个星期之前，我落入了他的圈套……这个王八蛋！”

“什么？”

“是这样的。我发现，他清楚我一点真凭实据也没有，除此之外，我也感到，这种事拖得越久，他就越容易发现我拿他没办法。所以我就只好答应要他两千卢布。”

“你要了两千卢布！……”

“是两千银卢布，文尼亚，我不能不要呀。唉，这么一件大事何止值两千卢布啊！收下这钱，真是丢尽脸面了。在他跟前，实在是又屈又辱。他说，‘马斯诺包耶夫，您过去帮我办了不少事，我还没给您酬劳呢（按照协议，他早就把办这些事的酬劳付给了我一百五十卢布了），现在我得走了，这是两千卢布，因此，我希望，咱们之间的事到此为止。’对此，我只能说：‘一切都结束啦，公爵，’可是，对于他的那副德行，我看也不敢看；我寻思：现在他的脸上一定写着：‘怎么着，所获不小吧？我可是大好人啊，才会把这笔钱送给你这样一个大笨蛋！’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离开的！”

“但这是让人鄙夷的啊，马斯诺包耶夫！”我嚷道，“你可知道你都对内莉做了些什么吗？”

“这岂止是令人鄙夷，简直就是犯罪，就是无耻肮脏……这……这是……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

“我的天啊，他至少应该对内莉承担抚养的责任吧！”

“就是吗。但有啥法子呢，怎么才能迫使他这样做呢？要挟他？但他不一定就怕了，因为我拿过他的钱。连我自己，我自己都向他承认了，我要挟来要挟去也就为了两千卢布，我自己给自己就定了这价钱！你说，现在还有什么可唬住他的呢？”

“莫非，莫非内莉的事就到此为止啦？”我随即嚷了起来，都

快绝望了。

“哪能这么容易！”马斯诺包耶夫激动万分，精神为之猛然一振，大声叫道，“不可能，我不会就这样饶了他的！我要卷土重来，文尼亚，我拿定主意啦！两千卢布，拿了他两千卢布又怎么啦？嗯！我收下他这笔钱是因为他让我丢脸了，这混蛋，就因为骗了我，所以就笑话我。骗了我，还笑话我，真是欺人太甚！不，不成，我怎么能随便让人笑话哪……文尼亚，我现在就要从内莉这儿下手。根据观察到的某些信息，我想这件事完全可以从她这儿找到答案。她都知道，全部，一清二楚……是她妈妈亲口跟她说的。或许在她热病发作时，她又心生苦恼，所以就跟内莉说了。没有人能让她诉苦，又只有内莉守在她的身旁，所以就只好跟内莉说了。也许我还可以找到某些证明文件哪！”他搓着双手，洋洋自得，补充道，“文尼亚，现在你总该理解了吧，我为什么老上这儿闲蹓跶？首先，出于我俩的交情，这一点你知我知，不用多说什么；但主要还是为了观察内莉的状况；而第三呢，我的朋友，文尼亚，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反正无论如何，你都得帮我一把，谁都知道，内莉对你很信任……”

“我发誓，那是绝对的，”我大声说道，“马斯诺包耶夫，但我希望，你所做的一切更主要的是为了内莉——为了这可怜的，饱受委屈的孤儿，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我的这一切为了谁，主要是为了谁，这关你屁事呢，我的好人！无论如何要办成此事——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啦，根本上还是为了那孤儿，做人嘛，总得慈悲为怀呀。但是，我说你呀，文纽沙[1]，就算是我也考虑考虑自己的利益，你也别瞧扁了我。我只不过是个穷光蛋，但也不许他来欺负穷人。他这王八蛋，抢走了我的所得，又骗了我。你说说，就这样一个骗子，我跟他还有什么客气可讲吗？’没有，绝对没有！”

---

① 文尼亚的昵称。

但是第二天，我们却未能欢度“花节”。内莉病得更加严重，就是走出房间，她也无能为力了。

而且从此以后，她再也没能走出过这个房间了。

两周过后，她就离去了。在处于弥留状态的这两周里，她没有哪一次能够完全清醒，但还是未能摆脱她那些奇怪的幻象。她的神志似乎已模糊不清了。就是在奄奄一息之时，她还确信外公在呼唤她，叫她前去，因她没去而生她的气，甚至用拐杖敲她打她，强令她出去跟那些好心的人们要钱来买面包和鼻烟。她时常在梦中哭泣，醒来后就跟我们大家说，她见到妈妈了。

不过，偶尔地，她又像是完全清醒了。有一次，只剩我和她俩人呆着的时候，她向我探身过来，用她那瘦弱的、滚烫的小手抓住我的手。

“文尼亚，”她说，“等我死了，你就娶娜塔莎吧！”

这好像是很久以来就一直萦绕在她脑海中的想法。我对她一笑，默默地。看到露出笑脸，她也抿然一笑，还调皮地伸出一根消瘦的指头吓了吓我，立即又吻起我来了。

在她过世的三天前，在一个异常美丽的夏日黄昏，她让我们卷起窗帘，打开她卧室的窗户。窗外是个小小的花园；她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那浓密的绿荫，欣赏着那落日的余辉。突然，她要求我留下来，就我一个留下来，陪陪她。

“文尼亚，”她说道，声音低得很，——她已经虚弱至极了，“我要走了，很快很快。我要告诉你，你可别忘了我。这东西，你留下来作个纪念吧（她向我指了指一个大护身符，这护身符跟十字架一起挂在她胸前）。这是妈妈临死时给我留下的。等我死后，你就把这护身符摘下来，并看一下里面写的东西。我今天还会告诉他们，我只把这护身符交给你。读完它里面写的东西，你就去找他，跟他说我已经死了，但我并不能饶恕他。你还要告诉他，我不久前读了马太福音。书上说：要宽恕自己的所有仇敌。嗯，我是读过这句话，但我还是不可能饶恕他，因为妈妈在临死之前，

还能说出话来时，她说的最后一句遗言就是：‘我诅咒那个人’。因而现在，我也要诅咒他，这不是为我自己的事，而是妈妈的事，我替妈妈诅咒他……你要跟他说说：妈妈是如何死的，我又是如何留在布勃诺娃家，如何地无依无靠，受尽折磨；跟他说说：你在布勃诺娃家看见我的事，把一切都跟他说了，一切的一切，还要向他说清楚，我宁可留在布勃诺娃家受苦，也不想去找他……”

说这些话的时候，内莉的脸色变得苍白异常，双眼却炯炯有神，心脏急剧地跳动起来，以致她只得颓然地倒在枕头上，一两分钟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叫他们过来，文尼亚，”后来她说道，声音极度虚弱，“我要跟他们大家告别。永别了，文尼亚！……”

她最后一次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了我。大家都走了进来。老爷子怎么也没法弄明白，她怎么就要死了呢；他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直到最后一刻，他还一直跟我们大家争辩，并断然说她绝对会好起来的。因为过度操劳，他憔悴得很，他整天整夜地守在内莉的病榻旁边，甚至通宵达旦，一刻也不曾离开……最后几夜，他根本就没睡过。他极力迎合内莉甚至是最最微小的古怪想法，满足她最最微小的愿望，每当离开她上我们这边来，他就哭个不停，伤心得很，但过了一两分钟，他又会充满信心，还硬要我们相信，内莉一定会康复的。他用鲜花把她的房间布置满了。有一回，他买了一大把玫瑰花，有红的，有白的，娇艳欲滴，光彩照人，他是跑了很远很远的路才买到这些花的，这些花是为内莉奇卡[①]而买的……这一切的一切，使她激动万分。她分明感受到了我们大家的爱，对此，她也无私地用她的整颗心来报答。那天黄昏，就在她跟我们诀别的那个黄昏，老爷子说什么也不肯、不甘跟她诀别。内莉对他灿然一笑，整个晚上都极力装出一副快快乐乐的模样，跟他又是闹又是笑的……离开她的时候，我们几乎每

① 内莉的昵称。

个人都对她充满希望，但到了第二天，她就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了。两天之后，她就离开了我们，永远。

我忘不了，忘不了老爷子是怎样用鲜花来装点她那小小的棺材，忘不了他又是怎样悲痛欲绝地看着她那瘦削的、毫无生气的小脸，看着她那死后的笑靥，看着她那十字交叉地放在胸前的双手。他为她哭得很伤心，就像是失去了自己的亲骨肉似的。娜塔莎，我，我们大家都极力劝慰他，但是我们无法给予他真正的宽慰，内莉下葬之后，他大病了一场。

安娜·安德列芙娜从内莉胸前取下了那个护身符，亲自交到我手上。护身符里放着一封信，是内莉的妈妈写给公爵的。在内莉去世的当天，我就读了此信。在信中，她也不忘诅咒公爵一番，说自己不会饶恕他，她描绘了自己最后的悲惨生活，描绘了她将怎样把内莉孤苦伶仃地置于何种可怕的境地，并恳求他多多少少为这孩子做点什么。“她是您的孩子，”她写道，“她是您的女儿，您自己也明白的，她是您的，您的真正合法的女儿。我让她在我死后就去见您，并要她把这封信交到您手上。如果您不嫌弃她，那么到了那时，我也许会原谅您。直到了最后审判那天，我会站在上帝面前，恳求他宽恕您犯下的种种罪孽。内莉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我给她读了；我什么都跟她说清楚了，她什么都知道，所有的，所有的……”

然而，内莉没有实现她的遗愿：她什么都知道了，但她并未去找公爵，并且就是到死也没有饶恕他的罪孽。

安葬好内莉，回到家后，我和娜塔莎走进花园。那天的天气很是闷热，但阳光明媚。一周之后，他们就准备走了。娜塔莎抬起她那异样的眼神，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我。

“文尼亚，”她说道，“文尼亚，这就像是南柯一梦！”

“什么？”我问。

“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她答道，“就这一年里，整整一年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文尼亚，我干嘛把你好好的幸福给毁了呢？”

她的双眸，分明写着：

“我们原本是可以永远幸福，白头偕老的啊！”

一八六一年七月九日